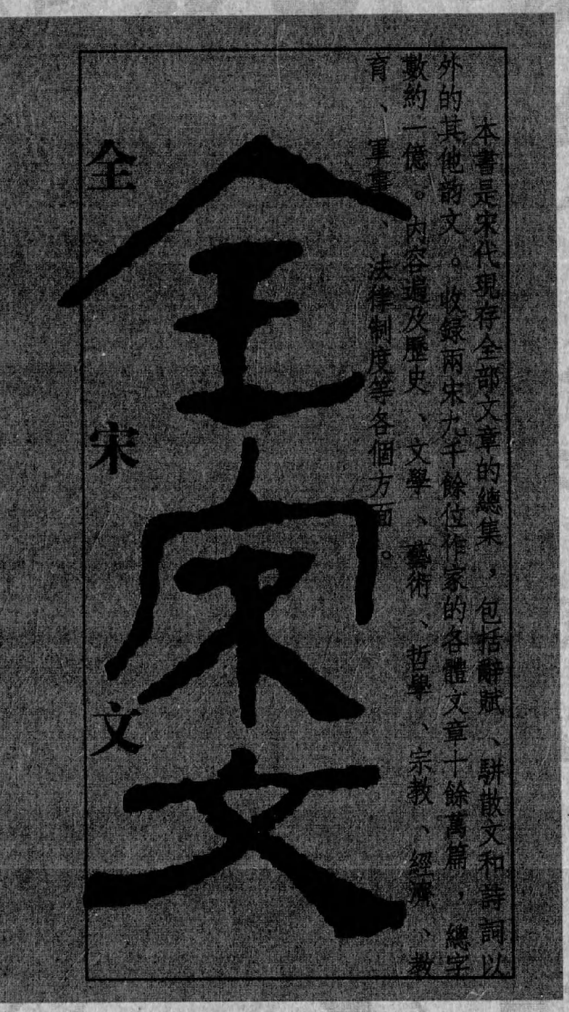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三九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三九册

目録

全宋文卷七八一一

李曾伯　一

聞雁賦……二
巖桂賦……四
避暑賦……五
逐蚤吟……六
代蜀總賀皇帝登極表……七
代賀皇太后表……八
代賀郊祀慶成表……八
代賀皇太后表……九
代賀紹定改元表……九
代賀皇太后表……一〇
代賀壽慶節表……一〇

代荆閫賀天基聖節表……一一
代賀皇帝御正殿表……一一
代賀誕皇子表……一二
代襄閫賀誕皇子表……一二
代賀皇太后表……一三
江東漕賀誕皇子表……一三
淮西憲賀天基聖節表……一四
廣西漕賀天基聖節表……一四
廣西漕賀正表……一五
荆閫賀收復襄樊表……一五
荆閫進僖祖謚寶表……一六
代蜀總謝到任表……一七
代謝皇太后表……一八
代謝郊祀肆赦表……一九
代謝皇太后表……一九

代謝明堂肆赦表……二〇
代荆閫謝加煥章閣因任表……二〇
代謝皇太后表……二一
淮西憲謝到任表……二二
淮西總謝到任表……二三
江東漕謝詔書建督府宣諭表……二四
淮閫謝宸翰奬諭表……二四
淮閫謝宸翰奬諭表……二五
淮閫謝詔書奬諭表……二六
謝臣寮上言降一官表……二七
謝再降官表……二八
謝廣西經略使到任表……二九
謝兼廣西漕表……三〇
謝京湖制置使到任表……三一
謝兼湖廣總領并京湖屯田使表……三二

謝轉正議大夫表……三二
謝除寶文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表……三三
謝除龍圖閣學士依舊職表……三四
謝轉正奉大夫表……三四
謝男杓除耤田令兼制機表……三五
淮西憲謝賜曆日表……三五
淮閫謝賜曆日表……三六
桂閫謝賜曆日表……三六
桂漕謝賜曆日表……三七

全宋文卷七八一三

李曾伯　三

荆閫謝賜曆日表……三八
荆閫謝賜曆日表……三八
江東漕謝彗星降赦表……三九
荆閫謝宣賜夏藥表……三九
荆閫謝宣賜臘藥表……四〇

荆閫謝宣賜夏藥表……四〇
赴荆閫謝宣賜金器緙羅香茶表……四一
謝特賜香茶縷金花表……四一
謝特賜銀絹表……四二
謝宣賜香茶表……四二
謝宣賜臘藥表……四三
賀寶祐改元表……四三
賀寶祐改元表……四四
賀寶祐改元表……四四
謝宣賜曆日表……四五
賀立皇子表……四五
賀立皇子表……四六
賀冊瑞國公主表……四六
謝宣賜夏藥表……四七
謝宣賜夏藥表……四七
謝宣賜臘藥表……四八

謝特賜銀絹表……四八
謝特賜銀絹表……四九
謝宣賜香茶表……四九
謝轉宣奉大夫表……五〇
謝兼夔州路策應大使表……五〇
謝除端明殿學士表……五一
賀襄樊告捷表……五二
謝詔書奬諭表……五三
謝宣賜臘藥表……五三
謝宣賜香茶表……五四

全宋文卷七八一四

李曾伯　四
謝撫諭四川官吏軍民表……五五
謝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表……五六
謝賜笏帶鞍馬表……五七
謝賜銀絹表……五七

謝宣賜香茶表……五八
謝賜臘藥表……五八
謝轉光禄大夫表……五九
謝賜銀絹表……五九
出蜀宣賜謝表……六〇
辭閩帥得祠謝表……六〇
謝賜銀絹表……六一
湖南安撫大使到任謝表……六二
兼節制廣南謝表……六二
賜帥湘讌儀謝表……六三
謝賜香茶表……六四
謝賜夏藥表……六四
謝賜臘藥表……六五
廣南制置大使到任謝表……六五
兼廣西轉運使謝表……六六
謝賜銀絹表……六七

謝賜香茶表……六七
謝賜夏藥表……六八
降詔撫諭謝表……六八
賜香茶謝表……六九
全宋文卷七八一五
李曾伯　五
開慶改元賀表……七〇
開慶改元賀牋……七一
景定改元賀表……七一
景定改元賀牋……七二
己未春病謝賜雄烏參附鍾乳陽起石表……七二
謝賜臘藥表……七三
子被凶人誣告蒙恩免遠行謝表……七三
謝賜銀絹表……七四
辭免除待制并賜金帶奏……七五
再辭免奏……七五

三辭免奏……七六
四辭免奏……七七
五辭免奏……七八
淮閫乞祠奏……七八
再乞祠奏……七九
辭免除寶章閣直學士奏……八〇
再辭免奏……八〇
三辭免仍免兼淮西制置奏……八一
四辭免奏……八一
五辭免奏……八二
辭免權兵部尚書奏……八三
再辭免奏……八三
三辭免奏……八四
四辭免奏……八四
五辭免奏……八五
兩淮制使乞祠奏……八六

全宋文卷七八一六

李曾伯　六

再乞祠奏……八七
三乞祠奏……八八
乞給假尋醫奏……八九
乞罷黜奏……九〇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奏……九〇
辭免除刑部尚書奏……九一
再辭免奏……九一
三辭免奏……九二
辭免知静江府兼廣西經略奏……九二
再辭免奏……九三
三辭免奏……九四
辭免徽猷閣學士奏……九四
再辭免奏……九五
三辭免奏……九五

辭免平黎轉官奏……九六
辭免寶文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奏……九六
再辭免奏……九七
三辭免奏……九八
四辭免奏……九九
五辭免奏……九九
六辭免奏……一〇〇
辭免除龍圖閣學士奏……一〇〇
再辭免奏……一〇一
三辭免奏……一〇二
乞休致奏……一〇二
再乞休致奏……一〇三

全宋文卷七八一七

李曾伯　七
除淮閫内引奏劄……一〇五
第二劄……一〇八

淮閫奉詔言邊事奏……一一〇
淮閫薦代奏……一一四
特薦陳通判等二十員奏……一一六
淳祐丙午正旦日蝕應詔奏……一一七

全宋文卷七八一八

李曾伯　八
謝御筆令飭戰禦等事奏……一一九
謝御筆戒諭兵將等事奏……一二〇
乞區處修浚泗州西城奏……一二一
奏壽城賞……一二二
帥廣條陳五事奏……一二四

全宋文卷七八一九

李曾伯　九
謝宣諭將命往任荆閫奏……一三二
荆閫回奏四事……一三三
手奏荆閫事宜……一三八

手奏回謝御札戒諭荆閫事宜……一四一
回奏宣諭經理……一四四
全宋文卷七八二〇
李曾伯　一〇
回奏經理事宜……一四五
出師經理襄樊奏……一四七
奏以鄂州分司併歸節制……一五〇
奏總所科降和糴利害……一五二
奏廢罷茶局科助……一五五
奏乞免今年和糴……一五六
奏湖南運司合支水脚……一五七
全宋文卷七八二一
李曾伯　一一
奏襄樊經久五事……一五九
備襄陽分司王制幹兵册取鄧奏……一六四
回奏邊民習射指揮……一六六

回奏置遊擊軍創方田指揮……一六八

全宋文卷七八二二

李曾伯　一二

乞免兼湖廣總領奏……一七二

乞休致奏……一七三

再乞休致奏……一七四

三乞休致并薦代奏……一七四

又手奏乞休致……一七六

辭免端明殿學士奏……一七七

再辭免奏……一七八

三辭免奏……一七八

乞休致奏……一七八

再乞休致奏……一七九

三乞休致奏……一八〇

四乞休致奏……一八一

五乞休致奏……一八二

……一八四

全宋文卷七八二三
李曾伯　一三
奉詔舉帥材二人……一八六
乞預備蜀奏……一八七
回御筆手奏……一八八
襄陽獲捷手奏……一八九
答宸翰手奏……一九〇
謝宣諭奏……一九一
乞於下流趲兵援夔奏……一九二
催區處援夔兵奏……一九三
恭禀宣諭援夔奏……一九四
回庚牌手奏……一九七
回御筆手奏……一九八
全宋文卷七八二四
李曾伯　一四
辭免新除資政殿學士節制四川邊面奏……二〇〇

第二次辭免奏……二〇一
辭免資政奏……二〇二
第二次辭免奏……二〇三
第三次辭免奏……二〇四
第四次辭免奏……二〇五
第五次辭免奏……二〇六
乞留夔帥手奏……二〇七
乞早除荆閫奏……二〇八
回奏御筆節制四川邊面……二〇九
御筆批答回奏……二一〇
已領節制司職事手奏……二一一
照已撥科降付四川制總司奏……二一二

全宋文卷七八二五

李曾伯　一五
乞貼科四川制總司秋糴本錢奏……二一四
乞休致奏……二一六

再乞休致奏……二一七
三乞休致奏……二一八
回御筆奏……二一九
蜀邊利害奏……二二〇
辭免轉官奏……二二二
回乞休致奏……二二三
又手奏乞休致……二二四
回御筆奏……二二六
邊報事宜乞加備奏……二二七

全宋文卷七八二六

李曾伯　一六
乞調重兵應援奏……二二九
回宸翰撫諭將士奏……二三一
救蜀楮密奏……二三二
回宣諭并問救蜀楮繳密奏……二三五
回宸翰勉留奏……二三七

奏爲徐提刑申吕馬帥事……二三八

全宋文卷七八二七

李曾伯　一七
辭免召赴行在奏……二四一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福帥奏……二四二
第二辭免奏……二四二
第三辭免奏……二四三
辭免湖南安撫大使奏……二四三
再辭免奏……二四四
辭免兼節制廣南奏……二四五
辭免兼廣南制置大使奏……二四五
再辭免奏……二四六
辭免兼廣西運使奏……二四七
再辭免奏……二四九
乞免兼漕事奏……二五〇

再乞免兼漕事奏……一五一
乞休致奏……一五二
再乞休致奏……一五三
辭免除觀文殿學士奏……一五四
第二辭免奏……一五四
第三辭免奏……一五五
以病乞休致奏……一五六
辭免召命奏……一五六
起離静江奏……一五八
歸里謝宣諭奏……一五九
又謝宣賜金器……一六〇
全宋文卷七八二八
李曾伯　一八
回宣諭令調兵援廣與徐經略商確奏……一六一
繳徐經略親書奏……一六二
乞宣借總管錢萬等奏……一六三

回宣諭手奏……二六四
繳印經略來劄手奏……二六六
同洪漕乞修潭州城奏……二六七
回宣諭兼節制奏……二六八
回宣諭令勉諭呂鎮撫及七甲兵等事奏……二六九
回宣諭趣行令雄飛於緊要處置司奏……二七〇
回宣諭令勇於戒途奏……二七一
回宣諭除劉雄飛三郡鎮撫奏……二七三
繳印經略書遣官往安南奏……二七三
繳印經略書安南奏……二七四
潭州趱剩米撥充修城并廣西軍券食奏……二七五
至衡州奏東安縣塞丁事……二七六

全宋文卷七八二九

李曾伯　一九
備廣西經司報安南事奏……二七七
至永州奏安南及東安事……二七八

戊午回宣諭不必候再辭回降啓行奏……二七九
至静江回宣諭奏……二七九
辭免新除恩命并開陳五條奏……二八一
回宣諭勉印帥往邕奏……二八四
回宣諭關閣長二月六日兩次聖旨奏……二八五
回奏計約糧餉……二八八
回奏宣諭呂鎮撫事……二八九
回宣諭印漕免入邕等事奏……二九〇
安南求援奏……二九一
全宋文卷七八三〇
李曾伯 二〇
條具廣南備禦事宜奏……二九三
再條具備禦事宜奏……二九八
回宣諭奏……三〇一
回奏宣諭……三〇四
全宋文卷七八三一

李曾伯　二一
回奏宣諭安南事……三一〇七
奏錢糧事……三一〇
奏乞調兵船戍欽仍行海運之策……三一一
回宣諭奏……三一二
回奏兩次宣諭……三一三
回奏宣諭……三一五
回奏宣諭……三一七
乞敷奏申狀……三一七
繳安南國章表奏狀……三一九
回奏宣諭……三二〇
全宋文卷七八三二
李曾伯　二二
回奏宣諭……三二一
乞科降戍兵券錢奏……三二三
回奏宣諭……三二四

回奏宣諭……三二六
回宣諭兵糧奏……三二八
回奏宣諭……三三〇
回奏宣諭……三三一
回奏宣諭……三三三
全宋文卷七八三三
李曾伯　二三
條具邊事奏……三三六
奏節次調軍赴邕欽宜融捍禦……三三九
奏已椿管銀兩……三四一
回奏宣諭……三四二
回奏宣諭……三四四
回奏宣諭……三四五
回宣諭團結奏……三四六
全宋文卷七八三四
李曾伯　二四

奏備邊及漕司券錢事……三五一
奏劉鎮撫申乞與男瀾換文資事……三五二
繳奏劉鎮撫書及陜人公牒事……三五三
謝男除衡州奏……三五四
奏邊面及南丹州事……三五四
回奏宣諭……三五五
奏爲邊事……三五七
奏爲邊報……三五七
奏爲邊報……三五八
回奏宣諭……三五九
回宣諭奏……三六〇
回宣諭奏……三六二
奏爲邊報……三六四
奏爲邊報……三六五
回宣諭奏……三六六

李曾伯　二五
奏爲邊報及安南饋送事……三六八
回宣諭奏……三六九
回宣諭奏……三七〇
再辭免漕寄……三七一
回宣諭奏……三七二
回宣諭奏……三七四
奏邊報并繳劉鎮撫書……三七五
回宣諭及繳劉雄飛兩書……三七六
回兩次宣諭及繳劉鎮撫書……三七八
回宣諭奏……三七九
奏邊報及乞兵……三八〇
奏邊報乞催調兵……三八一
奏邊報繳劉鎮撫書……三八二

全宋文卷七八三六

李曾伯　二六

回宣諭奏……三八四
回宣諭奏……三八六
回兩次宣諭奏……三八七
回宣諭奏……三八八
奏邊防俘獲事……三八九
回宣諭奏……三九〇
奏賓象州守臣事……三九一
回奏十二月十一日宣諭……三九二
回宣諭奏……三九四
回宣諭奏……三九六

全宋文卷七八一一

李曾伯 一

李曾伯（一一九八——一二六八），字長孺，懷州（治今河南沁陽）人，後徙居嘉興，邦彦之後。歷官通判濠州，遷軍器監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入爲度支郎官，授左司郎官、淮西總領。尋遷右司郎官。爲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敕令所删修官。擢太府卿，淮東制置使、知揚州、兼淮西制置使，詔軍事便宜行之。加華文閣待制，進寶章閣直學士，權兵部尚書，加煥章閣學士。淳祐九年，以舊職知静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兼廣西轉運使。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廣總領、京湖屯田使，進龍圖閣學士。加端明殿學士，兼夔州路策應大使。進資政殿學士，制置四川邊面，與執政恩例。尋授四川宣撫使，特賜同進士出身。召赴闕，加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寶祐五年，起爲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兼節制廣南。移治静江，爲廣南制置大使、兼廣西轉運使。開慶元年，進觀文殿學士，以言者論罷。景定五年，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元年褫職，四年卒。見《宋史》卷四二〇本傳，《至元嘉禾志》卷一三，《楚紀》卷五二，《可齋雜藁》卷首李杓序，《可齋續藁後》卷一〇《庚申病中作》。

著作有《可齋雜藁》三十四卷、《可齋續藁前》八卷、《可齋續藁後》十二卷，爲本人手定，其子李杓編次，流傳尚爲完整。今以四庫全書珍本初集本爲底本，校以國家圖書館藏清初影宋鈔本，並輯得集外文七篇，釐爲五十一卷。凡庫本對文中違礙文字改動處，徑據清初鈔本回改，不復一一出校。

聞雁賦　丙戌九月十一日

颺金高，露玉冷，黃簾垂，碧幕靜。屬文書之燕閒，與親友以笑咏。閱其何聲，隱若可聽。始縹緲以甚遠，繼嘹唳以漸近。如故人之好音，將客夢以呼醒。乃吕令之求賓，殆漢頌之遇順。僕本壯夫，頓有秋思。感機緘之不停，嗟歲月之易逝。曾爲日之幾何，而此物者至矣。乃因人情，載想物意。其來也，豈從龍荒朔莫之墟，將自狼居姑衍之地。過西域之後門，亦尚記于漢壘；歷長安之銅駝，抑曾飲于渭水。麥芃芃兮如何，黍離離兮奚似！諒山河之無恙，今風景之不異。爾能爲予而一鳴，予亦將有以告乎爾。久之有聲，從天而來，如怨如訴，如悲如哀。物若是以有情，人胡爲而忘懷！雖至于無可奈何者已，是得不爲之長太息也哉！于是乃告之曰：伊蜀山之千重，去吴天之萬里。巫峽高入于雲端，岷峨深在于雪際。恐矰弋之過憂，非羽翼之得計。吾聞晚煙蒼梧，夜月青草，洞庭橘柚之鄉，松江蘋蓼之島，厥有稻粱，亦有蘆葦。爾不彼去，胡過于此！又聞暮雨滕閣，西風楚樓，鸚鵡黃鶴之境，鳳凰白鷺之洲，可以回翔，可以棲止。爾不彼去，胡久于是！

爾其有中原之信音，又胡不詣上林而報天子！于時桂影沉夜，桐聲響秋，既感物之可感，又憂人之所憂。其有窮征絶塞，遠戍它州，念百戰之已老，苦數奇之不侯。如李廣、班超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髮怒而眉愁！其有繾綣河梁，投老遐陬，思故國之越吟，作他鄉之楚囚，如李陵、蘇武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涕雪而淚流！或有遭時擯斥，與世沉浮，逐汨羅之漁父，盟江上之沙鷗，如屈平、賈誼之徒，聞此之聲，安得不含憤而懷羞！或有隨牒千里，寄情一邱，動蓴鱸之佳興，賦松菊之西疇，如淵明、季鷹之徒，聞此之聲，又安得不神往而形留！或有螢雪案前，風雨床頭，誓擊楫以自勵，痛枕戈之未酬，如劉琨、祖逖之徒，聞此之聲，又安得不命咎而時尤！又有閨房蕩子，江湖遠遊，倚日暮之修竹，望天際之歸舟，如瀟湘溢浦之婦，聞此之聲，又鮮不寓心于伉儷，托興于綢繆！或又有月冷金殿，霜凄錦裘，恨弊履之已棄，悲紈扇之不收，如長門、卓郡之人，聞此之聲，又鮮不寄言于賦詠，屬意于悲謳！凡若人兮，此心何求！是亦猶聞烏而唾，聞鵲而喜，聞子規而思歸，聞鄰雞而思起。非無故而偶然，蓋不能以自已。而況于斯，云胡不以！然則衡陽以北，代地以南，千萬人之心不同，又豈一人之心可擬！是盍不玩羲經之漸陸兮，思出處之大義；詠周雅之集澤兮，味還定之深旨？或訝其所聞者一，而所思者殊，則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可齋雜藁》卷二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二九，《南宋文範》卷二。

巖桂賦

厥初二儀肇分，五德始備，散爲萬象，鍾作庶類。有其偏者則粗，具其體者必異。惟秋之德在金，若月之精以水。土得之而儲英，木受之而孕美。稟四氣之相生，出千林而曰桂。由是常娥氏爲之胚胎，蓐收氏爲之發育。根蟾宫之窟穴，種鷲峰之巖谷。青葱乎碧玉之樹，髣髴乎黄金之粟。犀之靈不足以比其質，麝之馥不足以喻其郁。其標格以屑屑乎造物，其風味何飄飄而軼俗。于時羊角拂軒，兔影照屋，挹有餘馨，采不盈掬，如廉吏之遺芬，類文人之賸馥。若乃露葉垂珠，雨枝滴玉，一塵不侵，孤標自鬻，若盛德之不緇，似幽人之新沐。是蓋得剛方勁直之所賦，而爲清修明潔之所毓者也。然而不競于東皇艷陽之日，不出于南薰微凉之時，及梧井之墜黄，與楓林之染脂，然後碎瓊瑰之屑，綴琅玕之枝。是豈司花之神悦于兑，故不出于震而見于離乎！乃有赧然其羞，凄兮其悲，拱乎側而欲訴，恍兮名之不知。或號桃紅，或稱李白，立彫零中，作憔悴色。有人于此，以花喻之，是蓋貧時而慕榮，時已去而事違者也。或名姚黄，或氏魏紫，當垂盡時，若無聊意。有人于此，以花喻之，是蓋以色而事人，色已落而寵衰者也。又有自比妃子，切慕何郎，一遇擯斥，不堪凄凉。有人于此，以花喻之，是又前日之以富貴而驕人，此時之志滿意喪而是非者也。故于是大悟：此花之生雖晚，非遲也，時也。雖小，非卑也，分也。客有課《花譜》者，不許之第一，豈在第二耶？已矣乎！花未萌兮

暑正酷，花已芳兮天始肅。何以遠交兮？永谷傲寒之梅。何以引類兮？霜籬香晚之菊。夫豈特此花而已哉！物固有榮枯而遲速。我欲乘仙槎兮訪靈根，安得紫皇兮迎我以黃鵠！《可齋雜藁》卷二一。

避暑賦　丁亥閏五

淵獻編年，猼訾紀律。當梧葉之十三，餘蓂莢之六七。庚金始明，離火正棘。于時雲蓋張空，日馭鑠石。猶酷吏之堪畏，類權門之可炙。復以暑雨積潤，溫風致濕。動小民之怨咨，起庶人之鬱邑。遂使都會，達于閭閻，嘆燠若以暘若，皆炎如而焚如。喘形乎宰相之牛，躁見乎丈人之烏。重以小寇之攻兮，營營乎肆其擾；細人之蠅兮，紛紛乎爲之驅。凡厥俯仰之內，俱無賢愚之殊。雖碧紗兮爲之呵禦，白羽兮爲之吹噓，晏子爽塏之宅，不韋高明之居，蓋未有不受乎陰陽之炭，而獲出乎造化之爐者也。是日客有屋不擾頭，室僅容膝，新浴而振靈均之衣，當暑而衫尼父之紿，陳以珍盤，佐以簟實。然而背與汗以相浹，纓雖泉而莫滌。雖袁紹之酒未遑飲，而方朔之肉不暇食。遠懷乎高山流水之勝，近想乎修竹茂林之僻，環視六合，神遊八極。卑驪山之仙遊，陋摩詰之舊跡。颺無扇金，景已含璧。顧無地之可避，姑惟意之是適。于是舉羲扇，披楚襟，拄西爽之笏，撫南薰之琴。枕桃笙而高卧，倚胡床而長吟。已而月明星稀，籟靜機沉。虛室生白，玄關不扃。頓覺耳洗巢父之水，不待面障元規之塵，逡巡而肺腑之疾去，逶迤而毛髮之寒生。恍兮如駕黃鵠而訪河漢，忽兮如跨青鸞而上蓬

瀛。殆莫知其爲朝市不避風雨之吏，而其或爲山林不知寒暑之人也耶。心既休，夜漸永，幡然而作，若有所警。乃思天地兩間，寒暑二證，以四序之推遷，猶兆人之告病。而況中宇宙而立，司民物之柄，與其處唐帝之風殿兮，人間苦乎炎熱，孰若罷漢文之露臺兮，海内庶乎清浄！彼二老之避海濱兮，得不以其炮烙之刑？四皓之避商山兮，又焉非以其棄灰之冷？倘不思有司之酷于暑兮，毋乃使元元之不堪命。已矣哉！兔没兮烏升，燕去兮鴻賓。毋炎上其性兮，毋熱中其情。存乎我之夜氣兮，聽夫物之秋聲。彼赤熾之鬱鬱兮亦欲東耳，天固將起凉風于青蘋。《可齋雜藁》卷二一。又見《歷代賦彙》卷一一。

逐蚤吟

病中作

小物亦氣化，炎天以濕生。身眇於芥，喙利於鍼。蝨其形軀，而豺其心。不能飲風吸露以自爲養，惟務吮人肌血以肥其身。入人寢處間，三三五五至十數，幾以類聚而羣分。或入孫洪之被，不畏其貴官；或入阮籍之褌，不恤其高吟。一味鑽刺，味其腠而嚅其真，令人經宵展轉而睫不交，暗中摸索而手不停。一經殘毁，痒隱隱而作疹；多留餘跡，文點點而成頗。爲之爬沙不得息，奈彼跳躍難爲擒。此其饕虐害尤甚，勿以么麽而忽之輕。因思天地間，人爲萬物靈。胡然生此，乃爾不仁？世間至毒莫如蛇，至猛莫如虎。蛇猶可捕，虎猶可馴。伊彼十數蟲，豈聽其憑陵！呼奴婢，命驅逐，各以其

策而前陳。手携桃笙筵席，曝之以烈日；併取汙衣敗被，濯之以清泠。蘭湯以三沐，沉水以三熏。既令一榻以潔掃，毋許此類以縱横。於是大蒐以窮其黨，散捕以除其根。取而置指甲，一摺正典刑。或付之烘炙，割然而有聲。殆同商君毒流裂秦市，酈生口禍遭齊烹。類同蟻蝨聚而競争食，幾與蚊蟲寇交相營，驅除一日併净盡。八尺之寢，頓猶緑林盜去民無驚。今宵庶可莫吾枕〔一〕，鼻息可使爲雷鳴。泰然得以安維摩之室，蘧然從之爲華胥之民。《可齋續藁後》卷一二。

〔一〕莫：似當作「奠」。

代蜀總賀皇帝登極表

鴻圖有永，生上哲以應時；龍德更新，握休符而御極。華夷悦服，宗社安榮。竊惟以命舜而命禹者，由曆數之歸；不之益而之啓者，以謳歌之屬。莫匪天人之與，乃臻名位之傳。恭惟皇帝陛下緝熙光明，聖神文武。震雷未作，休聞已彰。離日初升，鴻聲遠播。克承祖烈，祗奉母儀。豈惟開平治之期，將見廣規恢之業。臣身逢盛際，職守遐方。作之君，作之師，益綿統系；莫非臣，莫非土，倍切懷愉。《可齋雜藁》卷一。

代賀皇太后表

王謨烈啓後人，罔輕付託；帝孝慈奉太后，式顯尊榮。天扶宗社之傳，風動臣民之仰。恭惟皇太后陛下令儀恭肅，柔德含洪。母道增光，詒孫謀而翼子；聖躬膺曆，爲天下以得人。思齊遠繼于大任，得位並隆于大舜。益躋盛美，克壯皇圖。臣濫綴外臺，恭逢華旦。身居劍棧，愧抃蹈之無從；目睇觚稜，惟傾瞻之采切！《可齋雜藁》卷一。

代賀郊祀慶成表

九重肇祀，黃宮推迎日之長；五時用成，蒼璧重禮天之敬。神人胥悅，夷夏聳觀。恭惟皇帝陛下順慶垂基，體元立極。湯有一德，爲皇天眷命之符；禹立三年，正百姓遂仁之日。爰躬緝幄，載見紫壇。精忱寓藁稭之間，和氣溢豆籩之際。宥民沛澤，御丹鳳之端闈；尊祖告功，肅翠鑾於清廟。乾坤寧晏，宗社靈長。臣繆董賦輿，濫兼郡鑰。駿奔百執，莫遑祇事於圜丘；龜抃一心，惟贊受釐於宣室。《可齋雜藁》卷一。

代賀皇太后表

報本南郊，謹小心而饗帝；告功東闕，新大典之承親。慶協神人，懽騰海宇。恭惟皇太后陛下離明麗正，坤德靜專。位處時龍，視舜邦于敝屣；謀詒翼燕，錫禹命以玄圭。屬泰時之蕆儀，宜慈闈之歸美。一時雝肅，永傳任姒之徽音；千歲治安，遠邁商周之丕祚。臣吹竽粟輓，越俎竹符。思助祭于臣工，葵傾萬里；受介福于王母，栢悦一心。《可齋雜藁》卷一。

代賀紹定改元表

蕆事國陽，甫畢祠官之典；更端歲統，載新太史之編。慶格天人，懽騰海宇。恭惟皇帝陛下膺圖出震，體道乘乾。審己察文，允協舜璣之政；卜年過曆，益綿周鼎之休。屬紫畤之肇禋，命清臺而定歲。謂紹興洪烈，當昭祖武之繩；而嘉定成規，盍繼孫謀之翼。用重光于鳳紀，斯永保于龜圖。臣給竈戍薇，代庖符竹。荷美名，都顯號，欣逢正始之初；揚偉績，鋪宏休，莫究無前之盛。《可齋雜藁》卷一。

代賀皇太后表

五時蔵儀，天子展事親之孝；一元謹始，日官新紀歲之文。凡屬華夷，欣同正朔。恭惟皇太后陛下二南王化，四海母儀。適駿有聲，克贊武王之聖德；肅雝在廟，端由太姒之徽音。屬皇邸之肇禋，命清臺而更曆。繩其祖武，仰循紹興英主之規；詒厥孫謀，上接嘉定真人之統。更新顯號，昭示明時。臣繆總兵儲，濫兼郡守。一宣漢旨，蜀父老以俱知；三祝華封，堯君民之共壽。《可齋雜藁》卷一。

代賀壽慶節表

日舒南陸，麗天占離位之重；星拱東朝，彌月闡坤珍之瑞。慈闈光啓，寰宇歡騰。恭惟皇太后陛下賢邁虞嬪，行齊周姒。遵燕謀而啓佑，翊駿命以照臨。子育羣生，上體高穹之眷；母儀四海，中存太極之神。繼元祐之徽音，舉長寧之彝典。茂膺純嘏，益衍丕基。華封祝聖人，共喜堯民之擊壤；皇帝奉太后，未誇唐殿之稱觴。臣身繫賦輿，心馳象闕。薰風入五絃之奏，欣際阜財；嵩岳傳萬歲之呼，永祈介壽。《可齋雜藁》卷一。

代荆閫賀天基聖節表

舜璿始序，王正開泰象之三；禹紐發祥，君位應乾龍之五。人欣熙旦，世衍丕圖。恭惟皇帝陛下剛健日新，聰明時憲。隆漢基于億載，新文政于七年。禮備東朝，問寢樂龍樓之曉；衣垂南面，授民頒鳳曆之春。對太皞之執規，慶孟陬之揆序。惟天佑于一德，有永歷年；夢帝與我九齡，無疆嗣服。臣護風于楚，向日猶葵。再拜稱觴，阻預嵩岳三呼之列；中興作頌，願賡《江漢》萬壽之詩。《可齋雜藁》卷一。

代賀皇帝御正殿表

聖德無加于孝，已臨純吉之期；王位前正于朝，端履太昕之御。宸居高拱，寰宇聳瞻。恭惟皇帝陛下克長克君，盡倫盡制。雞鳴寢門之問，悵慈極之浸遥；鸞噦庭燎之光，略彝儀而未舉。暨易纖而紀旦，斯負扆以答陽。丕顯離明，式符乾健。臣縻身邊閫，矯首闕庭。聽長樂之鼓鐘，阻陪星拱；息甘泉之烽燧，願護風寒。《可齋雜藁》卷一。

代賀誕皇子表

珠躔聯彩，楓宸陳亞歲之儀；瓊幹叢休，蘭殿毓皇支之瑞。慶流廟社，歡浹宮闈。臣聞兩明作離，重暈啓日升之象；一索得震，初陽應雷復之時。肇國本以無疆，知天心之有屬。恭惟皇帝陛下仁均動植，孝格神明。繼統守文，仰奉燕謀之翼；垂基順慶，丕承駿命之隆。茲洪圖綿積累之基，果朱芾發嶷岐之秀。祉流甲觀，允開振振蟄蟄之祥；壽舉未央，益遂怡怡愉愉之樂。臣迹縻荊渚，心切華封。子孫千億，宜君宜王，復見假樂太平之雅；皇帝萬年，爲父爲母，願賡元和聖德之詩。《可齋雜藁》卷一。

代襄閫賀誕皇子表

離兩明而麗正，如日之升；震一索而得男，與雷偕復。義符匕鬯，喜浹宮闈。恭惟皇帝陛下孝格際蟠，仁霑動植。人心天命，有開適駿之聲；宗德祖功，方懋延洪之業。曦馭茲臨于昴宿，星輝宜動于尾躔。雅播周邦，本支肇文王之百；賦陳漢殿，春秋小武帝之三。基祚瓜綿，華夷栢悦。臣誤叨重寄，欣遇昌辰。奉太后怡怡愉愉，遥想龍顔之喜；宜爾孫繩繩蟄蟄，願賡螽羽之詩。《可齋雜藁》卷一。

代賀皇太后表

尊推文母，久詠思齊；瑞啓湯孫，有開長發。慶關九廟，喜對一陽。恭惟皇太后陛下道極希夷，神游冲淡。蟬蜎高蹈，舜心猶棄屣之輕；燕翼親詒，堯治拱垂衣之盛。茲黄屋遂怡愉之樂，宜緑車啓岐嶷之祥。世嫡承家，奚遜甲觀畫堂之瑞；嵩呼稱壽，益增未央前殿之歡。臣迹阻楚封，心馳魏闕。綿綿詠嘒，永延蒼籙之基；采采歌芣，復見「關雎」之化。《可齋雜藁》卷一。

江東漕賀誕皇子表

離重明而繼照，式對恢台；震一索而得男，篤生岐嶷。福綿九廟，喜動六宫。仰惟二祖開基，千齡垂統。載考流虹之旦，實皆紀亥之年。謨烈之啓，後人於昭丕顯；元良以正，萬國聿應昌期。恭惟皇帝陛下何寵駿厖，詒謀燕翼。祖功宗德，傳天下以爲家；帝命人心，屬吾君之有子。吉占熊夢，慶衍龜圖。臣縻跡周原，傾心漢闕。星輝海潤，有開社稷之靈長；華祝嵩呼，但與臣民而鼓舞。《可齋雜藁》卷一。

淮西憲賀天基聖節表

龍躔啓序，泰爻開羲畫之三；虹渚紀辰，乾位應箕疇之五。華封載祝，薄海同詞。恭惟皇帝陛下輝光日新，勇智天錫。守文繼統，承祖宗熙洽之基；申命用休，衍社稷和平之福。緯延國算，赫奕治功。臣將指兵間，馳心闕下。淮壖息警，幸迎一氣之春回；嵩岳齊呼，驩聽三軍之雷動。《可齋雜藁》卷一。

廣西漕賀天基聖節表

月臨太簇，慶逢行夏之時；天啓皇圖，瑞紀生商之旦。清寧叶順，率普祗歡。恭惟皇帝陛下學進光明，道臻悠久。嗣億萬斯年之曆服，休命用申；當二十七載之登平，成功高拱。乾剛不息，坤載無疆。臣兼節南州，馳心北闕。凡海隅之出日，孰不葵傾；與天下以爲春，同然椿祝。《可齋雜藁》卷一。

廣西漕賀正表

虬漏平明，布太乙東皇之令；龍墀嘉會，正九重南面之朝。泰道亨通，乾端呈露。恭惟皇帝陛下如天之覆，何地非春。輔相財成，獨運兩儀之化；哲謀肅乂，允諧庶證之和。斗杓載轉于蒼祇，日轂永行于黄道。臣猥司藩閫，兼領賦輿。籍貢三朝，敢嘆山川之遠；璽傳萬里，願令正朔之同。《可齋雜藁》卷一。

荆閫賀收復襄樊表

圖披南雍，本吾國之封疆；斷出中宸，復舊時之城郭。聲揚師旅，喜溢乾坤。眷惟京右之區，古稱天下之脊。每念蚡冒山林之如昔，不虞駒支荆棘之至兹。一陷腥羶，幾更裘葛。固有撫故碑而涕者，詎容以墮甑而視之。宜我聖明，布昭神武。命相臣而指授，飭將士以前驅。皇威一伸，舊物斯得。臣謬膺閫寄，幸奉廟謨。撫南北離合之機，豈不揆時而量力；當公私疲弊之際，敢云抗表以出師。顧分義有所當爲，而事會誠恐易失。倘爲身慮，則負國恩。端策拂龜，賴一二臣之允協；銜枚擁騎，越六七日以先登。一麾而挹山甫之流風，再鼓而洗羊祜之餘恨。平明整旆，重賡營將之吟；落日

揚鞭，猶記里人之賦。豈臣愚之能效，皆聖策之有功。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授任不疑，好謀能斷。念惟天惟祖，全付豈宜玷闕于金甌；曰有土有邦，在今皆欲整齊于玉斧。堅持定見，爰底成功。然始至未有百日之糧，而後爨方當千里之饋。分財用，平版榦，非暫費何以久寧；礪鋒刃，鍛戈矛，必有備乃能無患。豫謹秋冬之計，庶寬宵旰之憂。觀趙鼎之奏謂必爭，所防敵釁；餉岳飛之車使無闕，其法祖規。《可齋雜藁》卷一。

荆閫進僖祖謚寶表

駿命萬年，啓璿源于涿郡；龜書十字，來珍貢于荆州。德應中天，懽同下土。竊以赤伏四七，宜陽效祥。紫蓋東南，江寧闡瑞。觀史諜具嘉於往昔，豈休圖虚出於當今。洪惟欽陵，肇我炎祚。謚定太常於建隆之始，號加六室於祥符之間。鳳翥其章，瑩矣温純之質；龍蟠厥紐，美哉追琢之工。幾經劫火以不灰，有待天河之浄洗。致遺黎之欣若，望中國以來之。想當修玉之時，聿懷藝祖；載稽遺寶之歲，允協寧王。可占祖功宗德之無窮，抑見天意人心之有在。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丕承前烈，宏濟中興。宣重光而襲緝熙，育羣生而恢疆宇。謂子孫必復其始，趙璧將奉以全歸；茲帝王之興開先，宋禮于茲而足證。月星明概，海宇肅澄。臣猥備閫謀，幸陳廟獻。離朱索而象罔得，端猶黄帝之珠；后稷傳而天府司，永作周家之寶。《可齋雜藁》卷一。

代蜀總謝到任表

萬里觀風，方誤領梓東之憲；六曹分屬，乃今給劍北之師。力靡遂於回天，身幾容於亡地。竊以坤維之重，莫如井賦之難。關中之積，久乏於粟紅；渭上之耕，半爲之葦白。矧從南渡，尤倚西門。及今百年之間，不知幾變於此。井蛙内訌，封豕外貪。自開禧以來，兵民財三者以俱困；凡紹興所置，茶鹽酒一孔以不遺。重以漏巵，極於酒轍。二絲五穀，農已剥牀；一馬十牛，軍未解甲。月計不足，歲入幾何。士方杞魯以視之，人必蕭葛而可也。伏念臣挈瓶智小，窺管材疏。邊鄙艱難，翻成蟲磨。江湖流落，久負鷗盟。三年驚楚户之霜，萬里訪蜀山之雪。甫持滂轡，俾會晏鞭。僅能問米價於晉人，不過收户籍於秦府。腠理深疾，正扁鵲之寒心；血指汗顔，雖屠牛而束手。中朝過聽，外計驟頒。炊沙作糜，終無奇畫；樵蘇後爨，適有隱憂。匱已告於大農，問徒勤於内史。龍光赫若，蚊負凜然。兹蓋恭遇皇帝陛下歷數傳堯，謳歌之啓。光紹延鴻之業，克承詒燕之謀。遵修車備器之規，方恢輿地；念守邊積粟之議，尤重民天。俯眷愚臣，服勞先帝。不以一介疆場之吏，付之四路兵賦之權。謂臣以才以廉，過加於褒譽；戒臣無病無餒，使革於蠹源。命播巽申，恩隆乾覆。臣敢不勉殫綿力，仰答明時。癸巳于征，庚戌告成，願踵下武繼文之績；戊申奏上，甲寅報可，庶期孝宣興漢之圖。

《可齋雜藁》卷二。

代謝皇太后表

祥刑東劍，曾微鞠草之勞；護餉西門，兼冒握蘭之寵。祇奉巽申之命，悉歸坤極之恩。惟蜀一隅，去天萬里。自渡江已越于百載，今宿師且及于七期。蚌鷸尚持，蜂蟻猶聚。易一敵人之首，不知幾縑；費十耕牛之資，僅絡匹馬。問雖勤於內史，匱屢告於大農。民嘆白催，官虞赤立。矧方添於詡竈，正宜問於晏鞭。伏念臣僅有朴忠，它無技巧。雖皦皦之心如日，而種種之鬢已霜。州縣塵埃，幾成俗吏；邊疆機會，徒有壯懷。一麾叨熊軾之華，雙節問鶴林之役。闕五月穀，二月絲，嗟瘡痍之未復；三年艾，七年病，正腠理之是憂。會計徒上于元和，方略莫陳于神爵。誤頒宸綍，遽總賦輿〔一〕。念蝸殼之涎久枯，而龜背之毛難刮。張弓勢極，覆轍憂深。茲蓋恭遇皇太后陛下德贊乾元，明彰離照。王化思齊之太姒，母儀長發之有娀。求賢審官，佐先朝之洪業；理兵足食，垂後世之良規。俯眷愚臣，嘗膺隆委。遂率由于帝訓，俾往給于軍儲。自揣么微，恐孤推擇。臣敢不服勞薇戍，圖報楓宸！九賦斂民，當體《麟趾》《關雎》之意；三軍作氣，庶全魚麗鵝鸛之師。《可齋雜藁》卷二。

〔一〕輿：原作「輿」，據文意改。

代謝郊祀肆赦表

肅五畤于漢壇，用成熙事；去三面于湯網，誕同覆，如日初升。立極體元，衍宗社靈長之慶；垂而孚號。鰥寡孤獨，誰非舉手加額之人；動植飛潛，不翅浹髓淪肌之賜。臣遠聞草偃，喜切葵傾。一代緝熙，未遜詩書之盛；十行寬大，咸欣詔令之觀。

代謝皇太后表

泰畤八觚，禮畢紫煙之燎；細書一札，令頒湛露之恩。慶集慈宮，歡騰寰宇。恭惟皇太后陛下道侔坤載，力贊乾綱。有德克享天心，屬新熙典；介祉亦右文母，遂及嘉生。虞庭當舞獸之餘，漢網廣漏魚之惠。聿遵明訓，誕布仁聲。凡聞渙汗之敷，咸仰解當之作。臣偶兼使事，祗播王言。四海爲家，已均被蓼蕭之澤；萬年介福，將益綿瓜瓞之基永命。

全宋文卷七八一二

李曾伯二

代謝明堂肆赦表

合宮雲靄，百靈賓柴燎之儀；細扎星流，四海霈蓼蕭之澤。歡騰中外，慶浹幽明。恭惟皇帝陛下守位以仁，視民如己。祈天永命，悉遵累朝忠厚之規；饗帝事親，爰舉一代緝熙之典。茲受釐于紫幄，乃肆眚于絳幡。沙漠烏孫，豈但聞風而棄過；潢池赤子，亦令與日以自新。臣遠在戍薇，欣同偃草。若時蜀道，歡傳諭檄之文；願與堯民，共睹畫冠之化。《可齋雜藁》卷二。

代荆閫謝加煥章閣因任表

楚藩作牧，曾無補于分毫；堯閣陞班，乃俾仍于方面。籲天莫避，踏地知慚。竊惟中興擾古之

規，遂在上界藏書之府。文章煥有，與雲漢以昭回；方策舉行，即羹墻之親見。祖述已然之龜鏡，經營未一之服圖。宜有鴻儒，克承龍渥。某學非用世，材不逮人。一第奉常，已溢布韋之分；十年幕府，無裨樽俎之疇。誤蒙旒冕之深知，猥備疆陲之煩使。內聯省寺，外玷節麾。繼寓直于禹謨，獲承流于周翰。力小任重，猶蠱蝨而負山；政拙心勞，甚精衛之填海。矧當連年一水二旱之後，不勝吾民千瘡百孔之憂。許寬歲時，姑苟旦夕。丹心報主，雖惟知國爾之謀；白髮奉親，未免動家焉之想。敢期新命，俾領舊邦。載陞奎宿之躔，不易軫星之分。僥踰越望，俯仰銜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日新，聰明時憲。雞鳴問寢，昭慈孝於兩宮；燕翼承休，垂典章於萬世。迺顧荊襄之形勢，將恢建紹之規摹。稽大訓于寶書，獨詳戎備；貳洪名于玉帳，庸示睿衷。遂使微臣，亦叨異數。臣敢不弗移故步，益謹初心？潁川一歲之留，雖有慚于子翼；江漢萬年之祝，願有似于召公。《可齋雜藁》卷二。

代謝皇太后表

十連罔效，敢期陟舜岳之明；一扎示留，乃俾寓堯章之直。誕敭渙號，繇出坤闈。臣聞錫壤中邦，重四方之屏翰；寶書大訓，垂萬世之典謨。苟惟乏已試之功，何以被維新之命。臣一叨末第，百不如人。生長窮邊，雖功名早以自許；奔走下隸，謂分量不過若斯。十年幕府之棲遲，再命麾軺之踰越。省蘭位棘，繼陸駕鷺之行；營柳戍薇，載董貔貅之旅。第用班超平平之策，幸臻陽城下下之書。

然而旱潦中更，星霜六歷。政以鷗盟之清夢，有關烏哺之私情。雲漢九天，敢意晉圖書之府；風烟萬里，仍令貳轅帳之權。何所飭修，有此際值。茲蓋恭遇皇太后陛下心游太古，道運無爲。繩祖武于累朝，示母儀于萬國。詒謀燕翼，業方啓于顯承；求賢審官，志素存于輔佐。將取中興之謨略，大恢外治之規模。遂使愚臣，亦叨聖渥。臣敢不恪勤夙夕，圖報涓塵？竊比潁川，雖愧神爵鳳凰之日；願令江漢，益彰關雎麟趾之風。《可齋雜藁》卷二。

淮西憲謝到任表

充閫僚於江左，莫贊中權；司臬事於淮壖，誤將上指。況俾晉丞於武庫，復叨陪議於軍營。祇命惟新，撫躬莫稱。伏念臣地望俱下，天分不高。疆場半生，險阻艱難之備歷；家門多難，零丁孤苦之僅存。每惟世受於國恩，靡憚身先於王事。風霜久薄，齒髮早凋。比一札之起家，預十建之命佐〔一〕。了無末議，可補前籌。敢期升蘭錡之班，遽獲玷軺車之選。且令列屬，其贊視師。聯唐相之鑣，文墨敢儕于韓愈；持漢使之斧，威名尤慊于勝之。屬方董虎旅之征，罔敢徇鴒原之急。戴天恩厚，踏地慚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治舉修攘，仁宣欽恤。當茲大刑甲兵之問，正切顧憂；寵以小雅禮樂之華，不經臨遣。爰疇咨于政路，併共二于戎行。臣敢不肅奉條章，勉殫規畫？布之蠻貊，俾知九重惻怛之心；于彼隰原，誓竭一介驅馳之力。《可齋雜藁》卷二。

〔一〕十建：似當作「十連」。

淮西總謝到任表

乘傳東臺，僅及轉江沱之漕；升班左户，遽令峙天塹之糧。請莫遂于再三，職乃叨于共二。感恩隆厚，服命兢慚。竊以江淮財賦之淵，素推前代；廟堂錢穀之問，始自近年。蓋由疆陲耗于蕩摇，根本虧于朘削。邊農廢業，壽昌之斛羅弗行；私鬻害公，劉晏之鹽榷亦壞。楮幣輕而莫知措手，米艘截而有類搰吭。炊沙未易以作糜，捧卮詎堪于沃釜。有洛陽處士，將哀痛以深憂；非江左名賢，豈清談之可辨。如臣者蹟寒寡援，分薄多艱。齷齪泥塗，何有濟時之略；驅馳塞漠，未殫報主之忠。自憂患之熏心，幾功名之絶念。迭更使轡，猥玷郎闈。鼠河腹之已盈，狐丘首而是望。不圖思綍，驟畀賦輿。惟前車之戒未逞，而後爨之憂愈亟。腠理深疾，正扁鵲之寒心；血指汗顔，將屠牛之貽笑。龍光渥矣，蚊負凛然。兹蓋恭遇皇帝陛下綜核臣工，修明軍實。豐財和衆，聿新外治之規模；立政用人，宏建中興之事業。愛惜日力，選拔時材。知臣久在戎行，險夷備歷；謂臣曩承父訓，調度粗知。遂俾庸流，亦叨煩使。臣敢不勤勞庀職，精白承休？諾首山庚癸之糧，願竭懦衷而經畫；奏湟水寅申之册，敢祈淵聽之矜容。《可齋雜藁》卷二。又見《南宋文範》卷二八。

江東漕謝詔書建督府宣諭表

命丞相以董師，肇新督鉞；遣使臣而有禮，例被詔綸。奉睿旨之丁寧，撫懦衷而激烈。維昔姬旦任東征之貴，吉甫專北伐之權。十夫圖功，尚形《大誥》之訓；三事就緒，猶勤《常武》之詩。蓋當疆埸多壘之時，必賴臣子同舟之濟。星馳一札，風動四方。恭惟皇帝陛下廣舜武文，錫湯勇智。始勤終逸，全采薇天保之規模；內修外攘，懋吉日車攻之事業。憤裔夷之肆侮，建征府以宣威。爰飭小大之臣，各勉驅馳之力。臣敢不仰祗列命，益竭愚忠？聽山東之書，士卒且思于共奮；上淮西之雅，朝廷行慶于太平。《可齋雜藁》卷二。

淮閫謝宸翰獎諭表　癸卯兵退

成役外攘，僅逭風寒之責；恩言下逮，過形雲漢之章。服命先榮，將躬激烈。伏念臣惸習爲吏，未嘗知兵。不待人言，懼忝祈父爪牙之任；適有天幸，乃當季龍骨肉之爭。慮敵侮之仍窺，奉宸謨而先發。樓船東下，瀚海颺回；虓旅北征，汴河響應。猶鴟張而突至，倏鼠竄以亟旋。良由我勢之扼吭，足使彼謀之掣肘。秋聲早寂，少休鴻雁之民；晝捷委馳，端賴熊羆之士。微臣何力，温詔遽褒。

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深略緯文，有常立武。佑者順，助者信，開皇天欲治之期；彼以暴，我以仁，撫異域將衰之運。操成功而不有，揆睿藻以肆頒。然而中原之機會雖來，萬里之戎情難測。蚌鷸相持，固爲吾利；豺狼不噬，其可謂仁。毋近狃于膚公，願益加于聖慮。臣方圖解戍，擬丐歸田。平淮西紀蔡之才。所願上韓愈之雅；使河南皆晉土，政須擇祖逖之才。《可齋雜藁》卷二。

淮閫謝宸翰獎諭表

甲辰解壽圍

聖策有功，釋嚴圍于邊壘；閫臣何力，拜溢奬于宸奎。沐寵優隆，拊躬危慄。眷是州來之舊，扼于淮浦之衝。謝玄昔臨此，以却淝水之堅；紀瞻亦據此，以走葛陂之勒。古今要地，南北必争。自再緑于版圖，嘗一新于城邑。蛇豕荐食，旅復荒殘〔二〕；狐狸所嗥，未遑經理。比奉廟謨而載葺，正虞邊圉之肆窺。孰云乘春水之未生，乃至及南風而猶競。橋中流而據險，柵兩岸以分屯。鋒蝟斧螗，逞兵羣醜；釜魚幕燕，凛若孤墉。凡茲貽宵旰之憂，寧免受《春秋》之責。臣才疏守鑰，勇愧屬鞬。雖里門擊柝之粗周，恐被髮纓冠之弗及。不能以日，所恃者天。幸而將一乃心，籌不驚於夜唱；士百其男，勞靡憚於暑行。舟師登岸以夾攻，騎旅斫營而追勦。草薙禽獮，既執訊之連連；鼠竄獸奔，屹全城之頴頴。君之訓也，臣何功焉。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密運神機，於昭聖武。烽火連於三月，雖睿算之工勤；干羽格于七旬，終戎心之自革。操成功而不伐，發明詔以肆頒。臣敢不仰體丁寧，深加勉勵！

第三復必守之訓，將大爲先具之防。光陰無多，事力有限。必得勝兵之三萬，與夫積粟之一年，則我庶幾錨脚之安，而彼豈敢靴尖之侮。上金城之略，更須求充國之才；動玉關之思，願俾遂班超之志。

《可齋雜藁》卷二。

〔一〕旅：似當作「旋」。

淮閫謝詔書奬諭表　同諸將帥

干城獻凱，責粗逭于封疆；賜璽示褒，恩遍覃于營壘。十行誕布，羣聽具孚。竊以淮右之區，壽陽爲重。内則蔽遮于餉道，外而遏截于敵衝。當版築之甫周，倏敵圍之肆合。所賴將士戮力，戎醜畏威。懋武古通，分三方而並進；蘇辛李蔡，罄十萬以齊呼。雖始貽旰食之憂，而終奏晝同之捷。臣忝司戎律，肅奉皇靈。僅能却敵以全城，不過因人而成事。宸奎載錫，華衮增榮。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聖情閔勞，作三軍之風采。微臣何力，温奬幸頒。臣敢不祗若訓詞，廣宣德意？如雷感動，已同士卒之懽；未雨綢繆，益謹藩籬之備。《可齋雜藁》卷二。

謝臣寮上言降一官表

分閫積愆，幸曲從于薄責；杜門省己，忽再致于煩言。非聖明赫若以鑑臨，則么麽凜乎其危殆。罰輕恩重，感極涕零。竊惟公論廢置，實繫乎朝綱；私情是非，則關乎天理。昔馬援以武陵之役，梁松陷之終身；王尊以京兆之勞，楊輔擠之非罪。類皆攄其宿憤，曾弗念于厚誣。每思古人，猶有餘恨。臣不幸孤危之跡，適墮朋比之科。閱二紀于官塗，靡憚捐軀而報國；徧三邊之會府，豈專阿意以從人。僥踰尺寸以孔艱，祗懼簡書而敢犯。凝旒過聽，授鉞于征。猶蠢蝡不足以負山，而蛇豕屢當於邊封之無失。豈謂柬知之過厚，致聞媢忌之兢生。雖犯塞。綢繆陰雨，涉歷星霜。奉廟算之有靈，保譴不可逃，以牽連而及己；然疾之太甚，則媒孽之有人。闕交情本無於他憾，職業不能以苟同。其於彼時，皇恤異日。欲報怨之以直，豈加罪之無辭。然而意不疑盜金，則具存府藏之籍；曰虞公求玉，殆誤聞道路之言。邊報必以實，謂欺則無；利權歸之公，謂貪其可。使冉求果附益，詎能當小子鳴鼓之攻；以曾參爲殺人，必欲啓慈母投杼之惑。嗾從風旨，扇使謠言。不思張奐坐梁冀免官，存皇甫交舊之薦；乃訝僧孺付張鷟代去，從德裕私怨之傷。罪狀如斯，刑章曷逭。恕而孰不可恕，誅之幾弗勝誅。賴淵聽之昭回，賜宸奎之處分。免投四裔，僅削一階。當山嶽動搖，草木無不摧折；俄雷霆威霽，雨露轉而涵濡。釋大戾于鼎鉞，脫微生于蠶粉。過深擢髮，德厚淪肌。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總攬權

綱，作新政治。揭日月之明而畢照，恢乾坤之量以兼容。甄別忠邪，雖衆惡而必察；燭知幽隱，憐一介之無他。力賜保全，務行寬貸。臣仰戴無私之造，猶虞不測之淵。非容如地，蓋如天，焉保負荊而免笞；凡生之年，死之日，誓圖結草以酬恩。《可齋雜藁》卷二。

謝再降官表

時奉御札：「李某連年守邊，粗無他失，若加竄斥，何以勸後？可與鐫一秩。」

榆邊夙譴，賴聖造之兼容；栢府新除，復煩言之首及。凜人心其可畏，幸天語之曲回。薄責僅加，隆恩深厚。竊以罰而當罪，國憲難逃。議匪徇私，輿情斯服。仰稽前志，遠想古人。伐讎者弗及公，敵怨者不在嗣。誰毀譽而行直道，仲尼所以深思；以睚眦而入黨人，漢史爲之竊嘆。孰謂紀綱之要地，乃先蒂芥之小嫌。伏念臣父先臣某嘗任蜀憲，方其去當時稂莠之害，豈暇爲後人荆棘之憂。亦既歷時，適相參會。緣臣比共武服，上累宸旒。匆遽初年，突若敢彎弓之入；周章末路，輕于不俟駕之行。中因疾以丐歸，嘗抗章而予告。茲人言不一，謂臣罪凡三。獨蒙黼扆之深知，獲免藁街之加戮。丹書未洗，白簡再騰。寂然已冷之灰，殆無影響；甚矣將枯之骨，幾委炎荒。正大聲無自以呼天，而五體甘爲之投地。幸乾坤清穆，日月無不照臨；雖雷霆震驚，雨露轉而潤澤。遂逃深穽，姑削微階。昭回十有六字之奎章，萬世傳誦；報復二十五年之宿憾，一旦開明。保全孤立之危蹤，銜戴再生之大賜。銘恩浹髓，感涕交頤。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並兩儀，光被四表。權輕重之宜而應變，躬予

奪之柄而馭臣。建皇極以布斯世之至公，了無偏黨；用人物必察平時之大節，明示勸懲。如臣此心，惟帝所鑑。不忍俾陷縉紳之禍，以其嘗更介胄之勞。悉略短長，務全終始。臣當夙宵省咎，香火酬恩。雖鳧雁之在江湖，寧有忘機之日；倘犬馬未先溝壑，無非結草之年。《可齋雜藁》卷二。

謝廣西經略使到任表

三載黜幽，甘投閑於東里；再命作牧，俾祗役於南邦。循墻靡徇於懇辭，入境具宣於德意。俯慚忝竊，仰戴生成。睠桂海之奧區，介蠻傜之絶徼。昔稱樂土，今視並邊。既獸蹄之跡可通，豈馬腹之鞭不及。迨天之未陰雨，責及是時；如人之護風寒，何止數處。況藩落賴烏孫之掎角，而潢池易赤子之跳梁。匪惟豺狼之不仁，抑亦蜂蠆之有毒。聿寬憂顧，正費圖回。我方隃度，以制敵之淺深；彼且圜視，以覘吾之虛實。情僞頗滋於互市，用度浸竭於牢盆。民皆戴白而不知兵，吏每拱默以幸無事。欲先自治，宜屬重臣。如臣者已試罔功，何能爲役。征鞍陳迹，不堪臆于關山；鬢緯寸心，猶未忘于畎畝。自弗容于公議，謂永棄于明時。朽木垂凋，老將至矣。鉛刀再割，誰復使之。賴皇恩曲賜之保全，然愚分詎希于抆拭。倏頒親綍，盡復舊氈。祠庭甫玷于親除，藩服遽膺于申命。柬知至厚，奔走奚辭。爰觸熱以問行，茲飲水而就列。念三邊形勢，險阻固備嘗之；苦五筦事情，夢寐所不到此。被龍光而榮甚，顧蚊負以凜然。自揣疏庸，若爲稱塞。兹蓋恭遇皇帝陛下明見萬里，德照百官。在知

人，在安民，聿崇先務；不泄邇，不忘遠，獨運宏謨。將令八荒如在畿甸之間，弗以一眚而棄封疆之士。致叨誤渥，仍畀斡方。臣敢不激勵乃心，恪恭厥職！立銅柱以布威德，敢希馬援之功；至金城而上便宜，願倣營平之奏。《可齋雜藁》卷三。

謝兼廣西漕表

遵誨以南，曾未幾于作牧；從天而下，俾共二于將輸。揆微分之僥踰，感隆恩之深厚。伏念臣材疏弗穎，器小易盈。起廢拜州，賴主知之未棄；扶衰度嶺，顧王事以奚辭。提封遠在于一方，惟政甫其敢云于近比。略無報上。迺畀兼人。眷西漕之攸分，實外銓之所屬。熬波出素，關百貨之嬴虛；輓粟腐紅，繫三軍之調度。專其任猶虞于曠闕，選諸衆盍付于英髦。赫若龍光，欽然蚊負。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照臨若日，溥博如天。加惠遠民，視每同於畿甸；誕宣明指，遣尤重於隰原。遂叨委寄之榮，曲示通融之力。臣敢不於斯二者，謹乃一心！此蕭何、寇恂佐漢之宏規，豈臣敢企；守馬援、葛亮撫蠻之舊地，賴國之靈。《可齋雜藁》卷三。

謝京湖制置使到任表

授鉞以南，甫服嚴關之役；改轅而北，且加邃閣之華。撰分踰涯，感恩隕涕。睠惟全楚，中立並邊。自春秋而號經營用武之區，歷魏晉而爲馳驚争衡之所。拊英雄之陳迹，慨今古之殊時。金湯千里，雖若覆盂；瓦礫諸城，幾如墮甑。方將興耕築以植上流根本之計，輯蕃漢以繫中原豪傑之心，匪得英材，曷副妙柬。如臣者迂疏淺識，牢落孤蹤。備更鞭弭之勞，略無報效；盡釋簡書之累，賴有鑑臨。方賡一冬炎嶺之吟，詎作六月太原之想。從天而下，易地則然。城郭重來，猶記人民之舊；山河無異，秖驚風景之殊。矧當夏潦之非常，且值秋聲之已逼。老馬雖粗知于故道，鉛刀恐莫發于新硎。凡此生成，若爲稱塞。兹蓋恭遇皇帝陛下躬持乾斷，掌運坤輿。惟天全付予有家，將復祖宗之業；無日不申儆諸國，疇咨文武之臣。肆頒細札之丁寧，密示成規之經理。謂其已試，俾爾來宣。臣敢不勉竭愚忠，恪遵聖訓！上策莫如自治，謹當蔽護于風寒；明主可爲忠言，願益綢繆于陰雨。《可齋雜藁》卷三。

謝兼湖廣總領并京湖屯田使表

受任斡方，一其可再；護耕董餉，二者得兼。上恩昭示于通融，小己深增于激烈。伏念臣猥蒙拔擢，洊玷蕃宣。猶童子而舉烏獲之鈞，方虞弗稱；以庖人而越尸祝之俎，豈是能勝。敢期眷倚之有加，不以庸愚而就畀。既給庚癸之呼，且修戊己之屯。祇誦王言，方愧處遜。瑜之任載，思使事正須付蕭；葛之流己，試何功兼收並用。恭惟皇帝陛下獨持睿斷，丕顯皇靈。國家刑政之明，深懷牖户；錢穀甲兵之問，每飭廟堂。顧非共二之材，亦被錫三之寵。臣敢不勉殫駑技，仰報鴻私！將令奏湟水之勳，未能期月；若曰課峴山之績，願俟季年。《可齋雜藁》卷三。

謝轉正議大夫表　平黎寇賞

潢池肆擾，奉王略以格姦；丹扆疏恩，陟文階而示奬。循墻莫避，跼地奚勝。伏念臣頃蒞桂封，適乘黎警。動干戈於邦内，伐以何爲；賣刀劍於海瀕，安之而已。姑遣師而揚武，果納款以請降。皇靈所加，臣愚何及。敢謂論功之次，例膺增秩之褒。奮漢將之樓船，慚微顯績；施隋官之門戟，濫被新榮。兹蓋恭遇皇帝陛下德奉三無，明照九有。恩威並用，得龍蛇赤子之拊循；慶賞誕頒，極犬馬老

臣之勞徠。雖其已去，猶且弗遺。臣敢不精白承休，寵洪載賜！付卿南方事，愧未清嶺嶠之塵；寬上北顧憂，茲願罄封疆之責。《可齋雜藁》卷三。

謝除寶文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表

睠錫壤之中邦，僅還舊物；司寶書之大訓，俾荷美名。靡容累疏之控辭，曷稱明綸之加奬。凌兢祗命，感戴填膺。伏念臣本乏技能，誤當委寄。轍環幾老，悵朝華之已披；鼓至再衰，懼暮氣之將惰。由桂林之奉詔，來荆渚以于蕃。惟祖宗全付予家，自宇宙便有此峴。畫遵玉斧，缺補金甌。朝廷惟庾冰意同，嗟何及矣；公卿豈營平議是，孰與守之。其敢望於階升，暨所居之官大。夢寐九天之隔，忽到邃清；封圻十國之連，增雄廣永。職仍共二，恩厚函三。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獨運離明，於昭乾斷。圖回區宇，幾同行酒而議太原；慨想人材，何啻每飯不忘鉅鹿。茲聖策有功而底定，顧愚臣何力以叨榮。臣敢不拜手承休，鞠躬盡瘁！固辭南城郡，得無愧羊祜之心；願入西域關，所冀憫班超之老。《可齋雜藁》卷三。

謝除龍圖閣學士依舊職表

揆江漢之雅，藩翰何功；占河洛之符，論思進職。循墻罔避，連茹叨榮。臣聞彦博鎮秦，如膺真授；仲淹分陝，僅以直除。豈惟彰儒者之華，實以重邊臣之體。如臣者素非清望，猥荷殊知。跡涉揚荆，兩玷元戎之寄；光依奎壁，四聯學士之班。正虞鼠技之五窮，倏被龍文之三點。從天而下，誕頒温潤之辭；爲日幾何，再陟凝嚴之秩。遭逢千一，感戴萬斯。兹蓋恭遇皇帝陛下剛健體乾，裁成用泰。舉歲終羣吏之會，爰飭周官；當月旦四岳之咨，以新舜治。致令塵瑣，亦與階升。臣敢不拜手揚休，捐軀效報！圖陳湟水，倘遂畢于馳驅；夢入瀛洲，願許承于顧問。《可齋雜藁》卷三。

謝轉正奉大夫表　和羅賞

朝家廣塞下之儲，未嘗靳賞；計吏辦湟中之羅，何足言勞。遽膺增秩之榮，秖負踰涯之愧。伏念臣猥分戎翰，兼董賦輿。問晉人之米價若何，幸皆樂售；給漢關之糧道有此，粗免乏供。猶斗升之水僅蘇，豈尺寸之地敢望。奉寬一分之詔，惟恐失之；叨正三品之階，斯爲過矣。綸言垂奬，綿力增慙。兹蓋恭遇皇帝陛下明足食之大經，先備邊之急務。俾與民爲市，斷無穀貴賤之傷農；凡爵人於

朝，必以功重輕而示賞。遂令嵬瑣，亦忝寵綏。臣敢不刻骨銘恩，縻軀誓報！倘首山相呼，自今飽于宿師；恐鉅鹿不忘，其上寬於旰食。《可齋雜藁》卷三一。

謝男杓除耤田令兼制機表

護師外閫，慙微橫草之勞；分命底僚，猥及荷薪之子。聯鵷誤渥，舐犢銜恩。臣睠兵機當弗容間之時，而屬掾許不避親之舉。必祁午可，則祁奚進之勿疑；非魏戍能，將魏舒置而靡用。眇焉無似，彼此曷勝。伏念臣疲甚守邊，男臣杓癡未了事。殆猶阿買，僅堪使寫以張軍；敢謂添丁，果遂充耘而爲國。既特徇幕府文書之辟，復令陪奉常弟子之員。方載鼷以車，愧莫稱便蕃之寵；俾沐猴而冠，才幾出假借之私。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以父母心，作民物主。仁之至，義之盡，隨小大以用人；老者安，少者懷，與高厚而合德。致令弱息，亦玷殊休。臣敢不益謹教忠，使知由禮！驅之千畝，必能奉東作之勤；瞻彼方城，豈敢望西平之績。第相告語，誓竭報圖。《可齋雜藁》卷三。

淮西憲謝賜曆日表

武監綴班，誤玷皇華之節；清臺頒序，寵兼細札之書。歲月肇新，吏民胥抃。恭遇皇帝陛下仁參

化育，道妙財成。格庶證以致和，熙百工而凝績。漢正誕布，羣方同慕義之心；周曆嗣承，千歲衍垂基之慶。誕修人紀，敬授民時。臣恪掌刑章，謹宣德意。奉行詔旨，載揚春日之寬；申儆邊防，願備秋風之急。《可齋雜藁》卷三。

淮閫謝賜曆日表

象闕放常，誕布萬年之曆；蜎淮率職，恭承一札之書。凡在幅幀，舉同正朔。恭惟皇帝陛下體元御曆，審己察文。躬一德以享心，與天同運；撫五辰而凝績，如日之新。律布青陽，軌循黄道。臣敢不對揚休命，敬授人時！三年有成，愧乏守邊之效；一日必葺，誓殫報國之忱。《可齋雜藁》卷三。

桂閫謝賜曆日表

賜書北闕，君臨用九之乾；授曆南交，民遇登三之泰。丕昭王度，協用人時。恭惟皇帝陛下道妙範圍，仁參發育。新日而又日，益加行健之剛；後天而若天，克謹履端之教。璿璣順序，玉燭致和。臣敢不祗服蕃宣，奉行寬大！仰占鶉尾，相安禹貢之山川；遠暨龍編，同稟漢家之正朔。《可齋雜藁》卷三。

桂漕謝賜曆日表

歲應三登，載紀清臺之曆；文成一札，聿頒方國之書。式謹邦條，以前民用。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同運，如日方中。審己察文，翼小心而事上帝；勵精爲治，建大政以興太平。律播青陽，軌循黄道。臣敢不對揚休命，敬授人時！魚夢維豐，願協金穰之應；鯨波不動，敢期冰解之勳。《可齋雜藁》卷三。

全宋文卷七八一三

李曾伯 三

荆閫謝賜曆日表 辛亥

江漢來旬，猥任周疆之舊；嵎夷賓日，誕頒堯曆之新。四達成書，一遵彝令。恭惟皇帝陛下體天行健，受命溥將。四七際之珍符，有開景運；億萬年之寶祚，立闡重光。況側身銷變之餘，正恭己當陽之暇。春回黄道，閏課清臺。臣敢不欽授人時，陰謹寸分之惜。《可齋雜藁》卷三。

荆閫謝賜曆日表 壬子

紫塞護寒，甫畢防冬之候；清臺頒朔，又逢行夏之時。四達乾文，一遵常令。恭惟皇帝陛下法天

不息，嗣曆無疆。咨汝羲敬授人時，曰爲改歲；命冢宰通制國用，何待來年。未雨而先綢繆，無日而不戒懼。俾恭爾事，爰示此書。臣敢不恪謹布宣，深懲翫愒！聽首山之庚癸，正急軍儲；數湟水之寅申，願承聖策。《可齋雜藁》卷三。

江東漕謝彗星降赦表

乾文示戒，軫睿慮于昕朝；解澤除瑕，賜寬書于方國。驩騰八表，和召兩間。恭惟皇帝陛下濬哲文明，嚴恭寅畏。在璣衡而齊政，聿謹厥修；菲飲食以卑宮，敢淫于樂？既廣開於言路，尤勤恤於民生。誕布湛恩，潛消咎證。臣濫兼使指，祗奉詔條。貫索沉輝，咸與洗心而滌穢；欃槍絶跡，願觀轉異以爲祥。《可齋雜藁》卷三。

荆閫謝宣賜夏藥表　庚戌

六月飭戎，猥玷中權之寄；十行賜札，遽蒙上藥之頒。假寵優隆，拜嘉激烈。伏念臣罔功嘗試，多病早衰。五嶺烟嵐，正作痡瘏之賦；七澤雲夢，又爲褣襹之行。甫躬錫壤之初，榮賚寶奩之實。珍良博濟，疲苶頓蘇。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視民如傷，躋俗于壽。禹疇攸叙，徵臻燠若之休；舜治無爲，

愠賴薰兮之解。誕施嘉惠，俾衛微生。臣敢不祇荷眷慈，勉殫勞瘁！講求民瘼，庶無咨暑之聲；消弭客邪，共罄惜陰之力。《可齋雜藁》卷三。

荆閫謝宣賜臘藥表　庚戌

采薇守衛，當北尺之寒時；尚藥匪頒，被內廷之温旨。對揚隕越，捧戴凌兢。伏念臣質令且孤，品難共二。水淺土薄，嗟一方之病未蘇；歲晚風高，正六尺之軀當護。敢期睿眷，特軫支離。珍劑實匳，俾禦折綿之候；緑綈賜璽，頓回挾纊之和。晝錫光華，夙疢蠲愈。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躋民仁壽，保治平康。理國猶身，視郡下癢疴而若切；以恩撫士，念三軍皸瘃以不忘。肆覃露湛之仁，庸勉雪霏之役。臣敢不服之無斁，庶其有瘳！願畢凋年，不敢體膚之愛；力扶疆證，庶消腠理之憂。《可齋雜藁》卷三。

荆閫謝宣賜夏藥表　辛亥

上游護閫，值周雅之飭戎；中禁疏綸，按炎經而分劑。恩淪弱質，感激懦衷。伏念臣役久暍侵，政多痞悶。視南夢北雲之域，人涔困于産黿；當下潦上霧之時，師幾疲于汗馬。敢期温旨，爰軫暑

行。錫之尚藥之珍良，藉以精鐐之璀璨。一沾施濟，盡滌鬱煩。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並離明，道同乾健。生育長養以爲事，仁哉天地之心；痒疴疾痛若切身，壽此邦家之脉。肆放嘉賚，俾衛微生。臣敢不竭力斡方，疚懷報效！銷民聲之咨雨，庶其有瘳；厲臣節之飲冰，服之無斁。《可齋雜藁》卷三。

赴荆閫謝宣賜金器繒羅香茶表

易地斡方，猥任上流之寄；自天錫寵，肆頒内府之珍。德厚淪肌，感深填臆。伏念臣本無他技，幸際明時。疆南海以承流，未殫微效；國西門之作牧，誤被親除。比甫見以吏民，顧曷酬于君父。忽膺密旨，加賚豐儀。異馥芬芳，生清風于茗椀；精鏐璀璨，叠香雪于衣櫼。昭宸眷之優隆，煥綸言之勉勵。龍光俯逮，愚分奚勝。恭惟皇帝陛下德照百官，明周四表。求文武如不及，爵以勸功；送禮樂遠有華，予以馭幸。遂令塵陋，亦被恩榮。臣敢不拜手登嘉，鞠躬思稱！凡服用之頃，永言何日之忘；惟薰瀹其中，以報如天之賜。《可齋雜藁》卷三。

謝特賜香茶縷金花表

上流承乏，倏逢夏五之書；中旨傳宣，恭被晝三之錫。詫榮凡目，增盛懦衷。伏念臣猥備驅馳，

每慚玩愒。時辱軫懷于邊役，過勤頒賚于尚方。郁散龍煤，帶御爐之霏霧；珍分鳳夸，來官焙之清風。藉之奩金夏鑄之精，侑以剪綵春工之巧。縟儀鼎重，睿眷益昭。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序情閔勞，以予馭幸。高拱離明之正，如日方中；遠揚渙汗之充，從天而下。自惟庸瑣，曷稱優隆。臣敢不滌慮薰心，斂華就實！無一毫而非君賜，何以將之；惟終身而荷聖情，未知報所。《可齋雜藁》卷三。

謝特賜銀絹表

逢震夙之期，職修篚貢；頒晉晝之錫，禮重幣餘。示外服之光華，極中扃之愧懼。臣任分方岳，報乏清塵。頌江漢之萬年，瑞開電繞；效荆衡之三品，忱寓風宣。幸沐優容，敢圖蕃賚。侈精鐐之交粲，與戈帛以橫陳。恩厚如天，感深無地。恭惟皇帝陛下垂衣而治，所寶惟賢。市駿馬骨以千金，感召翕來於國士；易敵人首以一絹，經營足繼於祖規。顧惟何功，拜此大賜。臣敢不祗承寵渥，勉勵愚衷！解以衣韓，豈但詫一身之飾；捐而間楚，庶幾得萬里之情。《可齋雜藁》卷三。

謝宣賜香茶表

薇戍罔功，方忝便蕃之錫；梅壬在候，又頒芳潤之珍。服命優隆，感恩激烈。伏念臣再鼓愈淡，

一畫無奇。字國金湯，類鄙窮儒之臭味；屬時烽火，曷驅醜類之腥羶。忽月團分官焙之餘，而煙縷輟御爐之賸。來由黼座，藉以寶奩。洗菀勃于塵心，侈光華于凡目。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因時行惠，以禮遇臣。明德惟馨，格遠人於萬里；大亨以養，來賢士于四方。致使孤蹤，亦叨殊賚。臣敢不望咫威而下拜，銘寸臆以中藏！嘉與戎行，無載渴載飢之嘆；恭辭君賜，有三薰三沐之辭。《可齋雜藁》卷三。

謝宣賜臘藥表

辛亥

一札細書，遠下楚熊之域；萬金良藥，聿來周蠟之時。聖惠優隆，愚衷激烈。伏念臣徒勞寢老，再試罔功。蒙犯風寒，固知與士卒而同甘苦；因仍水潦，未能使田里之無嘆愁。敢期濟衆之仁，俯賚衛生之劑。出綸錫晝，挾纊回春。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視民如傷，使臣以禮。布德行慶，元元庶有瘳乎；序情憫勞，温温和可知矣。遂令疏逖，亦被匪頒。臣敢不稽首拜嘉，鞠躬盡瘁！維持弱質，頓喻丹砂赤箭之儲；歌詠殊恩，願續翠管銀罌之句。《可齋雜藁》卷三。

賀寶祐改元表

京湖制司

常久御時，丕紹鴻圖之永；乾元敷號，聿偕鳳曆之更。一札誕頒，八荒胥懌。竊以自天申命，付

予有家。開寶真人，肇啓垂基之慶；嘉祐盛際，尤推必世之仁。宣二祖之重光，開千齡之景運，載稽家數，允協休符。恭惟皇帝陛下寅畏嚴恭，剛健篤實。德新日而又日，敕命載歌；時後天而奉天，洗心以易。歲逢十閏，序轉三微。答皇穹謹告之靈，取聖化解張之義。于予改是，宏濟登茲。臣敬布王言，具孚民聽。幸聯周翰，頌天子之萬年；願奉漢正，還官儀于三輔。《可齋續藁前》卷一。

賀寶祐改元表

龍圖閣

兼三御物，仁當必世之新；謂一爲元，曆啓卜年之永。渙敷大號，泰格兩間。竊惟以旱而諉乾封，因水而易地節。應以文，不以實，猶莫答於天威；考諸古，驗諸今，孰若繩於祖武。恭惟皇帝陛下兢兢猶舜，翼翼若文。守位以仁，結人心於能久；遇災而懼，啓王業之復興。仰稽開寶垂統之艱難，爰襲嘉祐躋時之熙洽。輯隆名而誕告，與寰宇以惟新。於萬斯年，自今以始。臣班聯清禁，慶阻丹墀。出河洛之圖書，將還一統；賡江漢之詩雅，用祝萬年。《可齋續藁前》卷一。

賀寶祐改元表

京西帥司

天位握符，將邁曆年之永；日官更曆，爰興嗣歲之元。和格垓埏，慶關宗社。恭惟皇帝陛下應天

以實，必世而仁。定能靜，靜能安，由《大學》之明德；變則通，通則久，本神化以使民。轉否運而嘉祥，祖乾綱之成憲。寶思遺我，知創業之維艱；祐取尚賢，念保邦之不易。載褒美號，懋衍丕圖。臣猥領師干，竦聆渙汗。豈惟癃老扶杖而聽詔書，當使遐陬稱藩而奉正朔。《可齋續藁前》卷一。

謝宣賜曆日表

癸丑

更元漢曆，式臨地統之初；錫命楚封，爰謹人時之授。乾坤順序，華夏同文。恭惟皇帝陛下道契五三，運逢千一。化陶獨播，熙然温厚之仁；琴瑟載調，昭若清夷之度。繼開寶、嘉祐綿延之休命，新車攻吉日赫奕之治功。必世乃孚，後天其永。臣敢不欽承殊渥，誕布成書。比及三年，雖乏陟明之績；有能一日，願殫必葺之忠。《可齋續藁前》卷一。

賀立皇子表

京湖制司

新元發號，方交泰象之三；明詔選宗，喜索震爻之一。參諸大衍，必也正名。恭惟皇帝陛下光紹丕基，識超遠覽。事事而廟見，思洪業之艱難；親親以尚賢，法前猷之果斷。時惟國本，決自宸衷。以祖宗之心爲心，何私之有；謂兄弟之子猶子，在禮則然。社稷奠安，天人悦豫。臣迹縻荆閫，忱切

華封。襲熙而宣重光，庶永綿延之祚；教事而諭諸德，願成岐嶷之資。《可齋續藁前》卷一。

賀立皇子表　湖北帥司

更元嗣曆，肇新地統之年；立愛正名，近篤天彝之義。臚傳吉日，彪列前星。恭惟皇帝陛下祇遹大猷，聿開休運。謂惟天惟祖，不輕付托之傳；而有國有家，久念延洪之計。豈特嘉祐老臣之累疏，恪遵紹興元子之舊章。克嶷克岐，蔚有成人之器；丕承丕顯，益綿奕世之基。赤社載封，洪圖增固。臣聳聆慶事，屬阻窮邊。嘉與吏民，欣逢一札十行之布；願言輔導，俾臻九德六行之全。《可齋續藁前》卷一。

賀册瑞國公主表

皇帝爲父萬年，益衍本支之茂；王姬下后一等，晉疏湯沐之封。喜動宮闈，慶關家國。恭惟皇帝陛下堯仁睦族，舜智察倫。治以身先，克謹翠禓之戒；愛由近始，宜新組帶之儀。秩視分茅，祉均綿瓞。臣猥叨分閫，欣際展親。沁幄承恩，未數東都之盛事；漢濱流化，第增南國之歡聲。《可齋續藁前》卷一。

謝宣賜夏藥表　壬子

彤庭疏綍，軫萬甲之扞邊；珍劑實奩，按三庚而傳驛。禮隆體貌，感極肺肝。伏念臣職忝幹方，才慚課效。雖臣心孔疚，每思蚤夜之飲冰；而民瘼未蘇，寧免閭閻之咨暑。敢期衰薾，上沐眷綏。畀之漢札之十行，賚以炎經之庶品。光華宸渥，蠲滌宿痾。恭惟皇帝陛下理國猶身，躋民於壽。更化善治，千年一遇於南薰；序情閔勞，六月載懷於北伐。金藏在候，錫寵自天。臣敢不精意服休，鞠躬盡瘁！扶持弱質，豈徒莊叟之衛生；推廣洪恩，咸使舜民之解慍。《可齋續藁前》卷一。

謝宣賜夏藥表　癸丑

藩方玩歲，閱南陸之炎威；詔旨對時，錫西山之珍劑。鞠躬拜賜，鏤骨銜恩。伏念臣自癸水之一來，凡庚金之四歷。薰蒸霧潦，老筋力於驅馳；蓬勃煙埃，弊精神於酬酢。過沐中宸之儷渥，洊勤上藥之匪頒。於粲精奩，增光遠壘。恭惟皇帝陛下兩儀合德，一視同仁。共武飭戎，屬當周原北伐之月；阜民解慍，復見舜世南薰之風。爰念邊臣，俯加聖惠。臣敢不益殫勞瘁，思報生全！推廣君仁，以起一方之病；請求民隱，冀臻六氣之和。《可齋續藁前》卷一。

謝宣賜臘藥表

錫壤罔功，三聞臘鼓；寶奩實劑，載被温綸。佩渙渥之優隆，撫微躬而激烈。伏念臣護風數處，在天一方。序屬折膠，又過燕北杪離之候；師懷挾纊，猶餘漢屯皺瘃之憂。敢期蠖濩之軫憐，遽辱珍良之分賚。同霑春育，頓解宿痾。恭惟皇帝陛下道適平康，德垂仁厚。遣戍衛國，閔其雨雪之時；以予馭臣，著之歲月之典。衰蹤何幸，嘉惠屢承。臣敢不思稱服休，勉圖效報！拜手萬金之品，謹護熊經；誓心一節之忠，仰酬鴻造。《可齋續藁前》卷一。

謝特賜銀絹表　癸丑

封人願聖壽，顧無品貢之珍；天子錫諸侯，寵有幣餘之賁。恩醲眷厚，感極愧浮。伏念臣猥任蕃宣，未酬簡拔。倣漢朝之慶事，遥祝玉巵；繼荆守之前修，莫陳金鑑。敢圖睿渥，乃辱殊頒。美鐐燦爛於滿籯，繁總森羅於厥篚。龍光遠逮，愚分曷勝！恭惟皇帝陛下憲天聰明，撫時熙洽。以慈爲寶，相傳奕世之寬仁；其言如絲，以厲在位之正直。馭臣曰予，惟帝之休。臣敢不仰戴庬洪，益加精白。禮儀三百之賚，服用無窮；春秋八千之期，頌祈有永。《可齋續藁前》卷一。

謝特賜銀絹表　甲寅

月紀誕彌，僭效封人之祝；日宣蕃錫，倏膺内府之珍。禮極優隆，感深激烈。伏念臣猥分邊戍，欣際昌辰。舉首嵩呼，願介阜岡之永；寓忱荆貢，直猶行潦之微。敢期玉藻之眷綏，爰侈金繒之頒賚，啓奩交燦，端笏載祇。恭惟皇帝陛下運接千齡，光被四表。寶惟賢而不貴物，遠格邇安；衣在笥而弗及私，臣欽民乂。王言作命，天寵在師。臣敢不被服此恩，砥礪其節！視古有功之貺，曷稱受藏；繼今休德之承，惟知精白。《可齋續藁前》卷一。

謝宣賜香茶表　壬子

受任戎行，三值朱明之律；傳宣貂使，載頒清燕之珍。服命優隆，拊膺激烈。伏念臣護風承乏，愒日罔功。征築雖勞，未果腥羶之滌蕩；調度孔急，不勝湯火之煎熬。正當下土之溽蒸，忽辱上方之錫賚。爐烟霏瑞，甌雪浮花。分從黼扆之邃嚴，貯以寶奩之璀璨。光華遠及，氣味頓增。恭惟皇帝陛下位正鼎凝，德參離照。理明欲浄，常存淡泊之心；道久化成，咸仰馨香之治。馭臣曰予，施惠以時。臣敢不一飲知恩，三薰拜賜！望紫皇案吏之侍，阻預班聯；還玉川山人之家，尚誇寵渥。《可齋續

藁前》卷一。

謝轉宣奉大夫表

課會稟班，寶閱歲華之十；恩加綸告，首躋品秩之三。祇命踰涯，捧躬增愧。伏念臣猥承先緒，誤際明時。毫髮無長，豈憚服勤之久；尺寸以上，常虞取數之多。飽更邊閫之風煙，叨積從塗之月日。揚州一夢，恍若昔然；楚户三霜，倏其今矣。不自覺光陰之迅速，詎敢計班資之崇庳。官簿程勞，文階序進。念燭武無能之已甚，視釋之不調以何榮。竊此寵休，歉焉稱塞。恭惟皇帝陛下道符常久，智合離明。爵禄馭臣，蓋得周王八柄之典；黜陟咨岳，且稽虞朝三考之規。遂使疏蹤，亦叨殊渥。臣敢不益殫駑鈍，仰戴鴻施！報國何功，惟恐犯惡盈之戒；乞身而退，庶幾酬知止之心。《可齋續藁前》卷一。

謝兼夔州路策應大使表

斡方南紀，共二非才；備援西鄰，兼三有旨。屬值時之孔棘，爰祇事以敢辭。伏念臣自揆庸人，猥膺煩使。三霜楚户，曾微橫草之勞；一水吴鄉，久作投林之想。未遂累章之抗請，甫承尺札之勉

留。敢謂眷懷，復分憂顧。既以漢水、方城扞關之要責，且由瞿塘、灩澦越境而俾謀。豈惟示脉絡之貫通，正欲使首尾之應接。顧窮以技，詎暇兼營。然念同舟共濟，而吴越猶當一心；擊柝相聞，而邾魯豈容異視。雖近事不可以前規而論，而虚名未足爲實患之支，誓殫勤勞，敢計利害。諏日布九重之命，護風添一面之防，非藉鴻休，曷勝蠭負。恭惟皇帝陛下獨昭睿斷，誕布皇靈。科瑣作新，將以衛東南之頭目；輿圖披覽，蓋尤重荆益之咽喉。故諭蜀之檄告甫聞，而救邢之簡書已播。遂令不武，亦忝共圖。臣敢不協膂力之謀，罄輔車之助！第自維涇楫，戒猶慮於衣袽；願相保樊墻，救靡勞於冠髮。《可齋續藁前》卷一。

謝除端明殿學士表

受任斡方，曾乏戎旃之績；疏恩進律，俾聯書殿之班。三錫命而莫辭，九頓首以祗拜。竊以承明之直，素高侍從之華。宋祁在定武而升，猶謂乘邊之無狀；韓絳自慶州而擢，蓋由易鎮之有行。豈惟增儒學之榮，所以重藩臣之望。么微何者，忝竊得之。伏念臣躑躅孤蹤，間關再牧。以書生習，乃墮矢人函人之倫；與俗吏從，猶親倉氏庫氏之役。撰力莫勝於共二，丐休已瀆於再三。敢謂宸知，弗加屏棄。顧四閱星霜之歷，凡幾叨雨露之恩。未能陪木石於故邱，乃獲綴蘂珠於碧落。矧地連夔子，命兼應於齒脣；雖天遠瀛洲，示將升其步武。渥隆責重，才薄感深。恭惟皇帝陛下德運乾剛，化成常

久。遣戍役衛中國，修自治以規恢；體羣臣懷諸侯，揭至公而磨礪。愧無尺寸，寵有絲綸。臣敢不祇荷厖洪，誓殫精白！躬承顧問，無從拜賜於龍盆；力盡驅馳，願許收身於馬革。《可齋續藁前》卷一。

賀襄樊告捷表

孽胡入境，窺新壘以憑陵；王旅效勞，奉皇威而汛掃。慶關中國，威震外夷。眷惟三峴之經營，實出九重之謨斷。雖封疆之當守，固戎狄之必爭。三年之間，每伐謀而輒勝；一歲於此，乃挾忿以再侵。自秋諜之屢聞，知冬防之肆侮，虓虎之闞，逐鹿而來。以數萬衆之旄頭，幾六十里之陣脚，機謀叵測，事勢亦危。賴城高而池深，與兵精而食足，士百其勇，將一乃心，遂乘其暮氣之歸，隨奏此宵征之捷。斫營大入，猶傾厦之莫支；執訊以還，盡空壁而亟遁。兵聲大振，虜魄已消。是皆宗社之靈，迄保藩籬之固。臣負乘正虞於致寇，纓冠且迫於救鄰。念此城乃南北氣運之所關，顧何力而東西聲擊之可應，倏聆吉語，欣釋旰憂。恭惟皇帝陛下先物沉幾，知人善任。懸象高拱，殊方若日之照臨；聖武布昭，羸卒聞風而披靡。茲焉隻克，端自圖回。臣喜極贊揚，幸逃曠責。知數蒙於天祐，懼眥至於事機。當桑空蠶死之期，雖浸衰於胡運；爲弓勁馬肥之備，願豫蓄於帥謀。《可齋續藁前》卷一。

謝詔書獎諭表

邊城敵愾，幸吉語之徹聞；中宸閔勞，錫恩言而加奬。叨榮特異，負愧采深。竊惟襄樊用武之區，此固戎虜必争之地。中更蕪廢，久委麋鹿之場；稍後經營，幾成狐兔之穴。賴睿斷挈還於舊物，然異謀睨視於並鄰，三閲星霜，幾驚烽火。比草青而既至，甫冰合以復來，詎意宵征，荐騰晝捷。彼方連營挾忿，以報東門之役；我乃一鼓作氣，遂收中山之功。皆宗社之有靈，與將士之戮力。臣職雖專閫，智乏折衝。登陴授兵，麾紅旗而決勝；銜枚赴敵，冒白刃以捐軀。由因人成事以致斯，若貪天爲功而豈敢。君之訓也，臣何力焉。恭惟皇帝陛下先物沉幾，好謀能斷。有常而立武事，固非蠢爾醜類之敢攖；高拱而操成功，猶且臣子小勤之必録。致頒明詔，俯賚孤蹤。臣敢不肅承天漢之章，加謹風寒之護！司馬獲而鄭皆喜，顧愚衷未敢以爲安；得臣在而晉尚憂，願聖算圖其未至。《可齋續藁前》卷一。

謝宣賜臘藥表　癸丑

職忝中權，四見嚴凝之序；恩頒上藥，載膺温密之宣。拜手對敭，拊躬戰栗。伏念臣久叨麤使，

浸迫頹齡。搤關中之吭，愧精神之不逮；居天下之脊，嗟氣脉之未蘇。屬當霏雪之時，又辱湛露之渥。奩陳錞白，餌列鼎丹。起衰薾之夙痾，侈寵榮之畫錫。恭惟皇帝陛下遇臣以禮，視民如傷。以楚師多寒，每示拊循於營壘；雖虞人不臘，益加保護於疆陲。爰念愚蹤，洊加聖惠。臣敢不感銜君賜，消弭民咨！醫能治之，盍俾回於强證；臣今耄矣，願許乞於餘骸。《可齋續藁前》卷一。

謝宣賜香茶表　甲寅

分闈罔功，届南交之炎潦；寶奩頒賚，兼内府之芳甘。捧戴寵榮，感懷激烈。伏念臣驅馳寖老，玩愒無庸。十暑更嘗，秖用心之荼苦；一寒孑立，乏延譽之荃芬。御爐倏錫於龍煤，貢焙且分於鳳夸。撫之温綍，重以精鐐。侈清燕之二珍，俾緇塵之一洗。恭惟皇帝陛下平由謙施，照並離明。阜民之薰，猶見衣裳之化；求士如渴，不遺葑菲之材。致使微蹤，洊叨大賜。臣敢不登嘉下拜，紀德中藏！滿腹風生，當詫兩旗之勝品；舉頭露禱，惟堅一瓣之精忠。《可齋續藁前》卷一。

全宋文卷七八一四

李曾伯 四

謝撫諭四川官吏軍民表 甲寅

天顧坤維，推堯仁而振恤；風行渙號，奉漢指以布宣。四達封圻，一新視聽。臣聞自五丁開蜀關而稱險要，比三卯罹狄難而致創殘。懷哉我祖玉斧之經營，咨爾藩侯金甌之補綴，不虞間歲，荐值多艱。民庶苦於流離，將吏疲于戰鬬。加以征誅之無藝，幾于用憊以莫支。自非昭萬里之明，何以起一方之病？誕頒綸旨，式副輿情。恭惟皇帝陛下寬裕有容，睿哲遠覽。謂一夫不獲所，謂父母將何如；念率土莫非臣，豈天地猶有憾。敷予心腹，愛爾體膚。取籍而不稅之規，倣奪以馭貧之義，以收民志，以振國威。揆元和賜魏博之緡，豈惟六郡；視建武復南頓之賦，奚止二年。溥洽皇恩，挽回生意。臣猥司邊面，祗廣上心。山東之扶杖願觀，喜重法于德化；河西之賜璽驚見，冀益運于廟謨。

《可齋續藁後》卷一。

謝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表

天顧蜀邊，命戎旃而宣力；地資荆渚，升書殿以寵行。矧視秩于政塗，俾玷名于儒級，循墻罔避，及境欽承。睠茲中朝，重在西事。戎馬交于近邑，何有藩籬；魚鳧國之吾民，不堪塗炭。宜凝旒之軫慮，圖授鉞以于征。然如臣浚始專任而克勝，臣鼎雖兼除而猶輟，考得失紛紛于往昔，計安危凛凛于方今，以若庸人，曷膺重寄！伏念臣孤寒寡與，困蹟多奇。世受國恩，冷落中原之遺緒；身更兵事，艱難半世之粗官。歷淮海以弭鯨浪之跳梁，指峴樊以披鹿場之蒼莽，十經冰暑，一念林泉。纓冠何補于救鄰，負乘正虞于致寇，便蕃三錫，聯合二長。躋之東序之班，假以丙科之賜，車轃鍾鼜，揆己則榮。鋒蝟斧螗，嗟持交亟。疊有君命，奚敢賈胡之留；豈無臣忠，不知婺緯之恤。勉對揚于異數，敬宣布于温言。江漢來旬，愧匪周邦之屏翰；岷嶓既藝，曷還禹貢之山川。非赫厥靈，何恃不恐。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布宣聖武，總攬權綱。制治保邦，每念金甌之持守；考圖數貢，慨思玉斧之經營。茲勤北顧之憂，爰授西討之略，致令嵬瑣，荐畀蕃宣。臣敢不秖奉成謨，力扶壞證！倣金城馳至之奏，豈以充國之老而敢辭；取草廬跨有之言，則恐葛亮之明而不及。敢殫愚臆，願賜亟圖。《可齋續藁後》卷一。

謝賜笏帶鞍馬表

玉殿升班，載玷旬宣之寄；天墀渙寵，肆放晝錫之儀。傴僂莫辭，敬恭以拜。伏念臣早膺簡記，泛被馳驅。矍鑠據鞍，類馬援之已老；春容緩帶，乏羊祜之能名。恩徽俾視于政塗，賚予倏來于御府。萬釘腰繫，將之象版之珍；雙竹耳批，華以繡韉之飾。顧惟庸陋，曷克稱蒙。恭惟皇帝陛下器使羣工，馭公八柄。市駿以徠賢士，每加濡轡以遣行；擇良以賜功臣，以示薦紳之勉勵。致叨異數，亦及孤蹤。臣敢不佩此毋忘，鞭其弗逮。挹西山之氣而有爽，敢事清談；盡東野之力以猶求，懼辜隆委。《可齋續藁後》卷一。

謝賜銀絹表　乙卯

誕彌厥月，僭效臣恭；承寵自天，乃切君賚。敷鞠躬下拜，感德中藏。伏念臣粵護師干，屢逢震夙。聿稽荆貢，何能頌金鑑之千；奚有晉功，顧辱倣彤弓之一。纖縞瑩如而實篚，精鐐粲若以滿籯。於赫駢蕃，以榮衰陋。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基垂萬世，禮遇羣工。所寶惟賢，豈貴遠人之物；以幣將意，宜得忠臣之心。茲際昌期，特加異數，臣敢不益持精白，仰答龐洪！夸此惠臣，歸有華于疏廣；

用而遺子，問何愧于胡威。《可齋續藁後》卷一。

謝宣賜香茶表　乙卯

六月于征，顧憂未釋；九天念遠，好賜特頒。芳潤皆珍，炎歊頓洗。伏念臣駑尋老態，牢落粗官。世味驚心，徒有劉琨之憤悶；邊氛眯目，曾無應物之凝清。詎意隆恩，爰叨嘉賚。寶穗輟御爐之馥，瓊芽來仙苑之奇，于粲實奩，以華分闌。恭惟皇帝陛下因時布惠，以禮使臣。養賢以大亨，擷此衆芳之萃；感人以至治，薰爲萬宇之和。晝錫所加，天顔若對。臣敢不瓣香必祝，一飯毋忘！同甘苦于三軍，誓殫愚力；掃欃槍于萬里，尚賴皇威。《可齋續藁後》卷一。

謝賜臘藥表　乙卯

天顧蠶叢，猥玷中權之任；日逢蜡索，過叨上藥之頒。奉温詔以欽承，拊寒蹤而戰栗。伏念臣支離弱質，搖落壯心。護北塞之風，老馬已疲于筋力；戍西山之雪，哀鴻正苦于瘡痍。敢期當漢戍之臨，乃辱軫蜀丁之役，賚之珍劑，藉以寶奩。被晝錫于寵光，知春回于生意。恭惟皇帝陛下對時育物，執要用人。以月日斯征，尤嚴中國之衛；凡雨寒關念，惟恐下民之咨。致使微軀，亦叨嘉惠。臣

敢不講求康濟，祇報穹窿！盍易良醫，以起一方之病；庶存殘喘，俾隨四序之更。《可齋續藁後》卷一。

謝轉光禄大夫表　乙卯

井絡宣威，何取外庸之績；奎章疏寵，猥躋邇列之階。籲天莫及于渙揚，曠日采增于震懼，强顔祗命，撫己銜恩。伏念臣本乏技能，已盈分量。援祁奚之請老，亦既累年；踵文子以同升，敢期誤用。絶一毫之補報，正二品之超遷。矧破敵未能，正興赤手之歎；而拜官此際，祇愧蒼頭之呼。侈千載之遭逢，新一時之觀聽，但深隕越，曷克稱酬。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覆幬無私，照臨有赫。予羣臣以馭幸，既嚴周典之規；咨四岳以陟明，尤重虞廷之制。第慚謭陋，亦被褒崇。臣敢不恪誦絲綸，勉思砥礪！惟未必朝臣之可，懼速吏愆；俾之遂鄉里之歸，尚祈聖造。《可齋續藁後》卷一。

謝賜銀絹表　丙辰

祝效華封，珍乏春朝之貢；禮隆御府，錫膺晝日之蕃。拜手祗承，拊躬感激。伏念臣猥共雪戍，欣際虹流。稽首三呼，難罄主恩之報；寓忱一縷，僅修時事之歸。睿眷特隆，殊儀昭賚。粲若滿籯之富，侑之實篚之將，寵渥前無，光華遠有。恭惟皇帝陛下基垂萬世，德並兩儀。御衆以寬，治格衣裳

之盛；因時布惠，政猶金石之堅。退揆微蹤，曷叨異數。臣敢不厖洪服命，精白練心！信且以銀，安敢希于泌約；歸而賜帛，願加愍于韓勞。《可齋續藁後》卷一。

出蜀宣賜謝表

屢幸引退，曲荷生全；一札傳宣，特加寵賚。佩聖恩之優渥，撫愚分以凌兢。伏念臣衰朽孤蹤，驅馳萬里。洊被經制宣之煩使，歷更嶺荆蜀之要區。有如葺廢壘于荒殘之餘，當異證于壞爛之後，危機共駭，曠責幸逃。覆存盡出于九重，補報何裨于萬一，茲蒙洪造，獲返蝸廬。正銜戴于除知，倏匪頒于異數。奩鼎侈精鏐之重，綺縑燦文錦之華，茗香二絶之萃奇，海陸衆珍之豐美。顧惟疏遠，曷副眷懷。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禮遇群臣，德被四表。攘夷修政，方新采薇天保之宏圖；勞還錫功，兼舉四牡彤弓之故事。遂叨嘉惠，猥及庸人。臣敢不拜稽祗承，銘藏感激！誇言君賜，已增里閈之光榮；下悯臣衷，願許丘樊之休息。《可齋續藁後》卷一。

辭閩帥得祠謝表

井絡言遄，洊叨召擢；奎章從欲，遂許使安〔一〕。既仍書殿之隆名，且畀祠宫之優秩，恩深頂

踵，感極肺膺。伏念臣不武駑材，絶無蜉援。獨荷楓宸之超拔，偏更榆塞之驅馳。憶昨戍淮，已類邯鄲之夢；逮繇度嶺，僅清海若之波。五年江漢之蕃宣，萬里岷峨之捫歷，葺廢壘於狐狸所嗥之境，救壞局於魚鼈將爛之餘，所恃者心，其危以髮。賴皇靈以東野之力已盡，汔蒙洪造，幸返蝸廬。三錫命以歸之，十爲連而寵甚。守長樂之郡，政懷進退維谷之虞；祝宣室之釐，卒拜覆幬如天之施。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智周四表，器使羣工。懷侯柔遠之心，端自《中庸》九經而出；序情閔勞之典，取諸《豳風》七月之詩。曲鑑申衷，俯俞均佚。臣謹當丘樊投老，香火酬恩。擊壤而樂堯民，相安作息；扶杖而觀漢化，願少須臾。《可齋續藁後》卷一。

〔一〕使：似當作「便」。

謝賜銀絹表　丁巳

虹流紀瑞，僭伸嵩岳之呼；龍渥分放，昭示邱園之賁。咫威在望，寸臆知榮。臣猥玷邇聯，欣逢盛旦。祝釐宣室，愧難答於君恩；稱壽未央，姑少修於臣禮。敢謂春生於散地，乃叨晝錫於鈞天。粲然精鐐，將之繁縷。服寵綏之厚甚，揆庸瑣以慊然。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運乾綱，道符長久。緝熙一德，得其位得其名；砥礪群工，馭以爵馭以禄。致蒙嘉賚，俯逮微蹤。臣敢不拜手祗承，拊躬激烈！

美而報上，慚無金鑑之忠；歸以潔身，願謹素絲之節。《可齋續藁後》卷一。

湖南安撫大使到任謝表

授地湘中，十爲連而加重；起家吴下，三錫命以莫辭。洊越月以載塗，俶斯辰而及境。敬宣德意，肅控衷忱。伏念臣一介駑才，屢叨龍渥。釋風埃於邊嶠，甫幸遂初；奉香火於叢祠，永甘投老。不圖咨岳，仍俾典藩。眷言長沙，素號樂土。邊患自防於左腹，閫謀類倚若右肱。雖馬牛其風，未必南海之陟；然魚鳧之道，豈容秦塞之通。此猶人之護風寒，當迨天之未陰雨，非材冒任，揆力曷勝。弓重二之設，而備固當儲；鼓再三之餘，而氣飢於餒。惕然顛踣，負此簡知。兹蓋恭遇皇帝陛下德運乾剛，明符離照。西渠搜南交趾，威聲遠暢於要荒；上天保下采薇，治具兼修于内外。俯念爾四郊之多壘，未容臣一壑之終身，遂使衰蹤，復膺隆委。臣願與時而安輯，盡厥職以撫循。敢持韓愈對衡岳之心，一惟報國；竊慕元結守春陵之政，庶克字民。《可齋續藁後》卷一。

兼節制廣南謝表

竢罪湘中，震于鄰而叵測；與謀嶺外，渙其號以弗回。服申命之肆頒，將寅衷之俾協。恭遵上

旨，爰考前聞。皇祐平儂之初，臣青嘗兼而經制；紹興禦金之後，臣綱實總而撫循。一則武足以戡難而除兇，一則文足以握機而靖亂，合三路之奇，欲使有爲，非斯人者流，曷勝是任。伏念臣早蒙簡擢，屢忝蕃宣。徒守孤忠，幾偏並邊之轍迹；不圖再牧，又聞近境之柝聲。豈無婺恤緯之過憂，正類奕舉棋而安出。金牛通道，患難不至于斯；蠶蟲負山，力真有弗逮者。未能固圉，何以兼人。在睿謀爲一杞之可爲，然輿論知百參之奚益。藩籬責重，淵谷懼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並兩儀，明燭四表。方疆理南北，當中天權綱總攬之時；顧嶺海東西，乃今日心腹空虛之地。遂叨隆委，併畀庸才。臣敢不仰體鴻私，勉殫駑鈍。不敢分于異畛，期共濟于同舟。制西事當在朝廷指授，一遵于廟算；備南詔先寬湖廣本根，庶保于民編。《可齋續藁後》卷一。

賜帥湘賮儀謝表　丁巳

受任南邦，方趣曉行之役；傳宣内府，倏叨晝錫之儀。九頓欽承，一忱激烈。伏念臣屢膺器使，曾乏線長。月費餘錢，每有慚于香火；日高仝夢，豈復到于江湖。恩榮已畀于帥連，寵賚敢期于帝渥。精鏐參列，戈帛肆頒。分煙縷于御鑪，輟雪濤于官焙，典加折俎，眷重凝旒。侈異數之特優，揆愚衷而曷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符乾造，運撫泰亨。八柄獨操，何止馭羣臣而四予；一弓攸賜，正須待諸侯之有功。敢謂孤蹤，遽承嘉惠。臣敢不望龍光而下拜，策駑力以前征！言遠而禮有華，獲睹

周家之遣使；將行而辭曰賮，式遵孟子之敬王。《可齋續藁後》卷一。

謝賜香茶表　丁巳

融峰問戍，甫臨假天之辰；薰殿傳宣，遽被芳甘之賜。遠揚恩綍，盡濯塵襟。伏念臣日守邊藩，歲叨上賚。竊食甘泉之禄，屢玷邃清；祝釐閒館而居，已安澹泊。役奚堪再，命仍至三。未能寬宵衣旰食之萬分，頓沐輟官焙御爐之二妙，珍奩奪目，錫壤增光。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施以謙平，明由離麗。作新政治，感神之德惟馨；興起事功，求士之心如渴。致頒嘉惠，猥及微踪。臣敢不拜手欽承，撫膺激烈！春暉寸草，敢忘造化之恩；夜露瓣香，誓竭涓埃之報。《可齋續藁後》卷一。

謝賜夏藥表　丁巳

南服乃祝融之宅，正届炎曦；上方取農帝之經，恭承嘉惠。流恩所被，濯熱以清。伏念臣浸迫頹齡，仍叨煩使。汗顔縮手，曾無已試之方；邊腹驚心，曷弭未形之證。扶憊正虞于瘝曠，衛生乃辱于珍良。粲若寶奩，光于錫壤。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使臣以禮，視民如傷。謂天猶六子以分司，謹于擇牧；以日在三庚而出令，予以對時。遂使衰踪，亦蒙異賚。臣敢不鞠躬拜錫，銘骨銜恩！推廣君仁，

咸樂薰風之解；講求民瘼，俾無暑雨之咨。《可齋續藁後》卷一。

謝賜臘藥表　丁巳

值歲之終，方奉采薇之遣；從天而下，倏膺尚藥之放。拜首對揚，撫躬激烈。伏念臣承流罔效，投老載征。自昔桂林，謂日具四時之候；矧今榆塞，又身當數處之風。正須芎藭去腹疾之憂，敢問薏苡爲身輕之計，芝綸晝錫，黍谷春回。燦珍劑之精良，侈寶奩之光耀。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遇下以禮，躋世于仁。以楚師多寒，每示上恩之撫恤；雖虞人不臘，益嚴邊寄之蕃宣。俯念遠臣，亦叨嘉惠。臣敢不勉支弱質，思報洪休！慚無已試之方，曷瘳民瘼；願察未形之證，用弭客邪。《可齋續藁後》卷一。

廣南制置大使到任謝表

守相數月，無補事功；去桂十期，再膺委寄。懼。竊以嶺嶠雖夙濱于南詔，穹廬本遠隔于朔方。蕃。不虞左腹之肆侵，幾有剥膚之過慮，至勤睿筭，爰建閫謀。雖合五筦創立于司存，非比三邊素諳于規畫，欲紓上顧，宜屬時髦。如臣者徒有孤忠，實無他技。封疆環轍，老歲月于馳驅；香火祝釐，既循墻而因避，恐分闌以弗勝，祇服寵綏，益增危馬援受任而征，止于交趾；韋皐遣使以定，僅以吐

分邱園之耕鑿。蒙棄帷之未忍，復受鉞以載征。方與軍民，相安郡邑。震其鄰而倏告，節以制而敢辭。千里度關，旋俾問梅邊之役；十連作牧，且令兼竹使之權。恍然猶遼鶴之重來，凜若類黔驢之盡竭。江山如故，風景則已夐殊；蠻徼相望，事會難于逆睹。衰庸如許，稱塞謂何。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明燭幾微，德參高厚。執一中而御有萬，儼存虞舜北辰之居；謂四隅而備其三，猶見周宣西戎之翼。以斯土去天之遥邈，而微臣往日之嘗更，遂沐隆恩，仍叨煩使。臣敢不勉殫愚慮，寅奉宸謨。臣盡力不知所云，惟有厲始終之一節；天若祚必無此事，所期寬宵旰于九重。《可齋續藁後》卷一。

兼廣西轉運使謝表

南鄙幹方，命錫三而已忝；西臺將漕，職共二以奚堪。傴僂莫辭，凌兢就次。中謝。睠五嶺素習承平之久，視三邊尤爲轉餉之難。有唐咸通備蠻，則仰閩廣之舟而饟諸海；本朝皇祐平寇，則資全永之米而取之湘。粤從往時，已非易事。況今當于匱急，宜專付之英髦。如臣者自揆歉然，政嗟衰甚。攘臂負隅之虎，或者笑之；驚心跕水之鳶，何能爲矣。閔免分弓而尚懼，裴回濡轡以曷勝。顧瞻司存，夐異疇昔。大計鉼罍之俱罄，短材鞭笏之奚施。雪粲千艘，少失前籌之運；烟炊萬竈，將貽後爨之憂。非藉皇靈，焉逃吏議。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明參離照，德正乾剛。披天下之圖，運量整齊之神筭；積湟中之粟，修明備禦之大經。不以微踪已試而罔功，爰俾隆委既分而復合。臣敢不勉扶疲薾，

思濟艱危！恐二者不得兼，致末路將淪于胥失；一甚其可再，惟高穹俯監于孤忠。《可齋續藁後》卷一。

謝賜銀絹表　戊午

貢展春朝，僅上華封之祝；錫隆晝日，倏膺魏闕之儀。九頓祗承，一忱激烈。伏念臣猥共蟻戍，幸際虹流。念奔走四方，無毫釐之圖報；而生成一意，自絲縷以皆恩。粗陳藻澗之微羞，乃辱楓宸之厚賚，粲然實幣，重以精鐐。詫觀聽于炎荒，增光華于衰朽。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仁周四表，運積千齡。廣多士之招徠，賢惟寶爾；勤斯民之軫恤，寒者衣之。俯念孤踪，亦叨異數。臣敢不厖洪戴德，精白承休！遠民久乏于袴襦，願宣聖化；微悃誓堅于金石，益厲臣忠！《可齋續藁後》卷一。

謝賜香茶表　戊午

幹方南服，月逢夏五之流；疏渥中宸，日侈晝三之錫。載沾芳潤，盡洗炎歊。伏念臣分合投林，老仍度嶺。猶十年猶有臭，未能滌于邊氛；泉一酌不易心，徒飽諳于世味。微勞莫效，嘉賚俯頒。龍煤分賜于御爐，鳳夷輟從于官焙，實奩于粲，分闌增輝。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德運乾剛，明符離照。惟精惟一，淡兮得斯道之真；克寬克仁，薰以解吾民之慍。馭臣曰予，布惠以時。臣敢不拜手登承，拊

躬激烈！聽春雷之出地，不知身在于炎州；立夜露天，願以心酬于洪造。《可齋續藁後》卷一。

謝賜夏藥表　戊午

中權受任，問癸水以重來；上藥分珍，對庚金而加賚。詔綸疏寵，藩服增光。伏念臣屢試罔功，一毫何補。備左纛右弭之役，詎辭四塞之馳驅；當上霧下潦之時，每慮三軍之疾苦。倏沾施濟，頓滌蔚煩。粲良劑于寶奩，揚殊休于錫壤。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好生其德，布惠以時。方涼殿風微，靡倦晝漏接邇臣之講；念炎陬天遠，惟恐暑雨形下民之咨。俯軫衰膚，亦頒蕃庶。臣敢不鞠躬拜賜，畢力幹方！推廣洪恩，敢謂宜人之獨桂；保全弱質，不勝后之其蘇。《可齋續藁後》卷一。

降詔撫諭謝表

四郊多壘，風寒至迫于炎陬；一札細書，天意遠傳于温綍。整襟三誦，挾纊羣情。中謝。眷惟南邦，迥隔朔漠。自昔馬牛風之不及，未聞南北轍之交通。由匈奴右臂之弗支，致明夷左腹之相逼。凡中外幾年之議論，類以爲疑；視西北三邊之規模，略無可恃。賴宸謨之奮發，勤王旅以捍防。狡焉其謀，突如而入。率渠魁而麕至，雜蠻蜑以蟻趨。幸而將一乃心，士百其勇。雖非止一月之頃，戎捷屢

聞；然已涉七旬之餘，苗征未格。以宵旰之懷猶切，則《春秋》之責何逃。臣浸迫頹齡，復膺隆委。龍鍾度嶺，嗟再鼓之已衰；駑鈍來邊，猶十駕之弗舍。曾衣袂之未補，倏氈罽之遽侵。適當《周雅》雨雪之時，矧在漢師霧潦之境。未遂疆陲之解戍，正深疾痛之疚心，成訓星馳，歡聲雷動。恭惟皇帝陛下聖明御極，神武折衝。萬里而見河西，莫不仰帝王之度；一飯弗忘鉅鹿，茲其勉士卒之勞。言曰大哉，恩至渥也。臣敢不布宣睿旨，勉諭戎行。以敵遺君父之憂，秖切曠瘝之自訟；下詔致武夫之感，可占寇難之將平。《可齋續藁後》卷一。

賜香茶謝表 己未

分牧炎方，洊逢泮渙；傳宣涼殿，特賜甘芳。荷聖渥之優隆，撫孤踪而寵耀。伏念臣重來嶺嶠，愈迫崦嵫。閏值黃楊，正苦病魔之茬苒；瘴罹青草，且虞氛祲之鬱蒸。敢期黼扆之軫憐，乃辱寶奩之頒賚。輟雪濤于官焙，分烟縷于御爐，宸綍遠揚，塵襟頓濯。茲蓋恭遇皇帝陛下離明其照，乾施以時。德懋馨香，措邦家于底乂；心游淡泊，與造物以同流。俯恤微臣，亦叨殊賜。臣敢不登嘉下拜，感激中藏！凡一飲之間，頂踵敢忘于恩意；茲三薰其敬，悃愊莫既于謝私！《可齋續藁後》卷一。

全宋文卷七八一五

李曾伯　五

開慶改元賀表

三紀開端，昭示作新之政；一元敷號，幸承創守之規。綸旨誕頒，綿區胥懌。恭以開寶肇基之始，慶曆繼體之時，王師出命而六合爲家，聖德作歌而羣臣在位。允矣後人之啓佑，斯其前烈之纂承，爰襲嘉名，用更大化。恭惟皇帝陛下道符常久，德協乾剛。時乂惟天生聰明，運量與天而同大；善治則日來福禄，照臨如日之方中。宣二祖之重光，申萬千之休命。宴紫雲樓而及撫養，方兹繩武以戒藩侯；開天章閣以責太平，亦且式訓而延近輔。于斯有取，其永無疆。臣戍遠嶠以縻身，望明廷而拜手。過周曆之七百，愈茂本支；率禹服之五千，同遵正朔。《可齋續藁後》卷一。

開慶改元賀牋

乾元更始，幸垂萬世之基；坤載承休，用叶一人之慶。播宣所暨，舞蹈攸同。恭惟皇后殿下儷日齊明，與天同久。戒昭彤管，輔三紀之中興；德並璿旒，謹萬幾之内助。肇新美號，益暢徽音。臣護戍炎荒，逢時嘉會。雲山五嶺，奉行方春寬大之書；風化二南，欣見中夏升平之治。《可齋續藁後》卷一。

景定改元賀表

鴻圖肇祚，將啓佑于後人；鳳曆更元，爰纂承于前烈。星馳渙令，風動坤維。若稽藝祖之紀庚申，遠過成周之歷丁巳，屬時改歲，與昔同符。當三百年熙運之回，衍億萬載丕基之永，式符天意，乃授民時。恭惟皇帝陛下堯舜同心，禹湯責己。變則通，通則久，撫斯世之艱難；静而定，定而安，措庶邦于寧粄。自今以始，又日而新。臣邈守遐陬，甫聆盛典。二月初吉，率癃老以聽詔書；萬里同文，俾遐陬之奉正朔！《可齋續藁後》卷一。

景定改元賀牋

歲在庚申，六見開基之曆；日維甲乙，肆頒改紀之書。慶溢宮闈，歡騰區宇。恭惟皇后殿下補天立極，儷日並明。國之本在家，每盡相成之道；上以風化下，尤嚴正始之規。迓景福于無疆，保定功于有永，鳳編亦舊，鴻祉彌新。臣邈守桂藩，遥瞻椒掖。渙汗其大號，已親際于休期；坤元曰資生，願共觀于善治。《可齋續藁後》卷一。

己未春病謝賜雄烏參附鍾乳陽起石表

身嬰宿瘴，幾貽綿惙之憂；慮軫宸衷，時遣珍良之賜。隆恩遠被，生意倏回。伏念臣寢入衰年，常恐跲鳶之困墮。果乖調攝，驟染恫瘝。積憂踰歲之使然，曠職兼旬之凛甚。政茲危懼，乃辱篚頒。輟藥石于上方，蘇菲葑于下體。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仁周萬物，德並兩儀。勞問遣書，謂充國嘗蒙于漢帝；傳宣賜劑，必李勣克稱于唐宗。顧臣何人，親逢此典。臣鞠躬拜賕，浹髓皆恩。方病在腹心，殆匪養疴之所；惟禮優體貌，尚祈寬疾之休！《可齋續藁後》卷一。

謝賜臘藥表　戊午

五嶺冬深，正報戍薇之亟；九重天近，又叨尚藥之頒。惟疾之憂，所施者博。伏念臣重來煙瘴，再值風寒。夷左腹之憑陵，幾同危證；趙右肩之保固，愧乏良方。當雪霜暴露之餘，辱雲漢昭回之賜，分之珍劑，藉以寶奩。回生意于折膠，沸歡聲于挾纊。茲蓋恭遇皇帝陛下使臣以禮，濟衆惟仁。雖捷上婁煩，每念漢軍之墮指；有功同英國，更優唐帝之剪鬚。自顧衰踪，豈勝嘉惠。臣敢不對揚躋壽，推廣衛生！不惟護六尺之軀，曷安大勢；何以起一方之病，願易上醫。《可齋續藁後》卷一。

子被凶人誣告蒙恩免遠行謝表

臣今月初七日準省劄，以臣奏乞將男杓更與追官，免爲化州之行，正月初五日奉御筆云云。臣竊以凶人陷小子于惡，無地祈哀；聖君與上帝同心，自天終覆。奏函朝上，宸旨夕頒。荷大造之生全，撫愚衷而感泣。伏念臣雖無能解，素畏官箴。自曾高以來，忝傳世禄；凡父子而處，敢昧義方！本忠孝以相承，豈禮法之敢越！祇由寡慮，不善知人。出虎兕于柙，而飽且噬人；延蛇虺于庭，而毒貽厥子。不謂十年之恩義，乃成一旦之仇讎。若如其誣罔之辭，將不免誅戮之禍。高高在上，昭鑑實臨；

冥冥之中，明神可質。蒙聖恩之寬大，僅薄罰以保全，遠別生離，難逃行役。老軀久病，謂必殞先。亟忍死以哀鳴，果好生而從欲，遂免四千里崎嶇之苦，盡歸九重天溥博之仁。家門幾覆而僅存，骨肉將散而復合，此再生之恩也，盍九死以報之！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澤洽垓埏，春育動植。匪怒伊教，風雨霜露以皆恩；至公無私，天地日月之合德。曲盡君臣之義，常存父母之心，遂使愚男，終蒙聖宥。臣敢不闔門戴德，息交絶遊！結草銜環，報宸恩之無所；卧薪嘗膽，冀天理之自明！《可齋續藁後》卷一。

謝賜銀絹表　辛酉

嵩嶽三呼，貢僅春朝之展；丘園一介，錫叨晝日之榮。服命優隆，拊躬激烈。伏念臣至爲庸品，幸際昌辰。奔走諸邊，無毫釐之圖報；生成大造，自絲縷以皆恩。甫諧野處之歸，僭效封人之祝，敢期眷渥，乃有匪頒。粲然戈帛之華，重以精鐐之腆，龍光俯逮，愚分曷勝！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明照百官，光被四表。臣欽民乂，衣在笥而弗及私；遠格邇安，寶惟賢而不貴物。鼎來嘉惠，賚及陳人。臣敢不精白承休，厖洪戴德！蓋惟未棄，祇君賜以敢忘；金石不渝，願臣忠之益勵！《可齋續藁後》卷一。

辭免除待制并賜金帶奏

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次對華階，所以待正從；萬釘鞶帶，所以錫有功。臣分闕無庸，揆分當去，公議未能見貸，上恩詎可橫加。況方丐免西陲，俞音終閟，圖維東略，時事益艱，得罪戾之苟逃，豈寵榮之敢望！例叨顯擢，適重隱憂。欲望聖慈收回成涣，俾安職守，免費保全。《可齋雜藁》卷一六。

再辭免奏

臣自揣微官，豈敢洊請。竊謂有功而賞，可以予而公；宜黜而遷，不當受而受則濫。如臣無狀，其有何勞！守邊尚威，而臣失之過柔；用兵貴謀，而臣失之太樸。僥踰度歲，滿望投閑。公朝未忍於誅夷，綿力莫知於報效。責冀寬於共二，瀆已至於再三，未拜俞音，倏頒成命。美官好爵，豈非願欲，私憂過計，何以克勝！儻後圖弗慮，惟福是徼，是前請具文，見利則止，稍踰分量，愈速譴呵。欲望聖慈曲憐忱悃，收回涣渥，以穆師言。《可齋雜藁》卷一六。

三辭免奏

臣么微邊吏，祗被宸恩，自顧一介之愚，豈宜三瀆之僭？惟是中心之激切，嘗於前牘以籲陳，淵聽未回，踰踖滋甚。竊念朝廷之除擢，實酬藩閫之勤勞，必封守之不虞，庶恩榮之斯稱。如臣所部，爲敵肆侵，冬防甫及於解嚴，春哨又聞於犯境，略無邊最，其可例遷！此臣之所不敢受者一也。去歲背秋涉冬，十旬捍禦，東西調遣，晝夜應接，非一手一足之力，將士入敵勦殺，披冒鋒鏑，僚屬登陴備禦，蒙犯霜露，賴協心而畢力，僅却敵以全城。寇退而後，孰不盼盼然有尺寸之望？曾未有以少慰其心，而臣紆紫橫金，偃然叨寵，己則榮矣，人其謂何！此臣之所不敢受者二也。又況臣於歲杪嘗有奏陳，如東陲已慮於弗勝，若西閫決難於兼領。分疆而守，其尚庶幾，連月于茲，俟命來報，此乃安危之重寄，非徒避就之具文。邊諜所傳，賊情日異，韃賊不歸於朔漠，戰艦大治於汴河，此其益蓄於姦謀，豈可姑待以常歲。夫苟不虞負乘，尚可代庖，哨鞭一臨，郵路俱梗，近而真、泰支郡脉絡且斷續，況西邊三城遼絶之若是乎！臣方懼禍不免，其敢徼福？此臣之所不敢受者三也。君父嚴命，不當累辭，臣子私情，又不敢不畢罄。伏望睿慈收回成涣，俾臣免兼西事，少寬重負，令臣姑守舊職，勉竭後圖，他時賜以全歸，華之美職，實拜隆天厚地之賜！《可齋雜藁》卷一六。

四辭免奏

臣么微疆吏，意竭詞窮，豈敢喋喋，上瀆天聽？第念公朝之黜陟貴當，愚臣之受辭敢輕！方今事勢築底，憂在目睫，邊患日深，賊謀日巧，冬戍甫撤，春哨突來，封疆蕩搖，農事盡廢。重以餉運不繼，楮價愈低，軍貧徹骨，人無固志，非有亨屯飭蠱之才，不足以扶植而康濟之。臣何等繆人？忝是重寄！雖竭駑鈍，莫稱使令。憑國威靈，僥倖滿歲。自知縻軀碎骨，終無所補，投劾請祠，且丐免兼西事，所覬引身而退，朝廷別擇良帥，以固藩籬。求去得遷，大出望外，不惟東鄙不得以辭，而西陲亦不容避。聞命傴僂，已至再三，愚情雖罄，渙汗莫反。臣世受國恩，有賣無二，謹不敢再有推避。但當此扶顛持危之時，是豈貪榮冒寵之日？退循愚分，難免人言。或者亮其無固位之心，尚可强之任守邊之責。儻或哆然自侈，居之不疑，賊猶擾邊，臣乃拜命，何以勸於士衆，何以稱於恩私！譬如沉疴之人，證候日惡，寢食俱廢，略無砭劑之術，徒事衣冠之華，倉、扁旁觀，將望而走，此臣之所以終於不敢受也。欲望聖慈恕其煩瀆之罪，令臣守舊官職，留戍一載，儻藉宗社之福，獲免疏虞，願乞此身，投老邱壑，得無敗事，歸有餘榮。《可齋雜藁》卷一六。

五辭免奏

臣分閫謬庸，橫承天寵，循墻控請，累瀆聖聰。方惕息以俟誅，未矜憐而從欲。退揆一介，豈應屢違！實緣辭受之間，允繫觀瞻之屬，一毫稍過，百謫攸興。況諸邊備禦正急於綢繆，而列戍勤勞未均於勞來，獨沾優渥，豈不厚顏！比疊控於由衷，蓋必期於得請，俞音尚閟，愚分敢安！方茲鑑前失以勉後圖，其可慕虛名而忘實患？儻令叨忝，深懼滿盈。欲望睿慈亟收渙命，俾安舊職，庶穆輿言。

《可齋雜藁》卷一六。

淮閫乞祠奏

臣蕞爾庸陋，絶無技能，誤蒙中宸特達之知，俾膺兩道藩輸之寄〔一〕。眇然隻力，恃此一心，凡而加葺於邊防，大抵仰承於聖算。乃若將士奏擣虛之捷，疆陲策固圉之勳，是皆宗社之有靈，夫豈書生之能事！近過叨於睿奬，方願竭於愚衷，未遑報圖，何敢辭避。惟是臣每懷朝廷委任之重，須得文武牧御之才，所關大計之安危，非止近功之利鈍，未可以敵謀之暫沮，遂以爲閫寄之克勝。而況諜傳醜類骨肉相殘，士謂中原日月可冀，將爲不可勝以勝敵，先自治以治人，非有深遠之圖，未知經營之

略。而臣艱難涉歷，衰病駸尋，冒昧一來，旁觀凜若。僥踰兩載，始望過之。今兵事僅息於目前，而利權舉歸於公上，曠瘝未極，伎倆已窮。自知可暫難久之規模，曷應未艾方來之機會？不思引退，必累顧憂。欲望聖慈矜憐忱悃，釋其兵柄，寵以祠官，庶孤蹤仰賴於保全，而方面不辜於畀付，未先溝壑，尚效涓埃。《可齋雜藁》卷一六。

〔二〕輸：似當作「翰」。

再乞祠奏

臣一介邊吏，銜荷宸恩，義當鞠躬奉職，其敢再瀆！載念臣本無才略，誤任幹方，始不量力而來，特是艱難之未識，今再歷年之後，乃知負荷之弗勝。蓋籌謨不足以制遠方，威望不足以震諸將，區區小廉曲謹，動遵繩墨，可爲持身之尺度，不可以爲方面之規模。今年之事，亦云幸矣。此去改歲而後，邊頭局面時異日殊，雖有智者，未易逆睹。當彼蚌鷸相持之際，乃吾徹桑未雨之時，南北之大勢繫焉，中外之旁觀在是，其爲責任，益重昔時。而臣素以孤蹤，旁無左右之助，徒守方寸之實，曷應事變之繁？黔驢之技，士知其已窮；蝸殼之涎，人謂其且竭。非有轉移於觀聽，其誰趨赴於事功？此臣前所謂可暫而難久者也。及此許其奉身而退，藩垣宿望，豈患無人？儻尚令其强顏，則必至於敗

事，必貽旰慮，無益噬臍。用是洊瀝悃忱，上干淵聽，匪爲身計，茲迺國謀。欲望睿慈曲垂軫恤，俾投閒於香火，別圖任於封疆，臣實拜隆天厚地終始生全之賜。《可齋雜藁》卷一六。

辭免除寶章閣直學士奏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竊以東土幹方，奚堪因任；西清進律，宜待有功。臣共二非材，已試罔效，賴廟謨之密授，獲疆事之暫寧。僥踰兩期，覬望一去，事機未艾，智慮已窮。以身徇國，雖不敢辭，量力度時，自知弗逮。再陳祠疏，正俟俞音。忽求去而得遷，曾何功而受賞！是無退志，幾類飾詞。若爲服賓校之心，何以新蕃漢之聽？儻貪榮寵，必速顛隮。欲望聖慈爰命有司，檢照前請，收回雨露之渥，改畀香火之緣，實戴鴻恩，嗣殫駑力。《可齋雜藁》卷一六。

再辭免奏

臣比以地重力輕，疊申祠請，天高聽邈，反畀恩除。飭函牘以固辭，拜綸言而未允。輒忘愚分，洊瀆睿聰。伏念臣本不知兵，僅嘗爲吏。兩年邊計，不自意全；大造海涵，未以罪去。將濟此堂堂之事會，每局於小小之規模。儻不明進退之機，終恐隨顛隮之域。而況截浦之勤勞奚有，登瀛之夢想所

無。靜揣何能，乃膺殊渥。若謂伐謀之舉，悉奉廟謨；如云批亢之功，實繫將士。苟寵榮之弗避，將物論之難逃。伏望公朝洞鑑微衷，檢會前請，俾遂祝釐之願，毋拘反汗之嫌。聖時儻未棄捐，他日嗣圖奔走。《可齋雜藁》卷一六。

三辭免仍免兼淮西制置奏

臣祇佩鴻恩，曲加拊勞，誓殫駑力，豈敢累辭！敬憑宗社之靈，勉任封疆之責，恪勤夙夜，期效涓埃。惟是學士通班，儒臣華選，必有功而後授，顧何德以可將！又如西閫之一邊，終與東陲而相遠，精神有所弗逮，臂指之運亦艱。所以榮懼交并，進退罔據，用戔天而籲請，爰踏地以祈恩。伏望聖慈俯憐忱悃，收回寶章閣直學士恩命，免兼淮西制置使職事，令臣且仍次對，專任一司，俟越秋冬，許歸田里。得幸逃於顛踣，實終賴於生成。《可齋雜藁》卷一六。

四辭免奏

臣昨被恩除，屢騰免牘，俞音尚閟，倍切兢惶。載惟西清地峻，學士班穹，此搢紳之士所望而不可得者。臣以何能，躐叨殊渥，矧敢守不移之愚，效如爲之遜，實由共二之非材，是用再三而有請。

乃睠全淮壤地數千里，遮護風寒，酬接事會，非一智力、一手足之所能辦。向者葵主東，之傑主西，玠則任淮面之責，并力應援，猶懼弗及。今乃合是三者付之庸人，竭精神以應，則精神爲易窮，殫事力以助，則事力爲有限，支吾兩載，僥倖已多。此臣所以夙夜凜凜，寢食俱廢。一身顛危，何足深計，而長顧却慮，則實有重於身者。欲望聖慈儀圖時望，分閫西埧，使臣專任於東偏，或能全璧，然後祇承於新命，庶免鑠金。懇懇由衷，拳拳陳力。《可齋雜藁》卷一六。

五辭免奏

臣迂疏邊吏，祇服宸恩，方當榮懼之中，未安辭受之誼。適值敵寇侵薄壽城，連月于兹，三軍在戍，愚衷未敢洊布，君命於是久淹。兹藉威靈，幸全封守。退念長淮之重寄，實非小己之能勝。疇昔數年，元分兩閫，自叨承而共二，已控避之再三。非敢辭難，正恐誤事。近者一番之調度，觀夫對壘之應酬，自廬以往，柝聲相聞，循淮而下，鞭長不及。每有聞於軍旅，幾反後于廟堂。而況司存事力，不能什一于往時，微臣材略，寧及二三之宿望？當南北必爭之未已，豈東西遥制之可爲？不乘此以改圖，是置之於必敗。用妄累瀆，洊瀝寸忱。欲望睿慈軫念區區所陳，非出具文，實關大計，命有司檢照兩次申請，收回新渥，免兼西閫。臣敢不殫竭駑力，圖報鴻私！《可齋雜藁》卷一六。

辭免權兵部尚書奏

自天錫命，無地措躬。竊以宸親除，恩隆一札，戎曹晉長，班重六卿，所以旌臣子之有功，昭朝家之異數。臣本無遠略，繆領中權。比壽城浚築之方新，而醜類攻圍之孔棘，指授仰憑於睿算，膚公遂奏于王師。因人成事，幸逭曠瘝，貪天爲功，敢叨寵擢！顧却敵賴爪牙之力，獨何能居喉舌之官？三軍未及徧霑，一賞豈容不當！而況甫拜凝嚴之職，洊當優渥之恩，冒昧祗承，顛隮愈速。用循墻而有請，祈反汗以無嫌。伏望睿慈收回成命，俾臣苟安愚分，免玷師言，誓竭犬馬之忠，圖報鴻龐之造。《可齋雜藁》卷一六。

再辭免奏

臣竊謂壽春告捷，盡出廟謨，司夏晉班，尤高橐從。顧何奇績，被此殊恩。載惟重圍未解之時，羣議交疑之際，勝負兵家之難必，安危國勢之所關，豈若綴旒，詎希全璧。茲幸逃於司敗，復何敢於貪功？臣近嘗籲請再三，免令共二，所冀少輕於山負，未能上格於淵聰。今乃一叨寵榮，盡忘辭避，秋防不遠，旰食載興，恐慶賜之未幾，將譴尤之不免。況獲兔飼鼠，所以待奔走之事，而取魚兼熊，

其可無屬饜之心？薦控由衷，必期得請。伏望睿慈收回成渥，俾臣且仍舊職，勉竭報圖，庶於異時，獲寬曠責，實拜隆天垕地之賜。《可齋雜藁》卷一六。

三辭免奏

臣一介邊臣，疊承天寵，所宜亟拜，誰敢屢辭！實緣責任之重，在臣方慮於後圖；恩數之隆，非臣所可以上稱。眷是凝旒之親擢，俾之曳履以升班。茲實峻乎朝廷之羽儀，其可假諸疆埸之奔走！而況賞功懋典，宜加捍敵之人。果執銳以被堅，嘗捐軀而犯難，有勞若是，無愧受之。臣僅碌碌以因人，無赫赫之可紀，幸而逭責，何敢言功！茲晉列於六卿，乃獨先於諸將，冒焉祗被，見謂僥踰。匪惟中朝觀聽之未孚，抑亦平生夢寐之不及。鼷鼠飲河，儻令遽滿；蠭蟲負嶽，立致弗勝。用載瀝於由衷，以終祈於從欲。伏望聖慈俯憐真實之悃，非出矯僞之辭，亟命有司，收回成渥，俾臣安心職業，畢力邊防。苟免累于明時，其寵榮之未晚。《可齋雜藁》卷一六。

四辭免奏

臣累瀆淵聰，分宜誅譴，自天申命，曲示寵榮，恩重如山，感深至泣。臣本不敢洊有陳控，實緣

臣之才力至懦而不武，臣之分量至小而易盈，三年守邊，百短呈露，每惟責任弗勝者是懼，豈敢以官職躐進而爲心？迺者壽城圍困，事勢岌岌，危如綴旒。臣於是時，恨不捐身徇國，不與此虜俱生，嘗露章牋天，爲民請命，有曰願削微臣之禄算，以保孤城之危亡。一念對越，耿耿不昧。今者全城却敵，雖賴廟謨之折衝，將士之用命，抑皆皇天保祐宗社無疆之休。臣果何勞績，玷此異數！儻或偃然受之，則前日之言是欺天矣。而況援壽之役，當流金爍石之時，勞師動衆，介胄生蟣虱，冒萬死，出一生，僅克有濟。臣乃貪之以爲己力，人謂斯何！目前秋聲已高，夏端方大，苟辭受之弗稱，恐俯仰之有慙，事會之來，幸不可再。此臣之所以不避鈇鉞，縷縷其續也。欲望聖慈收回成命，俟冬防竣事，予之祠廩，俾釋兵柄，實佩始終保全之恩，結草銜環，誓圖報稱！《可齋雜藁》卷一六。

五辭免奏

臣妄一庸繆，疊被寵榮，再四控辭，宜嬰誅譴。淵聰雖加於涵宥，恩綸未賜於收回。爰念悃忱，屢形奏疏，蓋是么微之跡，初無顯赫之功，始圖克保於危城，何敢過希於好爵？非特皇天后土實聞斯語，亦欲三軍百將共知此心。儻遂祗承，是爲欺僞。用越循墻之禮，終祈反汗之音。伏望聖慈俯鑑愚懇，免躋班於武部，俾安分於邊藩，誓竭孤忠，仰酬大德！《可齋雜藁》卷一六。

兩淮制使乞祠奏

臣本以書生，不習兵事，猥蒙拔擢，俾玷蕃宣。自初十日、十二月初三日、當月十六日又嘗連具祠請申聞，乞免兼西閫，則自淳祐二年七月十三日至淳祐四年五月十九日，或因除授，或自控陳，凡八具奏申。實緣臣自揣庸繆，莫副驅馳，俱出本心，非是避事。天高聽邈，竟閟俞音，黽勉於茲，又復踰歲。昨者春寇披猖於豐、壽，秋哨盤泊於淮、湖，小失應酬，大關利害，曠瘝苟免，僥倖已多。近自入冬寇退，未敢遽瀆。所願恪共於職業，以圖趨赴於事功。其如睿眷之委寄雖隆，人情之玩弛已甚，微臣固堅必葺之志，敵勢寧免叵測之憂？矧連兩道，而事力亦浸難支，儻不籲陳，將致敗闕。欲望陛下曲垂睿鑑，俯念愚衷，爰飭有司，檢照屢請，特與祠禄，俾釋蠹蝨之負，實被山岳之恩。它時未賜棄捐，縻軀粉骨，誓圖報稱！《可齋雜藁》卷一六。

全宋文卷七八一六

李曾伯 六

再乞祠奏

臣伏讀訓辭，感深涕泣。竊念臣身爲疆吏，世受國恩，深惟盡愚分之驅馳，豈敢計孤蹤之利害？屬香火之祈方上，而風塵之警倏聞。此爲何時，而乃避事！實緣職任所關者至重，事勢不可以復爲。物議肆譏，人情觀望，意氣盡鑠，衰病交侵，不去是無羞惡之心，儻留實有嫌疑之跡。雖池魚水蟹，未必相及，而杯蛇石虎，寧得不憂！少失事機，立誤軍國。況部曲已視之而如客，道途每指是以爲朋。以本無能之人，當至難處之地，尚令强勉，必費保全。今雖戎馬方張，羽書正急，固但知於竭力，然後敢於陳情。欲望睿慈矜憐愚悃，以臣此奏下之有司，早定帥謀，速從請去，寇纔出境，臣即歸田。未至溘先，詎忘糜報！《可齋雜藁》卷一六。

三乞祠奏

臣昨再具奏陳，乞從祠請。續準三月四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御筆：「朕方倚卿以寬顧憂，何嫌何疑！臨敵求去，列城將士視卿以爲勇怯。宜奬率三軍，戮力一心，全境却敵。如其有功，朕不靳賞。卿宜勉旃，以副簡注。」臣祗承帝訓，兢惕愚衷。竊惟兵事倥傯之時，信非臣子辭避之日，聖恩如此，其忍負之！聞命以來，但知朝夕竭力，勉厲將士，剿殄醜類，保固郊圻，以庶幾上寬宵旰之慮。今幸皇靈遠邈，邊捷踵聞，賊盡比遁，諸城俱已無警。臣切思前請，深念後圖。有如兩淮藩籬重寄，頃年自與强敵應接，事機少失，禍敗立見。必得文武威望，爲敵人所嚴憚，中外所孚信之人，付之兵柄，始克勝任。如臣么微一介，僥倖三年，致寇納侮，每廑天顧，臣之罪多矣。中間補苴罅漏，經理要衝，隨事力之宜，爲備具之計，雖殫愚慮，實奉廟謨。茲兩道之封守粗全，而一番之應酬幸畢，籲天陳力，此惟其時。矧如議論之方騰，已覺嫌疑之難揜，皆不逃於聖鑑，正何待於臣言。目今伍符尺籍不陷失於前，廩粟緡錢皆增益於舊，本亦別無規避。但臣初年莅事未久，值敵大入，通州素無城壁，素無甲兵，朝廷命之移治，收拾不盡，致令賊馬衝突，民遭殺鹵。是時合坐失守之罪，嘗陳自劾。不謂過蒙聖宥，迨今未息人言。儻不及此祈哀君父，乞身田里，事難逆睹，禍慮不測。兼臣方寸一動，遇事瑟縮，觸景狐疑，憂慮所熏，衰病滋甚，人情事勢，委是難留。用敢不避萬死，薦布迫

切。伏望陛下深察邊閫利害之機，少全微臣進退之誼，特畀祠禄，以保孤蹤。使得尚爲全人，它時別聽繁使，銜環結草，誓報隆恩！《可齋雜藁》卷一六。

乞給假尋醫奏

臣不避天威，輒伸危悃。臣本無能解，誤玷榦方。近以蹤跡難留，事勢當去，已具見于丐祠之三牘，不敢重述。緣臣自蚤年徧歷襄、蜀、江、淮幕府，驅馳險阻，衝冒風寒，連年當此重寄，備殫勞苦，百憂熏心，久得怔忡麻痺之疾。比因思慮過度，證候益深。數日以來，半體不仁，筋脉拘攣，心神驚悸，握筆書判，不能强成。疾勢如此，甚費醫療，豈堪尚任兵柄？又念臣平時自知分量，常懼滿盈。去春敵圍壽城，兵勢危急，臣露香籲天，願盡削禄算，以保孤城。臣之此言，天地鬼神聞之。寇退，朝廷寵以文昌之秩，是以五疏控免，不敢祗受。繼而迫於上命，且以大化更新之始，聖諭勉厲，强顔復留。今日之疾，意者福過災生，天降厥咎。臣若不辭榮避寵，則殞身誤國，死不足以贖罪。臣既不能任事，兩道應接，不可一日曠官。除已將淮東制參兼淮東運、淮西制置使司牌印職事牒赴添差制參兼淮東運判張竽時暫管幹，揚州牌印職事牒赴揚州通判田文虎時暫管幹，所有三司及揚州財賦，亦截自此月十五日攢結帳狀，牒發付各官交管外，臣今乞朝廷收回權兵部尚書告命，仍令臣照緣邊主兵官具奏尋醫條令，給假一月，歸田尋醫。伏望睿慈宣諭大臣，特從臣請，俾得暫釋重負，安養病

軀，少延殘息，不勝感戴隆天厚地之造！《可齋雜藁》卷一六。

乞罷黜奏

臣近以疾患，祈照緣邊主兵官具奏尋醫條令給假醫治。今月二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臣聳聞威命，倍切戰兢。伏念臣冒膺兩道之司，跨涉四年之久，屢招寇侮，莫揜人言。比災疢之交侵，緣憂思之太過，初非患失，亦豈辭難，寧忍負於主知，乃甘爲於朋附？蓋臣先時多慮，臨事寡謀，徹桑未雨，所可驚心，同舟遇風，不宜掣肘。懼弗孚於中外，將上誤於國家，此其致疾之繇，爰有予寧之請。所祈靡遂，厥證益增，氣體若是索然，精神爲之憒甚，養痾未去，任責奚勝！伏望陛下曲憐危迫之私，終賜保全之造，以臣有違朝命，特從罷黜，亟謀閫帥，以保封疆，不勝宗社之幸！《可齋雜藁》卷一六。

辭免除煥章閣學士奏

自天錫命，無地措躬。臣竊以邊閫罔功，洊引祈退，清厠列職，忽玷誤除。佩睿眷之特隆，撫愚衷而增懼。伏念臣憂心熏灼，病體支離，比五疏之陳情，冀九重之從欲。宜黜而陟，非惟失公朝懲勸

之宜；求去得遷，亦豈安臣子進退之誼？況當席藁俟罪之際，猶在裹藥養疴之中，儻重寄之尚堪，奚美名之有待！觀瞻正此共屬，心迹何以自明？其或六日奏陳事理，收回新命，仍免舊官，庶不累於殊知，獲少休於殘息。生全罔極，銜戴何窮！《可齋雜藁》卷一六。

辭免除刑部尚書奏

自天錫命，無地措躬。眷常伯之真除，乃公朝之異數，必以待禁闥納言之彦，非可爲邊閫賞功之官。況臣本乏微勞，僅逃曠責，屢丐閑而未遂，蒙進律之已多。攝長戎曹，寵榮既極；躋班憲部，分量愈盈。適以重小人負乘之羞，豈能稱大刑兵甲之用？偃然而受，聞者謂何！將福過以災生，懼恩隆而報寡，徒貽顛隕，上負簡知。伏望睿慈收回成渙，庶安愚分，以穆師言。《可齋雜藁》卷一六。

再辭免奏

臣誤被真除，已慚叨竊；欽承温詔，愈重凌兢。洪惟九重柬眷之至隆，顧念一介幹方之何補？比祈閑散，正懼滿盈。丁寧上旨之諭留，黽勉邊防之因任，幸逃百謫，敢望再遷！雖進退之際，宸衷之

激勸寓焉；而辭受之間，愚臣之趦趄益甚。儻遽膺於寵渥，終未穆於僉言。伏望睿慈俯憐忱悃，亟從寢免，曲賜保全，誓竭孤忠，仰酬洪造！《可齋雜藁》卷一六。

三辭免奏

命出於再，君上之殊知；瀆至於三，人臣之大戾。況真除於憲部，將假寵於閫垣，簡注若茲，祗承敢後！但臣退未能遂陳力就列之請，進無以效折衝禦侮之長，事會無窮，材智已竭。若使勉而就職，猶懼弗終，儻令冒爾叨榮，是益其疾，趣之銷印，端在轉鈞。伏望聖慈特垂睿聽，收回成命，全護孤蹤，永銜海嶽之恩，誓竭涓埃之報！《可齋雜藁》卷一六。

辭免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奏

照對恭準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二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李某且與叙復元官職與宮觀；并準三月空日尚書省劄子、三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李某依舊煥章閣學士、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宋慈除直煥章閣、知廣州、主管廣東經略安撫司公事。臣聞命自天，措躬無地。所有復官職與觀察指揮

任蕃宣，無補事功，居多罪戾。茲連歲獲休於閑散，賴上恩曲賜於保全，冷灰敢望更然！鉛刀豈堪再割！忽頒紫綬，俾復青氈。予以祠官，已爲過分；畀之帥閫，實愧非宜。大懼顛隮，有辜抆拭。伏望睿慈收回成命，庶安耕鑿，嗣效縻捐。《可齋雜藁》卷一六。

再辭免奏

恭誦訓辭，感深肺腑。竊惟不以一眚棄者，聖主使過之隆恩；猶以再命辭者，愚臣量能之微分。敢殫危悃，洊瀆睿聽。眷桂林雖介於南邦，自戎諜間通於西土，每聞憂邊之論，謂當托裏之防。苟非諳山川道理之宜，疇克任屏翰藩垣之寄？如臣者至庸弗穎，已試罔功。雖粗守於忠忱，本絶無於智略。聿懷往咎，甚負殊知。意此生草木之與俱，豈敢望天日之再見！不圖抆拭，未忍棄捐。復秩予祠，寵渥之已隆；起家作牧，夢想之不及。矧惟茲郡，舊有先塋，以私心固願於速驅，顧綿力不堪於重負。儻一出而曾微報國之益，縱百謫而已累知人之明，不力控陳，大懼顛隕。伏望曲回乾斷，寢免渙恩，俾無進退蹐躅之憂，實拜終始涵洪之造！《可齋雜藁》卷一六。

三辭免奏

臣猥從譴籍，驟被恩除，君命有嚴，祇承惟謹，自不當上再三之瀆。第以臣連年衰病，壯志凋零，往時更歷，大概廢忘。自揣精力如此，豈堪再備驅馳！況今右廣，爲國後户，承平百年之相習，遐荒萬里之難窺，罅漏不密，關繫甚重。必威望之素著，庶牧御之克勝。臣僅知曲謹小廉，初無長算遠識，雖食芹恤緯，不忘報上之念，恐慢藏負乘，或貽致寇之虞。冒昧策蹇一行，固不敢憚，國事所在，將誤推擇。用是不避繁縷，洊伸懇辭。伏望聖慈特垂睿聽，收回成命，且令臣退奉祠禄，少安愚分。它時未填溝壑，嗣效涓埃！《可齋雜藁》卷一六。

辭免徽猷閣學士奏

臣聞命渙頒，撫躬震灼。重念臣一介庸陋，世受國恩，東西惟君所命，不敢辭難。除已於當日望闕遥謝，祇受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恩命外，但臣昔雖屢官襄漢，時異事殊，頃者五年淮堧，心勞效邈。自投閑散，絶望驅馳。比蒙起廢，以典藩方，在於上知，乃畀仍膺於邊寄。正恐粉骨糜軀之無所，勉扶衰而度嶺，僅閲十月，無補一毫，不圖柬今當鞠躬盡力以何言！惟以臣洊更災患之餘，頗

覺寵榮之過，儕名二閫，晉職兩階，在聖恩雖示於優隆，於愚分實虞於超躐。輒忘嬰瀆，用敢控陳。伏望聖慈，俯鑑真悃，收回徽猷閣學士恩命，俾臣服西班之舊職，往南紀以來宣，候延見於軍民，容條陳於利害。《可齋雜藁》卷一六。

再辭免奏

臣恭讀訓辭，感深肺腑。顧惟愚臣冒堪一割之用，特假天寵，俾作再鼓之衰，亟合祗承，詎當洊瀆！第念臣智小難任，福過輒災。戍淮雖五年，僅逃失律；入嶺未一載，何有服勞！觸暑來宣，防秋不遠。地介二長，而規模不可以驟狹；技呈百短，而觀聽正恐於弗孚。方仰思鴻龐覆載之恩，未知效犬馬封疆之報。瓶罍至眇，其敢取羸？尺寸稍踰，殆將敗度。用願仍於舊職，冀免錫於新榮。伏望眷慈，俯矜真悃，收回徽猷閣學士恩命，庶安愚分，以穆師言！《可齋雜藁》卷一六。

三辭免奏

臣一介迂疏之迹，連年災患之餘，絶望恩榮，謂木俱腐，洊膺委寄，猶灰復然。允爲千一之際逢，豈敢再三之辭避！實以自知甚白，常恐取數過多。楚弓之得，人以爲華；塞馬之歸，已益增懼。

茲戍役甫更於閱月，覺精力不及於壯年。況以司存，較之近比，上下流之憂責雖省且分，南北屯之應酬則今猶昔。若事力願祈於寬假，如名稱已極於僥盈。閫庸弗稱，寵或過之，輿議所臨，咎之招也，用忘塵瀆，疊以情伸。伏望聖慈特垂睿聽，念臣正切勉勵赴功之志，初非尋常具文之辭，俯徇忱祈，收回閣學成命，俾臣安心疆場，圖報涓埃，不勝幸甚！《可齋雜藁》卷一六。

辭免平黎轉官奏

臣迂庸無取，叨忝已多。頃嶺嶠之來宣，適島夷之弗靖，幸而底定，何敢云功！其在將士，雉兔之獲固有所希；猥爲帥臣，蛇雀之報此豈足道！遽加陞進，允謂僥逾。儻拜命以靡辭，實捫心而有愧。臣敢輒伸愚悃，上叩睿聰。頃瓊州守臣顧孺履聞寇而疾馳，渡海到官，而協力平蠻，既前勞備著於撫綏，矧後患方資於消弭，匪加優厚，曷示激昂！臣愚欲望聖慈收回臣轉官成命，仍乞以上件恩賞特與顧孺履轉行一官，庶幾慰孺履之心，亦可作瓊人之氣。《可齋雜藁》卷一六。

辭免寶文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奏

臣今月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六月三日，三省同奉御筆，以襄樊兩城復舊，除臣寶文閣學士、京

湖制置大使，兼職依舊。臣聳聞恩命，倍切戰兢。竊以晉延閣之兩階，所以示其命維新之渥；加使名之一字，所以寓復古則大之書。必有功乃膺見知，顧何勞而敢冒受！臣所守一實，別無他長。粤由舊夏之來荆，首奉廟謨之在峴，課效期於年歲，聖言炳若日星。勉殫經營，冀副委畀，不暇一身之計，輒犯衆論之難。賴社稷有靈，暨將士僇力，境成七日之復，捷奏六月之師。雖城隕池荒，僅克披荆榛、立官府，而天熱水泛，幸能辦糧糗、弭寇戎。此猶蔡功之惟斷乃成，敢謂沂城之不愆于素！奎章過奬，璧府躐升。自惟以艱苦之蹤，豈敢作遂清之夢！況兵事至危，常勝正貴於慮敵；而道家所忌，取數不可以過多。忝竊弗辭，顛隮將及。欲望聖慈俯矜真悃，收回綸命，以穆輿言。所祈三軍優尺寸之恩，即是一介被丘山之賜！《可齋雜藁》卷一六。

再辭免奏

臣伏讀渙謨，愈深震懼。竊惟復朝廷之故土，此自關宗社之有靈，爲天子之從臣，豈當先士卒而論賞？眷兩城之就緒，於一介以何能。執戈荷鍤，暴爍日之中，挽縴連檣，觸洪濤而上，不憚犯兵行之險，皆知服王事之勞。獨被寵榮，寧弗愧靦！兼臣初無希進之念，不過見義而爲，惜日疚心，百憂正集，貪天爲力，衆睨謂何！矧功名之會難居，而禍福之機相倚，驟加振奬，非示保全。茲丁寧雖佩於聖恩，而傴僂敢伸於愚請。伏望陛下察臣真悃，收回新綸，俾仍舊貫，謹承大訓，益厲

後圖！《可齋雜藁》卷一六。

三辭免奏

臣寒微邊吏，肅奉宸綸，瀆至再三，罪當萬億。以復襄爲疑，疑者未孚，賞豈敢受！伏念臣本無能解敢辭難，好逸惡勞，情豈相遠。始奉經理之命，備罄展轉之思。儻爲身謀，宜俟他日。一則以祖宗故土，國之西門，聖上一飯不忘，期於克復，大義所在，臣子有不容擇利避害者；二則京湖沿邊諸城，十五六年付之榛莽，彼此視如棄地。去春既城古郢，已啓敵心，所以有李幹臣欲用五千人來據襄陽之報。臣慮彼果出此，我無寧日，縱欲以兵取，將襄中如漢中矣。此臣所以不量愚力，勉奉廟謨也。其實歲月未久，水潦洊更，取辦於空虛，圖成於倉卒，將以淳祐後之兵額，漸當端平前之邊面，不取固有前慮，取之又有後憂。今雖故壘粗修，秋聲已動，自備荆以至於備沔，而慮郢抑甚於慮襄。事關封疆，憂廢寢食，煢然孤立，犯此衆難。思淑其後之未能，豈大厥官之敢望！臣忝聯從列，亦既十年，災患餘生，寵榮已極，過加取數，必致速辜。其爲控分，畢力邊防，免費煩辭，上觸威聽，臣不勝幸甚！實非文具。欲望聖慈收回新命，俾臣獲安愚

《可齋雜藁》卷一六。

四辭免奏

臣聳聞戰慄，不當更瀆天聽。第臣彌旬思繹，申命優隆，不特小己之所未安，亦於大體而有所繫。蓋廼者城襄之役，雖由宸謨果斷於上，將士僇力於下，而規模講畫，實出前人，犄角牽制，允賴鄰閫。臣不過奉行文檄，調度兵糧，成事本亦因人，何勞而乃受賞？兼竊觀朝廷十數年而來，每重邊鄙二三臣之責，率因歲滿，例以序遷。同升乃文子之宜，先登豈考叔之福？哆然弗揣，識者謂何？又況寵榮之過，廼災咎之招；事任之艱，已智力之竭。方秋而正當牖户之備，及春而且上丘樊之祈，不力控辭，恐負柬拔。欲望眷慈念此賞有關於觀聽，察其言盡出於肺肝，不嫌渙汗之回，俾知艮背之止，庶安駑役，庸答鴻私。《可齋雜藁》卷一六。

五辭免奏

臣竊惟上命已四辭而弗獲，邊臣當九頓以是共，揆分未安，陳情難已。蓋召役則往役，特報國之小忠；無功爲有功，乃欺君之大罪。以若孤危之跡，曾何奔走之能？經營告成，皆將士之力；封守無警，實宗社之靈。方懷懼心，敢有矜色！論者正責以持久保終之義，受之何以逃貪榮好進之譏？況臣

甲辰復壽，粗嘗披棘之艱；乙巳修泗，頗收徙薪之效。是皆職分，詎足言勞！得三邊之門户俱安，則一介之田里可遂，不啻足矣，豈過望哉！敢持對越之寸衷，冀免僥逾於尺度。伏望聖慈檢會前陳，收回新渥，實拜生全之造，誓殫報效之圖。《可齋雜藁》卷一六。

六辭免奏

伏念臣一叨恩渥，五瀆天威，懇辭已窮，俞音尚閟。自知稽違上命，宜在誅夷，不當再有陳請。蓋緣復襄一事，雖勉遵廟算，而召敵怒，貽衆憂，不量己力，臣實犯三不韙。方懼有干邦刑，豈敢上希賞典！況葺兩壘已踰半期，三軍尺寸之未沾，微臣涓塵之何補。寇方在境，勢必窺城，臣獨受官，士將解體。兼不止一端之關係，已見於累疏之控陳。用是只得痛瀝愚忱，再祈淵聽。伏望睿慈察其真切，亟賜收回成涣，以穆師言，寇退許從歸田，即戴乾父坤母生全之造。《可齋雜藁》卷一六。

辭免除龍圖閣學士奏

温旨春頒，微衷夕惕。竊以綢繆雨户，乏課效於南邦；襞積霧圖，冠班聯於西序。凛孤蹤之菲陋，叨衆隽之茹連。祗被上恩，亟當下拜。實緣臣弗量蟲負，已類鼠窮。比觸威霆，累形敷露。蓋一

枰之相對勢宜解，而再鼓之既衰敗是虞。政期舊賞之收回，詎敢新榮之覬望！宜黜乃陟，不特公論之未穆；辭卑居高，抑非私心之所安。聞其退也故進之，受而是則前非矣。洪惟公朝鼓舞人物，固示於勸奬；將俾臣子砥礪名誼，盍遂其安恬？用瀝愚忱，晉干睿聽。伏望離明之洞照，毋拘渙汗之已行，檢會前陳，特寢新命，免犯息侯五不韓之議，願堅叔孫一必葬之忠。永言靡捐，以圖報塞。《可齋雜藁》卷一六。

再辭免奏

臣誦睿訓之丁寧，撫孤衷而寅懼。洪惟王正肇始，聖化俱新。泰内彙征，所以登衆隽；師中錫寵，所以勸有功。臣以何勞，名在斯選。比叨前賞，已荷上恩，祈反汗以靡容，甫鞠躬而下拜。復加奬厲，詎敢欽承！臣聞羊祜固辭南城，子産不受鄭邑，古嘗有此，類亦許之。儻一朝榮己以弗思，是累月陳情之皆僞，興言遐慕，有靦厚顔。而況寵數之極，分量之盈，憂病之并，精力之竭，疾趨而不止將蹶，盛名之所忌難居。不避紊煩，洊布懇款。伏望垂蓋高之聽，推從欲之仁，收回新綸，俾仍舊職，庶辭受獲安於前後，而保全實賴於始終。誓竭涓埃，圖報海嶽。《可齋雜藁》卷一六。

三辭免奏

臣受任兩道，閱時再期，曾尺寸之罔稱，蒙絲綸之疊畀。君命則拜，臣子當然，爲是累辭，幾於太瀆。實緣分量各有於限止，材品不足以擬倫。先諸將而賞，受之已覺於汗顏；同二閫而升，凜然豈堪於踵武！馬書五而僅之於畏謹，龍點三而過示於寵榮。弗稱所蒙，豈得不懼！用循墻而蓄縮，爰踏地以控陳。伏望聖慈，特垂睿聽，收回渙渥，庶穆師言。誓竭報圖，期副委寄。《可齋雜藁》卷一六。

乞休致奏

臣不避天威，輒有陳奏。臣聞諸葛亮有曰：「凡事難可逆睹，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自古人臣事君，知盡瘁於大義之所當爲，而不敢必成功於天，不敢務求全於己。亮之經營王業，耕戰渭上，爲久駐計，豈計其身之不能久哉！而食少事多，卒墮敵料。臣誦而至此，每切惜之。是雖至愚不肖，無能爲役，而服習其言，竊願企慕。伏自綴名仕版，踰三十年，東西奉命奔走，崎嶇險阻一不敢辭避。茲蒙陛下抆拭再用，待罪未久，輒犯度德量力之戒。以荆州一城之備，自郢而襄樊諸城經理之，幾若昔人所謂士稚捍其一、征西禦其四者。重以連潦之後，佃漁收薄，鹺茗利去，公家激勸征調，百

費繁興，一毫不可損焉，黽勉支吾兩載，亦有天幸，不至乏絶。然黔驢之技則竭矣，捐軀以報，固臣素心，陳力不能，豈臣敢請！實緣憂思薰炙，疾疚侵陵，厥證外强而中乾，大懼前跋而後疐。臣去家整三載，雖中閫婦稚凋零，身染炎瘴，未嘗敢萌私計。近揣心力弗逮，政擬丐閑，倏聞人言，傳謂臣死，賓朋形之訪問，都邑至於駭聞，不知此聲何自而得。臣所任者上流之重，況其與勍敵爲鄰，深慮咎讖先形，幻身難保，臨期誤事，上貽顧憂。載念臣素揆不才，久願知止，昨歲在己亥辭除淮西總領，歲在壬寅辭兼淮西制使，皆嘗具有公牘，乞致爲臣。皎然此心，不在今日。所幸日前春哨既退，秋防尚賒，正當新三軍之精采，重兩道之事權，用瀝愚衷，干溷淵聽。伏望聖慈俯察真切，宣諭輔臣，改畀閫寄，令臣以本官休致，俾之退安微分，厭勝浮言，不勝公私之幸！《可齋雜藁》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五。

再乞休致奏

臣祇承明詔，銜荷洪恩。靖惟被命以護師，誼合鞠躬而盡瘁。實緣經營新復，備多力寡，而荆之事任愈艱於昔；酬酢多事，才綿責重，而臣之精力不逮於前。以不逮之精力，當愈艱之事任，大必誤國，小必殞軀。或者見於未形，正亦言之非過。臣前年苦瘴，去歲病衄，固有憂其難療。然自保于無他，尚可以支，不敢有請。今則關尺診而色證俱病，方寸動而夢寐靡寧。雖他人視之，起處無異平

日，而中心惴若，痛痒祇可自知。不亟呼天，必至墜地。用敢不避再三之瀆，洊布愚悃，上觸天威。伏望睿慈憐其衰鈍，鑑此忱恂，許令謝事以歸田，別選當才而分閫。豈特微臣之幸，實國事之幸。

《可齋雜藁》卷一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五。

全宋文卷七八一七

李曾伯 七

除淮閫内引奏劄

臣一介孱庸，繆塵宰掾，踰年備數，無補絲毫。陛下取臣何能，謂臣可使，進之橐從，畀以閫寄。用踰其分，懼莫克勝，控辭勿俞，冒昧負乘。邊頭事會，時改月異，隃度逆睹，昔人所難。臣未敢輒肆胸臆，區區管見，其略有三：一曰答天心，二曰重地勢，三曰協人謀。夫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陟降左右，日監在兹，一念敬忽，休咎響應，全在陛下一心而已。姑以邇年已驗者言之。星妖、地震數見屢書，蝗孽、旱災所在爲虐，京畿近地，米石百千，殍殣相望，中外凛凛，天變可謂極矣。陛下嚴恭寅畏，一德享心，轉凶爲祥，不疾而速，三時不害，穡人成功，風聲助靈，兵禍亦弭，粒價驟損，生意復還，氣象略可睹矣。然而天心之眷顧雖隆，間者之譴告猶有。雪甫瑞臘，雷乃鳴冬。其占在邊，政爾當謹。力行好事，此維其時。必踐履實德，以開穹昊悔禍之機，必修明實政，以

消敵人謀我之習，民生之寡遂，思有以賑之，政令之未便，思有以革之，愛惜日力，洪濟時艱，如涉如登，不進不止，于以對延洪之休命，而保邦于未危，臣之所謂答天心者此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綢繆保固，風寒當嚴，一罅或疏，成敗異勢，全在平時備具而已。臣姑以往年所歷者言之。敵自憑陵中國，窺吾蜀、襄，翕忽如鬼神，飄疾如風雨，蹂躪險阻，伺闖高深，旁若無人，幾莫之禦，事勢亦浸迫矣。陛下申儆軍實，內修外攘，轉弱爲强，大異前日。邊城戰禦，屢衄其鋒，吾謀既臧，敵詐莫逞，捷書交奏，士氣益奮，處置略得宜矣。然而吾之爲備者多而力分，敵之來窺者久而愈熟，堅瑕處所，彼已悉知，思患豫防，正合商略。以城壁則極邊經守者彼或知所懲，濱江近裏者我或失之玩；以濠河則諸城形勢類有高窪、壩堰，關防易爲潰決。某所當浚、某所當修，擇材受任，畢力經營，汲汲圖之，毋緩毋弛，必使閒暇而有先事之備，不待倉卒而有告急之憂，此臣所謂重地勢者此也。至若人謀之當協，則于國體以尤關。同舟遇風，正貴胥濟，彼此劍佩，奚補事功？當此世變搶攘之秋，況非安然無事之比，合謀殫力，猶懼無成，智名勇功，豈必在吾！其或趨利避害，而緩急有所不暇恤，好同惡異，而是非有所不暇問，猶一家而父子兄弟志意之弗孚，一身而手足頭目脉絡之弗貫，小有得失，相爲越秦，已謀是圖，遑恤國計，厥今何時？猶有此習，良可嘆也。陛下廣覽兼聽，大道爲公，片善寸長，罔不樂取，中外上下，蓋一乃心。念國事之方艱，體上意之所向，一洗流俗，盡剖藩墻，交集獎長，共濟多難，此又臣之所謂協人謀者是也。凡此三説，雖無足采，如使天心之果順，地勢之果利，人謀之果一，雖以之轉施乾坤，叱咤變化可也，豈特固吾圉而已哉！昔孟

軻氏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臣願陛下和德于上，則賢和于朝，物和于野，而天地之和應矣。勿謂常談，無益兵事，惟陛下裁擇！

〔貼黄〕臣聞淮之諸城，西則和、巢爲瑕，而和爲甚；東則真、泰爲瑕，而泰爲甚。凡此四處，皆敵情連年之所睥睨，今日之所當亟備者也。和、巢、真三城舊來修浚既久，近復相度整葺，臣不復言。獨泰之一郡，由柴墟而渡魏村，相望一葦，即是畿輔，風塵稍聳，波濤易驚，最宜隄備。臣未嘗親歷其地，本不敢妄論，特以歲在己亥，預議督幕，嘗觀制臣有請，謂所難守，條列利害具陳，由曾雖托，無所區處，而習知形勢者每憂之。去冬敵騎侵軼，直薄城下，守臣倉皇告急，見謂必危。恃有天幸，僅克自保。繼此以往，敵之來路已熟，詎可忽哉！竊聞本州兩城相去數里，氣勢倘失于相接，備禦懼有于未周。或密或疏，將浚將葺，宜有定見于此。公朝擇使命守，慮此必熟。不知今將主必守之規，或尚爲移治之説？或並守兩城，或將守其一而置其一？光陰易度，轉眼西風，及今不圖，計將安在？利害近在目睫，有不容含糊而弗决者。臣願陛下亟諭二三大臣，明示意向，指授方略，毋俾邊臣不知所擇，悠悠歲月，以誤國事。伏取睿裁！《可齋雜藁》卷一七。

第二劄

臣不揣愚慮，粗陳于前，洊有芹炙之忠，願備菲葑之采。載惟今日事勢，此胡未滅，生人未有息肩之時，邊戍未有解甲之日，折衝制變，雖在臨機，先事預圖，宜及須暇。邊將貴于廣積，將材貴于素儲，賞典不可以不精，戰士不可以不恤，臣敢申言之。往時淮邊諸郡，在在皆有椿積，足備調度。連年寇擾，敖廩空虛，萬竈嗷嗷，朝不謀夕。淮西邊餫，全仰寇退水生之時，少或愆期，道梗難進。淮東諸郡椿管雖饒，積年兑支，多存應在。如去歲豐、濠之運，幸而僅集，抵岸五日，虜已犯急。真、泰近郡，皆在濱江，倉皇之時，尚告乏食，亦廩廩矣。若是而謂儲積之豐，可乎！朝廷近下兩淮漕臣會計見糧，蓋將覈其盈虛，以議增益。閱日滋久，應報邈然。倘因循而失時，必緩急之誤事。東淮穀價，間者稍平，吴門糴事，幸已就緒。或糴或運，正宜亟圖。軍食既充，人心皆金湯矣。大寒索裘，毋俾貽悔，此邊餉貴于廣積。往時三邊將帥彬彬輩出，類有可紀。比更征調，益習戰鬬，干城敵愾，尤不乏人。然歷觀策勳荆鄂者，類多襄漢鄉土之豪，馳聲江淮者，率皆豐光淮垠之士，山川所毓，氣習固然。今風景之頓殊，懼人物之亦眇。乃者安豐孤壘，從容却敵，城中守將，績用固多，亦由朝廷遴選金陵、京口之二將，先期往戍，卒成此隽偉之捷。乃若儀真、海陵倉卒寇至，朝廷至于輟舟師之帥，勤禁旅之將，臨期調發，粗保封守，亦甚幸矣。若是而謂將材之富，可乎！邊臣前後奏

凱，第功有差，固足有激昂三軍之氣。然而豈無智勇之士，猶在孤寒之中？不能自見于功名，政恐終困于行伍。宜令主帥各以名聞，隨其薦揚，以備録用。搜羅既廣，臨事不拘髀矣。二矛重弓，其可無備？此將材之貴乎素蓄。至如軍功論賞，自頻年用兵以來，功狀之上于有司者動以萬計，少亦什百，遂至四方遊士，挾策兵間，補授書填，比比皆是，至勤詔旨飭戒銓曹，限以從軍之條，嚴其出仕之路，將懲冒濫，不得不然。當邊鄙未清之時，得士者强，尚賴其用，其間竄名附籍，藉勢謀身，以此待之，固未爲過。若真有運籌畫策之士，被堅執鋭之人，出萬死一生之中，獲一階半級之賞，例蒙沮抑，徒被虚名，困尺度之拘攣，消意氣之奮發，責之用命，誰肯甘心！要其致弊之原，亦由濫予之過，某真某僞，政不難稽。臣謂法制所以待欺冒之人，不可以盡揜勞效之實。稍寬繩墨，如在權衡，淘沙見金，未可盡棄，此賞典不可以不精。若乃沿邊士卒，連年困于久戍，豢食之仰給于縣官者，旬支月給，具有定數。乃者適丁歉歲，物價踴翔，累重之家不能自給，加以餉計匱竭，宣限稽違，或損直以折支，或彌旬而積壓，憔悴藍縷，不言可知。當此四郊多壘之時，捐軀赴敵，政賴其力，乃俾衣食之不贍，啼號之不免，氣象如此，寧有壯心！倘使主將能憫其勤勞，肯同其甘苦，得投醪之美意，有挾纊之温言，雖在無聊，不至胥怨。如或虐之以掊克，困之以營運，驅之以鋒鏑，孰肯向前！要之激勵之無他，全在拊循之有道，或勇或怯，其機在斯。臣謂欲責其死力于倉卒赴難之時，當恤其生理于優容待敵之日，勿窮其力而失其心，潤草塗原，孰不知報！此戰士之不可不恤。凡此四者，是尤今日邊備之所急也。臣願陛下毋忽瞽言，申警而亟圖之，將見軍實舉而士氣奮，人心悦而國勢强矣。臣

不勝拳拳。

〔貼黄〕臣于戰士當恤之中，輒有愚見。新會頒行已踰期歲，諸路軍兵券錢尚以新舊二八分支給。竊見邇來州郡綱解、場務、鈔課新會以漸流通，欲望聖慈下有司，自四月初一日爲始，將諸路軍兵請給增作十八界會三分、十七界會七分支給，庶幾稍有以優潤之，俾三軍之士同一感厲。《可齋雜藁》卷一七。

淮閫奉詔言邊事奏

臣所準御筆指揮，仰見陛下申飭三邊，廣延羣策，將以圖回實政，豫伐敵謀。臣恭體神謨，勉罄愚慮。伏讀密札所載，自兵備而下，條目有七。臣之所部兩道十有四州，所在皆當風寒，戎馬一入，無所限障。凡而隄防備禦之具，千條萬緒，未易枚舉。大要一城之兵，當使可自爲一城之守，臨急望援，決是誤事。其有戍卒不及，急當先期分布。臣竊計諸州守帥，仰承上命，必能殫智畢慮，見之敷奏矣。臣竊謂沿淮城壁連年修浚粗周，惟壽、泗暨漣越在淮北，雖葺理不廢，而疏略尚多；沿淮糧食諸處運發無闕，惟豐、濠及壽遠在淮西，雖向後儘可支，而所憂在難繼。此二者未免厪廟堂之問。乃若賊情所在，則羅哈諸酋，睥睨于我者已非一朝，于此春秋更哨，蓋將以歲月敝我。兩年之前，河南宿、亳、應、永間敵猶棄勿守，去歲以來，廢壘城矣，閒田耕矣，尚且積粟于境，治舟于河，此其

姦謀，非有所圖而何？據招、泗、濠、梁報到敵中事宜，今秋之入，又欲早于去歲，臣已申之密院矣。彼之謀我若是其至，我之待彼然則其又可忽？乃若舟楫之當戒，險阻之當治，臣熟觀已事，遠慮未然，晝夜以思，今日邊頭之事，淮面、湖面爲急。博采衆論，亹亹然非不可聽，然不要其利害之實，甲可乙否，徒費空言。臣請別白而言之。臣竊見長淮諸隘，如安豐之上則潁河口，濠梁之上則渦河口，招泗之上則五河口、潼河口，淮安之上則大、小清河口，皆是賊舟可以出淮之路。往年下流謹舟師之備，而上流無隘口之防，賊亦未習于舟，不敢輕突。近年以來，安豐則防潁口，濠梁則防渦、五二口，淮安則防大小清河口，如潼河等處，招信亦往防托，規模布置似若嚴密，非不欲遏截此虜，使不得渡。然觀遞年與賊接應，止是壬寅之秋劉虎始以舟師在五口僅收一捷，然不能遏虜舟之不出，虜馬之不渡也。是年主將幾陷，賊矢遠至。去春賊之圍壽，由潁出師，豐、壽兩郡差調謝天祐、石閏等諸郡舟師防遏隘口，兵力不爲不多，賊船一出，蕩不可禦；去秋五河措置趙文亮連月整葺堡圍，備竭心力，臨期益以劉虎、湯孝信舟師，何啻萬兵？與賊相持累日，弗能遏賊兵。張濟、吕文德雖以捷告，然僅收之桑榆耳。至于今春以文德、文亮聚重兵于此堡，南北之銳在焉，轉戰幾晝夜，賊勢四集，圍堡亦遂勿支。若非文德見幾急急收斂，入濠固守，豈不中賊毒手！即是數節，反復以觀，前項諸隘今殆未知備禦之策。蓋舟師本吾長技，賊乃習而用之。由諸隘出淮，皆順流建瓴之勢，而此賊又于南北兩岸夾以馬步，翼以砲弩，每每吾以一面而受賊三面之鋒，而又衆寡相絶，勢所難禦，非吾師之不盡用力也。今來秋防在即，方欲再責諸將措置堡圍，則觀諸已然之事，深恐緩急徒損威力，無補

關防；置而勿備，則賊舟上下往來，蕩無限禁，長淮千里，與吾共之。吾之咽喉脉絡爲彼所斷，諸州糧援豈不可憂！今只得思變通之策，姑舍諸隘之備，而于沿淮諸州擇要害去處，各置舟師大屯，依城擺泊，臨流控扼，以虎視諸隘，往來隨宜防托。自五河而上，舟用輕捷，招泗而下，則用巨艘，使賊有所顧忌。縱或侵犯，吾得以臨機制之，猶有取勝之道。此淮面舟師之當戒者也。至若淮東射陽一湖，地跨三州，自上口以至廟灣，上下三百餘里。所謂湖者初無澎湃瀰漫之勢，秋冬之間不過一衣帶水，投鞭可涉。往時山東紅襖之兵皆能習而湖澳地里，賊之垂涎荐食，非一朝夕，連年出没湖西，雖抄掠之患猶淺，而賊之來路已熟，血入于牙，殆浸淫未已。兩淮自十餘年來，生齒蕩析，半成荆榛。根本之地，得此湖在，良田沃壤，稻粱所生，民食兵儲，歲所取辦，中間資貨、人畜、聚落實繁。中間所謂水鄉可恃，不過如德勝湖、博支湖一二水面稍闊，賊騎難侵。其餘雖名湖濼，非有巨浸。至于海岸，又皆平川，吾之能往，賊亦可到，果何恃而不恐？臣往在京湖，嘗聞復州諸湖非不恃水，卒亦不能禦此寇之入。繼在淮西，親見和州麻湖乃丙寅年間居人避虜之地，亦爲賊以計取，卒用其衆轉而它攻。此皆往事之鑑，臣嘗慮及此事，將來爲淮東之患者，必自射湖始。壬寅之秋，賊分兩路侵犯，一從平河過湖西，一從泰州沿海溝而入。是年湖中全無兵備，其不至滋蔓者幸也。次年臣嘗委官白事廟堂。乞令頃招湖兵五千，置一總管駐之興化，專令爲湖中之備。此策勿售，徒能言耳。後來朝廷命高郵守臣節制諸湖，不過行團結之政，分委水寨頭目各相保聚，自爲防托，寇至則淮、郵、泰、揚各調少舟師以防遏之。然亦僅可分布控扼，使此賊不敢徑涉，慮吾之襲其後耳。若曰可以遏此賊之不

渡，未敢以爲然也。而況湖中舟備，如自平河過湖西一路，則猶或可遏，萬一賊用故智，復由海溝幹腹透漏，則吾之舟楫反在賊背，豈可不慮！近自賊退後，訪之各郡守將及士夫父老，有謂團結恐誤民，不若聽其遷避者，有謂守射湖不若守運河者，有謂宜復寶應舊壘者，有謂宜築堡于平河、黄浦者。詳玩數説，見各不同，深思其宜，各有得失。若曰盡令遷避，則一湖數十萬之生靈，何地容之？若曰欲守運河，則自維揚至淮安三百餘里，除水濼隔絶外，其可入湖者不止一路，又安得有此一項兵力以分守此河？若曰再復寶應，則又添此一城之守器，坐寶應亦不能遏此賊之不過。若曰築平河、黄浦，責之高沙、淮安，則高城大池，猶懼賊犯，臨河小堡，何以抵當！臣憂心如灼，實未得其良策。近見委官再往郵、淮兩郡，謀之守將，臣意欲得團結、遷避兩説並行。水鄉之深闊，賊所不可到者，從其團結以避寇；其他令淮安、泰州、高郵各從其境預行告報，委責頭目，遇到秋防寇至，入城遷避。惟有此策，尚或可行。此外寶應及湖濱亦量用舟師往來耀敵，以防敵由平河入之路；泰州堡城一帶亦用官民船張耀〔一〕，以防賊由海溝入之路。然亦止可爲賊勢小入之備，倘其大至，則地勢綿亘之廣，兵力敷布之難，可不深憂！此湖面險阻之當治者也。凡此二者，切于目前，臣憂此熟矣。今雖待罪將去，敢不力疾以聞。伏望睿慈速下有司，更加商確，如臣言可采，早乞處分行下。秋風不遠，願軫淵衷。江淮相爲表裏，藩籬堅密，門户自安，惟陛下亟圖之！

〔貼黄〕臣有少管見，言之若涉于臣之利害，然實切于國之利害。淮西安撫使王鑑與淮西招撫使吕文德近來名位相埒，意嚮不同，其守廬、守濠事績自不待辯。然臣觀鑑久不樂制司之居其上，

文德則不甘鑑之居其傍。同舟遇風，豈宜自爲秦越？臣得近日左相緘示，廟堂條具奏請，亦已明知。維揚兼制淮西，地遠勢均，運掉不行，而招司自謂贅員，常懷觖望，非更張不可。是説也，已在神謨廟算中矣。此聲已出，恐難置之不問。兼臣今日據文德所申，既欲辭新除之命，且欲免招司之權，明有贅員觖望之言，所遣臣書其言頗切。若只仍此局面，決貽顧憂，他時設有疏失，無謂臣不具奏。臣雖將罷去，敢不盡言。以臣愚慮，莫若罷淮西制置司，或并歸王鑑權管，却分吕文德過淮東，畀以沿流一大郡，分淮東安撫一司以畀之，仍畀兼節制沿淮諸州策應軍馬。如揚州則只以淮東制置使兼知。庶幾東西兩道得兩大將臨其前，各有責任，無相推托。如淮面、湖面俱有可恃，權時制宜，無易此策，伏乞睿斷！《可齋雜藁》卷一七。

〔一〕泰：原作「敵」，據清初鈔本改。

淮閫薦代奏

臣近具奏陳，乞歸田里。今月五日恭奉一日詔書，諭臣毋以丐閑之數，遂忘必葺之功，所請宜不允。臣祗奉明綸，感深愚悃。伏念臣實以共二之罔功，非敢以數而取辱。蓋由今夏屢有控祈，俾俟防冬，聽其善去，由中及外，乃所共聞。兹幸當斂戍之期，故敢上歸田之請。今者伏讀聖詔，有曰「姑

遲其歸，爲爾熟慮」，臣有以仰見陛下鑑其愚而許其歸矣。臣恭揣睿衷，特以審于擇代，尚關聖慮。臣竊惟兵寄雖重，豈患乏人？時望所推，皆可勝任。蓋自頃改絃而後，已屢傳易閫之謀。邊頭流聞，側耳屬望。臣智已竭而留之無補，氣已墮而作之不興，及今勿圖，恐後難繼。比剽聞于廟論，欲公舉于帥材，雖微臣非所當言，而私情不能自隱。臣伏見沿江制置使臣以夫乃士之望，以儒知兵，自鎮江埜，已熟淮事。久在上流，備諸外禦。淮東總領臣似道才猷素著，精力方强，曉暢而淑均，總賦亦既踰年，洞知兵略。沿江制置副使臣岳敏足以應變，厚足以鎮浮，往年遍更淮節，嘗攝帥職。此四人者，其威望才識，實當今之所歸重，倘取其一，以爲臣代，何所不可？又聞廷紳建議，多欲以合閫爲請者。若維揚用武帥亦如合淝，則有二人焉。馬帥臣文德，才氣無雙，爲敵人之所讋服。步帥臣福，沈毅謨密，有牧人禦衆之才。付之一面，允合衆論。目前冬防已畢，春哨尚遠，乘此須暇，亟爲更張，此實不可失之時。陛下若尚遲之，緩臣之歸，所不足計，而規模未能作新，議論不能歸一，終恐有悞國事，上勞聖懷。此臣之所深憂，不容已于再瀆也。伏望睿慈下臣此疏，宣諭大臣，速擇臣代，以新邊閫，以寬顧憂。臣得歸伏衡茅，免玷鈇鉞，耕鑿不忘帝力，豈勝感幸！《可齋雜藁》卷一七。

特薦陳通判等二十員奏

臣共二淮邊，涓埃無補，見具奉祠歸里之請，不敢復贅。乃若懷珪璋而滯邊瑣，抱杞梓而困泥塗者，蓋得二十人焉，格于限員，未遑盡舉，恐遺實用，敢以名聞。竊見宣教郎、通判泰州軍州事陳力修以經術飭吏，以直道事人，議論不凡，器識宏遠；從事郎、充淮西江東總領軍馬錢糧所幹辦公事陳應先學造前修，而益力文，爲後進之所宗，退然一儒，不競于物。是二人者，望實素孚，宜備館學之選。通直郎、通判淮安州軍州事李仲鰲，軍旅之事，生長見聞，通敏之才，閱歷詳熟；文林郎、充浙西兩淮發運使司幹辦公事、鎮江府分司陳夢炎，閩士之平實，見諸飛輓，有治劇才；文林郎、差充淮西轉運司提轄催促綱運物斛官孫具會，淮士之翹英，采諸條陳，有事功志。是三人者，佐藩條辦漕事，幹略俱優，足任邊方繁重之寄。迪功郎、淮東提舉司幹辦公事林月卿贊畫臺幕，以肅給聞；從事郎、俞書招信軍判官廳公事孫膚佐理邊城，以公勤著；迪功郎、廬州舒城縣主簿章公權議論表偉，時賢多以大科期之，今讀其文，而信鸞栖枳棘，人所共歎；迪功郎、濠州州學教授鄧益悃愊無華，辭藻絢麗；從事郎、滁州州學教授孫子秀刻意問學，操履端方；迪功郎、泰州州學教授林遷經明行修，甚宜厥官；從事郎、通州州學教授費弇决科稽古，克世其家；若乃氣節之克自植立，言論之不爲激隨，

俱能以風猷相尚，則迪功郎、高郵軍高郵縣主簿余鰲；文材俱懿，學政兼優，明清謹于三尺，惠愛洽于一同，則迪功郎、高郵軍司法參軍周福孫，從事郎、真州揚子縣令茅弇其人也。律己以嚴，莅事以敏，讞獄以恕，則從事郎、真州軍事判官趙泜夫，從事郎、泰州司理參軍李實，從政郎、揚州司法參軍林子昷，從事郎、泰州司理參軍趙希炤其人也。此十五人者，雖才行各有不同，而器能皆適于用。夫廣厦集衆材而成，菁莪自微草而育。如蒙睿慈悉賜甄録，隨材器使，必有可觀。須至奏聞者。

《可齋雜藁》卷一七。又見《續文獻通考》卷五一。

淳祐丙午正旦日蝕應詔奏

臣一介菲材，四年分閫，已試罔效，當去尚留，日懼疏虞，仰負隆委。頃以冬防幸畢，嘗于至後一日即上請代之奏。恭蒙詔旨，未賜俞允，遂于十二月六日再陳愚悃，僭進時材。妄揣宸聰昭鑑，必可其奏。退而席藁俟命，今復踰月矣。星移物換，歲序且更，天高聽遥，化工莫測。臣惴惴朝夕，不遑寧處。俯揆螻蟻之分，宜待鈇鉞之誅，豈應荐犯不韙，有所祈叩？臣伏讀邸文，恭誦奎畫，仰惟陛下以元正日蝕，方下求言之詔，許中外臣子指陳得失，消復咎眚，臣有以見陛下欽承天戒，圖惟治功，開不諱之門，來忠直之告。臣之求退，適際斯時，其敢不昧死以請？臣拜手竊觀祖宗盛時，康定庚辰正旦日蝕，是歲元昊寇邊，犯延州，圍寨門，安遠諸寨諸將畏避莫敢出，朝廷憂之。二月，遂令

韓琦安撫陝西，尋命琦及范仲淹爲經略招討之副。未幾，再命仲淹兼知延州。于是賊始懼而不敢犯。考之于此，則是先朝用韓、范代范雍經理西事實在此歲。臣又觀皇祐己丑正旦亦有日蝕之異，是年北虜聚兵近塞，詔近臣陳備邊策。葉清臣一疏，亦及方面帥領之材，以爲不患無人，患不能用。因舉孫沔、狄青諸臣。其歲九月，儂蠻始犯邕，異時卒賴青、沔等力以平嶺南。又考之于此，則是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圖帥材，尤以是爲重也。所以有康定、皇祐戒懼之實德，遂以成慶曆、嘉祐太平之極功，實爲陛下今日家法。然則今日之事，其所當爲者固不一。以臣職思其憂，則莫切于守邊，莫急于易帥明矣。臣自去夏以來，蒙睿旨勉留，蓋數日以俟冬晚，乘此邊隙之暇，謂可得代。茲春令頒矣，若更張之議，稍遲月日，青草又生，戎馬復入，臣智慮已殫竭，精采已摧靡，事會無極，利害多端，恐不能制此勍寇，徒誤國事，誅竄何補！用敢仰稽故實，載瀝悃悾，期以副陛下應天保邦之實意，非但爲臣區區之私而已。伏望睿慈特賜宸斷，宣諭大臣，檢會前請，趁此春寇未動，早易閫寄，將臣放歸田里，庶幾天心感格，敵人震懾，于以寬宵旰之顧憂，復祖宗之盛治，實在斯舉，天下幸甚！《可齋雜藁》卷一七。

全宋文卷七八一八

李曾伯 八

謝御筆令飭戰禦等事奏

臣今月九日亥時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寶封，降下御札一道，爲並建二相，令臣盡心職分，益飭戰禦之備等事。臣拜手稽首，莊誦奎文。恭惟陛下斷自皇明，登庸夾輔，一新國柄，肆愜輿情。中外臣子，聳聽渙號，孰不洗心滌志，以承休德！陛下俯憐疆吏，上軫宸衷，慮脉絡之不通，敷心腹而諄告，丁寧戒飭，深切著明。臣遥瞻咫尺之威，熟復再三之訓，如飭備待敵，遣間覘情，是皆微臣職分之當然，豈敢一日念慮之弗至！惟上之使下，如身之運臂指，而君之命相，乃國之有股肱，事合具陳，情焉敢隱！至于彼此樸實之戒，臣迭叨繁使，惕若帝臨，一語或欺，十目所睹。矧聿新于綜核，當寅奉以周旋。伏準睿旨，令臣轉示王鑑、吕文德，已于今月十日即馳專介，恭傳聖訓，俾悉體承，共濟事功。仍令徑自回奏外，惟是臣猥兼兩閫，已閱三冬，每懷負乘之羞，不堪牧御之任。昨伸祠

請，累瀆淵聰。幸封守之無虞，皆皇靈之遠暢。但以戎情叵測，邊諜多端，事會無窮，兵力有限。止如豐、壽戍卒更迭爲急，渦五舟師增益，未能乘春漲之生，辦歲餫之計，泗濱之罅漏方葺，射陽之綿亘難防，農墾多荒，軍貧益甚。姑舉大略，尚艱後圖。非仰藉于廟謨，必難逃于闔責。藩籬常密，堂奥則安。凡此有切于事機，未免瀆塵于睿聽。敢祈日月之臨照，終賜天地之生全，誓竭糜捐，庶圖報塞！《可齋雜藁》卷一七。

謝御筆戒諭兵將等事奏

臣今月二十八日戌時恭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寶實封，降下御札一道，戒諭臣以秋風尚高，敵情叵測，必厲兵秣馬，訓將練卒，精料事宜，堅立規畫，吐叶帥守，戒將士，以副責望等事。臣遥望天闕，祗拜恩綸，誦聖訓之丁寧，仰神謨之宏遠。顧臣職分，守國封疆，方當飭備于秋冬，惟恐勤憂于宵旰，凡關軍實，敢不豫圖？糧糗皆有一年之支，兵戍足爲各城之守，薪芻器械，悉皆備具，規模布置，頗勝于常。第惟諜報之所傳，皆謂敵謀之大舉，既添生敵，益起漢軍。或言欲圍濠梁、困壽春，或言欲窺維揚、哨江上。近聞探騎已闖淮垠，決在旬月之間，即有風塵之警。臣謹已布宣上意，徧訓邊臣，俾知信賞必罰之甚嚴，相與戮力同心而共濟。務圖勦截，勿縱跳梁。茲當淮流尚汎，天氣猶炎，所慮江濱久旱，水險難恃。蓋實繁于生齒，已久啓于戎心。將爲遷徙防遏之謀，復恐倉卒疏虞之

患。外是則江陲方息，守將多災，雖臨事以應酬，始隨才而委任，倏然驟易，未甚更嘗。臣之所憂，蓋在于此。臣欽奉效忠之戒，敢懷玩習之私？仰憑九廟之靈，俯厲三軍之士，力摧虜魄，期振國威。但兵家之事會無常，而微臣之伎倆已盡，外益藩籬之衛，内虞根本之虚，大懼曠瘝，上辜簡拔。伏望陛下曲垂天覆，遠念風寒，以時多艱，大爲方略，倘臣弗逮，不貸誅夷。誓竭糜捐，以思報效！《可齋雜藁》卷一七。

乞區處修浚泗州西城奏

臣猥以菲材，兼閫兩道，連年遭承廟算，葺理邊防，比之往時，所在稍密，修泰復壽，勞役備殫。去冬寇退之餘，深欲與將士休息，以竢引退。泗城之役，臣非敢創有申陳。緣在十一月初旬嘗得兩樞參書翰，令臣商確修浚，條具來上，邊臣不敢違戾。又適招泗守臣趙邦永、鮑義等條畫申到乞加修浚。臣因念去秋賊欲窺泗，慮不可守，上下已有欲棄之意。將士皆謂泗若一失，招必受困，不可不乘此稍暇，亟爲修葺。是時步帥王福實在維揚，力謂泗城不守則淮西三郡咽喉中斷，非但招信可憂也。臣上奉廟謨，下采衆論，于是方敢以招泗條具文狀，申取朝命。繼準密劄從申行下，差調役兵，科撥錢米，令本司措置。臣職在疆場，義當必葺，用是不敢辭難，非欲邀功生事以求固位也。中間適值歲晚雨雪，未睹厥成。又以所委官規模不同，廣狹各異，幾成激作，倍費區處。方于正月中旬選委

夏皐，往攝郡事，任責經理，已節次具申朝廷，乞賜敷奏外，近據夏皐申東城濠河約後月初可畢，所有西城濠河，則臣先來已下泗州未可輕動。蓋緣泗自數年兩城俱廢弗葺，往時守者不爲守計，去年因見壽困，將士方爲泗憂，今本司雖奉上命，連月措置，安知傍觀之士無議其後者？邊頭一般局面，各于各法，言人人殊。主修之者固爲一勞永逸之規，主弗修者未必不爲備多力分之慮。而況東西兩壘有謂不可偏廢，有謂不必盡修，有謂兩城修與棄其功等，議論蓋不一。大抵添一城則有一城之責，有一城之備，兵力器械非相稱不可。今若東城既畢，西城接續興役，趁此了辦，固是一事。惟恐將來工役既就，事力不及，不修固不以爲是，既修又或以爲非，徒費前功，反滋異議。竊見泗州兩城共十三里，東城亦自周圍七里。本司今辦東城濠河之後，其西城工役未敢接續開浚。近已具申朝廷，或令少緩，俟候裁處，未準回降。臣雖已丐祠，見此俟命，緣係首尾，所合奏聞。伏祈聖慈諭大臣詳酌利害，區處定論，下本司遵守施行。《可齋雜藁》卷一七。

奏壽城賞

臣今月二十二日未時準樞密院劄子，十月十八日奉聖旨：「敵寇懷忿恃衆，薄我堅城，姦計叵測。劉雄飛能躬率將士，一乃心力，奮勇出奇，援兵未集，曾不踰旬，亟奏隻功，深可嘉尚。可先特支犒一次。劉雄飛銀絹三百疋、兩，萬選、吕文福、林子宓各一百疋、兩，制領將佐共給降官會二十

萬貫，仰劉雄飛等第支犒。一行戰守軍士共支犒三令制司從實攢具功賞帳狀，疾速奏聞，以稱賞不踰時之意。劄付淮東、西制置使司關牒施行。」臣欽奉指揮，仰見陛下閔將士力戰之勞，示邊城却敵之勸，不吝醲賞，夐異常時。三軍之士被此恩寵，允爲曠蕩。臣亟當關牒所屬，宣布于下。臣竊謂壽城之圍，敵人挾忿擁衆而來，盤泊兩岸，經營四旬，姦謀至爲叵測。城中自劉雄飛以下將一乃心，士百其勇，無日不戰，無戰不克，僅及旬浹，敵以敗遁。是皆陛下布昭聖武，密運神謨，成此全璧之勳，固甚卓絶，茲頒厚賚，自無異辭。但臣因考已行之彝，過爲可繼之慮。淳祐元年安豐圍解，攻打四十餘日，軍兵約近二萬人，朝廷是時支犒官會五十萬貫、銀五千兩；淳祐四年敵兵圍困壽城七十餘日，諸軍二萬八千餘人，皆忍饑死守，朝廷是時支犒官會一百萬貫。今者被圍雖是旬日，將士共計一萬七千五百餘人，以人以日皆少于昔，而其賞乃視昔兩倍，在臣不得不更加審奏。恭窺睿意，必以其能戰有隻功，故有殊賞。然臣竊念敵速去壽，固雄飛之功，而始焉入城，指授中軍，遣兵牽制，與夫追歸師于渦河、獺口，剿餘黨于豐西、正陽，蓋以叶衆謀而成，非止一將之力。而況廬、和諸處亦有戰禦，此賞一頒，壽城將士歡聲動地，恩固渥矣，而其他戰士必皆希覬，一賞既厚，諸賞皆不容薄，來之繼。矧雄豪相視以目，必處置能服其心。目今歲之圍，敵人挾忿擁衆而來，盤泊兩岸，經營四旬，姦謀至爲叵測。城中自劉雄飛以下將一乃心，士百其勇，無日不戰，無戰不克，僅及旬浹，敵以敗遁。是皆陛下布昭聖武，密運神謨，成此全璧之勳，固甚卓絶，茲頒厚賚，自無異辭。但臣因考已行之彝，過爲可繼之慮。淳祐元年安豐圍解，攻打四十餘日，軍兵約近二萬人，朝廷是時支犒官會五十萬貫、銀五千兩；淳祐四年敵兵圍困壽城七十餘日，諸軍二萬八千餘人，皆忍饑死守，朝廷是時支犒官會一百萬貫。今者被圍雖是旬日，將士共計一萬七千五百餘人，以人以日皆少于昔，而其賞乃視昔兩倍，在臣不得不更加審奏。恭窺睿意，必以其能戰有隻功，故有殊賞。然臣竊念敵速去壽，固雄飛之功，而始焉入城，指授中軍，遣兵牽制，與夫追歸師于渦河、獺口，剿餘黨于豐西、正陽，蓋以叶衆謀而成，非止一將之力。而況廬、和諸處亦有戰禦，此賞一頒，壽城將士歡聲動地，恩固渥矣，而其他戰士必皆希覬，一賞既厚，諸賞皆不容薄，來之繼。矧雄豪相視以目，必處置能服其心。目今歲遊哨尚留，督戰方亟，正當布大公以勸來者，酌中道以當人心。倘臣不以密聞，他有宣勞疆場，責望司存，亦將上費區處。臣愚欲遵照指揮，除劉雄飛等四人疋兩并壽城諸將二十萬貫外，其諸軍三百萬貫，並十七界會子。到日仰即時一體支散，仍更賜聖裁，宣諭大臣審定行下，或聖旨已頒，難于

反汗，照此成數，別易密劄下本司，更加斟酌，併令以濠、豐剿殺，和、廬戰禦同頒恩賞，咸俾均霑，庶幾諸軍百將人知感發。臣忝爲閫帥，職當力爲軍士求賞，惟恐不多，非敢爲是沮抑，自狹其規，拳拳孤忠，不敢緘默。所準十八日密劄，臣更候續降指揮，方敢關牒施行。《可齋雜藁》卷一七。

帥廣條陳五事奏

臣一介疏庸，誤蒙聖恩拔拭，畀以閫寄，冒昧領事，倏又閱月于此。竊伏自念職守所在，任一道之寄，則當思一道之憂；邊防所關，得一日之暇，則當爲一日之備。臣所部廣右，遠在天南，地雖介于蠻徭，民不知於兵革。十數年以來，始傳敵有假道斡腹之計，見於中外奏疏，前後凡幾，其爲隱憂，豈得敷述。第以抵戍之始，莫急守邊之宜。雖近諜之未有所傳，以前聞而詳考其故，參之管見，敢以條陳。謹開具于後。

一、邊防所急，間諜爲先。本路與淮蜀不同，一介欲前，寸步有礙，稽之前牘，類以爲難前者。數年以來，屢下邕、宜諸郡，選差體探。邕州嘗遣周超往羅殿，唐良臣、潘住往自杞，宜州嘗遣吴世聰等往特磨道，其去大理路程尚賒，而沉、黎、蜀、羌以西又在遥邈，其所刺探或傳敵犯烏母國，敵攻赤里國，往往得之諸蠻所傳，敵之進退實不得而知也。中間僅有淳祐五年因遣屬管謝圖南出邊，得於招馬官所報，始知大理告急。自杞有破三

城、敵三節度之報，直至謝濟自大理回，經涉兩年，又得一信，始知敵與大理九和之戰、公子和之死，此外俱無聞焉。以此見得自廣遣間探韃實非易事。今臣到任，不敢以此自沮，見與邊州守臣及諳歷南事之人多方商確，重賞招募有能識蠻路、曉蠻語之人，令其結約諸蠻，深入遠探，以伺動息端的。但參之衆論，皆謂虜若自沉、黎以西之諸羌透漏南詔，則蜀閫當先知；敵若自思、播一帶之諸蠻透漏沉、靖，則荆閫當先知；其與本司欲自邕、宜以探大理，自融州以探思、播，其去敵境地里委相遼絶。欲望睿慈劄下荆、蜀兩閫，應有探到韃賊動息，以時關牒本司，庶幾本司得以隨機應接，極力備禦。

一、韃虜謀人之國，多出間道。嶺、蜀相去雖遠，道路可通，實在我者之所當備。其數年以前，諸處探報不暇一一泛考。但觀淳祐五年以來節次備録所報，或傳謀入思、播以窺沅、靖，或聞取道蕃部徑趨南詔，或謂吐蕃已得韃賊旗號爲鄉導入廣，此等之報，不一而足。賊之姦謀，委是不淺。及至近歲，事勢雖若少寬，然丁未冬所傳韃南閫連爲蕃、蠻所沮，至戊申冬復傳韃賊向吐蕃境内相近南詔，以此觀之，則是虜之進退邀在諸蠻之外，正自叵測。本司連月以來，未見續報。意者去冬沉、黎奏嚴州之捷，虜既北遁，遂寬南侵，由是諸羌據險以自防。若使韃兵無間之可入，則廣中賴以無事，豈不甚幸！第因閲蜀中去年一報，謂虜若行吐蕃界中，初不經四川地分，且舉甲辰直至大理之九和鎮，丁未則捨九和熟路而取青羌，丁未失利於西莫光諸蕃，又安知不捨諸蕃之熟路而繞出邕、宜？臣以此推之，則戊申既失利於嚴州，又安知不捨嚴州之熟路而取它

道？有如蜀帥久在西邊，識戎情於萬里外，其爲廣右深慮如此，夫豈可玩！臣近得邕守王雄畫到地圖，及以謝濟行程互相參考，大概廣自邕州入大理界凡四十程，又二十程至其國，蜀自沉黎至大理之姚府二十八程，又五程至其國。以地理計之，則是自黎、雅諸羌由南詔趨廣界殆無一百程之隔，必南詔之藩籬常固，則廣右之門户無虞，一罅稍疏，無厭將及。本司遣間既難，豈容坐視？臣妄謂大理諸臣知慕中國，雖謝濟之已去，有特磨之可通。向後西邊若無警報，本司固不敢外交。萬一敵再窺南，則恐大理之信未可與絶。向來謝濟之往，前帥之實奉朝命。今臣若不預行申請，臨期豈敢自專？伏望聖慈付有司行下，以憑遵守。

一、竊考本司自傳聞幹腹之報，講明備邊之宜，其遠者不暇考，姑舉淳祐甲辰以來五、六年間朝廷之所施行，司存之所經畫。大概以廣右之兵備單弱，邕、宜、融三郡兵屯不滿千，經司静江所管亦不過二千人以上，於是有增招新軍之請；以廣右之糧餉匱乏，設有邊警，非漕計所能支吾，於是有科降和糴之請；以廣右之城池卑淺，覆之以屋，尚不可禦雨，豈能禦敵？於是宜、邕州一有修築城池之役。此三者爲備邊之要。此外則輯約溪峒，團結民丁，備器械，練士卒，前後樞府經司條陳規畫，委曲詳盡，蓋已屢申于公朝矣。臣誤膺委寄，此來要亦不過遵前人之已行，盡愚力之所至，事事而備，旦旦以思，以期保固封守。然以廣右事力僅可隨宜而措畫，豈敢過有於作爲？臣之所憂，其他姑置，惟以兵力太弱，不能自强，非但爲敵寇窺闖之防，亦欲爲諸蠻控制之計。蓋馭輕必先於居重，非强本不可以折衝。城池雖修，非兵莫守，器械雖備，非兵莫持。如溪

峒民丁之類，非有兵不足以制其命，此理甚易見也。今一路二十五郡，扼諸蠻，備海道，制盜賊，防溪峒，皆仰本司二千餘人，調用之中，當苟安無事則可，或小有寇擾則可，若遇稍稍猖獗，則亡具甚矣，何以運掉？臨期請師于朝，如近歲乞備九江之兵，乞調五羊之戍，祇付之文移報應而已，必無救於事也。本司昨請招安邊軍三千人，迫於錢糧，僅招及八百而止。今三百人屯邕、宜、融，五百人屯靜江，若蒙朝廷更令增招一、二千人，併與科降一項錢米，以給券食，庶幾廣右聲勢稍壯，可以消弭外寇。

一、廣右之藩籬在邕，邕之藩籬又在兩江，習南方形勢者素有此論。蓋以右江通大理來路，左江與安南接境，兩江羈縻州峒險隘不一，先朝疆以周索，賴此以控制之故也。考之《邕州圖經》，兩江如橫山、永平等處皆自慶曆、景祐間祖宗盛時朝旨措置城築，見得以其地爲重如此。至於諸峒丁壯，則先朝團結訓練，建炎初年再行抄點，結成保隊，兩江總計二百八十一指揮，共一十九萬餘人，比之熙、豐舊數爲增。其封境之廣闊、民丁之蕃庶又於此可見。所置提舉都巡檢使四員分隸兩江，左江則永平、太平兩寨各一員，右江則橫山寨有東西二員，平居則與之平讎殺、禁掠賣，有寇則調兵於諸峒，協力以合戰。其次知寨以下官屬共不啻十餘員，中間至差文臣朝請，即爲提舉，其請給並依提舉市舶官條例，其官民之重又如此。臣竊謂祖宗當承平時，其爲區區嶺表一隅措置若是周密，無非爲藩籬計。況此備南，非備北也。近年以來，上下狃於循習，事勢日以陵夷，諸寨兵戍既發舊屯，提舉四員祇存虛闕。蓋有以身而犯難，未聞有功而見知。既無俸可以

養廉，且終滿艱於得代，遂致無人願注，類畀攝官。貪婪小人，損失大體，取輕納侮，習久成風。以此永平之被焚往見於交人，横山之奪印復見於溪峒。向也輸納稅米及錢以供提舉官請俸，今皆失陷，無復有之。向也首領至寨庭參，今率相抗禮，甚者反加慢罵矣。載思祖宗成規，百年羈縻以相安，比歲廢壞之若此，積輕之勢有自來矣。嘉定年間，經、漕兩司商議漕司歲撥鹽四百米慈條畫團結峒丁等事申樞密行府，與夫本司前帥皆嘗講畫，欲得措置修復，固已辟廖一飛者先左江提舉矣。今兩江仍前未有正官，諸峒未免仍習前態。南邊一層藩籬何止一二千里，幾自毀撤，置弗葺理，深爲惜之。以臣愚見，今欲復四提舉官，未易有此事力。盍若且復其二，左江則駐永平，右江則駐横山。蓋此二處，人皆知爲今日控扼校理、防備幹腹之要地，略倣祖宗之制，稍重提舉之權，許令經司踏逐武臣，優其資格，假以添差本路兵馬副都監以居其官。其餘諸寨皆分聽兩從舉總轄，許及二年不候替格任照例推行。到任任滿酬賞，任滿與本路州壘差遣，亦猶瓊州將領任滿就除海外軍壘之例。併從經漕司措置任責，以多寡分認各官俸給。經司倘無此力，請之于朝，且未得催索諸峒苗稅。除見管兵外，經司各假以戍兵數十人隨往各處，俾令行之以漸，徐就經理，未可爲之太驟，以啓猜疑。如是而得人任之，加以數年，蠻心稍知漸復舊觀，必能隱然爲吾國保障，但患行之不力耳。經司去邕十八程，自邕至兩江又復數程，此則全在邕守之任其責，有扶持，無沮撓，臂指相應，痛痒相關，顧何事之不濟哉！否則亦徒言耳。欲望朝廷裁酌，

如其説可行，且乞下邕州守臣條畫始末，取朝廷指揮施行。此乃南中備邊第一事，消尾大之慮，釋齒寒之憂，莫切於此。

一、言備邊於廣右者，數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輯約溪峒，二曰團結民丁。監司帥守之建明，樞密行府之經畫，與夫游談奏議，率以此爲先務。今臣檢照前牘，所謂輯約溪峒，則類是捐濡沫之禮物，給借補之資帖，取名字作帳狀，曰已令措置關險，糾集保守，其實相與羈縻而已，稍有實作區畫，即生猜疑。如融之步大嶺、宜之隴栅，寨屋屢立，蠻徭即焚。前帥董槐侍郎固嘗見於申請，亦以惹事端爲慮。今官司輯約，使之不爲我梗，諭令自保鄉井，姑爲籬落則可，未可恃之固吾圉也。所謂團結民丁，則沿邊民丁之在省地者有限，居溪峒者爲多。先儒所謂養兵數百而獲十萬民兵之用，皆峒丁也。往時邊州紀綱修明，號令信服，乃得以疆理之。雖其説如此，蓋未嘗用之也，況今時異而事不同也乎！前帥蔡範侍郎嘗申陳民兵利害，亦慮邊民鄰境，易致疑愕，論述甚詳。今官司團結其閒散，在徭峒號召之既難，使之自備器糧資費之豈易？必盡得其首領之心，然後可賴其丁壯之力。姑此用之以比聲勢則可，亦未可全恃之爲吾用也。臣菲材被命此來，所部尺籍既虚，於此二者亟討論措置，乃職分所當先，豈敢不加之意！近略檢照邕、宜、融三州二、三年間案牘之所載，溪峒之在邕州，則樞密、行府嘗差邕倅黄夢應者團結右江唐興歸樂等州一十八隘，又新置古細首領黄能賢等一十九隘，宜州則守臣曹睦亦嘗結約天蘭郎等州處峒首領羅光具等一十二處，融州則差曾有開結約所部諸款，或遺以銀牌鹽錦，或假以資帖以路萬里爲諸款首，

名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以無事則守險隘，有警則協力勦逐，此近年溪峒之見於已行者也。民丁之在邕州，則已具之前項左、右江之所陳，不暇遠考。近自淳祐八年經司嘗行下團結兩江諸州峒丁壯，右江則黃夢應具到名帳共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其本州民丁在外。如宜、融兩州則淳祐五年亦有團結舊籍：在宜州則有土丁、民丁、保丁、義丁、義效、撞丁共九千餘人，在融州則有土丁、峒丁、大款丁、保丁共九千餘人，其款丁一項可用；淳祐八年本司亦嘗行下團結，却未見申到。大率出於省地者以家業充丁，或老弱，或冗雜，未免備數；出於溪峒者多習於戰鬬，如藥箭、如標鎗，皆其所長。此近年民丁見於已行者也。臣抵此雖未久，朝夕考求始末，即欲申嚴行下。屬以邕、宜兩郡守皆時更易，難以責之措置。融守謝圖南近却申本司，欲乘此農隙教練民丁，已即從其所請，勉之究意矣。第臣私竊過計，近自蜀西少緩窺闖之報，便覺嶺右浸寬備禦之憂。前項結溪峒、團民丁纔一有所施行，未免即生疑愕。前者朝廷行下閫臣，舉命經理，上下知所遵承。今臣雖爲此來，元未準朝廷指揮邊防戒飭一字，臣若安於循習，則失於先事而慮之防，若亟於講行，則恐有無事自擾之誚。變儀環境，動生猜疑，舉動稍輕，大係觀聽，茲不容不謹如此。臣欲且行下三郡，各照已申經司之舊籍，若溪峒則諭令首領遵守成規，布恩信以示撫綏，葺險隘以作隄備，民丁則因其名帳，常加覈實，以强壯而補老弱，自閒暇以加訓練，庶幾近年之所已行，不至既久而行文具。俟其逐州申到，或有合作更革措置，又當隨時區處。若州郡事力不及，經漕兩司却當與之通融，助

給施行。欲望朝廷劄下邕、宜、融三郡守臣遵守。

〔貼黄〕臣前項開畫之陳，雖爲幹腹之慮，載念自古兵家有出間道以謀人之國者，類以偏師濟，如深入險阻，重兵所難。今者韃戎窺闖之計固難踰度，所當預防。然以臣涉歷淮事覘之，每歲虜當隆寒草枯，盛夏蝨出，不容不去。今自西羌越南詔，欲以窺我，馬力所及，容或有之。然謂大勢遠來，其謀恐未至此。但當中嚴邊備，常若敵至。區區所陳，蓋又慮慢藏誨盜，如舊歲南舟它寇之驚，交人假道之報，有不得不防者，非止爲備韃計也。《可齋雜藁》卷一七。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八。

全宋文卷七八一九

李曾伯 九

謝宣諭將命往任荆閫奏

臣三月二十九日蒙左丞相遣至專遞，俯宣聖諭，恭奉宸奎，臣熏香端笏，百拜祗誦。天光下燭，咫尺鑑臨，臣不知身在嶺嶠之遠，感激恩寵，以榮以懼。臣伏讀聖訓，將乘國家閒暇之際，以爲牖户綢繆之圖，臣有以仰見陛下軫慮風寒，愛惜日力，一飯不忘于鉅鹿，萬里明見于河西，可謂規模宏遠矣。邊陲局面更易，宜屬重望。如臣迂愚而不武，謫薄而寡能，比蒙起廢以典藩，曾蔑效勞而報國。詎期塵陋，上簡淵衷，賜之細札之丁寧，預以宸謨而商略，將命臣往任荆閫，力加整頓，且俾臣奮志任責。臣聞命震慄，慮弗克勝。伏念臣昨由東淮叨恩收召，自貽罪戾，累玷人言。倘非陛下堅凝聖心，力排衆毁，保全覆護，臣何以復有今日！臣之此身，自當塗原潤草以圖報效，況被隆委，豈敢辭難！臣自幼侍親官游，及壯從軍幕府，多在襄漢，粗版所更嘗。第由比年以來，未詳彼中之事。然以睿

謨之所指授，其在微臣若已身親。如推廣屯田、勸督耕種可以代和糴，建置榷場、南北互市可以省科降，修復城池可以壯藩屏，招輯流徙可以固人心，凡此四條，委爲急務。臣載思昔歲承乏于淮，亦耕築之並修，亦蕃漢之雜處。利權既革，軍用實繁，獲展愚忠，其于邊防，果若家計，遂克畢二三城之修浚。豈惟省千餘萬之科支，幸疆事之不虞，而人心之不怨。今臣若爲荆役，亦用淮規，所當靠實以亟圖，未敢揣摩而踰度。措置葺理，嗣具條陳。彊公廉敬，祗遵嚴厲，誓竭涓埃之力，仰酬海嶽之恩。所有瓊管黎人不靖，連歲未安，臣調遣兵將，應辦錢糧，不敢以殺伐爲功，大概以招諭爲主。近者軍獲累捷，賊有悛心，仰賴威靈，將就帖息，臣已節次具申樞密院。以其蟲蝨小醜，豈足上勤顧憂？不敢輒具聞奏，併乞睿照！《可齋雜藁》卷一八。

荆閫回奏四事

臣猥以庸繆，本無他長，遭逢聖時，叨被煩使，戎淮罔績，曲荷保全，入嶺無何，曾蔑補效，自天申命，易地上流。任重恩隆，犬馬難報。恪共踐次，亦已兩旬，事雖多端，未易縷數。竊伏恭念乃者季春三日，奎畫誕頒，預授閫規，其條有四：曰推廣屯田，勸督耕種，可以代和糴；建置榷場，南北互市，可以省科降；修復城池，可以壯藩屏；撫輯流徙，可以固人心。大哉聖謨！此真守邊之良策，當世之急務也。臣不武，何足以上副隆委！然自服膺訓飭，願竭涓塵，朝斯夕斯，念此至熟。今

者既臨疆場，親訪軍民，聿昭聖主萬里之明，可無愚臣一得之獻？臣謹不避天威，爲陛下條陳之。臣竊見京湖自江北諸城，往罹狄難，閒田曠土，彌望荆榛，皆二十年前禾麥膏壤也。然而不患無可闢之地，所患無可耕之人。在我固無出因田之謀，在敵則當防因糧之患。比連政制臣所以艱于經畫，未易廣于開拓也。本司所管江南、江北屯田人謂孟珙嘗云尚餘九百萬畝，以臣愚料，珙亦夸言。倘計夫而授田，以何人而充募？稽其舊籍，汗漫難考。珙存日歲耕今已莫得其實，但聞其末年歲上朝廷物斛不過二十餘萬石。賈似道以盛年精力，極意經理，田萊加闢，穡人成功，視珙時固已推廣倍半矣，然歲租之上，僅能及三十餘萬石。計諸頃畝，所收固不止此。然軍民雜耕，官吏程督，牛種器具，歲時賑貸，工本于此乎仰，而又司存生券，貼支無藝，頭目添給，月廩浩繁，南北之應酬，緩急之椿備，舉是數者皆取給焉。譬諸常産之家，仰爲卒歲之計，似道非不欲具以成數來上，蓋以此也。臣今驅馳入境，已是六月初旬，勸督耕種，已非其時。方幸諸屯將遂一稔，積雨成潦，江湖泛溢，田禾類傷于巨浸，歲事已乏于全功。而況本司今春優恤佃户，又以每畝減租二分有差。今年所收，其視似道連年之數，決是不及遠矣。若曰欲以收數而代和糴，則恐其間秋收雜斛豈足以充軍餉？歲科經費，必至于誤邦儲。糴時一失，糴價倍踴，將徒咎無及也。昔羊祜屯田襄陽，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此亦須遲之歲月，功效乃見，固未可責之旦暮也。臣愚欲望陛下念邊寄之匪輕，期田功之經久，堅持定畫，委任責成，容臣自今以往，廣招農佃，墾闢荒閒，親率勸課，思廣積貯，他時稍增塞下之耕，或可少寬湟中之糴。此推廣屯田之説也。臣竊惟南北互市，所以懋遷有無，通惠商賈，往年與金

爲鄰〔一〕，沿邊置場之利〔二〕，公私共之。近歲韃與中國交兵，嚴貿易之禁，始于邊州守將博易馬疋，繼之藥物、錢貨，私相交關。臣在淮時已親其事。然其交猶有場，其來猶有限，未至如近日淮邊之皆可自爲也。財計所入，固宜歸之公家，豈邊臣可私！但臣竊觀京湖之互市，與淮間之互市異。蓋淮去北境止隔一河，北客率是賫己貨、越吾土以求鬻于我；京湖則置場所在，此襄彼樊，惟此一處可通。自江陵賫督而往，何啻千里，載以舟楫，衛以軍兵，泝流而上，尤費月日，所歷無異生界。以此淮之互市不拘冬夏之候，荆之互市惟在夏潦之時，秋水一枯，舟不敢踰郢矣。昨自孟珙至賈似道任內，每夏僅止一兩次貿易，似道視珙時固已有加，然聞之舊歲不過得銅錢數萬餘。則如當歸、甘草、雜藥之類皆滯貨也，計其息若嬴羡之可數，視其本或變轉之尚難，所得幾何，厥費尤甚。司存徒以置場則可以覘敵情、可以得敵馬、可以通襄陽一綫之脉，志不盡在利也。邊臣能爲公計，苟藉此有餘積，亦猶國之外府，然若曰目前欲指擬以省科降，則恐藥物之類便未得錢，軍券等需何所取辦，此場必至于廢而不敢爲矣。又況北方頭目大抵多貪，可以利誘。昔良、平以金啗秦、楚之將，高祖聽其用而未計，卒能成大功，其可不略嘗假之乎！臣愚欲望陛下寬邊臣以責大體，通北貨以款敵情，異時閫計之可支，斯可國費之自省。臣聞目今樊城略有北客，正欲遣舟辦貨而往，初爲交易，宜示優容，若欲定其成規，當俟嗣歲，此建置互市之説也。至于修復城池，則臣竊惟方城、漢水自昔用武之國，向也壁壘相望，蔽護風寒，今惟南郡一城巋然江北與夫下而漢陽耳〔三〕。漢陽距鄂一葦，敵不易窺。如南郡城池，則近歲賈似道一新規模，從事奮築，亦既浚淺而培薄，轉瑕而爲堅矣。此外諸城多臣寓

治，鑿斯築斯，固未有及是者在。伏讀修復之訓，睿謨宏遠，蠡管莫窺，悚然未知所措。竊計陛下披輿地圖，指示郡國，不忍墮甑之視，將復金甌之全，聖意蓋有爲而發也。臣自抵戍所，訪諸故老諸校，皆謂敵自十數年來，沿邊無可疽食，稍遠區脫，人非城是，山河不殊，曩時擊柝之地，往往嗥狐狸而長荆棘矣，有志之士，豈不感歎！況以睿訓之丁寧如此，臣子之責任當然，諸酋之骨肉方爭，中國之機會難得，陛下念慮及此，真宗社之福也。然前此閫臣志在王室，亦皆有經略之意，或者養威伺釁，未見可爲，度力揆時，將有所待，歷年雖久，抑亦教訓生聚根本之未立。陛下不以臣無狀，今欲付之以此，捐軀效力，固不敢辭。但今兩路城之未復者曰襄、郢、隨、棗、安、信、鄧、復、武當、荆門凡十郡，房元無城。未暇一一枚舉，而襄陽天下之脊，國之西門，古郢荆岑通襄脉絡，將大爲經理之計，抑姑爲徐進之規。私慮我必守者彼所必爭，其進銳者其退易速。昔趙普論幽燕之伐曰「以翰取、以翰守，以至于孰可爲代」，規圖天下大事，反覆深慮如此，猶恐成敗利鈍不可以逆睹，不然，則徒爲褚裒、殷浩，秖貽笑方册也。今將爲修復某城計，則當度有司量功日，兵用幾人，從何而調，不可盡撤見屯兵力，當防其乘虚矣。糧支某歲，從何而取，須是令外辦此一項糧食，不妨常券。器械從何而辦，財用從何而給，城未成而敵已至，則將何而應。凡是軍實所需，物物預圖，事事經慮，一毫不可以欠闕，當如孫叔敖城沂之舉，使封人先慮而授之，庶可不愆于素，無虚役而有成績，更惟聖慈與大臣熟圖而指授之。至于撫輯流徙，則臣竊惟兩淮頻年受兵，而民之避寇江南者猶頗衆，京湖連歲稍暇，而民之復業江北者已漸多。且聞去歲以及今春，邊民之携老幼、驅牛畜歸反其舊土者鱗鱗不絶于

道，遠而隨、棗、襄、光之郊亦有人矣，其尚寓近裏者，則又公家給之牛種，處之耕佃，聽其酤販，弛其色役，其視往時哀鳴嗷嗷大不侔矣，此固衆人視之以爲喜，有識思之猶以爲憂也。蓋由近日以來，邊人相傳虜哨不入，將謂疆場自此無事，泰然散居郊野，不復隄防，深恐豺噬非仁，鷙擊必匿，慢藏啓侮，將厚盜資。臣夙夜思之，方此申諭諸郡，俾得相告戒，類爲保伍，無事則耕以自給，有警則收之入保所，行雖若遲鈍，不可人意，實切于爲邦本計也。伏讀撫輯之訓，敢不益加勞來安集，以稱明天子德意。然臣仰窺聖慮，俾固人心意者，爲蕃漢之撫摩，不專爲吾民之流徙，興言若此，臣罪不勝，所恃明王可爲忠言，愚臣豈敢有隱！蓋自孟珙招納太廣，不爲居重馭輕之思；似道恩結雖優，浸成外强中乾之勢。今則諸屯典旅，多是其徒，有持阿授柄之憂；南岸列營，撫如驕子，有積薪厝火之慮。幸而不發，苟以無虞，蠶食安居，果將焉用！臣觀京湖之所處者，其視東淮不及遠矣。臣今雖恭奉宸旨，撫輯兩字，銘著諸心，待之南北之一家，俾無爾汝之形迹，然以前人養虎常飽，猶恐拂之，所謂詐狙作使，未易御者。臣嘗觀東漢末年處降人于近塞，異時劉石輩多出其中；苻堅不聽王猛之言，亦受鮮卑之患，皆可鑑也。此證養成，要已非一歲于此，往者則幾藉以脅，繼者則惟幸其弭，若不及今商確，預作圖惟，如療病于未病而使醫，如治水勿與水而爭勢，涵洪浸裕，勿露機括，思所以處之之地，用之之方，陰消而潛革之，臣恐異時不能不勤宵旰之憂也。光武推赤心置人腹，裴度待蔡人即吾人，明良一堂，恩深義結，固無是慮。臣之此言似過，然亦出于拳拳緯之心爾。伏望聖慈密與大臣而圖全之。以上四事皆恭因聖明之訓，用輒進狂瞽之言，嬰瀆霆威，謹跼蹐以俟鈇鉞。此外

猶有祈控于陛下者。臣自頻年災患，百念彫零，思慮不及于前時，材力豈堪于重任，封疆盡瘁，所不敢辭，餽餉攸司，實難共二。蓋人品智愚之既異，而物理盈縮之相因，人知爲閫費匱乏賴以相通，臣則懼總計支吾久將不逮。陛下且謂日用如故，歲入頓虧〔四〕，其可以有立乎！譬如中年之人，氣血豈能與盛年比，病證方異，而醫者謂其充盈，取而朘削之，使盛年處此，亦不可同前日語，況衰竭者乎！强曰藉榮以養衛，正恐不日榮衛之俱虛也。臣愚欲望聖慈早賜別選計臣，俾臣專意兵事，若或委令兼任，亦須少存舊規，使得永肩一心，展布四體，誓當九殞，以報乾坤之大德。乃若胸臆所蘊，筆舌難窮，併乞睿照！《可齋雜藁》卷一八。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八。

〔一〕年：原作「來」，據《歷代名臣奏議》改。

〔二〕沿：原作「恐」，據右引改。

〔三〕夫：原作「天」，據右引改。

〔四〕頓：原作「項」，據右引改。

手奏荆閫事宜

臣無似，誤蒙陛下斷由乾造，甫令戍嶺，倏俾牧荆，所，周咨輿論，既及兼旬，嘗具奏函，仰復奎訓，已于七月三日附遞投進。臣本不當再勤聖覽，第念食息銜恩，縻捐難報。臣乃者六月六日至治

機事倘不密，則害成，人臣寧有犯而無隱，用敢手陳瞽見，塵紊淵聰。謹條具于後。

一、京湖息襄失守踰十五年，眷言興復之圖，豈無智略之士，亦由量力，將以俟機。臣竊意陛下興念，畀付有家，宵衣旰食，不忘鉅鹿，爲之臣子者詎可置此度外！臣雖駑下，然嘗熟思形勢，妄起圖惟，用炎天數月之工，趁漢江一水之泛，乘彼斂迹，爲我進屯，奚果任責之無人，惟恐措置之不力。今其嗣位未定，骨肉交爭，倘或事會之可投，毋亦拱手而弗顧。昔王濬贊伐吴之決，亦恐吴人若更立主則强敵也。今日之事頗類于斯，陛下何惜不與大臣密議，預儲氣力，大作規摹，寧先計而未可輕爲，毋可爲而乃至無具，萬一竟爲盜有，悔將何追！大要當思趲調二三萬之精兵，措辦年歲間之糧餉，器械守具，那寬就急，色色稱是，悉皆布置。近地勿泄其機，如明年欲圖，須今歲當辦，區處既定，然後需時而動，衆謀畢協，一蹴而成，且築且耕，爲必守計，此復襄之略也。其餘底蘊，未敢盡陳。

一、京湖所管諸項官軍，雖通九萬六千餘人，任責邊面，江面上下數千里，秋防在即，見議擺布。兵之屯江陵南岸者，如公安、松滋、安市、下沱等共一萬六七千人，距城一江之隔，内多北人。其屯江陵城内外者共二萬三千人，差出老弱皆在其數。城外環列諸堡障護一水近二十處，邇者十數里，或二三十里，遠者至一二百里，其中分布守把，或老小亦移屯焉，少者百十人，或三四百人，多者至千人，總而計之共萬餘衆。此項所占兵力多矣，最是望之雖浩瀰一水，決之則散漫平原，保隘星分，氣勢間斷，姑藉此以張形勢、警敵情則可，設或寇入，則備多力寡，能爲人累，

恐不能限戎馬之足也。猶幸前政一新壁壘，劉尚營二十里，光武聞之大驚，恐緩急不相及，賊出兵綴，漢以大衆攻尚，已而果然，漢亦自謂勢既不接，其禍難量，并兵禦之而後勝，此明鑑也。以臣所歷淮間瀝湖、芍陂水亦浩渺，彼皆可決，維揚堡塞緊在城側，我且自毀，然則水豈足恃，堡豈可多！陛下試以臣此言叩之兩淮曾戰守將校，即可知矣。雖然，連政規畫既定，兵屯方嚴，臣今未敢驟更，姑循謹守，萬一有警，却須臨機應變，別用活法，不敢不豫爲聖聰告。

一、臣前所奏外强中乾之事，幾若危言，上觸霆怒，然厥證所不難見，有識實所共憂。臣前所謂處之之地，用之之方，蓋有二説。謂處之之地者，蓋南岸所聚，其徒實繁，稍或譸張，必至震動，莫若用賈誼衆建少力之策。近者江水泛漲，此軍營寨俱被浸淹，是雖天災流行，不能無暑雨之怨，亟加賑恤，僅僅相安，或謂乘此水災，作朝廷體訪，下之制閫，俾令遷踏高燥，移寨柵于江北，此一説也。謂用之之方者，此曹每聞風颺之起，常有飛揚之心，安居無事，非其所樂，諸葛亮所謂住與行勞費等，與其蠶食内地，孰若推鋒向前，如將來爲修復之圖，驅之以爲征調之用，勝固可喜，敗亦非憂，此一説也。二説雖非過人可取之論，然亦銷患未形之方。

一、榷場互市，遞年夏潦一生，南北通買賣，用舟載貨，用兵護舟，僅可貿易一兩次而止，八月以後，即不敢往矣。今年臣之到任，已是六月乍到未諳事體，本亦躊躇。適聞北客見在樊城，若誤其此來，恐後將失信。彼亦具知易帥，深慮違約，繼而知臣奉命而至，始皆懽然。蓋以昔在淮

埃，有曾中馬粗不失信于彼，其管場頭目遂以書來催促博易。臣猥分邊寄，非可外交，本欲謝而遣之，以比者恭奉宸謨，俾令措置，前此兩政已與往來，若加驟絶，必啓怨釁，臣已于數日前辦少物貨，專差總管李瑛親往貿易，及差兵船防護以往，已責令八月半以前竣事而歸司，發貨變轉，方見其數。或謂官自爲之，莫若通放商旅，抽解分數，力省而利疾。臣來歲倘未罪去，別作規畫，臣已續具奏聞。《可齋雜藁》卷一八。

手奏回謝御札戒諭荆閫事宜

臣今月十日恭準御札，臣熏香浣手，端笏祗誦。天光咫尺，奎畫陸離，蕞爾疆吏之微，辱兹睿眷之渥，臣感懼驚喜，交集于中。伏念臣猥以庸謬，誤被簡知，比當領事之初，恭稟宸謨，具奏兵事，迂疏弗切，上瀆淵聰，踏地局天，正俟鈇鉞，敢謂陛下恢乾坤之度，取芻蕘之言，俯錫訓辭，申嚴戒飭，謂其粗有于本末，且令先定于規模，細書何止于十行，明見足昭于萬里，有君如此，千載一逢，犬馬雖駑，敢不罄竭！臣伏讀睿訓，前此批去項目乃要務鉅節，臣蓋以仰遵指授，洊具條陳。大略耕屯今歲既蠲復損，前政臨去，減額二分，秋夏水損，何止一半。收數大虧，爾後經營，尚賒課效。例是召民耕佃，三年後方取課。目前互市貿易，秋深水涸，不敢復往，常年例是八月清野，即住互市。新年措置，勢用通商。制司本錢有限，不若通放商賈抽解。城壁之修復，襄漢諸壘固皆在望，然取之非艱，而守之不

易，共圖其實，乃可有爲，徒啓其機，却恐無益。前帥今年三月令張禧戍舊郢州，以人少城未足恃，禧求去，已替之。流徙之招輯，南北諸人固幸相安，然所隱之心，難盡形之言，養成其驕，始非一日，粗且姑息，患在異時。缺臣前已一再敷露其概矣，今蒙陛下令以難易先後，區處酌斟，臣用展底蘊以告。臣竊謂京湖十數年來，以孟珙之威望膽略，節固根盤，似道之精神力量，頤指氣使，有爵賞以奔走人才，有金帛以招徠豪傑，朝廷每事寬假，有請曲從，皆足以專制一方，猶未能修葺一壘。今臣起從久廢，本乏他長，獨賴陛下不以庸愚，委任責成，固當畢力一心，上遵明訓，不當以今揆昔，徒費空言。然自到任連月之間，審觀司存，今日之勢，調度如故，氣脉則枯，憂責過前，運掉寖窘。以兼總謂通融，而今則諸路綱欠蠲放不貲，歲失茶征近千百萬，諸軍券食，則分文粒米不可省也。夔置策應，已十數年，今罷此一司，制司歲無二百萬之科降，而所謂應接西援者，則樞劄行下，緩急相應，元未嘗逭其責。鄂無節制近十五年，今以漕兼之，于事體固所當爾，然司存兵財大計，舊置分司于彼，賴以應接，既事權不一，勢至掣肘，分幕之屬，總戎之將，皆望望請去，而況制司茶利亦自歲失百萬之入，天時不偶，今歲又無屯田之餘，此去之難，不言可想。是皆臣所謂調度如故，氣脉則枯者也。至于公朝責任，則近得廟堂密諭，因聞敵有窺襄之意。今遣調數百人先入爲主，臣不敢有違，見因互市，已調兵六百人屯于城中。黠虜相望鄧、樊，多詐叵測，孤軍遠戍，詎可不憂！貿易既歸，未知攸繼。置司自來不任糴事，近聞朝廷幾誤以耕屯當和糴，既而命糴七十萬石，臣不敢有違，幸因總所以置江西、湖南、北場分，亟作收糴，及委漕憲相助。京湖産米有限，況值水傷，出少食多，寧免

艱羅！本錢弗繼，尤懼失時，略舉二三，大率不易如此，而倘使少存事權，可以軒輊其屬。幕府許寬于辟士，那寄間得以薦人〔一〕，俾共協心，固非所慮。其或邊閫艱難之地，動惟有司文法之拘，則士大夫擇木而依，彼見他閫之擢用如是，此閫之扞格若斯，向捷速而今齟齬，人將鄙而遠之，詎肯樂附，其誰共濟哉！是皆臣所謂憂責過前，運掉寖窘者也。臣抵戍未久，銜戴上恩，正願少有所見，固不敢以事自沮也。但得朝廷弗以駑駘易制，其視前後毋過懲，抑略加假借，則邊鄙間事亦未有不可爲者，全在陛下主盟之而已。乃若規摹二字，明聖格言，倘不思先定之圖，而姑爲泛應之計，是真不可者。臣今據司存局面，只得以束斂爲先，以葺理爲急。至于先後難易，則互市之利爲易見，所合先圖，耕屯之事非難行，然在後效。修復人所難之者，然如臣近所密奏，亦豈無區處之方？招輯人所易之者，然如臣近所過憂，不可無斟酌之策。臣之此心，惟明明其鑑臨之。臣又恭準聖諭，守襄之傳，不必問其來否，當乘此暇隙，亟作家基，以互市諭酋長，款其他謀。臣仰惟宸算洞燭戎情，已嘗備見于敷陳，不謂上合于指縱。賊雖聲言守襄，近據邊報傳聞，其酋李幹臣者亦五千〔二〕，守襄爲憚，繼欲守樊，又傳止欲守裕矣，臣皆曾備申密院。賊謀甚狡，彼苟無大氣力，決不輕進重地。以臣愚料，事未可知，爲國良謀，機恐易去，倘不預爲布置，大作規模，千百孤軍等于羈旅，烏作家計！臣不敢具文應承，上欺聖聰也。憲宗伐蔡，裴度贊以斷與不斷之言；晉武平吴，惟羊祜、杜預與帝意合。惟陛下密與大臣熟圖之。臣語言率直，盡出由衷，惟聖慈赦其萬罪！《可齋雜藁》卷一八。

〔一〕那：似當作「郡」。

〔二〕其酋李幹臣：原作「彼敵人款幹臣」，據清初鈔本改。

回奏宣諭經理

臣恭準三月八日聖旨宣諭：「經理一事，固其時矣，須當條陳來上，與邇臣熟議。」臣恭禀睿算，即合再具開畫開奏。竊念臣自到任以來，前後敷陳復襄事宜，上徹聖聽，次達廟堂，中間合用兵將錢糧等事，悉已具控。近者正以廟論未定，嘗遣屬官鄭士鉉赴朝廷禀議，繼得其報，傳道丞相之意已有區處，將則許借吕文德總統，兵則許摘調萬人以助，役錢則許科千萬以給用。惟糧餉一項，蜀米既無指準，朝廷未有科撥。若得科二十萬石，臣當趲那見米應之。度皆密啓，臣已再令士鉉禀聽規畫。轉眼四月，進止遲速正當決于此時。但爲此大役，人知其難。臣所以仰奉宸謨，願效駑力，非特慮彼敵之所有，亦欲銷我患于未形。然而久棄弗取，今取必争，利雖居多，亦豈無害？目前使當爲惟征惟築之計，事定乃能用且耕且戰之圖。事緒孔繁，關繫不小。若非主盟之堅凝，孰敢任責之輕易？臣得士鉉書，丞相猶慮浮言之惑，恐同列之沮。觀此則丞相雖合上意，他人未必叶心。萬一始謀勿堅，中道而畫，却恐貽笑夷狄，啓釁封疆。此不容不預以密奏者。欲乞聖慈與邇臣熟議，早賜乾斷，俾臣得以遵守，毋失事機。《可齋雜藁》卷一八。

全宋文卷七八二〇

李曾伯 一〇

回奏經理事宜

臣三月二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三月十四日奉聖旨，令分司財用司支撥十七界官會一千萬貫文付京湖制司椿管；二十七日準樞密院劄子，三月十八日奉聖旨，令沿江制司調遣二千人，江州節制司調遣三千人，潭州飛虎軍調遣一千人，江州節制司調遣二千人，前往京湖制置司增添戍守。臣已具恭稟回申尚書省、樞密院外，臣竊照朝廷上項科錢、調兵，蓋將經理襄、峴，邊臣所當遵奉上命，圖惟舊疆，但襄自丙申失守，委棄十五六年，城壁頹毀，灌莽彌望，一向揆時度力，養威伺釁，未暇修復。臣舊歲此時尚在桂林，恭奉宸奎，俾復城壁，仰窺聖算，意實在茲。自後屢得廟堂書，必勉臣以經畫。臣巽懦書生，到官未久，事非素具，自知豈克辦此，惟以國恩深厚，詎敢辭難！睿斷堅凝，義當竭力。去秋蓋嘗一再修奏事力則易，欲全諉荆襄之事力則難。大要得糧米一十萬石，朝廷及制司各

調兵一萬五千人，乘盛夏以進，方可有爲。臣前後確守制説〔一〕，必蒙天鑑，乃若其詳悉條目，則去冬十一月九日嘗具親劄，稟白丞相，迨至正初，未聞朝廷有所區處。臣恐日力易失，未免委屬官鄭士鉉躬詣朝廷請命，以決可否。正此夙夜鞠躬，以俟圖效犬馬之愚，以報陛下，繼得士鉉書，具傳廟堂指授，志在必爲。將則許差吕文德，兵則許調萬人，錢則許科千萬，而獨于糧餉一事，未有科撥數目，臣已驚懼。今則遣將既愆于素期，調兵僅半于元請，緡錢雖科，尚在遥遠，糧米至急，未見施行，即此規畫，公朝幾類于易觀，責之驅馳，邊臣豈敢以冒往！伏念臣向在淮甸，連葺泰、泗、壽三城，凡是遣將調兵、給糧備械，非朝廷悉加之助，則制閫亦無此力。然且壽未成而敵已闖，泗僅立而敵已窺，雖備殫固圉之謀，猶莫逃挑敵之謗，而況襄、樊二城，咫尺宛洛，久棄勿取，取之必争，今往必得，得之貴守，始至則爲惟征惟築之計，既定徐爲且耕且戰之圖，非兵何以布置，非糧何以贍給？始謀勿審，後悔曷追，此不容不瀝血忱以告之陛下也。今月日已迫，非猶豫之時，命令既放，必漏泄于敵，在朝廷只得堅持國論，以圖必成，斟酌事勢，以濟不及。載惟與此大役〔二〕，色色欠闕，如錢楮之未可以數計，器械之未可以件名，若將、若兵日前不敢過有請益，惟所急者二事。其一，臣始謂朝廷科糧二十萬石，則臣于總所見運經常券米内那寬就急，趲以應用，却將所科米補數；今既無所指擬，後將何以爲繼？萬一諸屯乏興，咎將誰執？此項乞速賜應副。其二，則上流舟師素來疏略，非藉許浦、澉浦及下流兵船三二千人由江泝漢，上下往來，張耀聲勢，無以爲護糧之助，此項乞速賜差調。臣除已一面于所部内差摘兵將，整辦聽候外，兵之進止，惟候此二事以決。臣竊計，奏徹淵聽

當在四月初八日以前，伏望聖慈亟命大臣速賜處分，臣于四月二十日以前恭俟回降。如蒙由從前請，臣即當調兵以進，并檄諸路之師陸續起發；若出四月，則此事今歲不可爲矣。傳曰「日中必熯，操刀必割」，惟陛下速圖之！《可齋雜藁》卷一八。

〔一〕制：似當作「此」。

〔二〕與：似當作「興」。

出師經理襄樊奏

臣竊惟襄陽天下之脊，古今重地，南北必爭，實爲國家舊境。臣猥以無狀，自去夏桂林蒙被恩擢，首奉奎畫，戒以修復城壁爲事，臣仰體皇帝陛下興念祖宗，畀付有家，不忘舊物，每飯在鉅鹿下，圖惟經畫，將俟機會。臣不揣犬馬之力，勉奉鞭策，自祇役以來，曉夕思慮，深恐無以報效。中間疊承廟堂指授，恭傳膺斷〔一〕，俾竭臣愚。臣雖異懦寡謀，到荆日淺，揆分義之所在，及形勢之相關，繆爲疆吏，固有不容辭其責者，前後屢陳修畫〔二〕，惟懼事未能具，力不逮心，將負陛下隆委。乃者三月之末，連準朝命，調兵科錢，許給糧米。臣方此量功慮事，若虞機張未敢輕發，而江黄之師倏築境上，三軍將士相與讙傳，臣恐此聲已至敵國，或來此而先據之，則重貽天顧憂。此月十七日，

又蒙丞相賜書，謂已同東西二府奏之上聽，丁寧勉厲，戒以必爲。臣敢不恭奉宸謨，選調師旅，乘此春哨初退，夏潦方生，布宣皇靈，徑趨峴首。已于四月二十日庚戌躬率將帥，禡告明神，就以是日巳時遣行。爰遵便旨，命荆鄂副都統制高達任責經理襄陽城壁，總統諸項軍馬；京湖制置使司帳前副都統制晉德同共任責經理襄陽城壁，專委以防衛之事；制置使司屯田幹辦公事王登權通判襄陽府，兼管幹襄陽制置分司；總管張禧任責樊城裨禦；總管李瑛同任責樊城捍禦，兼提督榷場。次委總管王該商確軍事，路分李權受給錢糧，撫幹楊孝錫同僉分司。調江陵戒司諸軍、飛鶻馬軍、先鋒軍、神擘弩手、飛山軍、强槍手、親勁簇帳軍共四千七百餘人，則權總管宋永堅、路銓、康玉、鈐路史伯英〔三〕、馮安忠、高彪、賀順等分將之；安市飛鶻精銳馬步諸軍二千人，則路鈐張順等將之；澨黄洲勇信軍三千人，則鈐轄韓伯榮等將之；鄂州忠義虎翼軍三千人，則鈐轄管仲才等將之；總所勇勝軍一千五百人，則鈐轄王鼎等將之；岳、澧、常德、壽昌、松滋、下沱、公安等諸軍共六千八百餘人，則路鈐邢斌、季和、鈐轄盧秀、陳堯卿、孫應得、路分曹孝忠、李興等分將之。共計官兵二萬一千人，皆是選摘南北之鋭以往。先是十九日，吉文珀以江、黄師五千人至，亦命相繼以發外，此諸項兵船共四百隻，軍哨共三千餘人，則先期已委路分翁貴、李及仙、路將向椿年等部押，津載資糧，自江入漢。至于軍行糧餉最急，臣則幸已節次那趲制總兩司經常糧米，自今至郢者已三萬餘石，入魯洑、入沌口，將至復州者近五萬石，在靳、黄、九江上下者近十萬石，見取澧州米二萬石，指準潭州米三萬石，共約二十三萬餘石。臣見委鈐轄熊山于州，鈐轄徐青、運幹汪應時于漢沌口，制江幹趙畣夫、路將宋萬

年于潭州等處，制僉李琪復于州，路分梁定國于岳州，料院戴琐于鄂州，上流自潭，下流至江，沼塗分任催督，並令陸續至郢。于郢則亦置制置分司僉廳，專任餉事，命權安撫司計議官方文炳主之。團集兵民，輕艘轉漕而上，自郢至襄，水程七百里，素多灘險，慮防抄截，又須計辦陸運，以濟不及，見委松滋都統司計議官鄒琳區處，欲檄新沅守聶棠權制機宜，鄭士鉉兼董之。須是八月以前，二十餘萬之米悉入襄陽城中，除役兵餉食外，存留十萬餘石以餉留戍，備至來夏，方無遺慮。乃若經理之初，務要多得竹木以爲排扠樓櫓造作等用，臣則今春已委陳宗海、葉之才等部兵往均、房沿流預期采伐。近得其報，已辦巨木數萬，竹亦二十餘萬，紕成牌筏，只候官軍一到，順流而下，度必不誤指準。臣區區經營之計，伎倆止此，又慮賊知我師入峴，或肆侵軼，以乘吾虛，以掣吾肘，併選調鈐路温和、劉整、馬榮、孫威、董順等各以輕捷之卒布置于沿邊諸山險間，叶謀守將，糾率寨戍，以備不測。繼是師行之後，臣惟知率司存僚屬別模等盡心力之所至，以圖應接，已置專行一局。今鄭士鉉、陳元桂管幹亦已面戒，高達而下相期協力，限在兩月，要見功緒。仰惟上天助順，人心思奮，庶幾披荆棘，立官府，以期上稱陛下規恢之略。惟是創殘棄地，密邇醜類，今欲三數月倉卒之間，復還十五年高深之舊，百色當辦，非財勿行，一物不牢，前功盡廢。荆閫之梽虛有素，而餉計之應兑已多；見糧雖那趲，而諸屯將有不繼之憂；諸軍當起發，而庫管幾乏可支之錙。衆目共視，一語不虛，暫費勿靳，乃可久寧，始謀或疏，奚免後患！倘遂僥倖防冬之後，便當綢繆嗣歲之圖，全望朝廷曲賜之扶持，不以邊鄙尋常而概視，俾得畢力征築，徐議屯耕，仰托宗社之靈，獲逃封疆之責，臣不勝幸甚！

繼有合行事件，續具奏陳。《可齋雜藁》卷一八。

〔一〕膺：似當作「睿」。

〔二〕修畫：似當作「條畫」。

〔三〕鈐路：似當作「路鈐」。按路鈐即路分鈐轄之省稱。

奏以鄂州分司併歸節制

臣竊惟京湖之重鎮三，曰襄、荆、鄂，先朝皆命重臣分任守帥。自襄失守，中間荆與鄂分置兩閫，至孟珙而合，由是事權盡握于荆，而鄂爲輕矣。十數年來，置閫多委參機分司于鄂，以總軍事，而郡守不得預，因仍至此，習以爲安。臣每私謂松栢之下，其草不殖，幸無事則已，一旦有警，則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非良規也。臣去歲預事之初，首蒙朝廷命守漕蕭逢辰節制本州屯戍軍馬，臣不勝深服朝廷處置之當，所以一聞成命，即力破羣議，深自討究，盡以本司所屯鄂州軍馬撥聽逢辰節制。既申之公朝矣，未幾，樞劄行下，猶欲存制司之體統，乃令逢辰止許節制水軍，餘仍隸分司。自此又復數月，其間掣肘之事，有不容盡言者。近以修復襄峴，征調四出，未暇爲朝廷告。竊思京湖一道，自昨孟珙以和好往來，慮雖間入頻年，終無大侵軼。今襄陽既復，慮所必争，秋風一生，必以忿兵加

我。先病觀證，或者實表虛裏之憂；同舟異心，豈無淪胥以漸之懼！臣夙夜以思，正欲少圖更革。六月十一日，忽得荆鄂都統張勝書，其云云于郡吏者如彼；十九日又得湖北運副兼知鄂州蕭逢辰書，其云云于分司者又如此。大概祇因近日一水之泛，州郡靳而勿應；州郡則以戎司則以隄築，欲得錢米，分司格而勿行。臣反覆二人之書，爲之驚懼。竊謂此何如時也，鄂爲江湖一會府，所以相維而共濟者，實一二賢隽是賴，其可以杞魯相視如是乎！況江流汎溢，是以易禦之變，彼此劍佩，互相推避，紛紛已若此，設有武騎千羣，飄忽臨江，又將誰與應之！縱使制臣平時布置嚴密，兵家安危在漏刻，其能倉卒遥制于千里外乎！事勢至此，固有不可沿襲于舊者矣。臣照得都統張勝固荆楚老成之將，第去年因逢辰節制，托疾告連月不出，度終非樂與共事。臣雖勉之體國，兩月之前，亦方以丐去請。又照本司分司史子翬久著幕府之勞，近者申辟于朝，已蒙除知漢陽軍，待次不過踰年。臣正欲假此一麾，華其出幕，子翬方亦有請也。臣度勝與子翬之意，殆亦皆以秋防爲憂，其與州郡脉絡相通，共治則可，兹形迹既異，並立委難，今恐至此，戎帥不容不更易，分司不容不省併。臣又因思往歲誤分淮閫，以合肥相去頗遠，嘗請諸朝，命提舉趙希瀞兼參謀官管幹留務，西堧賴之應接。今合肥以許堪兼謀幕，亦近比也。大抵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令出二三，動豈能吉？有如蕭逢辰久歷邊陲，兼任臺郡，俾當一面，優有餘力。臣愚欲望聖慈出臣所奏示宰執大臣，密加商確，速賜處分。如臣言可采，乞命逢辰兼本司參謀官，仍節制本州屯戍軍馬，却容臣以鄂州分司併委之，庶幾責任專，事權一，不至蹈《大易》輿尸之戒。所有張勝欲乞召歸禁衛，別付戎閫，史子翬欲乞添差議幕，俾得

新次，其荆鄂都統制職事，自合恭聽簡擢。緣漢陽軍緊臨江面，近據守臣楊履之申，備禦全然疏略，方議修整。臣竊見左屯衛將軍、湖北總管何舜臣，京襄舊將，沉毅有謀，嘗歷戎帥，三爲邊守有聲，漢陽乃其舊所更歷，僭敢以其姓名上備遴擇。若蒙特加除授，俾替張勝，則鄂漢中流有逢辰以專節制之權，有舜臣以任捍禦之責，度必能相須以濟，共飭秋冬之備，上寬宵旰之憂，臣亦獲逭曠責，不勝幸甚！《可齋雜藁》卷一九。

奏總所科降和糴利害

臣不避斧鉞之誅，輒有危悃，上干聖聽。臣一介庸愚，誤蒙陛下之隆委，以有切於國事之利，可以支吾毫髮，不敢以塵瀆。茲有切于國事之利害，關于歲計之經常者二：曰科降，曰和糴。科降目前之所擬，申請有不繼固可憂，和糴歲之所仰，措畫有弗及尤可慮，不容不力爲君父告。所謂科降者，總所每歲下半年蒙朝廷貼科創增米三十萬石，連政積年以來，例蒙依期科撥司存，視爲經費，每至下半年，諸屯軍餉支遣將絶，賴以接濟，此非因臣任内始有此請，亦非因今年經理創爲此名。近者蒙朝廷檢照年例，已降指揮科撥司存，正欲分撥治邊諸屯，以備給餉。繼而開會所屬報到科數，則三郡節制司尚欠一萬五千石，折屯田穀三萬石。京湖制置司之五萬石，折屯田穀一十萬石。則本司報到見穀已盡，所存黍麥雜色不堪餉軍，江西軍司之十五萬二千石，則欠米七萬九千二百餘石，興國軍欠米八

千石，是今年下半年米未科者猶有一十五萬二千餘石。此外所謂令江州截撥淮西米二萬石，亦未可指準。是前項合科三十萬石之米，止已得實米一十三萬石，尚欠一十七萬石未有取撥之地也。又況今歲閏十月，照經常合科貼支米六萬石，見請未報，前項既未有見米，則此項必又俟新羅。司存自此年以來，諸屯皆是隨運隨支，初非有所椿積。臣去年交割，六月到，前政米帳具在，朝廷數内鄂州軍前并諸屯現在米共三十九萬五百一十七石有零，指擬米者，或未運，或在路，不能皆足，而科降之數亦在焉，可知其概矣。所準朝廷科降，皆是豫先計約，揩定期日，以應諸軍宣限，今若使一歲而驟欠二十餘萬石之數，委難鑿空取辦。臣竊覩廟堂軫念邊餉，未嘗不欲如數應副，而計房不爲實計，姑應行移，徒執已科之名，未有實撥之米，三軍張頤待哺。一日無食，咎在餉臣，若司存財計餘裕，制司耕屯有收，稍可通融，亦不至急切如此。臣賦分多艱，遭時連潦，值此窘乏之極，凛然疏誤之憂。臣所謂科降，目前之所擬，申請有不繼，固可憂者此也。所謂和糴者，則臣請先言來歲制、總兩司合科米斛數目。總所常年創增米上半年五十五萬石，下半年三十萬石，下流生券米二萬石，贛州寨兵米七千二百石，制司常年生券米二十萬石，則是來歲合科米共一百單七萬七千二百石。又有今年合科前項，今年下半年創增米十七萬石，又閏月經常米六萬石。通兩項計約，則是自今冬至來歲合要措辦米一百三十萬餘石，方能應兩司經常科降之數，倘有券外之費不與焉。籍在計簿房，臣言一不敢誣也。此項米斛在朝廷必皆取辦新羅，粒粒不可闕者，然則今年羅事亦可謂重矣。本所蒙朝廷科羅七十萬石，江西、湖南兩漕司共科羅七十萬石，果使皆如數羅足，亦不爲過多，

諸路或得粒米，狼戾亦不難辦。今歲湖北水潦慘于去歲，去歲猶有米可糴，今歲未必可糴。江西則臣得提舉徐夢衍書，方云苦旱；湖南則臣得漕臣鄧均書，亦云闕雨。臣觀兩路歲事已無全功，今年新糴必皆費力，朝廷若欲糴實米，須科撥實錢，司存共二千八百萬計，今數内一項：制司舊本錢二百五十萬貫，則去年糴事雖委制司，實總所任責，總所方以陪費請，制司又安有餘財？朝廷但知裁減米價，增添銀值，此錢實無有也。一項：廣東提舉司銀八萬兩折價，自江陵至廣州往回四五月，每歲解發銀綱，至所動是經歲，今縱目即差人取錢，豈能及新糴？一項：今取制司交割銀六萬兩折價，制司元交委有此項銀兩，臣任内不無那借支動，有借作調遣支犒有者，有見椿他郡備犒者，有行爲銀盆銀牌在庫者，些小存在，留以激勵三軍，盡數取之，帑如洗矣，緩急何以措手？一項：科降官告度牒準折，此在他司用苗頭敷糴則可，在總所依市價招糴則難，蓋敷糴則派付上户，上户不敢不受，招糴則支付民旅，民旅望而不來，若令鬻價糴米，則此豈旦夕所可發泄？所謂見科到實錢，止是封椿庫。一項：支撥十七界京交五百九十萬，新米糴價，司存猶未知高下，姑以去年米價準約，則僅能糴及一十一萬餘石，臣深恐計簿房因所已科之數，便指爲已辦之米，上誤朝廷之歲計，下誤邊鄙之軍食，他時朝廷不問所科錢數虚實，但謂邊臣不能辦事，或以無糴之米指爲科數，豈不利與害兼？目今新米上市，價值尚廉，措置失時，轉是增倍，此亦事理之所見易者，及今不以實錢收糴，委爲未便。臣前者正慮及此，嘗申朝省，今歲乞勉委本所糴事。近自恭聞指揮，日夕憂慮，爲之食不下咽，大懼誤事。臣所謂和糴嗣歲之所仰，措畫有弗及，尤可慮者此也。

伏念臣猥司邊閫，其于總賦之事，實無兼人之長，職思其憂，有如前項利害，豈容隱默。欲望聖慈特賜軫念邊餉關繫，宣諭宰執大臣，察臣所奏，無一非實，將總所今年創增未科米，科支實米，以濟目前之急；今年新羅羅本錢，科支實錢，以備嗣歲之計。仍乞體念本所連年疲于羅事，特與減損今年羅數，撥付他司，庶易辦集。豈惟愚臣之幸，實國事幸甚！《可齋雜藁》卷一九。

奏廢罷茶局科助

照對臣蒙恩承乏上流，亦既閱月，首聞朝廷收諸司茶局之利，盡歸公上，此在前政已自遵承，況如微臣，惟有恭奉。然其間有因仍而尚在，不容弗別白以具言。竊見制、總兩司歲仰茶利以佐軍費，總所約收數百萬，制司亦收數十萬。今諸局悉廢矣，其尚存者惟總所之鄂州金口，制司之岳州楊柳灣，乃是各處土着，些小食茶，皆以步擔往來，初非連艘巨販。竊知前政曾申朝廷，乞通此一綫之路，良亦懇切，至今未準回降，却聞嘗得提領書報，許以金口而上，自作斡旋。意謂存十一于千百，以此兩局尚仍舊貫，然自連月更張之後，已非往時收趁之比。蓋緣朝廷未有明降指揮，將許令兩處存留，將俾之一概禁止，以致民旅懷疑，官吏蓄縮，或因或革，未知適從。臣竊謂茶鹽國之利權，假之方鎮則以供軍，收之公上則以裕國，惟上所命，孰敢不共！但以國計固貴于阜通，兵計亦不可以驟乏，有司只當量其出入，以告朝廷，必能權所取予之方。臣頃者備數淮塽，朝家收回鹽利，遂蒙每歲

令項科降，獲免乏興，又蒙姑留淮安州此神場璉海鹽一項稅錢，許之仍收貼助，是皆近比，可考不誣。茶鹽等也，敢援是以請。區區欲望朝廷重矜邊計，詳酌事宜，俯念兩司茶利驟失，自今歲以往，每年特與科撥各若干，以示補助，以濟乏絶，不勝幸甚！其京口、楊柳灣兩局併乞取自指揮，或與存留，或悉住罷，臣敢不遵奉惟謹！《可齋雜藁》卷一九。

奏乞免今年和糴

照對臣兩年承準朝廷指揮，和糴糧餉爲數浩瀚，知敷派之非便，惟招誘之是行，官價既俾之隨時，民旅自樂于爲市。不謂去秋州縣因歲薄收，謂糴妨民，奉行監司風旨，多事沮遏，致使糴場官吏束手而無策，富家巨賈重足以避禍，或榜江津，或罪牙儈，姦民負官錢者所屬不與理索，巨室領糴本者越月輒以退還，指嗾譁徒，裝撰誣訟，他司務徼美譽，本所盡萃惡名。臣以職守所聞〔一〕，只得黽勉自任，中間掣肘，不可具言，幾誤軍儲，失歲計。茲幸仰賴公朝主盟，幾舊歲七十萬之糴，僥倖通融及數，蓋不勝其難矣。兼之每年糴本，司存不待朝廷科降，預先截撥諸州綱解銅錢，趁時措置，今不可以復行矣。每年糴價，朝廷所立常少，本所所支常多，今無力可以陪貼矣。又況總司、子司自來本有體統，軍食、民食豈可不相爲謀。今來新年和糴，在司存事力、事勢委是不復可以任責，若不預先控告，臨期或誤指準，申請已晚。區區欲望聖慈特賜矜體，念兵餉關繫至重，察臣非敢辭難，宣諭

大臣早賜處分，以淳祐十二年和糴米數分委江西、湖南、北監司任責，按時招糴，不勝公私之幸。若仍舊委令本所，寧乞將臣免兼總領職事。《可齋雜藁》卷一九。

〔一〕聞：似當作「關」。

奏湖南運司合支水脚

照得制臣管軍，餉臣管糧，漕臣管饋，祖宗舊法。中興以來，所遵行者惟京湖制司，因循權宜之陋。今合是三者併一司任之，厥惟難哉！兩年以來，因運襄樊生券糧米，蒙朝廷科撥湖南漕司米斛，若曰官以運爲名，運以湖爲地，此漕臣所合出力任責。去歲省劄元行責之湖南漕司都史措置運發，至襄陽施行，本自曲當，本司以地里頗遠，與之折衷，自潭而荆，漕司任之，自荆而襄，制司任之，此亦頗合人情矣。運使鄧安撫老成體國，後來一半水脚亦與通融支兑，本司賴以僅逭曠責。今來淳祐十二年分蒙朝廷先科米一十萬石，繼蒙再科五萬石。本司申獲朝旨，其先科十萬，乃令制、漕兩司各認水脚一半。本司不敢推托，遵奉指揮，自春半委官團僱綱船，賫帶一半水脚，往漕司聞請〔一〕，一半措置催運，趁水裝發。今乃涉時數月，適值漕臣新舊之交，懇請再三，藐不相應。漕吏祗以無例藉口，不思中興之初，岳武穆復襄，朝廷至舉湖南一路委之兼制。嘉熙間朝廷亦以撥隸京湖，豈但區區

之水脚！此在今日固非所敢援，本司稽諸故府，撿照取運體例，因得淳祐三年湖南漕臣范煥章應鈐任內備牒本司公文，考其前後該載，則自淳祐元年運米又援元年例，皆是湖南漕司出備水脚。范煥章乃近世名監司，號有風力，其視王事所在，則不但于運費弗靳，所以待遇制司亦存事體，公文灼然可考，本司近不免以此真本封呈。湖南運司今來先科十萬石，雖蒙省劄已降指揮，令湖南漕司于鄧運使所趲剩錢内，科撥十八界京交五萬餘貫付漕司，充一半水脚，餘令制司貼認，已費應辦，所有續科五萬石未準區處。在本司既無力可以取載，在漕司惟恐復不相體恤。若照范運使體例，上項脚錢並令湖南運司盡數認支，無可辭者。所合將元得范運使公牒真本繳奏。伏望聖慈軫念本司經理新復，難于往時，劄下漕司遵照舊規，共濟國事，將上項續科米五萬石任責運發，認支水脚，令赴本司交卸。所有運至襄樊一段，此却本司自任其責。將來亦合令京西、湖北兩漕司均認，庶幾不失朝廷設官分治之意。《可齋雜藁》卷一九。

〔一〕聞：似當作「關」。

全宋文卷七八二一

李曾伯 二

奏襄樊經久五事

臣竊惟襄陽天下之脊，古今重地，臣猥以無狀，仰奉聖上廟謨雄斷，賴將士之力，披榛蕪，治壁壘，亦既換歲，粗臻厥成。第惟圖經治之功固難，爲經久之計尤難，其有合行規畫事件，嘗博詢之衆論，有當急者數條，輒不避天威，謹開具奏聞于後。

一、襄陽一城，周圍餘九里，樊城亦近四里有半，夾漢而壘，要非三萬人不足以守。見今屯戍計二萬一千餘人，賴國威靈，連月修浚捍禦，粗無疏失。然諸軍皆客戍也，春事既定，他路所調者將歸元戍，本部所調者亦當踐更，士卒寧無家累之懷思，往來且有道路之疲弊。兼是軍身出戍，老小在家，生券家糧，官給兩分，此非可久之計也。臣向在淮閫，修復壽春，次年即移屯廬州，義士軍七千餘人改付壽春駐劄，自此壽春兵戍遂省此一項生券，而此軍亦與此城相爲固守。今襄陽

戍兵恐亦當用此策。竊見荆鄂諸軍内多有舊來襄陽軍籍，累年内徙，雖若重遷，中間邊人亦自懷舊。倘能處置以得所，必有勸率以願歸。臣愚擬乞朝廷行下制司，與軍前商確，且以萬人爲率，議令移屯。或前軍，或摘調不拘，并不拘南北軍。臣去歲已曾支錢，令襄陽府計置創造寨屋萬間，以備屯駐。臣又近曾行下襄陽府，内戍軍有願授田自耕，將來欲移家者，令以近城良田給付，姑以此誘之。但以軍人挈家就道，券食僅給其身，一行移徙費用，官司所當優恤。臣計算一萬人一年生券，合該米九萬石，十八界交三十六萬貫。若蒙朝廷捐一年之費，下制司分作兩次給付，願移軍人于起行、到戍日各支一半，米恐欠闕正色，或以一半折價。俟其到戍之後，則各人熟券即係總所任責，向後此萬人不煩朝廷科降。雖一時之費用，實永久之利也。若得萬家在寨，同心如城，邊壘之根本固矣。第或謂萬家形屯，除軍身外，姑作一家三口，則是三萬口，不測圍閉，恐糧食無以濟給，此固不得不慮者。然此事區處無緣，一旦驟以萬人遷入，所當立定規模，逐旋措置。在制司亦當預爲緩急貼助之備，在本府則當援以養種贍給之宜，在官軍則亦必自爲營生之業。全在守臣得人，切切然視此如作家計經紀，俾令邢遷如歸，則事無有不可辦者。不然，徒以苟且過歲月，非所以爲國計也。

一、言經理之計于今日者，莫不以屯田爲第一議。豈不曰襄陽沃壤彌望，歷年荒蕪，因由致穀，軍可使耕，募民實塞，農必願往，可以減戍役，可以省轉輸。此策誠目前所至急者。然臣觀古今耕屯，邊寇不入則穡人成功，圖惟以漸則可責辦，于速則難。蓋今襄陽、漢水之外，即是敵境，灌

莽千里，久無人烟。募民則舍易而就險，用須當用晁錯之説，張全義之規，以「勸」之一字爲主，先給以本，未可便計其利。官司只得備辦農具，貸借牛糧，開墾之初，與免官課，措置有緒，量納屯租。官耕則選委將士，分任拘確，民耕則招募頭目，團結隊伍，無事則出作，有警則入保。許以開荒若干，收課若干，補轉官資，以示優賞。仍從朝廷精選材能之士，專任綱領之責，俾與襄陽軍前商確區處，亦如往歲官屯，計所收議賞。耕近毋耕遠，種早妙種晚，毋苛取，課效見矣。臣自去年以來，已屢諭本府及分司留意耕事。近者東作，亦已行下，令廣作規模，許以軍民雜耕。節次已發并見發牛五百餘頭，秏種數千石，見今催趣指畫。但司存事力未免窘于用，空言恐不能動于人。須得朝廷專設一司官吏，別科一項錢糧，優立一等賞格，本司却當相共審度區處。異時墾闢既廣，登斂有成，用理軍餉，悉惟朝命。其欲圖耕屯之實，必出于此。

一、前項所陳，曰移屯，曰耕屯，無非爲省券。乃若漕運一事，疇昔承平所難。今糧米自江西、湖南出産之地運至荆、鄂間，已涉經旬，況經理之初，勢須朝廷更與令項應付三兩年軍食計。然邊城新復，三軍以食爲命，一日不可乏供。千四百里，自郢至襄又七百里，中經白湖諸灘之險，且有哨掠邀截之虞，全藉春漲而取諸江，夏潦而泝諸漢，秋防未動，歲計已畢，然後恃以無恐。竊照轉輸本漕臣職也，制司去年權宜措置，竭力應辦，僅克有濟。今運事又及時矣，臣固不敢遽諉他人，見辦輕艘，以備津載。然獨力懼有

于遺慮，而責任宜委于專官。昔者岳飛纔復襄陽，朝廷即命沈昭遠應辦糧餉。今來欲乞公朝選委京西轉運一員，專一任責，庶幾兵食不致闕乏。臣又有一二愚慮。昔嘉定間，棗陽陸運最難，朝廷科降不理資次鹽鈔三萬袋下京西運司，許召商旅運米若干至棗陽支鹽鈔若干袋，一時人競趨之，糧以給足。今乞倣此，以募大商之願運以往者。端平間，淮西糧運費力，朝廷昔命漕臣委官于鎮江置局，辦舟發米，自運河出淮里光、豐間者，猶記三四萬石減舉主一員。今乞倣此，以勸邊吏之出身任運者。此皆犯危冒險，非是不足以使人也，敢併備采擇。

一、襄陽雖重鎮，往年諸郡按堵，聲勢聯接，屹然據南北之要，信如常蛇首尾之相應。今不同常時矣，自水而至郢城七百里，自陸而至江陵亦四百五十里，相去遼邈若是，所賴漢江水泛，轉輸之可進，南漳山險，間徑之可通，形便勢捷，固國之所必守也。但載觀目前地利，荆、襄、郢三州在今猶錨脚也，臂指常貴于運掉，脉絡不可以斷續。然則控扼所在，居三州之中者實惟荆門，其如舊治平夷，素無險要，沮漳寓治，僻在濱江，往往皆非可守之地。采之衆論，以謂曩歲制臣孟珙曾委官相度利河、嚴山兩處，正在荆門管下，欲于此而爲經理之地。蓋其去襄二百餘里，去郢纔數十里，俯瞰漢水，相連黄茅諸山，水運而上者必經，陸行而北者亦近。或謂荆門當移治于此，擇利據險，以爲襄、郢聲援，居常糧運則可以艤棹，緩急調遣則可以駐師，縱有寇入，亦可以使無扼吭拊背之患。其言委有可采。但興一州郡，添一城守，此豈易事！司存人力、財力俱有所不及。無已，則命一勇將據山傍江，姑且作一大堡，屯兵二三千人，俾事耕植，招集休養，以漸

經畫，姑俟二三年間，事力有餘，然後邊沮漳寓治之民居焉。幸而底成，悠久之利也。此事本司未敢輕易區處，如朝廷以爲可行，乞委官相度，仍須假以兵糧之助，則諸將中必有出而任責者。

一、襄陽新復之地，以十五六年狐狸所嗥，日月幾何？粗立官府，池城雖修浚，田野未加闢，室廬雖草創，市井未阜通，戎虜常有闖伺之心，民旅猶懷顧慮之意。若非朝廷每事優恤，其在邊郡，何力支吾！臣前項所陳，如兵食、地利固至重矣，其次州郡之立，則又以官民爲本。竊見京、襄之民屢經寇擾，久困流離，或耕鑿山谷，以苟升斗之粟，或遷移入城，以趨錐刀之利，縱云復業，生意未蘇。今乞照淮邊近年優恤體例，將新復州郡應干租稅各與蠲免伍年，庶有以慰邊民懷土之心。乃若仕于襄、郢間者，類多孤寒，身冒險阻，捐棄親戚，本爲尺寸之計，出入行伍，且無俸廩之優，雖云居官，官況何有！今乞照江陵郡官減舉體例，將襄、郢諸郡文武官屬端的在任宣勞人任滿酬賞外，許從本司保明，更與陞擢，選人與減舉削，庶有以爲士大夫趨事赴功之勸。

〔貼黃〕臣竊照京湖兵力昔號强盛，自淳祐減額後，尺籍日以削。比年敵無大入，所備不過江陵一城及上流邊面。今襄、樊、郢皆城矣，備多則力寡，表實則裏虛，勢使然也。目今襄陽見戍兵內，四千人係江淮、湖南所調，旦夕春深無事，皆當歸戍。向後秋防若只用本司兵力分布，必有不敷，緩急道路梗塞，遣援無益。臣竊見數年以前，京湖之兵力有餘，而江淮間不及，朝廷歲下荆閫調五千人戍安豐，且嘗移屯京湖一項軍馬屯京口，以備策應。今日之事，則江淮有餘力而京湖爲不及，每年襄戍，若非朝廷趲那貼助，則城大人少，恐有遺慮。欲望聖慈併諭大臣，候入秋

日，仍將回戍江淮兵湊五千人調赴襄陽，同共捍禦，俟將來經理有緒，兵力稍壯，却與免調。

《可齋雜藁》卷一九。

備襄陽分司王制幹兵册取鄧奏

臣不避天威，輒有聞奏。臣粗習爲吏，本非知兵，正以守邊之罔功，願致爲臣而俾去，不當再有陳述。實緣舊歲因襄樊之新復，不得不並用征築之策；近者因淮寇之未去，未免復略調牽制之師。大概皆用寡以襲虚，初非敢動衆而黷武。幸無損失，所向捷聞，皆宗社之有靈，與將士之僇力，屢俘敵首，稍懾戎心。前後並已奏陳睿聽外，惟是襄、均守倅累以兵册來告，謂河南惟鄧爲大，賊兵所屯，去襄纔百八十里，鄧不去則襄、樊、均、郢皆不得安。程進屢有結約，欲以兵取，王登相與商確，每贊其決。臣自度無羊祜、陸遜之才，且懼犯蔡謨、孫綽之戒，與之論難反覆，非止一次。臣始語之以端平前代有襄，金人未嘗有鄧，不必去鄧而襄自可立。進、登等則曰：金人有鄧不足憂，韃人在鄧不可玩。臣又語之以襄我舊物，得之尚應難久，鄧陷虜已幾年，縱得之，豈爲我有乎？進、登等則曰：得之非爲能守，止欲平其城，毁其巢，使賊不得藉資糧以爲我患。臣又語之以平其城，保其不復立乎？雖鄧無資糧，豈敵他無資糧乎？進、登等又曰：賊城之毁者多不復立，糧之遠者則未易致。臣又語之以襄我所當復，人尚以挑敵言，鄧乃券外，不幾深結敵憤，徒厚其毒乎？進、登等又曰：取之賊

至，不取賊亦至。取則賊有所資，而無所畏。賊能以春、冬撓我，我豈不能以暑月撓敵？臣又語之以復襄上命也，師出安保常勝？進、登等又曰：將在外，大夫出使，事有當爲，專之可也，豈可先以利鈍二其心哉！臣又語之以襄復未久也，猶爲有名，取鄧非上所命，師出安保常勝？進、登等又曰：將在外，大夫出使，事有當爲，專之可也，豈可先以利鈍二其心哉！臣又語之以襄復未久也，猶爲有名，取鄧非上所命，師出安保常勝？進、登等氣未固，果欲有志于此，猶當稍待歲月，視吾力有餘而後可及。進、登等又曰：機會難得易失，智慧不如乘勢，鄧適人心離，兵戍虛，失此不取，異時賊添重屯，不可取矣。臣又語之以兵家知彼知己者勝，不知彼知己者敗，今鄧之諜傳雖爾，安知賊不匿其大馬壯士，多詐以誤我，且宜謹護于士氣，未可輕用于國威。進、登等以此其議稍沮。乃者不過俾之度勢酬應從事攻撓，姑剪其枝以攻其心，此策蓋亦不可廢者。近因程進等金師告捷，將士爲之踴躍思奮，臣已即行下諸郡諸軍，並仰休息，且當養威持重，以備秋防，豈敢再有它議。今月二十五日，忽得王登親劄，具言鄧有可勝者十，欲于六月間襄用三千人攻其南，均用二千人撓其北，尅期併力，齊集城下，杜其城門，若有內應，則納其降而夷其城，若無內應，則掠其野而俘其衆，往來之間不過十日，鄧不降則走耳。臣詳讀其書，如登亦可謂忠于謀國，勇于任事，其言固未必皆是，其策亦不可盡非。臣周旋邊疆三十年，亦嘗屢爲人幕客，觀登議論，委所不及。所請固非有甚高人難行舉，但以六月出師，士卒未免于勞動，兩軍對壘，利鈍不能以逆知，雖邊臣有志之可成，恐或議無故而輕舉，從之固不敢當此責，止之又無以塞其言。昔諸葛亮不用魏延之謀，趙奢能用許歷之策，一取一舍，成否係焉，用敢以登親劄，繳塵睿覽，臣已報之。緣見乞休致，令登需聽宸算，伏望聖慈宣示輔臣，詳議可否。如其説可行，乞徑劄京西安撫副使高達

斟酌調遣。如一行錢糧，令王登親往軍前任責應辦，只許限以往來旬日，保無疏失，乃可登用。如其說難從，伏乞留中，免賜施行，仍劄本司遵守。《可齋雜藁》卷一九。

回奏邊民習射指揮

照對本司先準淳祐十一年十二月空日樞密院劄子節文：十二月十八日宰執奏事，恭奉玉音：「邊事未息，武備當嚴。五兵所先，莫如弧矢之利。昔种世衡守青澗城，每于平居暇日，教民習射，羌人畏之，不敢近塞，其法具在，可以推行。」令本司遵照上件指揮，講明區畫，倣种世衡之法，詳議激厲。仍須行以不擾，不調遣，不科抑，各令自衛鄉井，弓弩、箭隻聽其自便。所有邊江、邊淮縣鎮鄉井，勸諭鄉豪，令各任責區處，劄付本司關牒施行。本司遵稟指揮，除已于正月二十一日備劄各郡遵照施行去訖，續于二月初二日再準樞密院正月空日指揮節文，大意欲令沿江、邊淮之人習弧矢之利，各護鄉井，不調遣，不科抑，弱者、貧者不必强之，其强壯者不可幸免。自郡城之外，縣鎮鄉村却在州郡勸諭鄉豪，給以文牒，各令任責習射。內沿江州郡所管屬縣去江面太遠者不必施行。其置弓矢，或角弓，或木弩，或手弩，各從其便。專在太守留意講明，行之有方，使事集而民不以爲擾，誰不樂從！所有激厲旌奬之方，却在推行青澗城之法，條具以申。劄付本司遵照已劄事理，疾速措置講明，不得視爲常行。劄到，限一日具遵稟申。本司除已恭稟指揮，于二月初四日回申樞密院，仍遍劄諸郡催促施行

外，又于二月二十日再準樞密院檢會前項指揮，照得自劄下雖間有申到遵稟，尚未見條具合行事件，再議劄付本司，遵照已降指揮，疾速條具申樞密院。本司除已于二月二十二日恭奉指揮，又行遍劄諸郡，催促條具遵稟回申外，今來截日，緣未見諸州申到，所合恭奉廟謨，先自本司講畫推行條陳于後。

一、弧矢之利，邊民之所當習，而況荆楚素多奇才劍客，方當用武之際，誰無赴功之心！今者恭聞聖上垂意憂邊，教民習射，必知踴躍以思奮。本司今當鏤榜，徧行曉諭，俾令生業之暇，相與從事于此，異時推行之久，閱習之精，在城者足助守于城壁，在鄉者可自衛于鄉井，其于邊防委非小補。所有鏤榜務要邊民通知上意，辭不容繁。謹以一本繳奏，伏乞睿照。

一、恭誦玉音，以种世衡守青澗城日有教射之法，令倣以行。臣謹考世衡初在青澗，迫近敵境，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以銀爲的，中者輒與之。以至爭徭役者以射中則優，有過失者以射中則釋，由是人人能射。繼而世衡守環，以教土人以守，夏戎不敢動，真良法也。本司未奉指揮之前，自前政以來，至臣任内，日設銀的于武觀教場，聽軍民吏士從便自射，中的者與之，行之累歲不廢，此正倣青澗之規也。今益當推廣是意，以勸誘能射之人，添設射垛銀的于本軍教場，止許百姓習射。如優役、免過之事，亦當與官屬將校商確，隨事區處，併當徧劄諸州講明施行矣。

一、伏讀密劄指揮，既令行以不擾、不調遣、不科抑，止爲自衛之計，又令貧弱者不必强，彊壯者不可免，弓弩箭隻則從其便而自用，與夫責勸諭于州郡，給文帖于鄉豪，凡是數條，概已講明詳而區畫盡矣。臣敢不遵奉，以此意諭之民間，以此法責之郡守，鄉豪有能勸率者，當假以名目，勉以

事功，士民有精于材藝者，當隨其藝能，給以賞犒。

一、江陵舊來士人習射則有弓會，民間習射則有義士會，義士中間久廢，弓會至今猶存，月季按試，當推行自江陵始，所部州郡，嗣當一體施行。

一、照得鄂州制置分司亦有士人弓會，係前制帥孟珙春秋教閱，率有添給，有犒賞。今恭奉朝廷訓習之意，當益告諭弓會諸生，精加留意，檢舉義士元籍，更當施行。已先劄江陵府日下措置，照舊來體例，委官提督，其餘諸州俟條具到區處。

一、照得鄂州制置分司亦有士人弓會，係前制帥孟珙任内，曾申朝廷，將京湖向來殘破去處中補士人，倣軍伍之法，分爲左右部，名曰育才弓會，每月一次捐賞習射。立爲定額三百二十三人，于虎翼諸軍幫放，見係荆鄂都統制提督。因循歲久，頗聞名籍雖存，往往藝不精而廩徒耗。今來併合申嚴曉諭，已劄令鄂州分司逐月校試，別立賞格，以示激勸。其屢射不中者落籍，以射中者充補。

一、京湖所部諸州恭奉指揮，本司已屢次催趣條具，俟其申到事理，容本司逐一更加斟酌，擇其説之有便于民、有益于邊防者，又當從而報行，併俟類聚奏聞。《可齋雜藁》卷二〇。

回奏置遊擊軍創方田指揮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準樞密院當月空日劄子，恭奉御筆指揮，本司除已先具遵禀回申樞密院外，今開具下項：

一、恭奉御筆：「近聞虜騎之來，往往儲糗糧，立寨柵，以爲因利乘便之計。守臣邊將方欲嬰城退守，則有老師費財之患；方欲開關接戰，又有兵連禍結之憂。今朕欲于兩淮、沿江令各立一項遊擊軍，以備不時調遣，設有緩急，隨宜應援。使大軍持重，偏師擣虛，此正李廣縱部曲，逐水草，號飛將軍之遺意也。」此項所準御筆指揮，臣竊惟置遊擊以備應援，此實今日禦戎之長策，聖謨遠慮及此，三邊豈勝幸甚！所有江淮間近事，臣不能盡知，但聞江上連年招幕策應、精銳諸軍〔一〕，比之臣守維揚以前，兵籍已增，此在各閫自能條具。臣職在京湖，夷考兵籍，則端平以前未暇遠論，只以嘉熙間兵頗猶及十三萬人，自淳祐初揀汰之後，惟以九萬爲額。今總所見幫口券已是溢數，十數年間，京湖邊面不過只守江陵一城及上流江面，餘多寓治。頃自前年城郢，去年城襄樊，又如戍武當、戍漢東之類，未免以向來一塊兵力釐而分之。此表實裏虛，中外之所以交懼也。襄樊兵屯之事，臣方將別具條畫外，所置遊擊一軍，使之張耀聲勢，上下應接，其視倉卒請援，調師千里之外，先事而具，與緩而不及者大不侔，此委目前所當亟作區處者。但以總所管認熟券，制司管認生券，歲有成額，受給之官猶且凜凜有乏興之憂。今若創置一軍，須用朝廷令項科撥錢糧，如淮東忠義、制勇軍，淮西義士軍之類乃可。竊見鄂州節制司見行陳乞添招水軍三千人，正未有闕額可補。臣竊思襄樊既復，將來勢用移屯内地之軍，以實邊壘。其在内地却必用增益兵力，以補不及。節制司三千之招，未爲多也。臣愚欲望聖慈宣諭大臣，且從鄂州節制司之請，令日下措置招募强壯五千人，效金陵遊擊軍例，立爲遊擊水軍。科降身子錢，每名且以十

八界京交四十貫爲率，軍裝在外，發下鄂州節制司措置招募。每人日支券錢三百，米二升半，計算每歲合科米四萬五千石，錢五十四萬貫。徑自科撥，付鄂州節制司任責管餉，專一充作遊擊應援調用，不許調入邊城守禦。庶幾上荆下鄂，氣勢聯絡，緩急足以制敵，非特小補。

一、恭奉御筆：「又聞邊疆之外，皆平原曠野，敵騎奔突，邊臣每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患。今朕欲令極邊州郡開浚水道，去城百里之間，三里一溝，五里一洫，使敵騎不得長驅而入，邊民亦可爲耕鑿之計。此正古者立方田、開溝澮以限戎馬之遺意也。邊防二事，久注朕懷，兹與卿等共籌之。條上便宜，以寬憂顧。故兹劄示，想宜知悉。」此項所準御筆指揮，臣竊惟浚溝洫以遏敵騎，此實今日制敵之一策，聖訓丁寧俯及，邊臣所當奉行。臣所職京湖，竊觀部内形勢，有依山以爲險，有阻水以爲固，江湖漲潦未涸，則武騎無所用其長，亦有山隘險扼，馬不可以並馳者。此等去處，邊民隨地設險，措置寨柵，無事則散而耕種，有警則自爲保守，往往雖不藉此亦可。其如襄、棗至郢、荆，如安、復至漢陽，無山、無江湖去處，平田曠野，茅葦彌望，敵騎東西飄忽，以護農耕，以限邊界，此誠不可不作措置者。但京湖自端平以來，邊民流散，十年生聚，氣力未還。往年制司不許農民遠出拶邊，盡拘諸瀕江之屯，又幸值連歲敵不入邊，三時不害，諸屯僅見功效。數年以來，因措置江北經理，邊民褁負復業，散入諸山寨水溢等處，隨其地之所有以自食，生理可想。官司欲行結集，勢如團沙，稍急迫之，即且奔竄。今若以此事資耕農措置，恐無力可辦，惟當于官屯去處逐旋舉行，然上下地勢延

衮，工役浩穰，人力、事力不可不預爲之計。本司地在澤國，農田以隄爲命，兩年以來，困于一水，江漢湖泊渺成巨壑，瀕水隄岸十決五六。去歲費盡工力，皆成虚設，不敢贅及矣，見今自江陵管下直至漢陽，江南、江北兩岸合修之隄何啻千里。自去冬分委總管、鈐路諸頭目人起集義勇丁夫，措置修築，以工計者近三百萬，見役夫一萬九千餘人，因其飢荒，濟之口食，以用其力，約用物斛十四萬三千餘石，錢以十八界交二十八萬五千計，目前僅能了畢四十二萬餘工，勞民費財，役未及半，而倉廩竭，春水生矣。凛然方懼堤岸之未濟，而從事溝洫，委是力所未及。今只得遍牒沿邊諸州郡，本司諸軍屯，令遵照宸謨，一面條陳方略，各就耕種之所，隨事力之多寡，爲規模之廣狹，任責頭目，竭力措置，由近以及遠，先易而後難，各合開到溝洫繪圖具申。如此行之，加以歲月，必享其利。但本司事力、諸州事力，皆非餘裕，人夫服役畚鍤，即要食用。大抵官司欲興一役，非錢米不行。更望聖慈宣諭大臣，候江淮條具申到，併賜一體裁酌，或與科助，庶可責諸州之實效。謹録奏聞。《可齋雜藁》卷二〇。

〔一〕軍：原作「運」，據清初鈔本改。

全宋文卷七八二二

李曾伯　一二

乞免兼湖廣總領奏　壬子十二月

臣猥以庸才，繆叨重寄。艱難早歷，衰病驟侵。今年五月八日、六月三日兩嘗奏申朝廷，丐令休致，未蒙從欲。繼以秋防之逼迫，乞於歲晚以許歸賦，亦控之廟堂矣。今茲適值鄰柝之警，固非辭避邊閫之時，臣未敢上瀆睿聽。惟是制臣掌兵，餉臣掌賦，中興建置初意，職守相維。頃年京湖因以生券屬制司，蒙朝廷尋以閫臣兼餉事，要是出權宜之策，不可爲經久之規。循習至今，通融雖賴，每當羽檄倥傯之不暇，重以金穀浩穰於其前，心力既有所分，籌畫豈能備盡，必如異禀，乃可優爲。臣蓋自俾主餉者自任調度之司，主兵者得專封守之責，是共二以來，常懼滿百之謫，每惟國計，盍正官名，乃復祖宗之制，亦可分兵財之權。臣久欲控陳，願與釐正。今既未遑於即去，自惟艱任於兼司，欲望聖慈宣諭輔臣，將臣先次免兼湖廣總領，別選時髦，共濟國事。所有制司管認每年戍軍生券，自今併

歸總所，令照舊來格例任責供億，容臣專意閫務，以俟旦夕寇退，續申前請，不勝公私之幸！《可齋續藁前》卷三。

乞休致奏　癸丑三月

臣自去夏丐休未遂，比者具奏，先乞免兼總餉，伏準省劄，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祗服聖恩，感激愚悃，誼當罄竭駑力，圖報鴻私。竊緣臣自幼而歷險，及老而易衰，一紀橐班，三仕閫寄，寵踰而量溢，績寡而罪浮。以一身則憂慮成疾，寢食弗安；以一家則骨肉凋零，宗族淪落。每自傷於薄命，寧久保於幻軀。此在微臣，尚自私計，乃若膺疆場之責，未能寬宵旰之懷，舊壘甫葺，新敵方張，雖南北氣運之將回，猶東南聲擊之未弭。揆勢而論，腹背俱所當防；苟情不孚，首尾何以相應！況事力莫求其可繼，而物議多異乎所聞，有能知微之幾，得不先事而懼！臣數有徼幸，天實佑其衷；一或疏虞，人豈待以恕！顧身何恤，誤國是憂。若非新連帥之謀，無以作三軍之氣。言之至此，豈惟臣之餉權當免，而制權亦當更。兼臣願祈休致，不在今日，平時自知賦才不穎，愚分惟有早退爲宜，用敢不避天威，再控前請。伏望聖慈憐臣懇切，出於由衷，察臣樸戇，非是避事，爲國遠慮，及時改圖，宣諭大臣，檢舉臣去夏所請，許令休致，投畀寬閒，實拜隆天厚地保全之賜！《可齋續藁前》卷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五。

再乞休致奏　癸丑四月

臣乃者再具奏申，乞許休致。今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二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一介邊臣，屢瀆穹聽，自知凌犯之罪，宜在誅斥之科，曲加海涵，未忍沙汰。顧念猥當於隆委，豈敢自棄於明時。實緣臣共二閫以來，閱三暑寒於此，精慮已耗，事力已殫，分劑已盈，伎倆已竭。近得痞眩之疾，未有醫療之方，荏苒而少餐，怔忪而多忘。察脉觀證，靡遑身計之恤；揆時度勢，實惟職守之憂。與勍敵方相應酬，如病軀其能撐拄！貪榮無已，因謂之安，挺災愈深，殆不自濟。失此春事休而弗去，惕然暮氣隋而弗支。再用祈衷，終冀得請。伏望回乾坤之大造，退保餘齡，不勝感天荷聖之至！《可齋續藁前》卷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五。

三乞休致并薦代奏　癸丑五月

臣自去夏五月以來，已三乞休致，兩丐免餉，從休致。伏念臣幺微邊吏，前後累瀆天朝，只當跼蹐以俟斧鉞，未應再有陳請。竊緣荆閫與蜀相連，未蒙俞允。近者四月二十八日，又嘗再具奏申，乞

利害相關，情分不可扞格。臣自去冬屢禀廟堂，乞選差蜀閫相孚之人，來鎮荆襄，以通脉絡，從臣善替而去。今者連睹邸報，余晦直華文閣、知鄂州、兼湖北運判，朱申直煥章閣、湖北提刑。是二人者，昔皆與蜀閫，同仕淮幕，屢當煩使，見謂時才。如申則中外皆知，蜀閫久薦爲代；晦則嘗歷尹卿，資望已高。今蒙朝廷起家持節，當路誰不屬目，在臣知有協恭。第臣疏直無能，叨竊已過，壯心凋落，病體支離。前此抗章納禄，猶恐朝廷擬代未定，倏聞晦、申之除，其才皆可當一面者，非特可使帥蜀，亦可帥荆，擇其一俾代臣去，必能辦王事、穆公論。傳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在朝廷不於此時早爲易帥之謀，他時倉卒，始議更張，臣身不足恤，深恐上誤軍國，噬臍無及。謹不避雷霆之威，用再伸犬馬之悃。伏望聖慈奮乾剛之斷，早賜處分，檢舉臣近奏，特令守本官致仕，速與命代。朝廷若以臣不合辭職，不敢避罪，但得上流閫寄得人，仰寬顧憂，臣雖獲譴，其甘如薺。

〔貼黄〕臣三年守荆，恭奉廟謨，經理襄、樊、郢三城，幸皆就緒。連年征築並舉，調兵攻擣，仰賴國威，師出必克，敵入輒敗。目前封守無虞，在臣本無規避，臣今來再疏之上，猶恐朝廷以臣襄樊首尾未欲更易。臣竊照往歲帥淮，甲辰復壽春，乙巳修泗州，丙午罷歸，亦只是經理兩年，至今安堵，規模既定，豈用翰取翰守，必待翰死耶？臣今雖告去，一日必葺，見爲措置移屯，催辦糧運，决不敢遺後人之憂，實緣疾勢事勢至此，不容不去，伏乞早賜處分施行。併乞睿照。《可齋續藁前》卷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五。

又手奏乞休致

臣不避鈇鉞之誅，輒瀝危悰，上干睿聽。臣孤遠微蹤，疏陋寡識，自淮歸里，己分與草木俱腐，獨賴聖明保護，抆拭使令。己酉蒙恩入嶺，庚戌改命來荆。去家五年，雖罹災患，報國一念，誓殫馳驅。僥倖憑藉皇威，保固封守，中間寅奉廟謨，經理襄、樊、郢之三城，粗皆就緒。輕兵出塞攻擣，前後十有餘捷，敵五大入，輒爲我師剿退，凡此天幸，是皆宗社之靈，將士之力，豈臣無能之人所克致哉！今者事會方殷，涓埃未效，詎敢自爲明時棄物。所以洊上乞身之請者，蓋緣臣積憂成疾，投老易衰，智慮已窮，分量當退。近陳奏疏，已控悃忱，其有精微未罄，不容不密爲君父告，蜀之情分、襄之事勢是也。所謂蜀之情分，則既在鄰閫，利害動皆相關，遇有邊隙，緩急其可弗應！竊窺近事，殊切隱憂，凡所移文，務立畦畛，矧聞睿意之俯蜀，豈不形迹之愈疑！臣固謂朝廷須當擇所相孚，使之來荆共濟，無事則脉絡貫通，有警則聲援聯接。不然，彼此不相爲謀，或至貽入腹之患，則必以扞格誤事矣。所謂襄之事勢，則昔未修築，猶可委之荆榛，今既經畫，則當保其壁壘。有功弗賞，誰復向前！無力乏供，何以善後！每聞廟論之所及，動以費耗而爲言。臣竊謂朝廷盍早謀易帥，使之往襄相度，當守則力加扶植，當捨則別作規模。不然，中外不相叶力，或至敵乘吾間之慮，則必以猶豫敗事矣。即此二説，有一焉已不可，況兼之乎！臣去則皆可新圖回之略，留則深恐貽倉卒之憂，此其控

陳不容但已。前雖屢申籲天之瀆，恐猶未有擬代之人，今得當才，適稱斯選。臣已具公奏外，伏望陛下俯鑑愚衷，特賜神斷，早新上流之任，曲全餘恩之歸，實利公家，匪徇私計，惟聖慈亟裁處之！冒犯天威，罪當萬死，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可齋續藁前》卷三。

辭免端明殿學士奏

臣今月十三日準省劄，六月四日三省同奉御筆：「賈似道除資政殿學士，李曾伯除端明殿學士，王埜除煥章閣直學士，職任並依舊。」臣聞命渙頒，撫躬震懼。臣竊惟黜陟臧否，朝廷所以昭用人之公；進退辭受，人臣所以厲事上之節。苟罔功而與之加律，及求去而顧使得遷，豈惟私情之弗安，亦恐公論之未穆。矧如書殿，又越從班，近世多處於名卿，微臣曷膺於異數！載念臣三年受任，何補涓埃，屢疏丐休，冀老丘壑。雖近奉勉留之旨，嘗游陳懇款之情。鞠躬盡力，懼弗克支；序情閔勞，望所不及。倏與二三臣而並擢，其於衆庶見以謂何！倘以上命遽受之，則是前請皆僞矣。用敢效循墻而控避，庶無重負乘之包羞。伏望聖慈俯察愚悃，收回自天之渥，曲循累月之祈，免躐華階，俾全末路，臣不勝幸甚！《可齋續藁前》卷三。

再辭免奏

臣蒙恩除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嘗具辭免，
衷。竊惟承明進直，儒學至榮，疆埸粗官，夢寐絶
敢再瀆！然念受之而已不覺其憮則稱，受之而人或
旬之内，再命有華。臣累疏求免官，而今乃遷官，
於人情。況蒙丁寧訓告之辭，將資掎角表裏之助，
一介官名之增重，地廣則責亦廣，恩深則報宜深。
答殊休！徒貽曠瘝，上誤簡拔。用洊伸於傴僂，庶
舊階，願畢力於秋冬，冀寬顧於宵旰，苟全封守，

三辭免奏

臣近具奏，再辭免新除端明學士恩命，七月二
戴恩深厚，自念欽承，揆己倖盈，不容忝竊。載惟
君王之命，臣子有辭，或出於真切之情，或姑爲文

今月初十日恭奉詔書不允。臣莊誦睿訓，感極微
想，恍然渙號之布，重以巽令之申，盍克欽承，詎
議其非則危。顧護塞之績蔑聞，援鄰之除方被，一
連年冀辭職，而今乃加職，雖聿昭於上眷，未必察
讀而至此，益切悚然！深惟三邊事勢之隱憂，不在
倘冒寵而居之，至揆力則眇若，何以副隆委，何以
免速於顛隮。伏望聖慈俯鑑愚悃，收回新命，姑仍
俾遂歸休，不勝幸甚！《可齋續藁前》卷三。

具之請。如才位相稱，官職方來，特爲備禮而言，未能忘情於禄，是之謂文具。若所謂真切，則精力已竭，實欲辭榮，責任弗勝，分合知止，素有退休之志，一無矯枉之私，此則非虚遜也。臣自去夏至今春，願致爲臣，已不一疏，公朝不以其亡狀而進之隆階，人以爲華〔一〕，己則大懼。況已奉丁寧之旨，未敢避馳驅之役，騶頒異數，却非本心。目今西檄紛來，北諜踵至，正慮秋防之事，上貽旰食之憂。或者重以官名，豈若增之事力。倘毋誤國，始克保身，慮患或疏，寵榮何有！矧累形控陳曰去，今一叨陞擢則留，私心豈能自安，公論亦將弗恕。用敢不避再三之瀆，以祈寢免。伏望聖慈俯察由衷之禱，毋拘反汗之嫌，收回新命，以穆輿論，俾臣安心職業，圖濟事功，不勝幸甚！《可齋續藁前》卷三。

〔一〕以：原作「已」，據文意改。

乞休致奏　甲寅三月

臣不避天威，輒布忱懇，上干聖聽。臣一介疏庸，絶微識略，再蒙簡拔，謬玷蕃宣，既兼領於賦輿〔一〕，且復任於鄰援，恩深寄重，才薄報輕。雖揆時度力，倍費支吾，而鞠躬盡瘁，敢計私便！竊緣臣自幼而侍先臣丙寅之難，及仕而從諸閫幕府之遊，垂五十年，徧歷邊役，近十餘載，洊領帥權，

血氣以病而耗，齒髮以老而凋，智慮以憂而衰，筋力以勞而竭，自知無能於世，用矣奚益！惟有早退，則吏議可逃。頃由受任於江淮，固已請休於田里，矧今忝竊，愈更滿盈。城襄已三載，而粗可爲後人相繼之規，來荆跨五年，而已過於連政在任之日，此而不去，幸豈可常！兼臣爰自前春，迄於去夏，屢嘗抗疏，乞致爲臣，屢上訓之諭留，復許時之玩愒。貪榮弗止，招咎必然，此閫治幾有延燎之虞，而私家且貽番病之撓。賤軀亦疾，踰月未瘳，茲驚懼而靡寧，殆退避之無所。臣又竊思守淮埧之日，歲丙午以前，臣珙牧荆，臣玠鎮蜀，今二臣皆已淪謝，顧一息豈能久存。倘非力祈憫恤，俾義命之早安；將恐上誤委令，徒身名之俱喪。用殫懇切，仰瀆聖明。伏望睿慈曲垂淵鑑，憐臣出入艱難之久，察臣前後祈退之真，宣諭大臣，亟謀新帥，容臣以本官休致，早得善去。凡餘年之未盡，皆大造之曲全！《可齋續藁前》卷三。

〔一〕輿：原作「興」，據文意改。

再乞休致奏　甲寅四月

臣比具奏陳，乞令休致，四月初三日恭準三邊科瑣，在臣子正合報圖；一介丐休，此君父所未矜許。然念義所當爲者，固不敢徇己；力有弗逮

者，又不敢隱情。重惟衰庸之孤蹤，早歷艱難之多故。周旋兩閫，跨涉十年。所至公上必收其利權，未嘗封内不有於敵難。率奮空而葺廢，勉扞侮以支危。賴國威靈，不至曠敗。然臣精力〔一〕，則已殫窮，若方之古人，是詎能爲役，欲然何恃，寧不自知！茲願爲首丘之狐，庶免類東野之馬。抗疏蓋屢陳於兩夏，解嚴且又過於一春。而況罔功叨榮，積慮成疾，事會無極，天幸豈常！物理惡盈，人情浸玩。亟去則可新上流之規畫，倘留必將誤兩道之委令。抑有過憂，不容縷述，用忘微分，洊瀆睿聰。伏望聖慈，俯鑑真悃，速圖時髦受任之計，曲遂微臣知止之私，俾乞餘骸，少休晚節，實戴隆天厚地生死肉骨之造！《可齋續藁前》卷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五。

〔一〕然：原作「怨」，據《永樂大典》改。

三乞休致奏　甲寅四月

洊承君命，深惕愚衷。退惟共二之罔功，豈敢再三之有瀆！茆念臣本無智略，誤任蕃宣。歲月於邁，血氣浸衰；事會方來，精力已竭。一春多病，連月未瘳。當羽檄倥傯之在前，而藥裹扶持之未暇。賴國威之震耀，底封境之肅清。蒙恩勉留，睿眷若此；畢力報效，臣職當然。但以叢數責於己，而益負荷弗勝，閱五年於今，而愈運掉不去。兵以風寒之多備，財非天雨以莫支。倘若縷陳，秖類繁

紊。强敵茲水生而始去，諜言將冰合以復來。近雖三入三敗，亦幸而成；然而一勝一負，何常之有！將預圖於保固，正宜示於作新。臣伎倆淺而恐已爲强敵所窺，事力單而亦且爲將士所玩，頑然弗退，決是可憂。幸值目前當撤戍之時，委是閫外非養痾之地，用殫寸臆，疊冒咫威。伏望聖慈，俯憐危悃，察其累歲丐休之真切，早爲上流圖任之選掄，保全餘生，僥倖善去，仰戴天涵地育，九殞莫酬！

《可齋續藁前》卷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五。

四乞休致奏

么微邊吏，自揆罔功，憑恃上恩，所祈善去。瀆至三而未許，謫滿百以奚逃！固知多事之時，殆非乞身之日。然念臣之事君，如子事父，力有所不能則當告，情有所或隱則不忠。臣本無他長，僅知一樸，出閫入從，志滿分盈。十數年前，已願納禄，四載於此，累疏具陳，乃出由衷，非是文具。今之齒髮衰顔之益甚，骨肉零落以自憐，百憂薰心，一身是病。雖動作常人之無異，而纏綿厥證之愈深。即事會之正殷，何精力之可應，黽勉弗去，顛踣必然。不足計犬馬之軀，所當防虎狼之敵。兵家無常勝之理，鄰患兼浸迫之憂，有備則可以無虞，無具則何以能禦。天幸難恃，日力無多，此而弗圖，患且將及，有不容不歷數以告者。京湖頃年未復襄郢邊面，江北大屯，惟在江陵，虜猶約我以和，朝廷以人爲重，有請必從，無賞或吝。今二三年間，備禦廣，責任重，無歲虜不入，而乃事多掣

肘，人有玩心，舊比不可以攀援，新制動有於牽礙，將帥間有望望然去者矣。此一也。京湖生券、錢米，自孟珙管認始，年科米三十萬石，繼而歲減十萬。遞年以來，添供均、隨、光、郢等戍，所科乃亦上是計，約寶祐元年歲支至四十餘萬石，除所科之外，皆用鑿空倚辦，將何以繼！此一也。而況今歲所科前項常年生券米二十萬石之內，朝廷又令以屯田黍折支八萬石，前比之所無。此既不可支作軍食，糶錢糴米則又不及。況制司又有供給軍將物斛，歲亦約用措辦二十餘萬，小有不登，果何所措？此一也。又如襄陽經理以來，科撥生券錢米已歲減一歲，本司添貼應接亦既罄竭，連年奉命移屯軍人老小，抵自今歲已共移六千二百七十六户，優支起發，般費錢米共該十八界會二十三萬餘貫、米五萬五千石，朝廷止科十八界會一十萬貫，且準行下令楱移屯萬人，是亦無力可及。此一也。茲四者皆制司之事，不可爲者。乃若上流茶稅，往年藉以通融，貼助歲收甚夥，自臣到任，歸之國用。今江州分司歲收未暇計，先來鄂、岳置專官，所取未暇計，只以鄂、岳兩場自淳祐十二年二月至今年四月收七百餘萬，通而計之，何翅幾千萬！是皆向來總所所有也，今無是矣。此一也。廣西經略司權行截撥運司庾司窠名錢充安邊軍券食，前政任內屢狀申請科還，雖未回降，爲數猶未多。今計臣任內，自淳祐十年至寶祐元年終，已截撥銅錢二十一萬三千五百餘貫，控告科還前後已三十餘次，迄未有區處。此一也。又如朝廷和糴，司存每年當是陪貼，爲數浩瀚，自前政已然。近淳祐十一年分和糴已隔三載，近因申請科還蜀糴銀兩，都曹奮筆出豁，糴價則痛減，銀價則過增，又支過本司銀兩不與理還，顧令楮管二百五十一萬，今何所從出？此一也。茲三者又總計之事，不可爲者。至於策應建司，

向來幾類虛名，今實欲備援。嘗考舊事，已亥督府調重兵援蜀，非專藉荆旅，自後六七年間，歲調援入夔不滿三千人，秋去春還，未至越忠、萬以上。今蜀事非前比，當此盛夏，本司見調三千人在蜀，又武定三千不預焉。今去秋高，深恐事出倉卒，朝廷責令遣援，則本司自有邊面，敵或東西俱急，其何以應！此一也。又策應建司，素無財賦，遞年分上下半年科十七界會一百萬支遣，無兵事則可。去歲調發支犒，所科幾不足以給所用。最是支過援蜀備峽人兵生券米以三萬餘石計，錢以十八界會十二萬貫計，是皆通融制總兩司那借應副。近屢科請，未蒙體恤，此去歲已支者猶所不問，今歲萬一有所調用，此項生券錢從何而辦？此一也。是二者又策司之事不可爲者。凡是數端，皆關係大節，如細故俱不敢及。載念臣才具既不足以經理，言語又不足以感孚，一日恐誤朝廷，則敗國事，此荆楚重任，又不容不更張而措置者。臣聞昔人有憂及時事者，而謂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臣嘗服其言。不職當去，其敢自恕，必待狼狽大壞而言，公朝雖欲保全之，晚矣。用敢瀝血忱以告睿聰，伏望聖慈察其憂國之忠，恕其觸天之罪，檢照臣連年累請，特令守本官致仕，別選髦隽，亟濟艱難，則臣死日生年，戴恩罔極！《可齋續藁前》卷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九五。

五乞休致奏

臣比陳一介螻蟻之悃，屢觸九重雷霆之威，地育天涵，弗加之罪，朝奏暮報，仍命曰留，斯萬死

不足稱酬，而一身豈遑顧恤！第念臣職兼三而支吾浸不逮，辭再四而剖露蓋已窮，火將然而因謂之安，屋且漏而知之在下，上流之事，今類於斯，揆才曷副於濟艱，積憂徒致於成疾。荏苒彌月，倏忽又秋，上命既不可終違，臣愚實未知攸届。臣竊謂器有受擔石之量，而擬之萬斛則豈勝；馬有僅十駕之能，而責之千里則必敗。大概用人不可使踰其分，列職不若專思其憂。茲懷歸既畏於簡書，則受任願寬於轡策。用殫愚臆，洊瀆睿聽。伏望聖慈宣諭近輔，檢照臣節次奏申〔一〕，熟加裁處，如蒙許休致，改圖新帥，興起事功，則不勝公私之幸！其若未忍斥棄，尚俾存留，則乞別選餉臣，以分其兵財之寄，免兼策應，以畀之威望之臣，徯畢防冬，却容請老，則臣敢不惟命是聽！《可齋續藁前》卷三。

〔一〕奏：原作「奉」，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七八二三

李曾伯　一三

奉詔舉帥材二人

照對臣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内而侍從、臺諫、給舍，外而制閫，各舉帥材二人者。臣竊惟薦材難，薦帥材尤難。古者方召遠矣，今夫謀三軍之帥，將以備一時之選，睿旨誕頒，猥令薦進，豈不以觀臣，謂其所主惟善，能舉其類乎！顧臣本無材略，忝任藩翰，揆己不足，安能知人！爲之踰月儀圖，其位望之已著者固不待微言之推敭，其聲名之未達者則有得於共事之更歷，今有二人焉。竊見朝奉郎、前知建昌軍事余靆，自任高郵尉而留淮幕。臣見其諳軍民利害，得將士心，顒顒昂昂，有遠到器，議論本乎正大，趨向不爲卑污。臣命夏皐修泗，上承下接，皆靆贊之。最一事尤有識。往時靆初擢第，值遣使諭蜀道，拉靆偕行，恥於依憑，甘以吏事自見，臨節而不可奪，於此可占。今稍更霜露，才氣殆益老矣。宣義郎、通判襄陽府兼京湖制機王登，昨以秩歸尉而留

荆幕。臣見其曉兵家韜略，通當世務，磊磊落落，無罷軟，習政事，多所規益，言議不爲依阿。臣命高達復襄，左撐右拄，實登佐之。最一節尤可書。往時登以勇爵，因獲俘詣荆閫，怒登不拜，翻然舍去，卒以儒科自奮，有志事竟成，於此可觀。今久在風寒，文理浸加密矣。是二人者，臣察之已熟，故敢薦之不疑。抑又有説焉。馬廐金懷之無取，則可以臨羌；桑株田頃之弗多，則可以慕亮。如鼇、如登，臣嘗與之講論及此，使遂展布，必可保其能自廉飭。臣愚欲望聖慈下有司籍記姓名，特加旌擢，以爲事任之儲，如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可齋續藁前》卷四。又見《續文獻通考》卷四七。

乞預備蜀奏　壬子

臣自近聞蜀警，連得蜀閫十月初三、十六日公文關報頗緊，已具録奏聞。中間得歸、峽二郡守書報到事宜，則已緘呈二相，必皆徹聞睿聽。臣今日再得歸州權守鄧益二十四日報，傳聞賊勢十三日已近重慶佛圖關，過江津，此報恐非端的，雖未敢信，然有聞不敢有隱。臣竊惟重慶一城，介於兩江之間，形勢險固，賊所難窺，閫臣十年經畫，必能防勦，此若未足上勤宵旰。臣之所慮，則蜀之支徑不一，最是自夔至渝，中間忠、萬、涪、安地里延袤。往歲己亥，賊犯西邊，督府調兵三萬，控扼於此一帶，猶有湖灘透漏之患。今恐蜀之兵力分布，不至忠、萬下流，萬一賊據建瓴之便，用扼吭之智，吴、蜀脉絡關繫，不但爲京湖唇齒慮而已。臣近以襄、均諜報叵測，既自爲境備，又復爲鄰憂。臣已

那調都統張禧等兵共四十人分往歸、峽、松、滋，措置水陸防遏。又有澧州麻寮一路，近通施南，亦已差周公明先次量帶軍馬往諸關點視把守外，臣區區欲聖慈密諭大臣，寧憂先於事，毋事至而憂，豫爲圖全之謀，以備應急之着。蜀安則東南可安，惟陛下留神，幸甚！

〔貼黄〕臣所據蜀報，其言賊兵犯瀘南，窺嘉定，本司聞之道塗，已自多日，緣未得蜀閫公文，不敢具奏。今詳所報賊勢，委是不輕。臣之所慮，冬日尚長，西邊未知虜退之期，中流懼有備虚之患，如夔諸郡與荆爲鄰，聲息皆弗以關聞，探聽未免於間隔。目前重慶以下，雖幸無警，此賊倘因資力，旋生姦謀，安保不來？其可無備！臣雖爲謀不當越境，然慮患非止及鄰，婺緯隱憂，已具前奏，敢望上留聖意，宣諭輔臣，亟思區處之策。伏候睿旨。《可齋續藁前》卷四。

回御筆手奏

臣恭準宣諭，以臣近奏蜀警，特賜答諭。臣伏讀聖訓「兵法有云，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與夫「別徑之可慮」，仰見皇明遠覽，沉幾先物，不止一隅之計，深得多算之防，臣拜稽歎服，委非愚見可及。又蒙神謨指授，令多用兵船控扼蜀口，多差間探體訪事宜，有聞節節申奏。臣猥任北門之寄，適當西風之衝，職思其憂，豈敢不力！前者自爲境内之備，固已列置峽中之屯，此月十五日恭準密劄指揮，令本司整齪將士五十人審探緩急，前去應援。臣伏念夔據咽喉之要，荆實唇齒之依，聞命

之臨，即議趲戍。若以赴鄰之急，亟合調兵以前，却緣自得蜀閫十月二十五日公文以後，未有續報。臣得之體訪，近多傳賊勢之西向，却未越渝境之下流，又夔門有榜，備蜀閫報，謂軍當得捷，虜且多度，臣恐是其事少緩，未得其的。以此一面整辦備援補戍之師，移文蜀閫，以審進發，委官夔郡，以辦糧食，已於十一月十六日奏聞外，惟是已具之措畫，上是豫爲援鄰之規〔一〕，方來之應酬，又當益思保境之計。前奏所具補戍軍馬，若有緊急，臣又別當那摘精練將士，添調兵船，前去歸峽一帶控扼。如其他險隘合防把路徑，亦已逐一行下所屬，申儆增戍外，所有體探事宜，前者雖屢遣人往探閫機秘密，道聽罕真，今兵調既有相關，探候其敢弗廣！若事或緊切，雖未有蜀閫關報，臣自當隨宜應接，謹容陸續具奏。《可齋續藁前》卷四。

〔一〕上：似當作「止」。

襄陽獲捷手奏　癸

臣非才分閫，奉命復襄，兩年之間，征築並舉，賊騎不敢輕入。近諜知僞主新遣舒穆嚕、錫里達、嚕噶齊等軍馬，欲謀今春窺伺，正此隄備。正月二十四日古納圖過漢江，據攻襄城，其勢不輕，其謀叵測。此賊本欲哨江陵，入均、房抄掠，以爲攻襄計，幸賴陛下德格皇天，威震殊俗，將士僇力

思奮，賊馬纔至西柳關萬山，隨出與戰，賊兵小却，即乘其渡漢未畢，下營未定，賈勇追勦之。自晡至夜，助以風雨，遂以三千之師，破三萬之敵兵，溺江填港，遺棄資糧器甲三十餘里，奪馬四百餘匹。俘擒敗卒，斬獲首級，所據通判王登前一書，所言尤詳。敢是此夜賊兵敗遁，渡漢駐岸，自相蹂躪，允謂天助，非但人力。臣周旋江、淮、荆、蜀三十餘年，屢見賊虜侵軼，未嘗有此捷，其速如此，所謂擊蛇必擊其首，是捷有之。一行將士委可嘉尚，臣已別具公奏外，今將王登親劄繳連，上徹聖聰。臣見委官往犒，取索功帳續申，伏望睿意先次宣諭大臣，特降指揮，優異頒賞，以爲邊頭干城禦侮者之勸。所有向武當一路兵馬，觀王登書尾亦自頭回，惟恐尚有後哨，已令驅逐。《可齋續藁前》卷四。

答宸翰手奏

臣恭準降下御札，臣薰香端笏拜恭誦，仰惟奎文陸離，天語温潤，聿昭遠覽，丕顯聖謨。臣幺麽疆吏，何以上稱睿眷！私心感激，至於涕隕。臣伏讀聖諭，以臣今春襄城奏捷，商州擣虚，寵以嘉奬，此則宗社之靈，將士之力也，臣幸而逭責，其有何勞！至若聖訓以臣累疏求去，於全身之計得矣者，人不以賊遺君父者正不如此。臣猥任閫寄，獨荷主知，捐軀報圖，固分當爾，抗章引退，以疾使然，亦由情分以扞格是虞，事勢慮猶豫而失。乃者僭陳於薦代，亦嘗密啓以祈哀，咫威不違，寸臆已

罄。臣方跼蹐以俟，陛下俯加訓飭，未忘捐捐，上恩如斯，臣豈敢負！正以不遠秋冬之備，恐貽宵旰之憂，强顏其留，掣肘將甚，乘此中權之改畀，庶幾西顧之可寬，此其本心，非敢避事。臣又伏讀聖訓「襄城守備宜益加嚴，夔門襟喉實有關繫，朕將作新規模，卿更深謀遠慮，式展壯猷，以副眷委之意」，臣仰見陛下明見萬里，慮周四方，不以微臣之非才，俾圖上流之共濟，臣雖無能爲役，其敢弗欽！凡而職思其憂，義固必葺，惟恐謀不越境，力所弗加。臣又蒙聖訓，戒臣乞身祈閒，勿復有請，臣自當遵奉之惟謹。所患衰病之難支，累形控陳，拱俟處分，伏祈聖造俯徇愚衷，倘犬馬未填溝壑，誓圖銜結，以報生成。所有臣今月初八日所奏事理，伏乞早賜聖旨施行。《可齋續藁前》卷四。

謝宣諭奏

臣今月九日恭準宣諭：「卿辭帥蜀，嘗見諭旨，不復相强，且護上流，以俟旌擢。」臣守荆罔績，每懼曠瘝，帥蜀掄材，豈堪委任！比輒伸於懇免，蒙曲賜於矜從。臣雖願還首丘，嘗具見累疏，洊被勉留之旨，敢懷顧避之私！冀寘譴呵，詎希進擢！知撫躬而感惕，誓竭力以報圖，俟畢防秋，乞容請老。乃若聖諭以臣薦漕憲爲代，閫寄不輕更易，臣不揣引類，實出由衷。蓋以時事正當丞揖之相扶，人才可無重弓以爲備？一時近取，二士足當，用瀆聖明，以聽裁擇。雖古云舉偏不爲黨，然此則知臣莫若君。尚祈聖度之宏，俯諒臣言之僭。臣又伏讀聖訓：「廟論必主耕屯，卿宜加勉；科降雖曰不

及，所在皆然，未宜因是求去。」臣恭誦至此，感涕以之。蒙聖恩若是之主盟，豈臣職敢怠於規畫！臣之危悃，前以控陳，司存利請，此特一端，廟堂扶持，自無遺慮。所謂屯田之當務，是固邊餉之所關。見今軍民雜耕，然須歲月見效，便爲指擬，恐有闕疏。昔如趙充國之屯，不廢景壽昌之糴，欲羌人之不動，必穀斛之多儲，失時弗圖，嗣歲徒咎。要豈無於良策，其可徇於虛名？臣因聞廟論，亦冒貢愚衷。伏望都俞之間，更賜詢謀之及，此又非特爲臣區區去留計而已。激於憂愛，進此斐狂，出位而言，頓首俟罪！《可齋續藁前》卷四。

乞於下流趲兵援夔奏

臣今月二十日準省劄，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李某兼夔州路策應大使。」臣比者叨恩進律，甫具巽函，簡眷踰涯，洊頒渙渥，不以守邊之無效，俾之越境以與謀。以地勢而論，猶齒有脣；以朝命之臨，若臂使指。此何時也？其敢辭乎！第惟夔之關係，莫重於方今，荆州事宜，亦異於疇昔，頃值邊聲之火急，毋虞情分之弗孚，茲俾復於舊規，固足覘於遠算。顧臣智慮以憂而耗，精力以老而衰，豈宜孱軀，又添重負？兼襄、樊、荆、郢諸壘，今自有封守之責，而澧、峽、沅、靖間道，且不勝蹊徑之防。尺籍幾何？局面若此！重門擊柝，猶恐不足待暴客，纓冠被髮，大懼何以救鄉鄰！矧其泝渝千里，所在空虛，越夔一步，即踰險阨。有如往歲之援，多調下流之師，透漏猶見於湖灘，浸淫

幾失於峽口。至今議者，莫不憂之。蜀事之利害，臣固非所敢言；國事之安危，臣謂實繫此舉。敵新聞於星隕，時浸迫於風寒。況聞諜者前後之言，類謂敵欲東西之合。縱未必有此，然豈可忽諸！在公朝雖復立一司，欲倚以應酬；非兵力則虛名二字，恐無以捍禦。深慮受朝廷之委寄，不能寬宵旰之顧憂，一跌弗支，萬死莫贖。臣又聞道塗之餘論，謂鄰閫於近時亦有防江之憂，嘗申乞師之請。是已知於謹備，所當念於遺言。泝險而上，布置弗先，聞警而圖，調遣何及！用歷攄於狂瞽，以仰瀆於聖明。伏望睿慈俯鑑忠臆，宣諭輔臣，速定廣謨，於下流沿江等處，整辦精銳兵力一項，多則萬人，少亦五七千人，發付本司，以專備夔路緩急應援，庶幾臣不但受策應之名，可以副策應之實，誓捐軀以報君父。所有荆閫二三年來雖不曾兼領策應，每歲循前例，調常戍以防歸、峽蜀口，元自不廢。今見議區處，俟秋防遣行，續具奏聞。前項策應大使恩命，容臣一面涓吉祇受管幹。其有復置司存，合行申請事件，續容條奏。《可齋續藁前》卷四。

催區處援夔兵奏

臣比蒙聖恩，令兼夔路策應大使。臣以累疏丐休，既未矜許，利害關係，不敢辭難，以於二十一日具狀聞奏。但是蜀兵單弱，夔備空虛，若非朝廷整辦一項兵力，專援夔蜀，恐無以應調。此去秋防不遠，所以申告廟堂，早乞區處。臣見今涓日猶未祇領策應司職事，今於二十三日忽得六月九日蜀

遞，承四川制司參議官文復之等以下幕府列劄，以制臣新舊更代，慮有乘間伺隙，欲得本司調兵六千人進屯夔、萬，其辭頗激切。臣已將文復之等劄真本繳申樞密院，乞與敷奏處分外，臣檢照京湖制司往年未發策應使時體例：淳祐七年調兵二千五百人，差都統同鼎總統入蜀，內一千五百人戍忠，一千人戍夔；淳祐八年調兵二千人，差總管劉儀總統入蜀，一千人戍夔，一千人戍忠；淳祐九年調兵二千人，差總管焦進總統入蜀，分戍忠、夔。承四川制司公文，以邊面肅清，請免發援，遂即回戍。近年既罷策應司後，朝廷指揮仍令每年應接。淳祐十年，本司差軍二千人，令崔安等總統，分戍巴東、歸州一帶；淳祐十二年，本司差軍二千五百人，令都統張禧等總統，分戍歸州、巴東，內令五百人戍巫山。切照前後六年體例，其策應司未罷之前與既罷之後，皆不過歲調輕兵一項，以備夔援，並未嘗及三千人之數。蓋緣京湖自有責任，兵不容多輟；夔、蜀未有警急，亦不待他援。今來荊、蜀事體皆與昔殊，若如蜀幕所陳，欲遣重兵以往，自非朝廷檢照己亥以前體例，於沿江下流調遣精兵，進屯備援，則在本司委無此力。伏乞聖慈宣諭輔臣，早賜處分，以備緩急，庶免於誤國大計，不勝幸甚！《可齋續藁前》卷四。

恭稟宣諭援夔奏

臣今月初六日恭奉聖旨宣諭，令臣凡百應援蜀中，已降指揮，調兵二千人入蜀，早宜發遣。臣肅

奉睿謨，恪遵惟謹，協恭鄰閫，共濟當然。臣近者六月二十日恭準省劄，除臣兼夔路策應大使，於二十一日已具奏請，於六月二十三日承四川制司幕官文復之等列銜劄子，欲調兵援，於當日又當具奏陳〔一〕。臣所言夔蜀利害，及京湖應援始末，具載前項兩奏，伏想皆已上徹聖覽。繼而六月二十九日準樞劄備余置元申，令本司整辦援蜀之兵；又於七月一日準樞劄備文復之等所申，令本司整辦萬人，聽候調遣，入蜀分屯。臣皆已遵稟，具申樞密院去訖。臣竊惟往者京湖雖置策應，夷考六十年間，歲調軍馬入夔，未嘗及三千人。是時既無邊城之責，亦無鄰柝之警，彼此殆以故事相應。今來將備實患，不同往時，其令遣調於援兵，不過能倣於近比。蓋國事所在，固當不分於畦畛，而兵力有限，亦欲自保於封疆。臣今者所準睿旨，令遣調二千人入蜀分屯。臣皆已遵稟，具申樞密院去訖。臣竊惟往者京湖雖置策應，夷考六十年間，歲調軍馬入夔，未嘗及三千人。是時既無邊城之責，亦無鄰柝之警，彼此殆以故事相應。今來將備實患，不同往時，其令遣調於援兵，不過能倣於近比。蓋國事所在，固當不分於畦畛，而兵力有限，亦欲自保於封疆。臣今者所準睿旨，令遣調二千人入蜀，仰見皇明洞屬，廟算無遺。臣自昨聞上命，已於所部那摘精銳軍兵，江陵二千人，鄂州一千人，具行整齪祗備，只俟權帥程逢辰續有關報，即當遣調。但京湖氣力，以目今邊面擺布，輟此三千之外，其它戍守已難再有抽摘，臣僭有一得之愚，正欲具奏。臣妄謂東南頭目在蜀，咽喉在蜀夔，賊兵去歲犯益、梓、利，諜謂今歲將謀犯夔，雖難遽信，豈可無備。今夔之守帥未定，夔之城壁則難恃，夔之兵可用者僅二三百人，夔之糧食見在者不過五千石，是皆見於田德實近狀之所言，此四者切於守夔急務，及今不爲定論，後將孰與任責！伏望宣諭大臣，速作處分。臣更有愚悃。臣雖兼策應遣援，伎倆止於常戍，不敢虛言欺誕，以誤陛下。其兵力一項不多辦，則恐虜或大至，杯水救輿薪之不足，不豫調則恐事或倉卒，大寒索衣裘之無益。已亥湖灘之釁，督府調兵二萬，入蜀應援，舊比可考。今蜀兵弱於昔，荆備多於前，若非朝廷令調軍馬一項專

備夔援，徒仰荆旅，以壯聲勢，必賊不至則可，賊小入則可，若或賊以大勢分道侵軼，以三千之師，安能布置江面之千里、關隘之不一乎？此微臣嗟緯之憂，晝夜之不能已也。臣近上廟堂劄，且乞於江州調精鋭軍二千人，黄州調武定軍三千人，凑作五千人，委一名將統之，只在八月間便令起發，且來江陵屯駐，以觀賊勢之所向，若上流急則趲戍而進，下流急則順流而下，東西運掉，此亦活法，庶免臨時呼唤不及之患。其於今年隄備夔蜀，要無易此策，如醫之必用此劑，醫此疾也。伏望聖慈併諭大臣速計而施行之。

〔貼黄〕臣前所請調兵備援，非爲京湖計，乃爲夔蜀計也。今所準指揮，未蒙體察，而朝廷備辦萬人之令，蜀閫趣兵六千人之檄，排日踵至，罔知所措。切照京湖地分，往年邊城未復，策應司所遣歲且不及三千人，今所部自有封守，兵力敷布，正恐不及，援鄰之戍，豈能倍遣！本司除前項見調外，繼此委是難以再摘。所願宗社威靈，賊不入夔，則彼此俱幸，萬一果有窺伺，豈不甚危！險阨一失，則不可禦矣。臣請言往事爲鑑。辛卯冬，蜀未大壞，荆乃全盛。是時桂帥蜀，陳帥荆，桂請援於朝，命荆遣援，調宋春以兵三千戍金州。臣時以兼幕責，備戎行，當其朝論閫畫，皆謂敵豈能涉吾境，直欲假此虚聲以却敵耳。一旦突至，孤軍弗支，荆閫隨遣孟珙以精鋭萬人守拒門，亦無益矣。向使賊未出平地，荆果實欲援蜀，不以輕兵幸試，便以重兵遏險，賊不可過黄金渡，透饒風關矣。至今論者有遺恨。此乃臣之壯年身所親歷者。今猥當此寄，不謂復任之事，倘又作此調度，賊不至則已，賊至而小有疏失，豈不爲誤國之罪人！用敢罄其衷臆，以爲朝

廷告。伏乞檢會臣累陳過爲備豫之計，早賜處分，照乙亥援蜀體例，速調沿江重兵以備西援，臣自當斟酌上下流緩急，以議進退。《可齋續藁前》卷四。

〔一〕又當：似當作「又嘗」。

回庚牌手奏

臣比以榦方無補，連歲丐休，嘗具奏函，洊申懇請。意戎事之少静，祈聖恩之曲全，曾弗踰時，乃倏告警。蓋緣虜懲去歲之再衄，兹舉忿兵而肆侵，以察罕老將親行，非塔喇新進輩比。今自渡漢，亦既涉旬，雖未逼於襄城，傳已透於均境，兵勢孔熾，資糧亦多，天色久晴，登麥不遠，竊恐機謀之叵測，尚須盤泊以相持，臣已戒邊城聿嚴備禦，不可喜功而輕戰，務爲持重以圖全。見調防把之師，拒敵於漢濱，牽制之旅，攻勦於山路，諭農民以遷避，厲將士以關防。仰憑宗社之有靈，期保封疆之無失。臣已日具事宜申樞密院，正懼上勤天顧，臣罪當誅。今月十九日伏準庚遞，寅奉密劄，恭被調兵西援之旨，臣敢不恭奉！第以襄方兵擾，黄復哨聞，正切門户之憂，又急鄉鄰之援，容臣支吾略定，應接敢稽！已即致書晉德，恭傳上命，俟其啓行定論，自當斟酌遣調。惟是臣以蕞爾疏庸之跡，當此紛然膠轕之衝，非惟臣晚年心力之已殫，亦覺臣今歲氣數之不順，所陳休致，固慮滿盈。望早諭

於大臣，亟別圖於邊寄，俟寇出境，許臣歸田，得逃司敗之刑，實戴更生之賜！《可齋續藁前》卷四。

回御筆手奏

臣比準庚郵，遣調西援，適因邊警，輒具奏聞，上觸雷霆之威，正深淵冰之懼。四月十四日恭準宸翰，從天而下，熏香端笏，拜手稽首，伏讀聖訓，以賊騎過漢踰旬，恐當退遁，臣仰見陛下智周物表，明燭幾先，洞識軍戎萬里之情，預知吉語五日之至，果憑神算，遂折虜姦。載惟老酋之始謀，大舉忿兵而加我，觀遲回而在境，疑盤泊以涉時，曾謂逼襄而不敢肆城下之窺，侵均而乃隨取山中之虮，頃陳捷狀，計徹睿聰。大抵以寡擊衆，皆程進之功；據險拒敵，則温和等力。願加勸賞，嗣具控聞。臣又恭準聖諭，余晦以賊據古利，洊奏乞師，令臣早遣晉德步兵西上。臣恭惟王事所在，實同疚懷，鄰警未寧，豈敢緩視！昨自一聞密旨，即趣師期，檄德赴司，援兵往役，器甲悉備，資犒加優。近者初十日已從本司發遣，而德尚駐公安，涓日就途。臣十四日已備御筆指揮，再劄催促起發，德必不敢逗留矣。惟是臣又伏讀聖訓，以上流倚臣正切，勿復上乞身之請。伏念臣猥當疆場，何補涓埃，世受國恩，未有報所，主憂臣辱，寧忍負之！豈敢但知身謀，不爲公計，實緣臣分盈而災至，年邁而病侵。昔在淮堧，今來荆閫，皆值收攡茗之權以歸公上，皆俾披荆棘之地而立舊疆，犯衆人之難，勉一日之葺，臣之精力，已竭於兹。天幸夫豈可常，人事蓋亦當止。姑陳一二，上告九重。如去歲蜀

援，添費生券，司存非天雨以曷支！如今年襄餫，曠敗之必然。是雖留臣，正恐誤國。兼以上流之事，尤深或者之憂。朝廷復建策司，俾任應援，此雖前比，非所敢辭，然邊面弗同往時，而兵額不過舊籍。是必荆常無事，則力可相應；惟慮蜀或有警，而此亦弗寧。則將自爲户牖之防，何暇復救鄉鄰之急！往聞督府增戍夔門，多亦調之江淮，非專藉於荆楚。矧今虜謀益狡，蜀病頗深，雖邊謀不能盡知，如道聽則有可慮。謂賊巢侵迫，謂我餫甚艱，謂不殺人以透吾民，謂且設科以致吾士。此漸成沉痼之證，恐須投瞑眩之方，苟猶徇常，則將滋劇。若以微臣爲可倚，祇貽陛下之顧憂，臣之難留，亦以此懼。臣近已專委僚屬，稟告廟堂，伏望聖慈上關宸念，速賜綢繆荆蜀之大計，以爲保固東南之遠圖，宣諭輔臣，别選良帥，將臣休致，俾老餘齡。豈惟臣之幸，實中外之幸！《可齋續藁前》卷四。

全宋文卷七八二四

李曾伯　一四

辭免新除資政殿學士節制四川邊面奏

臣六月二十四日準遞到御前金字牌八面，內侍省皮匣，御寶實封，降下尚書省劄子一道：「六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李某除資政殿學士，職任仍舊，節制四川邊面，特與依執政恩數。」臣竦聞渙渥，倍切震驚。臣竊以陞華書殿，視秩政塗，中朝所以待近弼之儀；申命戎行，兼制邊面，南渡所餘，忽被一札遷褒之寵，服君恩之至厚，顧時以用重臣之意。如臣無似，揆力已窮。方當五疏丐休之事，司存不可踰越。矧其孤立，本乏寸能。經以敢辭！第惟一介臣之技，分量不可過盈；四封外之營襄、郢，猶新復未蘇；應接巴、夔，比舊規夐異。正支吾之弗逮，豈負荷之可忝。間者輒及鄰憂，實關國事。特以瞿灩戶門之相倚，敢云岷嶓脉絡之與聞，遽爾委之，詎無議者！茲天寵便蕃而並命，繫人心觀感之一機。自救弗暇，顧復侵官！欲罷不能，乃令進職。不特犯弟子輿尸之戒，抑且負小人

乘器之譏。用瀝由衷，仰祈垂聽。伏望皇帝陛下曲回聖造，宣諭輔臣。如未容舊職之控辭，且乞賜新除之寢免，倘爲鄰助，別付時才，庶允穆於僉言，亦退安於愚分！《可齋續藁後》卷三。

第二次辭免奏

臣昨奉御筆「除資政殿學士，職任仍舊，可節制四川邊面，特與依執政恩數」，嘗具辭免，今月十五日詔書不允。臣祇承聖訓，交惕愚衷。竊惟朝廷圖任邊方，貴量能而授；人臣出任國事，不量力則危。必其智略可副于倚毗，不待恩數曲示于優假。臣自知庸老，累有懇祈，茲正當三宜休之時，豈應在五不韙之戒，蹤陞其秩，兼制諸鄰。嘗傴僂以備陳，肆丁寧之益至，上恩如此，臣忍負之！第臣去留之際，蹤跡正不自安；辭受之間，觀聽尤所咸屬。歷階而上，實弗容冒寵；越境之寄，則不敢固辭。蓋已條奏事宜，拱聽處分。猶恐兵難于踰度，有知識者之共憂，用瀝血誠，荐瀆淵聽。伏望皇帝陛下收回天渥，軫念時艱。不必假臣以非所宜居之官，所乞許臣以可以有爲之請，謹當報國，何敢愛身！所有資政殿學士及執政恩數，決不敢祇受；其節制四川邊面職事，續降指揮下臣，即當涓吉恭奉施行。《可齋續藁後》卷三。

辭免資政奏

照對臣閏六月二十一日準遞到御前金字牌八面，內侍省皮匣，御寶實封，降下尚書省劄子：「閏六月十二日，三省同奉御筆：李某依舊資政殿學士，除四川宣撫使兼京湖制置大使，一面措置戰守，進司夔路。」又尚書省劄子并敕一道：「奉御筆：李某特賜同進士出身。」臣叨被寵綏，釆增戰栗。竊惟一月之內，洊辱九天之恩，以若庸愚，奚所蒙稱！伏念臣連歲之請，所冀者求退而非欲求進；近日之奏，所願者辭榮而不敢辭難。正需處分之得宜，則欲祗承而暫制，詎期再命，而俾兼人。十年迭當制閫，而復使之宣威；三舉見黜禮闈，而今叨于錫第。且尚仍于荊牧，始進次于夔封，寵數之極，恩禮之隆，委任之專，責望之切，此時而有是命，何說而可以違！但臣考南渡以來，以荊兼西土之事，臣鼎雖除而中輟，臣珙暫受而即辭。況今荊牖户之尚虞，蜀籬落之已壞，垂危之證，有識共憂。矧時論之所陳，見人心之攸屬，或乞輔弼大臣之鎮蜀，或須文武重望之帥荊，以臣無能，曷克兼領！雖孤忠之自勉，揆大義即當行。二境受敵如其有虞，一物不牢則將俱敝，在旁觀猶駭若，顧徒手以奚之！蓋事力可以使人，名稱豈足以使人；威武可以却敵，官職豈足以却敵！偃然受此，讙謂斯何！不惟己有徼取于上之嫌，亦恐人有誘致而前之誚，殞身遑恤，貽國之羞。用盡露于肺膂，敢再伸于傴僂。伏望皇帝陛下察臣粗守于忠實，念臣將蹈于艱危，容臣穆卜剛辰，奉行節制，免臣疊勤君寵，徒重人

言，將先來資政殿學士及今來四川宣撫使、賜同進士出身恩數，並與收回；所有敕劄已寄留制司激犒庫，不敢祗受。《可齋續藁後》卷三。

第二次辭免奏

臣昨具奏辭免資政殿學士、特與執政恩數及四川宣撫使、并特賜同進士出身恩命；今月初七日、十二日連準詔書不允。臣伏讀詔旨之及，仰見睿眷之隆，退惟么微，豈應屢瀆！第念捧土塞潰，有識知其爲難；累棋致危，旁觀實所共駭。有如蜀患，不待臣言。朝廷假之以寵榮，授之以委任，陛下申之以訓諭，期之以事功，臣復奚辭，可以引避！但政路禮秩，不可躐而升，儒流科級，不可竊而取。以連歲之切于請老，顧何勞而偃然叨榮！至于宣威建官，事體尤重，軍民之所繫望，鄰敵之所觀瞻，不必遠稽先朝，僭敢近舉前比。臣竊見前制臣孟珙辭免奏疏，當時以寧武之節而建宣閫，亦俾兼京湖之任而進夔門。珙之言曰：「遽令赤手，以當壞爛空虛不可支持之地，臣一身不足恤，一家不足道，宗廟社稷之計，是因臣緘默而誤之，何以逃天下萬世之責？」珙又曰：「今日事勢非救蜀不足以保吳，非資吳不可以救蜀。若令臣奮空拳進司夔州，決無可爲之理。所乞豫于兩淮揀選精兵三萬，聽其調遣，且乞湖南兼隸。」當珙時，蜀未大壞，荆未有襄、郢諸城邊面也，珙之不敢輕進猶如此，臣以文吏，豈敢望珙將略！珙以爲難，臣何敢慨然易之？前所以不敢固避者，以朝廷止令節制蜀邊，時危

衆憂，黽勉酬應。聖詔鼎至，今乃必欲臣之祗拜恩榮，進當閫任，此則正犯珙戒，委非臣能。臣今以節制司行事已自踰旬，若俾進司夔門，固不敢憚。前塗兵糧之給足，後務區處之得人，臣自當擇日前邁。惟是宣威建官一節，則既無孟珙所請之軍兵，又無孟珙所料之錢物，冒昧而往，徒擁虛稱。將來無以寬陛下之顧憂，無以副西人之期望，萬一事不如人意，筆之史傳，罪將誰歸！是時陛下雖欲保全，不可得矣。至于美名好爵，足以榮身，臣亦豈不願慕？特以利害關繫如此，沐冠貽誚，嗜屐取亡，此又臣之所不敢也。用是披瀝肝膽，不避再三，上瀆淵聽。伏望聖慈憐臣平生艱難之跡，察臣今日懇切之悰，寬臣以所可爲，不必强臣以所不敢，容臣與蜀閫協力備禦，隨機應接，畢此冬防之後，檢舉三年以來累乞休致狀，放令歸死牖下。所有恩數，臣未敢祗受。《可齋續藁後》卷三。

第三次辭免奏

臣近在旬日之内，屢被詔書之頒，錫以睿奬之華，勉之戎事之役，君恩至渥，臣子敢辭！第惟一介庸陋，實無能解之可稱；三命寵綏，俱非分量之當受。敢輒忘其凌犯，用别白以控祈。竊惟公朝惠念閫臣，歲加遷擢，以循序而升則可，若躐等而進則踰。茲以遠臣，驟視近弼。況俾聞于西路，未有副于上心，先榮其身而勿辭，後敗乃事以奚贖！此資政殿學士、執政恩數之所以不敢受也。至于宣威建閫，事任不輕，自狄巢近境以肆侵，而蜀視比年而益壞，圖惟其實，當共扶持，侈大其名，徒耗用

度。況已行節制之事，見此辦進司之裝，不量力以承，將掣肘是懼，非特荆州委畀之未有，亦恐渝閫牽制而難爲。此四川宣撫使之所以不敢受也。又若科名之賜雖寵，然由場屋而得則宜，文字弗靈，久已絶望，賞功而予，祇亦取羞。況朝廷每以假於人，蓋爲任子不可居之選，今焉藩翰之職，初無流品之拘，果乘時徼榮，恐貽誚有識。此特賜同進士出身之所以不敢受也。疊是三者，臣皆出肺肝之真，非飾情貌之僞，敢恃千一之遇，用罄再四之陳。伏望聖慈曲回淵鑑，特賜盡收于恩命，俾令勉效于事功，俟畢防冬，許從請老，拜生成之罔極，雖銜結以莫酬。所有前項恩命，俱未敢祗受。《可齋續藁後》卷三。

第四次辭免奏

照對臣自今歲以來，乞休致者三，辭免資殿恩數者二，逮除宣錫第，并辭恩命者又三矣。臣之紊瀆聖聽，罪在當誅；臣之控露愚衷，辭亦已竭。萬鈞所壓，一芥敢違！第臣十年兩閫，愧無毫髮以報公朝；三載累章，所乞骸骨以歸故里。屬西事之孔亟，奉上命而暫兼。此但當效駑蹇之力，以答殊恩；又安可貪爵秩之榮，以異初意！邇者三不敢之具奏，一無他之飾詞。載惟資殿所以示制閫之褒遷，臣則今已離制閫；儒科所以寓宣司之假借，臣則豈敢建宣司！徒取此名，曷副其實。矧茲行役之際，聞諸輿人之言，謂臣此去遠則荆之留務，顧慮尚多，此行入則蜀之副閫，牽制寧免。荆之微力，

已疲于兩年之應援；蜀之殘力，曷給于二閫之供需。近方已條畫利害陳，詎敢爲官職榮進計！實懼荆蜀之俱困，將貽東南之大憂，用寧嬰犯于鼎鉉，難以祇承于綸綍。伏望皇帝陛下推回天之造，昭並日之明，矜鑑屢陳，收還重命，俾臣安心泝峽，畢力應渝，倘藉宗社之靈，獲寬秋冬之責，早令休致，實拜生全！《可齋續藁後》卷三。

第五次辭免奏

照對臣不避天威，淟有陳奏。伏念臣昨蒙新除資殿及宣威蜀道，并賜儒科，節次已累具辭免。十月一日恭準尚書省劄子：「九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聞命踧踖，不知所措。本不當再有違戾，第惟臣自揆衰朽，久懼滿盈。十年荆淮兩閫，犬馬之力已竭，陳情納禄，三載于兹，非是今日旋求脱身之計。比因閫寄遞遷，叨放異數，鄰境急援，淟錫隆名，臣始終數月之間，懇切累章之意，迫于時事，詎暇身謀。固謂委任則不敢辭，恩命則不敢受，蓋恐前後之所請，心跡之相違也。乃若應酬西事，屢亦見之奏疏，奉行節制，弗敢不勉。宣威建閫，實非敢當。蓋蜀已大壞，非藉荆力不可也。始意調遣而上，統率得人，應接其後，犄角叶力，或可以施淺略，起壞證。揭來駐峽，尚徂進夔，頓覺思慮損心，區處失節，雖事勢至貴于審度，而君命未免于淹回，進止一謬，恐誤事機，去留載陳，正俟處分，自料必貽于罪譴，豈復更望于寵榮！用瀝愚衷，重瀆淵聽。

伏望聖慈俯察孤危之跡，非出虛僞之辭，早賜收回前項恩命，或未加黜謫，且令扶持二境，支吾一冬，即許請老而去，實拜隆天厚地生全之賜！《可齋續藁後》卷三。

乞留夔帥手奏

臣竊惟北寇未息，時當禦備之嚴；西警浸深，日頗傳聞之異。諒關睿聽，不待臣言。臣適閱邸文，知易夔帥，以中朝之有命，在外閫以何辭！第惟與荆唇齒，利害相關，係蜀背吭，形勢當慮。利、閬之籬落固已急，瞿灩之門户亦不輕。矧築新城，未見端緒，既已立此的以示敵，必須付之鑰以得人，中道遽移，後手孰繼！況糧無一月之積，而兵乏千人之屯，若使小有疏虞，豈不大爲梗塞！臣累陳愚畫，具告公朝，正望先陰雨以綢繆，庶幾作風寒之遮護。宣今遷改，夔懼空虛。此非止於荆憂，亦未爲於蜀計。蓋聞宣於渝間，每事類有弗合；宣於蜀將，平時多不相能。既勿合則慮有勿孚，不相能則易至相激。茲正當膠轕之際，豈宜使扞格其間？本爲防蜀之圖，乃失保夔之任。更望聖慈宣諭宰輔，若必欲令韓宣往任利帥，則竊恐劉濟難付夔城，速須圖回，早定委寄。臣見俟丐休之得請，不當越次以有言。浸淫波及，慮關安危，拱默坐觀，慚首俯仰，敢陳管見，密告淵聽。失此夏月玩忽而勿思，將見秋風措置而無及。今日之事，固當爲應接西南計，尤當爲深護東南計也。惟陛下加之意！《可齋續藁後》卷三。

乞早除荆閫奏

臣不避天威，輒有陳奏，上干睿聽。臣竊惟荆蜀兩閫，自昔各當一面。臣以庸陋，始者誤蒙朝廷委兼節制，時當危急，不敢控辭。繼準宣威之除，且被趣行之旨，靡容駐峽，乃俾進渝。在臣自當捐軀，豈敢避事？但臣今來至蜀，已涉踰月，離荆將跨半年，載念昨于八月二十八日纔抵松滋，又于十一月初十日既次秭歸，兩嘗具奏，欲望公朝早除荆閫，正以後務之事，恐關北顧之憂。歲當更端，日俟造命，乃今猶未蒙朝廷處分。臣竊見京湖兵事雖付吕文德總統，司存留事雖委蕭逢辰兼管，竟是事權不能歸一，意見恐有不齊。冬防之粗安，雖幸無虞；春哨之將動，實所深慮。兼自老酋營鄧，近迫吾襄，水將漲而固我舟之宜，草漸茂而亦彼騎之利。圖回應變，授任豈可勿專；倉卒命帥，臨期則已無及。臣今相距二千餘里外，一日泝峽，每事已不能遥制。止緣未除新閫，猶且兼繫舊銜，或者傍觀，勿亮中臆。不知臣已屢請，將謂臣不一言，只爲蜀謀，不思荆計。倘或遽書倏警，邊吏稍疏，公朝又勤宵旰之懷，愚臣寧逭《春秋》之責！此身何恤？惟國是憂，用敢再披血忱以告。伏望聖慈早賜睿斷，宣諭宰輔，亟選文武威風之重臣，或嘗更閫寄、素負時望者，授以京湖制臣職事，一新觀聽，分任封疆，不勝軍國之幸！《可齋續藁後》卷三。

回奏御筆節制四川邊面

臣今月二十四日恭準御筆，以臣繳夔門書言紫金事，蒙賜聖訓者。臣竊惟以邨柝聞，因鄰言而難掩；貽漢關顧，揆臣罪以當誅。敢期淵聽之兼容，俯錫奎章而下賁，寵之異數，授以神謨。敬稽首以欽承，知鞠躬而激烈。臣妄謂兵家勝負之事，此亦其常；朝廷處置之宜，則無不服。恭睹昭回之訓，已新區畫之規，將命姚韓，分任蓋利。且以夔子上流之重，復擬文德西泝之行。當衆心疑懼之靡遑，是雖多虞，尚克有濟。第以韓宣方辭而未進，文幸聖算經營之先定。果三將之協力，與一帥以同心，待秋冬而後處，寧無宵旰之上勤！至于委令微臣，德之動或勿孚。索裘毋俟大寒，徹桑正宜未雨，若浚之除節制沿江，蓋自有宣閫之寄；臣鼎之請節制邊面，因考前朝之典故，不同今日之事機。臣鼎則意向，固見於言外。以二臣之重望，豈一介之吳玠，然終輟蜀道之行。浚則運棹，近在於目前；之上。鞭長而腹勿及，臂使而指不隨。矧創一司，擬倫！今俾兼制於二千里之遥，始假虚名于諸軍校尤繫羣望，獨見豈能慮過，空言不可用人。敵謀浸深，荆力有限。正恐兩地俱急，爲彼所窺；設或一面稍疏，伊誰之責！臣兹承寵命，交懼愚衷。惟艱難多故，臣子不容引辭；而職事相干，體統尤當審處。儻昧此危機而冒受，是誘於好爵之爾靡。臣已瀝私情，備見公奏。伏望皇帝陛下察臣言之至切，防事會于未然，速遣重兵而命大將，回人心之機括，守邊面之喉衿，容臣下流，始仍西援，天其爲之

佑順，日庶有於底寧！

〔貼黃〕臣竊惟建置一司，遥制於二三千里之外，既自專閫，安能兼人！必令受命靡辭，惟恐掣肘是懼。臣竊觀《左氏》載孟明之事，不以一眚而遽止，君子是以稱子桑之忠，誦繆公之明。唐杜黃裳用高崇文於蜀，托言劉濵爲代，即能成功。今日之事，臣欲望陛下更入睿算，毋輕更易，但乞速下有司，遣將調兵，共支大敵，庶免費一番區處。伏候睿旨。《可齋續藁後》卷三。

御筆批答回奏

臣比叨恩渥，嘗具奏陳。正惟艱難之寄，非綿力可兼；寵數之榮，於微分尤過。用祈反汗，實出由衷。敢期淵聽之鑑臨，洊賜奎章之勉勵！恭誦睿訓，洞燭戎情，良由救蜀之阽危，將俾資荆之應接。此何時也，其敢辭乎！然蜀境破壞，夐與昔殊。恐荆力單微，不暇他及，已備陳於條畫，正秖俟於聖裁。茲蒙諭臣勿辭，戒臣受任，既籲天而靡徇，容涓日以敬承。第聞宸謨之委畀雖隆，時論之流傳未一。或乞輔弼大臣之入蜀，或須文武重望之來荆，臣冒進則有不量力之譏，願留則有欲固位之誚。矧羌情雖充國不能踰度，而蜀事雖諸葛未易逆知，以臣之愚，安保必濟！既任此封疆之責，所恃惟宗社之靈。敢望聖慈，詳加英斷，俾進退俱無於失據，願死生當竭於報圖，保此孤踪，歸之洪造！《可齋續藁後》卷三。

已領節制司職事手奏

近者恭奉御筆，以蜀事上關聖慮，始除臣以節制，繼命臣以宣威。臣乞休未俞，乃辱委寄，揆才勿稱，已伸控辭。緣連準指揮，趣臣領事，載念蜀證危急之日，有非微力避難之時，其一介悃悰，已累具疏奏。乃若宣威恩命，則無此事力，不敢當此官名。昔趙鼎、孟珙所不敢兼，臣豈敢任！如節制司事，則臣敢不奉詔？今已取三十日庚子望闕遥拜祗受，布宣明指，徧諭部屬，移書將帥，勸以事功，大犒士卒，新具觀聽。亟檄僚掾，親往以商確；趲調兵戍，續進以擇防。繼此隨事之宜，盡力以應，所願飭秋冬之備，或可寬宵旰之憂。第臣自五六月以來，得襄陽邊報，虜見聚兵河南，將以今秋大入，謀窺襄、漢；近諜且益緊。又臣今月二十九日得蒲澤之近書，閏月十四日虜哨已有至大獲、長寧者，雖即驅逐出境，賊勢似已動。觀此兩地所報，大與常年不同，臣未能前驅，且有後顧，臣已諭蒲澤之勉之，以隨宜應接，檄吕文德來此，以共圖住行。日前敢以節制司至緊者二事爲陛下告。一則朝廷調江淮萬兵入蜀，初謂可以增戍，以今所聞，僅可補亡。此視己亥督府調兵西援已大不及，矧傳他路調遣，率多老弱充數，而器甲且弗備，亦未見報到以何日起發，深慮姑應官差之命，莫紓國事之憂。伏望陛下亟諭大臣，勉厲他閫，速調精旅兼程而前，更備後著，毋持孤注。一則臣據蒲澤之二十三日書，余晦聞召命已不管邊事，澤之見以監軍節制行事。此正蜀道轉旋之機，妄謂名不正則事不

立。臣猶在遠，責在澤之，授鉞而任，號召始專，弄印未予，精采何有。臣雖諭以同舟而共濟，俾毋掣肘而自沮，亦嘗見具前奏。伏望陛下併諭大臣，速頒成命，除澤之以四川制副，庶資協力，乞濟後圖。《可齋續藁後》卷三。

照已撥科降付四川制總司奏

照對朝廷往命宣制閫臣入蜀，科降錢物，自有舊例。臣適當危急之日，猥被旬宣之行，所請科降，僅蒙朝廷通行科撥，計十七界交一千萬、銀三萬兩、金銀帶牌等。尋雖陸續稟請，別未蒙應副，截日郭章已管押到者止是小交三百萬，并金銀帶牌等，其韓顯見管押錢銀尚在道未到。伏念臣祗受宣閫之命，雖是在邇，然以節制司行宣閫事，自閏月迨今，實已半年，中間開府支犒四川諸軍、調遣京湖江淮軍馬赴援、遣將委官接續西上、及連月戍峽并一行水陸軍馬、進司重慶并官吏將佐半年俸給，支過錢銀糧米等用度浩瀚，蓋已不可勝紀，盡是於京湖制總帥府諸司那融應用，所準朝廷已科到小交三百萬，寧復更有餘在？今來既至重慶，凡調軍犒軍等支用，並合從四川制總司庫支給，若爲荆蜀各閫窠名計，合算見數目，俟韓顯管押到續科錢糧，撥還京湖。臣重惟蜀之兵民、官吏半年待宣閫之來，豈不望扶持其急缺；今提數千旅而至，朝至而夕取給於有司，但見重耗事力。兼又目擊蜀計窘匱如此，豈堪更供兩閫支用？區區謹體朝廷以荆資蜀之意，將帶行沿途支遣各司餘在錢糧，盡數刷湊十

七界京交三百萬貫，準朝廷元科已到之數，并金銀科錢銀，候到併送收管，以備支用。庶幾財賦窠名端正，界限分曉，不特使蜀人知臣此來未至便用蜀中財賦，亦見臣自開節鎮、行宣司以來，未到重慶以前，並是藉荊力支吾。今自十二月初十日到重慶以後，纔始支用朝廷科降錢物。雖荊力因此未免於疲弊，而蜀計賴此庶少寬急迫。除已將上項錢、金銀帶牌等已撥送四川制總庫取到收附外，所合繳奏帶牌等，並發送四川制總庫交收。所有韓顯管押續無窮，民不可重困，楮不可多抄，自此朝廷須用以東南之力救蜀，荊州事力，自此不復可以再仰矣。本司見據制置蒲大監連狀，乞備申科撥，照具狀申却乞朝廷檢照宣撫李同知、孟節使兩政近例及本司累請，多賜科撥施行。《可齋續藁後》卷三。

全宋文卷七八二五

李曾伯　一五

乞貼科四川制總司秋糴本錢奏

臣以非才，誤蒙聖恩推擇，旬宣蜀道，延見軍民吏士，亦既越月。載念昨奉明詔，恭誦陛下訓詞所及，軫念蜀民仍歲不得息，村墟寥闃，井邑蕭條，荷鋤無丁，聚廬無託，丁寧懇切，播告中外，莫不曰仁哉王言，此天地父母之心也。詔旨申諭，且將犒我將士，賑我人民，此又陛下不特載之空言，方將見之實惠，蜀之三軍百姓，既家誦而户知之矣。近準朝廷頒降銀兩，給犒諸軍，營壘雷驩，已慰傒望，獨蜀民未沾溥博之澤，猶有愁嘆之聲。臣自入峽以來，願思布宣陛下德意，而羣然生齒，焉能人濟諸洧，晝思夜慮，未得其策。因閱入境所受民狀，大概以制總司連年秋糴爲苦，類丐蠲罷。臣非不知先朝李繁總蜀賦，首罷民糴，蜀人至今德之。然當此邊戍未休，歲計所仰，三軍嗷嗷待哺，一日不可無食，非與民爲市，何所取辦！此固未可要目前之譽，而輕易議免也。徐而考究秋糴始末，蓋自

前閫以來，行之已數年，大抵以人户家業錢敷派，此外別無秋苗之輸，名糴而實斂也。姑舉一二年間所行。淳祐十二年余玠任内元敷八十二萬一千餘石；寶祐二年蒲澤之糴司元敷五十七萬五千餘石，實催及三十二萬二千餘石。寶祐元年減糴數多，故不具。訪之故府，以前年分，往往有糴及六七十萬，舊歲以值秋旱，且寇早入，故不能及數。則是蜀餉一年調度，凡取辦於秋糴者過半焉，戍未撤〔一〕，糴未可罷也。獨惟有司於秋糴之外，又有和糴，立價猶時有高下，秋糴立價則諸郡一等。參照前後體例，余玠任内民間米直大約每石四五百貫，而官司秋糴每米一石支第一料川引五十貫文，以京券價揆之，亦只比十八界五百文，約七八百貫，官司秋糴每米一石增支作第一料川引八十貫文，以京券價揆之，亦只比十八界八百文，僅是銅錢一百六十文足耳。使此錢盡到民户，止得償時價之十一，況又取贏於斛面，減尅于吏手，采之衆論，但白輸爾。蜀民雖已習爲常例，然豈能無怨！今嗣歲方興，引領東向，亦望朝廷推斗升之惠以活我。當春和時，奉行寬大，正當恭體明天子嘉惠遠民，推廣實德，庶不失細書一札元行之旨。臣不揆狂瞽，擬乞朝廷行下四川制總司，今來寶祐三年秋糴仍循舊例，以家業均派，但於制總司見立官價上朝廷，特與寬恤一年，斟酌適中，每石與立價通作第一料川引五百貫文，一體收糴。除制總司仍自管認八十貫之外，其餘貼科糴本朝廷給之，仍令明見榜示，其寶祐四年以後却自從制總司舊例酌度區處。蜀民當此大兵之後，稍蘇今年之氣脉，實被一分之寬賜。臣再會約糴數，且以五十萬石爲率，每石第一料川引五百貫，總計二十五千萬貫。内除總制司管認四千萬貫，朝廷合貼支第一料二十一千

萬貫，雖爲數若夥，然以蜀中見行銀交計之，止該二百一十萬貫。蜀之銀交，亦猶東南之十八界交相類也，以是計算，則亦不爲重貽朝廷費。陛下儻不以臣言爲非，惻然見之施行，乞令有司行下蜀閫，令項抄造此項銀交之數，專椿貼羅，不許從而多造，是亦一時權宜濟民之策，庶使遠民皆知明詔不爲虚文，全蜀幸甚！臣管見如此，亦未必上合廟論，伏乞睿慈宣諭大臣裁酌可否而施行之。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可齋續藁後》卷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二五。

〔一〕未：原作「夫」，據文意改。

乞休致奏

照對臣一介謬庸，百無伎解，誤蒙簡拔，薦玷藩宣，十餘疏之丐休，所祈餘生，歸老故里，曾莫回於乾浩，旨廟謨，勉令其暫入，固知宣司、制閫並建之久難。今則至渝，雖閱時之未深，然而在荆，已半載之兼制。始虞北隘困急而賴已圍解，繼慮西衆盤泊而幸亦遁歸，既稍寬西顧之憂，自合上東還之請。兼臣疆陲偏歷，已迫頹齡，風土不諳，居多病日，形體幾頓爲之枯悴，精采不復可以振揚。此衆目之共知，無一語之敢妄，儻留未去，必斃於斯。況當蜀計良費於支吾，只須制臣自足以運掉，徒使官吏添

一司之費，寧免將士處兩姑之難！雖脉絡未嘗不通，而贅疣終覺何補，用伸前禱，庶無後艱。伏望聖慈俯察愚悃，諭宰輔爲專任荆閫之計，從徼臣昨累陳休致之章，放歸丘樊，俾事醫藥，實拜隆天厚地生死肉骨之賜！《可齋續藁後》卷三。

再乞休致奏

照對臣一介疏庸，誤蒙陛下簡拔，洊更藩閫，無補涓埃。齒髮既衰，精力已竭，頻歲以來，屢祈納禄。去秋西事孔棘，始叨兼制之命，繼被來宣之除，自知非才，豈克勝任！中間以荆蜀兩地牽制，暫駐月峽，亦恐蜀力凋耗，不宜宣、制並建。嘗得九月三十日左丞相書，言上憂蜀事甚切，勉臣一行，切勿滯留夷陵。且言但得臣身到渝城，稍候蜀事之定，即可東歸。繼又得左丞相十月望日書，言今日蜀事之急，莫如西安之圍未解，令臣體承聖意，勉爲一行。纔到古渝，賊退即歸。又臣得十月初五日董參政書，言是日奏事，上問臣入蜀之期，聖諭有云「只往宣撫一番即還亦可」，參政就奏「如聖斷許其如此，臣當報之」，得旨「卿可以此勉之」。臣恭奉睿旨，廟謨丁寧真切，用不敢辭避，遂以隆冬泝峽，兼程進渝，極力調兵，協謀破敵。仰藉宗社有靈，皇威遠暢，將士用命，吉語踵來，始憂竹隘危急，而隨幸釋圍，繼慮西兵盤泊，而亦已退遁。其在兩三月之頃，不止十數捷之聞，伐賊謀於方張，回士氣於久挫，蜀事視前亦自稍定矣。臣載思宰輔之語，恭體聖明之知，其於此時已合請去。

而況臣以病軀，荏苒連月，留則將有隕越於下之患；蜀以殘力，供億兩閫，久則恐至淪胥以敗之憂。以此臣於此月之初嘗具奏疏，乞檢會累請，特許休致，亦臣前者免牘「願支吾一冬，即許請老」，言可覆也。伏恐公朝未諒愚悃，不避斧鉞之戮，載犯雷霆之威，欲望聖慈宣諭宰輔，弗渝明訓，曲保孤蹤，俾臣守本官致仕，放歸田里，以養沉疴。所有蜀事，荆臣蒲澤之久在西邊，熟諳兵略，足可備委寄，寬顧憂。伏乞睿斷早賜處分，容臣夏潦未盛出峽，實拜天地更生之造！《可齋續藁後》卷三。

三乞休致奏

照對臣以三月初三日兩具奏疏，乞檢會累請，放令休致；三月二十六日恭奉九日詔書不允。臣祗誦訓辭，感深涕泗。臣以孤危之跡，受殊特之知，圖報國恩，敢徇身計！第念由荆泝峽，屢奉宸謨；自秋徂春，幸逭邊責。兩司之並建難久，一介之呕去爲宜。敢期睿慈，猶賜勉諭，乃以渡江前修受任而示戒，顧臣庸陋，豈敢擬倫！因思昔者張浚歷年之多，蓋其自禮侍進樞廷，建宣閫，時方年三十有三，齒壯氣鋭，以所負才略，始出膺委任，涉歲月之稍久，亦事勢之當然。如臣則幹方淮荆兩閫十載，度嶺入蜀，險阻備嘗，三竭再乘，馬力已盡，年垂六十，顧影栖然，百病纏身，日事藥裹，豈可與浚同日語者！兼以浚開府川峽之時，蜀非凋壞之蜀，且京西、湖南、北悉隸之，兵多財足，將士一心，運掉如意，今比浚時何如哉！以浚社稷重臣，精忠無媿，而當時且不免浮議，至有醸

金募人訟之者，事功之難居復如此。臣視浚爲駑下，而天語顧欲以浚望之，可不懼哉！臣日者之請，蓋以聖訓嘗許即還，朝謨嘗約即歸，蜀之人士亦皆知臣可暫難久之規。且念比年旬宣於蜀，埴僅及期，珙纔數月，蓋暫則可，久則難也。臣累年抗章納禄，盡出真忱，豈敢更復貪戀名位！幸而蒙公朝保全一去，以蜀事付蜀閫，臣猶可扶病軀返故丘，活餘年，荷帝力。不然，臣之身不復計，惟恐觖蜀人之望，掣蜀帥之肘。供億竭，伎倆窮，憂端叢，謗議起，不爲玠斃，則爲晦斥。國事不堪再誤矣，用敢不避霆擊，薦扣淵聰。伏望皇帝陛下如天鑑燭，察臣非有辭難避事之心，憐臣孑立無與之踪，履危蹈險之久，曲從籲告，早俾歸休，臣死日生年，不忘聖德！《可齋續藁後》卷三。

回御筆奏

臣今月二日恭奉御筆，以臣洊奏丐休，特加勉留，勿復有請。竊以井絡來宣，陳情當去，奎章遠播，賜諭俾留，聖恩優渥以如天，愚分凌兢而無地，敢殫懷切，載瀆邃嚴。伏念臣本以庸才，誤膺煩使。一生江海，風濤之險備嘗；十載淮荆，犬馬之力已竭。累從近歲，祈返首丘。屬因西土之艱危，勉奉上恩而馳駕。聖明有訓，宰輔具言，速其泝峽以于征，許以至渝而即出。幸騰月捷，稍釋旰憂，方私心仰望於保全，而温旨猶勤於勸飭。受恩如此，寧忍負之！第臣精力已疲於前，課效難責於後。顧再衰三竭，雖作之而勿興；況一傅衆咻，尤凛若而可畏。事之當慮，臣已屢陳。兹恭誦於睿謨，期

俾還於舊觀。厥證深而豈匕劑之可起，前車覆而爲後轍者益艱。遠揆浚、炎，是安可同日語者；近稽埴、珙，亦皆不踰時去之。蓋久於斯，其敗決矣。此在臣所不足恤，惟恐蜀愈弗可爲。今制閫諸所奏陳，實爲西土之望；倘宣司無所施設，祇重南人之羞。抑有難言，不敢具述。伏望皇帝陛下昭皇明於千萬里之遠，鑑近事於三十年之間。閫外臣豈無一能，適逢時會；天下事不堪再錯，勿重人言。念臣相宣力於疆陲，俾臣早投身於田里。天高地厚，願垂從欲之仁；日升月恒，猶有報恩之所。干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可齋續藁後》卷三。

蜀邊利害奏

臣今月二十二日準詔書，以臣再乞休致，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臣昨在京湖，自壬子春乞令休致，於今四年，實自知精力不逮，必至誤國，而有此請。公朝以時多事，非惟未遂東歸，乃俾西泝，始令暫計，今乃淹留，茲又一再懇告，復閟俞音。且近承宰輔貽書，密傳睿意，許俟及冬而去。臣螻蟻孤踪，豈敢屢瀆！惟是宣司之建，自去夏閏晦以節制司行事，今將一年。孟珙嘗謂非得三萬兵不可入，去秋臣離荆之始，兵猶半之，今日前除遣回外，荆旅僅存五千餘人，內程大元二千五百餘人尚戍閬州，七百餘人隨晉德守叙，其在重慶者今不及二千，所謂宣司帳兵川南各二百人耳。伎倆止此，有何威力！乃若宣司科降，則李埴、孟珙自有近例。今臣蒙科降十八界交二百萬貫、銀三萬

兩，已撥付四川制總庫交收。除去冬未到渝以前，資荆力支遣，今半年之間，節決共支過金銀錢引紐計第一料二十八千餘萬〔一〕，計約元準科降幾已支過前項第一料之數，是截日科降已無分文矣。資用如此，何能施爲！至於今年西事，則前者冬春之間臣以虚聲支吾，仰賴朝廷威靈，屢以捷告，我有勝氣，彼有懼心，深願承此機會，去其巢穴，其如議論之無成説，錢糧之多掣肘，將帥之不一心，今亦徒言無益矣。賊連月備我，兹乃聚兵以窺我，自此月十三日來犯閬城，雖次日一戰即退，今踰半月，出没於果、閬、蓬、巴之境，尚未北遁。當隆暑如此，本非賊動之際，緣虜巢不遠，故無休息之日，抑亦覘見我之深淺，敢爾盤泊，無所顧忌。臣雖與制臣商確，遣調張祥等前去戰遏，行下姚世安等出兵牽制，但以距秋密邇，賊若未即退去，阻我邊餉，妨我農穫。最是蜀之廩儲將罄，正望一稔，民命所繫。東路耕鑿不多，垂欲登場，儻或我當待哺之際，賊啓扼吭之謀，因以爲資，豈不可慮！蜀病已危，而又添此一惡證，雖蜀人皆謂虜必自去，以常目之，臣實懼焉，至廢寢食。今所願臣言不驗，虜哨即回，不至如前所慮則幸，萬一虜謀或出於此，兵力未能去之，則勤陛下西顧之憂，將尤甚於去歲矣。蓋去歲公朝雖以蜀爲憂，猶有京湖提兵應援一着，蜀之糧儲尚可繼，虜猶傳説東南遣一宣撫而入，必有重兵，尚可退敵〔二〕；今歲恐公朝不復以蜀爲憂，徒見冬春間事，一時粗定，必謂宣、制兩司略可倚伏，而不知虜已窺我且易我。向後彼勢日愈熾，我力日愈竭，至於兵殫財乏，糧罄民空，而束手無措，將蜀不可爲矣。今不言之，而異日言之，恐無及此，在他人則掩諱，臣不敢也。臣今奉明詔，僅未敢言去，所願陛下詳臣所陳，諭大臣早爲救蜀計而已，此外臣惟有捐軀報國，不知所云。干

冒天威，死有餘罪！《可齋續藁後》卷三。

〔一〕節決：似當作「節次」。

〔二〕尚：原作「南」，據清初鈔本改。

辭免轉官奏

臣今月初四日準劄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御筆：賈似道、李曾伯各特轉一官，丘岳特除龍圖閣直學士，職任並依舊。」寵數渙頒，微躬震惕。竊惟進秩之典所以序勞，錫命之榮且將因任。臣一無功之效報，累有疏以乞休。嗇負甫幸釋於兼荆，鼷技幾已窮於救蜀，正以舟艱於共濟，絃解而當更。積薪寢上，踧鎰愈深，大瓠呺中，贅疣可削。恪奉及冬許去之旨，敢萌踰歲望遣之心！重費聖裁，聯升樞級，分已盈而詎宜增益，力不逮而將速顛隮。臣敢瀝由衷，仰祈返汗。伏望昭回天監，保惠塵踪，俾仍舊階，特寢新渥，少畢驅馳之役，汔投寬閒之濱！《可齋續藁後》卷三。

回乞休致奏

照對臣昨於三月二十七日洊具奏疏，乞檢會累請，放令休致，五月二十二日再準四月二十七日詔書不允。臣恭讀聖訓，感激愚衷。屬時夏哨方侵，秋聲將迫，又緣被命區處類省，以此連月恪共職次，未敢陳瀆。今邊防布置已定，川省引試已畢，以蜀事則制臣位望已孚，以夔援則策司除授已久，以宣司兵力則發遣回戍已多，臣於此際，可以言歸。竊伏載念荆蜀之相資已非一日，嘉熙間嘗命制閫兼蜀宣，以運掉非便，不數月而改兼夔路制置大使，又不便，改兼夔路策應。自是六七年間，聲勢上聯下接，將士秋戍春還，荆、蜀便之。癸丑之夏，公朝再建策應，臣叨恩兼領，敢不備殫救鄰之力！去夏以來，止緣紫金失，苦竹陷，廟堂倉卒以蜀亡爲憂，自策應改而節制，節制改而宣司，名稱雖殊，氣力則一。始命進夔，繼命進渝，始令暫入，繼成宿留。幸而國威所及，吏責粗逃。其實蜀已有制閫，奚必再建旬宣！夔當置策司，自可專任應接。蓋宣、制並建，供億徒繁，昔爲一項費者，今爲兩項費，以承平之蜀且難，況破碎之蜀乎！臣與制臣雖是同心而共濟，豈無掣肘於其間！設或誤事，祗相委責。至於荆兵來赴蜀戍，出於策司所調，則帥在峽外，士卒知畏其主，不敢有怠心；今之宣司雖是舊嘗撫循，士卒已視如客，豈能無去志！此利害亦自易見，特議論之臣往往不深察耳。重念臣一生艱險，累任疆陲，衰病相侵，歸氣已墮，乞骸抗疏亦既四年，冒昧此來，初非貪慕官職。向使竹圍

不解，西寇不退，臣爲罪首，久已斥去。今自去年閏六月晦以節制行軍司事已踰一年兩閱月，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入境領印亦既九閱月于此。揆之宣威近比，埴僅一年，珙纔五月，歷時已自過之，而艱棘甚焉，犬馬之力，至此竭矣。茲幸公朝大柄一新，科瑣邊吏，莫此爲急，罷宣司以專制任，舉夔事以屬策司，以一軍心，以省邦費，此實上流先務，非臣私計也。兼臣昨得輔臣密傳睿旨，已蒙陛下矜憐，許臣及冬而去，今轉眼且冬矣。臣自入蜀，並不曾干預財賦，凡遇科降，盡付制司。如有軍用，就彼支給，即無首尾綰繫。謹齋心瀝忱〔一〕，不避萬死，敢以上塵聖聽。伏望睿慈念臣偏更三邊，孤立萬里，曲回大造，保全微軀，宣諭輔臣，俯從前請，將臣放歸田里，實拜隆天厚地生死肉骨之恩！干冒霆威，跼蹐俟罪！《可齋續藁後》卷三。

〔一〕齋：原作「齊」，據文意改。

又手奏乞休致

臣不避天威，輒伸危悃，上干睿聽。臣竊惟人臣事君之義，雖東西惟命，力所當盡者不敢辭，然進退以時，勢所當更者不容已。臣猥以庸謬，誤蒙簡知，淮、荆、嶺、蜀，洊被煩使，齒髮凋落，精力殫疲，籲天丐休，已四年矣。去秋西泝之初，幾若蜀危在旦夕，臣冒昧受任，僥倖無虞。圍解兵退

之後，即合恪遵聖謨，俾之出峽，舊相意欲委咎，尚令勉留。宣司素非久建之官，今自去歲閏六月晦以節制行宣司事，已一年兩閱月，入境領印亦既九閱月於茲。揆之蜀宣近比，埴僅一年，珙方數月，歷時已過。而況埴、珙之時，蜀未至大壞，宣司猶不容久，今以空虛積壞之蜀，宣、制並立，供億倍繁，增印錢引則窮，屢詣科降則瀆〔一〕，此而弗革，斷不可支。兼向之嘗建宣司，正以弗便而改爲策應，今宣司即策應也。去秋帶行荆旅，近已發遣大半回歸，止存五千。比因命令不一，淮軍之脚動而心亦動矣。司存名稱雖在，事體已殊，尚復贅疣，輔見掣肘。所幸目前蜀事稍定，秋防粗已布置，川省亦已引試。蜀閫蒲澤之素諳西邊事宜，位望已孚；荆閫吴淵已兼夔路策應，風采方振。各專厥任，委當其才。臣於此時不容不祈哀於君父，乞身而去，實爲國計，非但私計也。臣已具公奏外，伏望聖慈矜憐邊吏驅馳之久，俯踐輔臣申諭之言，特賜以時頒命，俾得及冬遂行。三十年來，南人帥蜀鮮克善去，臣獲賴聖恩，存殘喘，歸老田里，實拜天地更生之造，臣不勝踴踴俟命之至！《可齋續藁後》卷三。

〔一〕詣：似當作「請」。

回御筆奏

臣比者不避霆威，洊祈休致，正懼塵瀆睿聽，罪合嚴誅；今月二十六日，恭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二十七日又準親洒宸翰，俯錫恩言，諭臣以「寶峰寇謀甚深，正須掃蕩」，勉臣以「過此一冬，却爲處分」。臣拜手伏讀，仰惟皇帝陛下明見萬里，德並兩儀，曲憐一介之微，俾有再生之望，其爲感戴，未知報稱之所。載念臣區區此請，非但徒爲私計，實有切于公家。蓋蜀自有制臣，蜀力當省於供億；荆已兼夔援，荆旅當聽其指麾。兼思、播之備禦攸關，必荆、蜀之脉絡相貫，事勢至此，亟須改圖。此其由衷，已蒙垂鑑。至若寶峰之事，上遺君父之憂，臣大愧寡謀，未能禦侮，實由機會一失，巢穴愈牢，非有重兵，難于輕舉合勢，用養力以俟其釁，制臣蒲澤之若顓任此，必克圖之。臣既蒙天語，留畢冬期，臣恭當遵奉，堅四封之守，必一日之葺，率將帥以飭軍實，督糴餫以辦糧儲，庶幾臣雖東歸，蜀免後慮。所有宣司將來不過結局，却非易帥之比，目前謹未敢薦有奏請，惟知恪共職次，祇俟聖恩！《可齋續藁後》卷三。

邊報事宜乞加備奏

照對蜀自狄難，備在西邊，猶以虜入之多岐，嘗苦兵力之不足。臣到蜀之初，今春即得瀘南帥司言，賊在雲南，頗迫叙州，長寧以裏諸蠻洶洶來告，邊臣雖以爲慮，中朝尚以爲疑。今自九月下旬叙州横江之外，忽有警報，莫知何路，同時黎州申到，謂韃已破烏蒙，以地里而參之，恐賊哨之出此，本司已隨宜調遣防托，見之申明。今月初二日，又據長寧備吕告蠻申到事宜，具言賊自八月透入近蕃，以兵往援，戰勝俘獲，賊已穿出叙州小江蠻地。若然，則與叙州所報事情已自略同，已再申外，臣竊照此賊今係深入夷腹，繞出蜀背，舊惟扼馬湖以備北，今乃越川江而在南。目前以蠻能抵敵，猶恐輕哨之未敢進，向後若賊知蹊徑，安保大勢之不繼來？雖曰賊謀恐在諸蠻，然於漢地亦有往轍。（己亥賊哨皆到長寧、南平、施、黔。）謹按《六合掌運圖》，（和州亦有印本。）此賊今在叙、寧相對，若其取蠻路，則吕告之下，過阿永蠻即羅氏，即播州界，由此而通思，通沅、靖。若其出漢地，則長寧之東即是南平，由此而之涪、夔、之黔、施，接澧、峽。兩道之所出，重山大林，雖尚隔涉，天其佑順，雖未必至此，然獸蹄之所嚮，猶鼠穴之難窒，寧過于備，而不可無備者。最是賊若往蠻地，羅氏、思、播諸處猶各有兵力自保其境；若出漢地，則夔路、江南邊蠻諸郡昔所弗備，俱無兵屯。人知賊出蠻地爲憂，而不知出漢地亦可憂也。蜀兵盡在江北諸城，與賊對壘，撤前籬備後户且不可，而況諸蠻之地又

在境外乎？今日之事，惟有自朝廷作規畫，當視如頭然之急，毋使至脣亡而憂，速調重兵一項，多萬人，少數千。命大將屯蜀地；蜀閫不敢預，却聽夔路策應司調用，持重養鋭，視敵所嚮。若果出蠻地，則俟思、播有急，便道出思、播境，與楊田輩叶力扼之險要；倘或出漢地，則夔、涪、施、黔間儘可據險防禦。賊若知我有備，却未必敢入，此萬全之策也。不然，前險既越，後注恐孤，臣猶竊危之。臣奉命來宣，去冬猶有少兵力，今回戍、調戍外，駐渝帳下零丁無幾，若以益兵請朝廷，但謂止爲蜀計。今所陳非止爲蜀，實爲國也。證狀如此，臣若噤不一言，則爲不忠，他時誤事，諉咎何益！用敢昧死以聞。伏乞睿慈宣諭大臣，詳臣所陳事宜，亟贊聖謨，早圖回而施行之，不勝宗社生民之幸！

《可齋續藁後》卷三。

全宋文卷七八二六

李曾伯 一六

乞調重兵應援奏

臣十月初三日以賊自蠻中迫叙州漢地，嘗具奏聞，今自十月二十四日以來，南則賊馬透出叙州慶符縣，本司所調都統張實尚在清平洞下與賊相拒；今月十一日午，據叙州烽火告警，是賊又出江前。竊疑兵勢與北來之寇相期而合，則上扼嘉定援路，或循南岸而下，則下流震動，北則與元〔一〕、寶峰久添生丘。自今月初二日閬州、渠州兩處烽火同日告語，閬自寶峰入，渠自米倉入。又有一路渡白水江向西。今月十一日合州報到，賊馬已迫順慶，沿嘉陵兩岸而下。且近據巴州遣去通事羅守禄親入興元探到事宜，言希達雖死，賊酋特都筆且齊等分頭入寇，逆臣南永忠、高貴畫策引領，言今歲欲緩入遲出，欲哨重慶，聚嘉定，然亦未測所向。但是今歲賊勢不同常年，常年雖犯東西兩川，猶一江之可恃，今歲乃出南北兩岸，且分路而大入，衆論皆慮賊

虜如己亥之警，而朝廷未有己亥之援。去歲朝廷以苦竹圍、紫金失，謂蜀且亡，調援星急，揆之目前事體，其憂過之。臣見與制臣蒲澤之每事商確，隨力捍禦，北邊之備雖若粗密，南寇之入實所不虞。深恐繼此南北相合，上下分哨，腹背受敵，咽喉中梗，不勝危急之慮。所有臣帶行援旅，除發回外，爲數無幾，且多調出根本重地，外强中乾。今自入秋以來，屢嘗請兵于朝〔二〕，截日並未蒙遣發一兵入蜀，此而不以告之陛下，後恐無及矣。欲望聖慈察事勢之孔棘，諭宰輔而共圖，急遣大將重兵如己亥人數，火速入蜀，爲保護東南頭目計，毋謂有宣司在蜀，欲以虚名却敵，至誤大事。此外臣惟有捐軀盡力，以報國恩！

〔貼黄〕竊照己亥援蜀，督府調兵三萬。余玠用蜀十年，壬子歲賊兵一入，即告朝廷乞調吕文德以二萬兵援蜀。時蜀事未甚急也，然蜀兵之不足于用，于此已可見。舊歲去相以文臣援蜀，命武臣權荆，皆謂倒着碁子。今乞陛下宣諭宰輔，視蜀當如救焚溺，以重兵大將趲向緊地。前者慮賊出思、播，如備沅、靖，今幹腹之賊既出蜀道，目前思、播却寬，欲乞急調備沅、靖之兵以備夔、蜀，庶無透漏荆境。若賊不出于夔、蜀而仍出于思、播，進前控扼，亦一便也。伏乞斷自聖衷，早賜處分施行。《可齋續藁後》卷三。

〔一〕與元：似當作「興元」。

〔二〕于：原作「干」，據文意改。

回宸翰撫諭將士奏

照會十二月初一日恭奉御札，以韃爲不道，盤礴瀘、叙外，姦計叵測，聖念將士出身以當鋒鏑，冰霜在候，未獲休息，令臣以聖意諭之，早殲此虜，第功來上。竊惟臣無勇略，以虜遺君父之憂；帝有恩言，聞詔動武夫之感。肅容祗誦，附己凌兢〔一〕。眷念坤維，洊當卯厄，此寇方分頭而大入〔二〕，南邊復幹腹以交侵，蕩摇我封疆，戕耗我根本，此非小變，不同常年。正當壞局不可支之時，驟添異證出所料之外，有如事勢，已屢奏陳。臣比年在荆，極力援蜀，兹處艱難之會，皆有危亡之虞。率衆登陴，知捐軀而共守；麾軍却敵，顧摶手以曷施。是皆駕空恃幸於前時，又且積弱取輕於連歲，覘吾無具，肆彼狡謀。諸賢不圖實利害，以救蜀中；大概多持虚議論，以誤陛下。靡權量於事力，徒鼎建於官名，雖共協心，寧免掣肘！今賊有三面之入，而兵無一旅之來，正切隱憂，懼負隆委。忽覩漢札如綸之布，豈勝楚師挾纊之温！臣謹已恭示制臣，徧諭將士，俾共思於奮發，期仰副於丁寧。敢瀝危悰，重瀆睿聽。伏望皇帝陛下俯念巴蜀腹背之俱急，實於東南頭目之相關，宣諭輔臣，亟命大將，提重兵而進援，驅此虜以就殲。蜀獲再安，顧憂倘釋，臣某萬罪，黜謫何辭！

〔貼黄〕臣竊照蜀自去年以來，已歷二危證。若苦竹不解，西兵未出，一危矣；夏哨久留，秋糴難辦，再危矣；皆幸而免。今南幹北哨交迫，又添此一危證。目前叙、瀘之兵未退，渠、合之警

方集，近逼渝境，勢恐窺伺，倘朝廷不亟救之，蜀真危矣。繼此圖維過計，敢有豫陳，欲望朝廷於峽口措置儲積糧斛一項，以備兵餉，下殿步司支撥萬人器甲，付四川制司備用。伏候睿旨。

《可齋續藁後》卷三。

〔一〕附：似當作「拊」。

〔二〕此：原作「地」，據清初鈔本改。

救蜀楮密奏

竊惟蜀楮之弊極矣。見今三界行使，其第三料視第一料以五當一，楮價猶未甚遼絶。自寶祐二年更印銀會，以一當百，一時權於濟用，將以重楮，然自此而楮益輕。蓋楮之低昂，物亦隨之，楮之輕，物之貴也。今第二料、第三料兩界散在公私行用者，共紐該第一料一百二十六千六十一萬三百六十二貫，共折計銀會不過一千二百六十萬六千一百三造兩料之數。銀會一項，自寶祐二年至寶祐三年十三年内印折計第二料二百八十千八十六萬七千貫。見今住造。以此會算，則是近兩年所造銀會之數，比之前十三年内所造第一料、第三料之數，幾已增一倍以上。楮之立價非不重，而印造乃愈多，物貴乃愈甚，

支用乃愈不繼，視而弗救，長此安窮！姑舉一二言之。銀價去春每兩僅三千引，今每兩七千五百引矣；糴價去春每石僅二千引，今每石五千引矣。其他百貨增長者稱是。民生經紀以此而愈憔悴，軍券支遣以此而愈艱難。今將增造則益輕，住造則乏用，博詢僉論，類諉無策。愚臣夙夕思慮，以引救引，此所甚難，盍若求之引外，以圖活法？竊謂楮之所以賤者以多故，楮之所以多者以自造故。蜀自比年以來，造楮之權盡付制司，雖據其言曰某年某界印造若干，多寡在手，誰得而問！竭西山之楮，易陸海之珍，往往多以虛取實而去。前事不必言矣，賈山以除鑄錢之令，嘗曰：「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也使臣下自爲之，可乎！」妄謂法當先收此權，以歸公上，歲令照舊例解引紙朴若干赴朝省，却從都茶場印，印楮券若干付蜀閫給用度，如此則其源不濫，其流自清。天下一家，本無川、南之間，所以有南券、有川券，不過始于民旅飛錢之便。今蜀之銀交，去年比東南十八界每貫貼換猶不過增一二百，今一年之間已增爲十八界會子一貫可換銀交五貫，是銀、交直與東南十七界會等矣。更以在市物有計之，數目雖多，其實則亦略同。如銀一兩雖曰七千五百引，實計銀交七千五貫，亦如東南銀一兩十七界七十五貫無大相遠也。然則今欲救蜀楮，莫若令通用京楮，紙朴既令取鮮於蜀道，工墨亦不大費於朝廷。雖是京會指揮有除四川行用之文，見今蜀人已重京楮。若降一指揮，權時施宜，何所不可？但欲行此策，當先計約軍券。邇來制總司屢次增支券錢，屯駐兵熟券見月支第一料四百貫，却有支鹽在外。然以百貫易一銀交，是熟券月得四貫，生券月得六貫。得四貫者止該十八界會八百文，得六貫者

止該十八界會一貫二百文，軍貧而怨，良以此故。今當與之照東南例，並支京交，且以熟券日二百、生券日一百計之〔一〕，熟券月可得京交三貫。却令制司與捐鹽數。是屯駐五萬人，歲支熟券不過三百六十萬，戍援寬作二萬人，歲支生券不過七十二萬貫，共該四百三十二萬貫。朝廷歲檢此數付蜀制總給軍券，每歲更以糴價斟酌，從而給助。其他公家用度，蜀中自有諸項財賦，令自措置，儘可通融。雖不造楮，必不乏用。蜀中自此請給與東南等，庶皆可以養贍。蜀之民旅既知川南之券通行，而無高價兑易之患，亦必爲便利也。抑又有一説。蜀行三界充斥，低昂幾太相絶。今蜀人持論姑息，狃于自造自用之便，多爲第一料不可易，欲藉之以爲銀會子母，市井視之，糞土不如，朝廷寶貨，自輕太甚。今若行前策，當許十七界、十八界會子並通行於蜀。其四川銀會截日不許再造，其已造者抑亦許通行於京湖、松江。其銀會只當作十七界行用，不許減落，違者並寘於憲。銀會數亦不多。所有蜀中見行第一料、第三料見不過該銀交一千二百六十餘萬，中間豈無水火不到？若朝廷捐十八界二百萬貫下制司兑易，收此兩界，或令制司輟銀兩收兑毀鑿，則蜀楮一清矣。蜀楮之造者既止，南楮之用者復廣，非特可以救蜀楮之輕，且因可以秤南楮之重，實一舉而兩得之也。《書》曰：「藥勿瞑眩，疾勿瘳。」楮病深矣，常劑不足以起。儻蒙特垂睿覽，俯采芻言，更乞詳議而熟圖之，又當先發此項本柄，付之蜀閫，然後可以定期日，出號令。區畫次序，此則又在朝廷之上推而行之。伏候睿旨。《可齋續藁後》卷三。

〔一〕日：原作「熟」，據清初鈔本改。

回宣諭并問救蜀楮繳密奏

臣三月初九日恭準宣諭，令臣奬率諸將，乘機掃蕩南北兩岸之兵，早遂肅清，庶不妨耕事，從今便作捍禦工夫。臣竊照蜀中去冬兵入，腹背交侵，乃一危證。仰藉國威遠暢，將士協心勦逐，南之兀郎正月初旬已從璧山拔寨，與敏珠爾頭項皆已相繼而退。利、閬諸郡二月二十五、六以後已報肅清，邊民俱已復業，幸不失耕，臣節次具申樞密院訖。至若以後捍禦之事，則辦糧儲、備器甲、擇戎將、集民兵、結約諸蠻、措置隘、留遣援旅、推行戰功，凡此八事，臣皆已區處。曰辦糧儲，則臣手自會約，諸邊糧餉皆至新年五月，可無闕乏。令制司遵照，措置撥還，且爲申奬糧之請。曰備器甲，則臣以制司見管多闕，已申朝廷科支鐵甲、弓弩、箭鏃，見蒙朝廷應副。曰擇戎將，則臣已同制臣商確，命劉整管安西制帳，亢用管保定，潘全福管慶定，常慶福管沔司兼順慶，已申密院，乞與除授。曰集民兵，則臣去冬已稟廟堂，省劄專委制閫，見差官措置團集皆可倣行。曰結約諸蠻，則瀘、叙對境，吕告、阿永諸蠻見令制司差人賫禮物撫犒。如雅州之嵓州、邛運那、銀驢，茂州之鐵旗、外耳烹，近亦與之填官遣禮，俾爲我捍蔽。曰措置邊隘，則北邊諸城規模已定，南邊叙寧既經寇入，乃所當防。見委官住省

界橫江、夷境鹽井等處，相度險阻，措置控扼。亦令南邊諸州有可以措置山寨者，亟議圖之。曰留遣援兵，則臣前在荆所遣、并帶行舊援近六千人，二月末已遣發，所餘不多。見已遣行新援一萬餘人，及今春到蜀者，已從制司商確，存留近六千人，餘並于此月内遣令回戍，皆與優支犒勞。曰推行戰功，則去冬一番捍禦，大異常年，諸邊郡、諸戎司將士戰禦立功，頭項不一，人數亦繁。今已斟酌等第，類聚申上。此乃有關將來激勸。以上八事，皆其大綱。至於其他節目，隸臣職分，凡有係於邊防者，已爲之隨宜而酬應，豈敢以將去而玩弛！臣悉已陸續具申密院矣。茲者恭承聖訓，用敢奏陳。惟是西事分任已有制臣以專閫寄，策司以應夔援，兩鎮撫以防沅、靖、施、黔，宣司事體已陵夷，精采已銷鑠，邇來愈見難處，不容復留。茲春令倏晚，蜀境幸清，臣日俟乞休從欲，結局去任。所有救楮一策，未必可行。本未敢奏陳，聖謨俯問，臣子豈敢有隱！謹以管見具之白劄。然此策必非蜀士所欲，前者所以擬俟出蜀而後敢言也。儻蒙睿覽，或加采録，伏乞出自聖睿，免及愚請，不勝幸甚！

〔貼黄〕臣白劄之上，實出孤忠，未必能合衆論。最慮此聲一出，蜀中諸人不沮則激，適重臣禍。若非結局在即，臣亦未敢言。却望睿慈早頒放還之命，實拜保全之造。伏乞睿照！

〔又貼黄〕此策出於權宜救急，然蜀方仰楮以給今秋糴本，正要措辦，若此聲一泄，民聽易動。去秋銀會，忽嘉、瀘間傳或不用，便自費力。今須詳議區處，儻欲行之，必先科撥京楮一項充本柄，俟其到蜀，俟官糴辦軍券足，方可定出令之期，却非旦夕便可更革。伏乞聖裁！《可齋續藁後》卷三。

回宸翰勉留奏

臣昨者手奏乞許退休，干冒天威，正切震懼，三月十二日恭準親洒宸翰，曲加訓辭，臣百拜伏讀，凜然莫知所對。蓋宣制、宣策之皆難並建，事理曉然，非獨臣所難處。意向言論之不同，朝廷固知之，蜀之官吏、軍民亦皆慮之，猶以朝廷前秋遣臣則曰「敵退即出」，去秋留臣則曰「過冬處分」，孚於衆聽，謂非久留，以此尚泯於形迹。今蒙聖諭少留，寵眷固渥，然人心已它向，臣氣已盡索。且臣當驚憂之後，衰病日侵，志慮凋耗，留此不過苟容已，將士官吏從宣則違制，順策則逆宣，牽掣多端，易啓間隙。而況凡有一項之費，宣、制兩處俱支，殘壞之蜀，支吾許時，已不勝其窘極，又何以維之耶！陛下但觀近進財計綱目，一二年所印銀會之數，視往時幾倍，即知之矣。陛下留臣本領共以保蜀，正恐適速誤蜀也。乃若聖謨所戒，如邊防事件，則臣近奏已陳大略，不敢重瀆。如大理一路，則去年屢令俞興桑愈遣間體探，小雲南以往，今皆爲韃人降附地分，路不復通。兀郎之入蜀，人猶有歸過結約諸蠻，俾之覘彼動息，爲我捍蔽。乃若川江江面，在在風寒，去年賊兵自南自北而入，實與共之，臣固以危急爲憂，或者及以張皇爲説，欲爲隄備，所乏舟師，已屢與蒲澤之言，令作措置。至於救楮之策，則具見前奏，此事倘上當聖意，乞自朝廷斟酌可否，推而行之，俾知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蓋非蜀士所欲，難與共議之也。若使知臣言而臣行之，慮有批激，利未見而禍先及矣。臣又伏讀聖訓，謂臣之歸，當有辭於諸閫，此尤感陛下保全之意。但臣自知材智不逮，所乞者休致，非望榮進，皇天后土實鑑臣心。自丙午以前，臣爲陛下守邊，與珙、玠同列，今犬馬力竭矣。目前兩閫，荆則月日未久，淮則春秋鼎盛，臣自知愚分，豈敢比倫！伏望聖慈矜憐其衰鈍，憫惻其孤苦，特賜早放成命，放還首丘，拜此天隆地厚之恩，九殞不足以報。臣已別具公奏外，謹昧死祈哀聖造，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貼黄〕竊惟蜀中甲兵、錢穀盡在，制閫實多，宣司所申結局，非比謀代。欲乞早賜處分，俾澤之專意任事，免相諉責。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三。

奏爲徐提刑申吕馬帥事

臣竊以功名之會，人臣之所難居；讒譖之辭，君父之所當察。今有肆陳于胸臆，不思如見其肺肝，忌心一萌，誣言百出。臣不避萬罪，敢爲陛下告。臣近據承議郎、淮西提刑兼知濠州徐敏子申，據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兼知蘄州吕文德更欲本司備申，臣閲其彈劾之詞，大非公言，盡出私意。臣于敏子、于文德俱同王事，無所黨偏。以平心言之，則文德久董戎行，素負忠赤，聲名在于敵國，勳績著于三邊；敏子雖自詭事功，而易于勇怯，往往不能自重，多所取輕，荏苒違言，殆非一日。今敏子

所劾，臣不暇一一與辨，但去年入亳、擣汴，由夏涉冬，以數千之孤軍横挑强胡，取其城邑，賊爲之牽制，而入寇遂緩，微文德不及此，而敏子以爲無功，可乎？不猶愈于匆匆入亳，夕至朝返，踉蹡而出，賠笑諸將者乎？今年壽城之役，臣得敏子書，無非危言駭論，以爲大事去矣。其與史肯之言，至欲棄豐、壽而守濠梁。朝廷調遣諸項援師，望其應接，師過不聞忠義之相勉，惟務口舌之交侵。平時抵掌談兵，大言無當，臨時畏縮，不畫一籌，略無纓冠往救之誼。今而憑藉國威，僥倖戰捷，爲敏子轉爲傾陷之謀，盡略新功，加罪首將，三軍之士，聞者謂何？且如洛口駐師，首尾兩月，將士冒隆暑，當勍敵，自四月十四日至五月初三日，石阜連捷，賊氣既奪，我師始克進步。五月初九、初十、十一凡三晝夜，與賊兵水陸相拒，沿流重橋叠埧，砲弩列岸，軍士盡力搶奪，寸寸而上之。十二日援師入城，寇勢圍繞如故，次日持兵出剿，一鼓而破之，賊始北遁。此非文德指授諸校，布置方略，未必能以全勝若此。今敏子又以文德爲無功，不幾責人無已乎？豈敏子不知大將之事不在匹夫之勇，不必以先登陷陣而後爲功乎？向使敏子輩如文德之人，有此俊功，鋪張誇伐當何如？其措辭必不止此而已。敏子之言，可謂過矣。乃若所申文德怏怏則文德爲制領，時臣在淮西幕已識之，今雖十怨望，形之語言，及以穢褻議朝廷，以爾汝待君父，年，察文德之爲人，雖性頗直而言論自不苟。兩年往來本司，但見其爲國任事，不憚勞役。文德雖率其言，決不至如此，姑以近日奉命援壽月日考之。三月十八日文德始準朝旨整齧兵船，越再宿，隨即起離，二十六日到本司。蓋自蘄春不十日而至維揚，未嘗徘徊觀望也。總統之命，始以諸軍頭目不

一，雖未免辭避，暨五月二十三日庚遞既至，一奉奎畫，則文德曾不移時，祗拜領事，亦未嘗固執違拒也。恭順如此，是豈不知畏朝廷、尊君父者乎！敏子入人之罪，豈患無辭？而必欲以此加誣，蓋欲使之犯咫尺之威，干雷霆之怒，其設意也深矣，臣又有可得而辨者。敏子身爲外臺，劾一大將，關係國體，一毀一譽，宜出至公。臣五月二十二日得敏子十五日書，以乞祠乞備申。中間有曰「若以濠梁處文德，則名正言順，又是以有用之才，居有用之地，且可以少報梁援壽之功。正如滿盤大勢，於緊要處下一得力之子」，是敏子固以文德爲當才也。曾未數日，劾疏遽聞，乍賢乍佞，如出二喙，于是可以窺其心矣。蓋敏子自敵圍壽，而頗有幸災之心，壽圍既解，踪跡不安，惟恐他人得以軋己。且又傳聞廟論將以文德爲代，此固望而忌之矣。適文德輕舟夜下，敏子河濱候見而不及之，意謂不過我而簡我，于是始大鳴以求洩其怒。然敏子薦之以示其恩，劾之以拒其來，今日是則前日之非，何相反如是哉！《傳》曰「無瑕者可以戮人」，敏子盍亦自愧乎！《語》曰「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于敏子有焉。臣猥分閫寄，所賴文武之士相與叶濟，處心持論，豈敢不平！如敏子之政，固有可議者，臣皆不敢及。但不有以辨文德之枉，誅敏子之心，則三軍百將聞此寧不解體？用敢聲述公論，上瀆聖聰。如文德委是精忠，可當事任，臣敢以闔門百口保之。異時文德或不如所言，臣甘當同罪。臣愚欲望睿慈恢洪聖度，屏絶流言，俯察樂羊盈篋之謗，免賜參母下機之疑，俾文德勉厲一心，展布四體，以當邊面，共濟事機，豈惟文德之幸，實臣之幸！《可齋續藁後》卷三。

全宋文卷七八二七

李曾伯 一七

辭免召赴行在奏

臣自荆入蜀，由制建宣，雖腹背之敵粗支，何毫髮之勞可紀，特放嚴召，仰戴隆恩。顧臣力戎三邊，丐歸五載，患難早涉，血氣易衰，精慮既殫，分量亦極。況以積憂而致疾，秖宜息影以養痾。自知甚明，寧復可用！茲賴保全於末路，遂酬退佚於故丘。儻假弓旌，未棄帷蓋，則是前言皆僞，僉論謂何！福過而災必生，力盡而誼當止。回天有冀，踏地敢陳。伏望聖慈俯鑑愚悃，特賜寢收召之命，從休致之祈，自茲殘息未泯之年，莫匪大造更生之賜。《可齋續藁後》卷四。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福帥奏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雖歷四封，何補一畫，齒髮衰而心力竭，憂患早而疾疢侵。此孤蹤所丐一歸，而五載具陳累疏。乃蒙不黜而召，甫解即除，晉之書殿之大名，處以帥藩之福地。聖恩至厚，愚分固榮。第臣曾上印未幾，且納履者屢，心迹正願休於一壑，夢想豈敢到於三山！投閒置散，私計已宜；辭危就安，公論寧恕！恐貽顛覆，適累保全。伏望睿慈曲鑑真悃，收回新除之命，俯遂終老之祈，更生此恩，九殞莫報！《可齋續藁後》卷四。

第二辭免奏

臣恭誦訓辭，感深悃愊。退惟臣以孤危之跡，本無毫髮之勞，自知精力之衰，不勝藩翰之寄。所以四五年而來，無歲不上丐休之牘。高高在上，實鑑此心！茲蒙矜其間關之遠役，既遂其全歸；畀之優游之美職，復示以崇奬。恩隆寵異，何翅更生！臣平昔環轍四方，雖艱險勿避，適彼樂土，詎敢不承！第惟八年于役，邊最蔑聞，萬里甫還，神觀未復。正以血氣凋耗，暈眩間作，日惟藥裹是事。自此苟安家食，或可粗保餘齡。倘猶貪榮，自是迷戾。雖公朝未忍弊蓋之遽棄，而微臣豈堪鉛刀之再

割！若勉强復出，則慚負累陳，用瀝由衷，終祈反汗。伏望皇帝陛下施鴻恩於不報，憐馬力之已窮，早賜收回成渥，許令請老，俾全晚節，知戴聖恩！《可齋續藁後》卷四。

第三辭免奏

臣拜稽祗誦，感戴彌深。顧惟奔走之微臣，倍費生全之大造。洊承明訓，因考先朝，昔之嘗帥蜀而守閩者，臣浚以宣威出，越五年始除；臣汝愚而閩制還，歷再歲始授。如臣無能爲役，去官曾幾何時，乃異渥之遽加，視前修而實靦。矧臣蚤衰多病，請累得閒，苟安野處，庶保餘年，復冒蕃宣，是徼大戾。恃際逢之千一，致蒙瀆之再三。伏望睿慈俯矜愚悃，速賜收回恩命，改畀時髦，俾遂初心，免誤隆委，不勝幸甚！《可齋續藁後》卷四。

辭免湖南安撫大使奏

聞命渙放，撫躬震灼。竊惟三朝元會，方將開長泰之期；一道率連，所以重帥師之命。匪求邦哲，曷副岳咨！如臣者一朴無能，屢試罔效。比驅馳於諸閫，復閱歷於八年。賴從欲以予祠，獲投閑而問里。甫休餘息，甘老頹齡，敢期有旨以起家，仍使叨恩而作牧！明時未棄，人所歆榮；綿力勿

勝，己則危懼。況長沙昔雖内地，在今日則爲要藩。南嶺北荆，實相壤接；左融右靖，皆可道通。自敵萌入腹之姦，而剥有及膚之慮。將密防於後户，須善踵於前規。臣鼓三而竭，曷克即戎；矢一不中，必至誤事。倘勿能於傴僂，恐寧免於顛隮。欲望聖慈俯矜愚悃，收回成命，改畀時髦，俾安香火之緣，實戴乾坤之造！《可齋續藁後》卷四。

再辭免奏

誦風霄之詔令，感天地之恩私，一介至愚，再瀆則罪。第念臣誤膺簡拔，薦玷蕃宣，凡淮襄嶺蜀之偏更，皆城郭封疆之重寄。當艱危之際，亦冒昧以前。雖事功初無可稱，然精力因此盡竭。今復起家而作牧，固當報國而捐軀。但臣丐休已累年，投閑纔數月，餘息甫憩，重任曷勝！此猶私憂，抑思公計。伏讀荆雍齒唇之有訓，固無楚越肝膽之不孚，祇慚皆已試而寡謀，何以副共濟之責望！恐將士習聞其不武，將遐陬玩視而相輕。大懼震于躬，不幸乎鄰；只當艮其背，自知所止。用殫愚悃，荐扣睿聰。伏望聖慈，曲回神算，念戎旃之久歷，俾家食之少安，溝壑未填，涓埃圖報！《可齋續藁後》卷四。

三辭免奏

伏讀訓辭，感深悃愊。竊惟十行賜札，委寄爲至隆；三命循墻，控辭幾已罄。以洪造未加於捐棄，顧微臣敢憚於驅馳！第念臣徒有孤忠，初無長慮，雖天幸屢當於邊面，每日虞難保於病軀。連年以來，累疏請老，蓋恐疏庸而敗事，匪求安佚以便身。自蜀予還，辭閩從欲，且傍加於祠廩，正仰戴於聖恩。今倘爲長沙之行，此不但重門之責。鄰壤相關之脉絡，閫謀實藉於輔車。有撫摩之政，則根本弗搖；有鎮壓之威，則藜藿不采。臣既虧素望，且迫衰年，老馬於故道已忘，微蚿而負山必踣。茲懷瑟縮，懼誤倚毗。以先事而憂之，惟陳力而止爾。輒忘萬罪，荐布寸衷。伏望睿慈，深爲國計。別擇精明之士，付以安藩；曲全疲軟之蹤，俾安末路。《可齋續藁後》卷四。

辭免兼節制廣南奏

聞命戰兢，措躬無地。竊惟邊腹交迫，人心共危，朝廷有所使令，臣子豈敢辭避！但以臣屢更邊任，智慮久凋，揭來湘牧，精采盡索，方以傳兩鄰之騷繹，未知保一道之奠安，何有兼人之才，可膺越境之寄！竊窺神算，猶録舊勞，謂其嘗用荆而援蜀邊，今遂復以湘而預嶺事。然而以今揆昨，大有

不侔。蓋以荆制蜀，猶以實應實；以湘制廣，幾以虚馭虚。何則？荆閫有兵刃，有資財，有將帥，又臣以四五年經畫之力，三數司僚左協濟之長，可以運掉；而蜀之大勢，則亦有城、有險、有兵、有糧，以此賴國之靈，因人成事，獲紓危急，僅免曠瘝。是猶以實應實，苟可爲也。今則湘中無勁兵可調，無民將可使〔一〕，無餘財可用，無堅城深池可以自立，前後恃幸，左右倚鄰，自謀猶慮弗蔽，何力可以它及！兼廣右邊面兵脆而且單，城惡而弗險，公家瘠而無力，今將防遏數千里轉戰深入之敵，方欲且仰千百輩遠戍之師，以控三四郡汗漫之邊面，以此責之應接，望其備禦，空名徒假，實患曷支！是殆以虚馭虚，交相累耳。兼湘嶺相去迢遠，嘗幸敵不窺闖則已，設如傳聞所及，倉卒難應，臣者黽勉受任，徒彼此諉責，未見其爲救急之策也。用是敢瀝衷赤，祈扣睿聰。伏望聖慈收回已降指揮，庶得二廣帥臣，各共乃職，臣亦得以苟安湘部，免誤國事。《可齋續藁後》卷四。

〔一〕民將：似當作「名將」。

辭免兼廣南制置大使奏

衰朽孤蹤，間關四塞。自壬寅之春，已當邊閫，實以齒髮已凋落，精力已殫窮，恐誤國家，願老田里。去夏甫遂退閒之請，今春忽被蕃宣之除，意謂今十六年；迨壬子以後，累申休致，凡四五載。

公朝亦憫其舊勞，姑使少佚於內地。揭來之戍迫，獄訟疲於梳剔，器甲費於繕修，皆勉强以敢謂因南服之過虞，復使踵西征之故步。此決無可兼之事體，固不待言；然創置未有之司存，何可徒手！況嶺外自有任責之寄，而日來比之前時已寬，添此贅疣，祇自多費，亦恐肝膽，不能盡孚。矧如微臣，昔雖帥桂，既身染於瘴，且痛及其孥。今驅馳又更萬里之還，而血氣非前十年之比，一之已甚，再其可乎！茲望風已爲之寒心，豈臨事可責其禦患，儻輕冒受，將重顧憂。然臣既聞成命，潭已有權官，不應復滯逗以遲留，只得急解組以控告。臣已將潭州倉庫錢穀截日損結帳狀，及將潭州牌印職事於今月十六日牒付運判洪某交割管幹，一面挈出館舍，其安撫司職事則臣存留大使印時暫行事，以都總官印并，併算本司錢物，牒洪運判候管幹留司外，誰不避雷霆之威，祈俯回日月之鑑。伏望曲憐危悃，深入睿謨，特賜收還新除，併免所居舊職，茲實爲於國計，非但徇於私情。臣更生此恩，九殞莫報！《可齋續藁後》卷四。

再辭免奏

伏讀訓辭，退深震懼。命出君父，在臣子一入，已於十一日起離潭州，見今在道，但是制置大使之命却不容不力控告者。近者臣準省劄指揮，豈敢愛身！乃者初八日臣已具狀奏，以節制廣南，驅馳

令臣不許文具辭免，以誤國事。臣竊謂今日南中之事，正當上下以真實相應，共禦外患。臣若不量事勢輕重，冒昧祗受，此却是以文具塞責；今來力伸辭免，正是不敢以文具輕應，欲以忠實報陛下也。伏念臣駑駘無似，蒙陛下柬拔以來，在淮、在嶺、在荆、在蜀屢當閫邊，前後惟恐稍有誤國，幸未曠敗；今兹再入嶺表，既受隆委，豈敢不竭犬馬之力！曰制置、曰節制，官名雖異，氣力則一。但以節制往則經閫可以共事，協濟司存，不致創生費耗，若必建制閫，帳前豈可無兵甲萬人，庫帑豈可無錢物千百萬貫？有其名而無其實，只以空言號令，徒手經畫，却恐虧中國之事體，啓四方之輕侮。此臣所以力告陛下，乞收回新命也。兼考國家三百年來，二廣不曾遣執政資格置立大閫。皇祐儂智高不過一賊，朝廷命狄青雖合湖南北、廣東西爲一，又詔鄜延、環慶、涇原擇蕃落廣銳騎軍以配，然不過經制盜賊，事畢即還。熙寧間郭逵之討交趾，僅一小夷，雖令兼荆湖、廣南宣撫，亦不曾久建司存，至富良江即還。蓋以二廣事力瘠薄，難以贍給，國家不過因事遣使，未嘗專置大閫也。臣今若受制置之命以入，姑爲之則具文，實爲之則無力。而況與敵相持，又與二臣之時不同，應酬稍差，成敗所係。臣身何恤，國事繫焉，只得不避萬死，再伸真實之請。伏望陛下恢乾坤之量，回日月之明，斷自宸衷，收還成命，所謂刻印銷印，適表聖心之公，臣敢不誓死以報國恩！若以臣辭制受節爲罪，臣無所逃避。干冒天威，踧踖以俟。《可齋續藁後》卷四。

辭免兼廣西運使奏

祇戍踰月，未副闔謀，錫命自天，俾兼漕節。兵，計臣管餉，此本朝之舊制，固疇昔之屢陳。所謂通融，乃權宜之規，近令分任，實處置之當。臣頃焉疏奏，蓋爲邊憂，易用武臣，召還文吏。雖庸老不能力勉，倘艱危寧以身當。已盛聖恩，曲徇愚請。如閫藩之寄，敢不消日以祇承？若餽餫之司，則非衰年之能辦。不惟無此精力可施於計度，毋乃前所條畫幾欲於兼并，公計恐致於勿支，私心亦何以自白！用殫衷臆，洊扣淵聰。伏望睿慈，收回新命，免兼它職，專意邊防。所有轉運司職事，或恐仰某亟欲入奏，臣當檢端平丙申湖北闕漕體例，權從閫臣委幕僚時暫權管，以聽朝廷別行除擢。所有兼轉運省劄，見寄留静江府庫，不敢祇受。《可齋續藁後》卷四。

再辭免奏

伏念臣因入廣之行，自去冬以來，屢勤朝廷之出命。臣罪深蒙瀆，言殆數窮，本不敢復有陳請，實緣臣雖疆陲之任嘗歷，於金穀之事則疏，向也精力尚强，與夫稟名素定，勉令辦集，猶且憂虞，是

以在荆則凡屢辭總餉之司，入蜀則不敢預財賦之職。況今歲去而智慮已竭，時異而事任孔難，嶺戍之秋防在前，漕餽之日計不足，俾司供億，須藉精明。臣以氣再衰之餘，繼肱三折之後，甫茲創闔，已覺負乘之勿勝，使之兼司，必致庖醴之俱廢。最是前漕，實因臣請而去；此在公論，猶曰國事而然。若强顏居之不疑，與扼吭奪之何異！得罪朋友，負愧神明，恐以後議今，將益甚於昨，必貽敗闕，必累簡知，用敢再伸激切之悃。伏望睿慈早賜處分，收回兼漕成命。所有廣西運司，不但邊餉爲急，今歲係科舉年分，舉行試事，近在目前，伏乞速除正官，免有曠職，不勝幸甚。《可齋續藁後》卷四。

乞免兼漕事奏

一介庸繆，本無技能，遭逢聖明，猥備繁使。往歲精力未衰，東西命不敢辭難。自壬子在荆，至丙辰出蜀，五年之間，自覺心智不逮，恐貽敗闕，屢以休致陳請，前後不知幾疏。歸田甫數月，蒙恩守湘，辭之勿遂，改命來嶺，豈堪再役！方此勉膺創闔，倏畀兼漕，已嘗力伸控免。臣向在荆則乞免兼總餉，在蜀則不敢預金穀，其於財賦實非所長，天高勿俞，只得冒昧共二。今月日未久，而司存供億，支吾不行，朝廷科請，煩瀆已甚。目今廣西見屯駐戍諸軍實在計二萬五千餘人，自昔所無，盡仰漕臣以給，一日不可以弗繼，此須得一年力方壯、心計有餘之士，始堪任此。而臣衰老益甚，志慮已昏，疆場備禦之間，猶恐措置之弗及，簿書出納之際，豈能計算之克精！儻值軍興，必誤國事。是用

不避天威，祈哀淵聽。伏望聖慈俯察臣真切之悃，將誤，上費朝廷區處，不勝幸甚。《可齋續藁後》卷四。

再乞免兼漕事奏

退揆寒遠疆吏，蒙被國恩，凡所使令，豈敢辭避！實緣臣邊任久歷，智慮已殫，年事浸高，心力不逮。向來雖嘗任荆、淮總計，催驅付之僚屬，出納具有常程，不過將以廉勤，有所受，有所給。且是時年方壯也。今則廣右漕司自來不曾餉軍及五六千人以上，今歲水陸增兵共二萬五千餘人，士卒深入瘴癘之鄉，所仰券食一日不可少闕，而漕司連政以來，那移應辦，已自罄竭，仰之常賦，則不容增加，請之科降，則秖見紊煩。官吏皇皇相告，未免歸咎臣之老鈍，無所措畫。臣竊惟理財之官，非精健妙年不可兼，亦天之賦才固自有限量，雖廉頗不能智於楚，劉晏亦不能終於唐。臣妄一庸人，爲陛下守淮、守荆、撫蜀，犬馬之力，至此一無所施矣，再入嶺外，有識共危。近自賊兵斡至邊隘，叵測狡謀，萬以事關腹心，憂廢寢食，其於諸軍供億，委是神剿形瘵，不能支吾。況臣舊時瘴疾，今覺不時發動，閫寄且恐不克勝任，安能復兼漕寄！用是不避天威，再控危悃。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斷自睿衷，俯從免兼之請，別選能吏，專任漕節，非特少寬愚臣之責，實爲國計之便。《可齋續藁後》卷四。

乞休致奏

一介孤蹤，百無它技，誤遭簡擢，屢玷蕃宣，泗、復襄、葺郢、戍蜀、解劍，備殫駑力，數犯危機，屢當兵革之搶攘，幸免疆事之疏敗。然精力久已耗竭，衰病亦且侵尋。自知甚明，不能者止。故自壬子至於丙辰，籲天丐休，五年之間，不知幾疏。蒙恩獲歸田里，甫閱半期，奉命守湘，弗容控避，創闔入嶺，又復載驅。念上恩備極於優隆，在微臣敢辭於險阻！重冒煙瘴，適值風寒。以二十年窺闖之狡謀，凡兩三月盤泊於近境，國威所及，兵禍幸紓。然而蹊徑已爲幹開，隄防宜益加備，以熟觀事勢，須別作規模。若曰一番侵軼，亦止若斯，設恐再警應酬，不過如此，則事必有大誤，非臣之所敢言。其急莫若速求英髦，易去老鈍。臣雖犬馬下走，朝廷亦既寵之書殿，視爲政府矣。切考自本朝立國以來，政府大臣罕嘗往帥南方，止是皇祐間狄青以平儂入，熙寧間郭逵以往交入，皆以近臣提重兵，建大閫。然青僅留數月，逵不及一年，祖宗故也。兼考自紹興以後，諸臣中亦未有十年而兩任桂林者。臣固不敢援此自便，實緣臣賤命於新年，二運交并，火燥必焚，身災靡虞，國計是懼。兼以向嘗苦瘴，幾至殞軀，近覺不時發動，頭痛一作，殆不可忍，豈容頑然不自知退，必待誤國而後止！此臣之所以僭瀝血忱以告也。日前敵已遁跡，民粗息肩，靜江城壁修浚，已勝前時，漕司錢糧出納，皆

有成籍，臣亦無所規避，實以老弗勝任，如前所陳。伏望聖慈哀憐真悃，檢照臣壬子以來前後累疏，從臣守本官生前致仕。凡未死之日，皆更生之年。干犯霆誅，臣席藁俟罪。《可齋續藁後》卷四。

再乞休致奏

臣伏讀聖訓，感極愚衷。竊惟疆陲多事之時，固匪臣子乞身之際，然揆力苟弗勝於隆委，則陳情其敢憚於嚴誅！實緣廣西創闔，大異三邊，狡計姦謀，已非一日，蹊徑稍有於疏漏，江湖即爲之震搖，安危所關，負荷莫重。必得壯年有精力之帥，別爲明時大展拓之圖，兵戍無弱形，司存有餘力，以之撑表托裏而脉絡貫，以之居重馭輕而臂指隨，即溪猺可聯屬而委心，邊城可周密而立脚，縱使秋冬之或警，庶於宵旰以寬憂。臣已迫頹齡，無復遠略，再來嶺嶠，雖越期年，調兵遣將，上勤廟謨，科鎰饋糧，復資國費，凡所以與時而應接，皆不過隨宜以支吾，職任雖名兩道之制司，事力僅及中州之大縣。今止以桂林一浚築之役，已不勝官民兩虚竭之憂，乃者勉禦風寒，實繇天幸。敵情正爾叵測，事會來者無窮，爲國長慮，所當亟更。如臣譾才，已不足用。蓋已驅馳之既久，衰病之交侵，年運之方災，智力之已竭，雖欲爲必葺之計，恐終無可大之規，不去而留，弗敗則斃。用是輒忘再瀆，敢瀝寸悰。伏望聖慈，特垂矜鑑。念臣數載之前，累丐休致；察臣一歲於此，無補事爲。今已過於狄青數月而歸，而不拘以余靖逾年之限。曲從愚請，俾老首丘，實隆天厚地之曠恩，誓死日生年而效

報！《可齋續藁後》卷四。

辭免除觀文殿學士奏

成渥渙頒，微衷震栗。竊以書殿崇班，宸恩至寵，昕朝元會，奎畫首膺。必隆委之克承，則殊休之斯稱。伏念臣年齡逾邁，筋力已衰。奉命再南，適當斡腹；逐寇雖北，益爲寒心。蓋近事幸黽勉以支，而後圖正綢繆是急。將大爲於規畫，必別選於英髦。使氣勢壯而可以折衝，脉絡通而可以托裹。一新布置，庶免顧憂。臣揣技既五窮，丐休已累載，不去必至於誤國，自分惟有於乞身。故於舊冬，即陳公奏，備殫懇切，正徯矜憐。求退而乃忽遷，俾因而未之革，蒙恩則厚，懷懼愈深。況質病恐不免於煙嵐，而災年且難逃於星數，方虞速咎，何敢叨榮！用瀝愚忱，冀回聖聽。伏望皇帝陛下察臣衷之真實，圖嶺事之更張，保存孤蹤，收還新命，檢會近疏，特賜俞音，使無類蝸壁之升，得以遂狐丘之正。更生之造，九殞莫酬。《可齋續藁後》卷四。

第二辭免奏

伏讀明訓，感極愚衷。竊惟殿帷之高華，秩視政塗之邇列，初何補報，辱此恩除。退揆孤踪，豈

當再瀆！實緣臣入春而苦宿瘴，連月而甫向安，氣體尚爾薾然，精力至此竭矣。近者洊申丐休之請，正俟俞允之音，惟嶺當幹腹之防，非臣可養痾之所，既難勝於重仔，詎敢忝於殊榮！用再控陳，乞從寢免。伏望聖慈亟與收回新命，改畀時髦，檢照近奏，特從休致，實拜隆天厚地之賜。《可齋續藁後》卷四。

第三辭免奏

臣誦聖訓之丁寧，感上恩之隆渥，聞命則拜，在臣宜共。第以一介庸瑣之蹤，備更四塞驅馳之寄，罔功而賞，取數已多，揣已何能，於分當止。蓋自壬子在荆之日，至於丙辰出蜀之時，願致爲臣，不知幾奏。求退而每加之進律，甫歸而復畀之起家，固已極其寵榮，常恐致於疏敗。踰年戊嶺，天幸實多，抗疏歸田，日望得請。今乞身之未許，乃錫命之過優，其如材殫智竭而事會方殷，福過災生而疾疢頓作，此滿盈之當戒，豈忝竊之可勝！臣近已恭體訓詞，恪供職業，願畢秋冬之守，冀寬宵旰之懷。乃若殿幄崇名，儒紳高選，平生夢想之不到，一旦恩數之遽臨，偃然受之，速其斃也。昔鄭僑力辭邑賞，羊祜不受侯封，古固有之，今敢援此！伏望聖慈軫念由衷之請，非敢飾辭，特賜收回新命，俾安愚分，實拜隆天厚地保全之造。《可齋續藁後》卷四。

以病乞休致奏　庚申

臣孤苦餘生，無堪爲役，屬南鄙之孔棘，勤當宁之顧憂，仰體隆知，重度瘴嶺。自去春宿疾頓作，已費支持，迨秋及冬，應接邊務，心勦形瘵，屢苦頭疼，國事多艱，身豈遑恤！有失調理，荏苒日久，遂成痰厥之疾，於四月初三日眩暈不省，幾致危殆。今親醫藥，將及一月，夜不能寢，晝不能動，呻吟苦楚，實不聊生。重念秋防已迫之時，是豈養疴廢事之日？用敢瀝忱，哀籲君父。欲望聖慈念臣一生徧歷疆場，備竭犬馬之勞，未嘗避事，察臣年邁命蹇，罹此奇疾，縱使尚延殘喘，亦是廢人，特賜宣諭大臣速命閫帥，措置邊防，從臣近奏，與守本官致仕，俾臣得保餘骸，獲歸舊里，實拜天地生全之造。《可齋續藁後》卷四。

辭免召命奏

成命渙頒，拊躬震栗。伏念臣重來二廣，倏跨三期，值邊腹之憑陵，幾剥膚之危迫，僅全封守，實賴威靈。正虞勤宵旰之憂，難以追《春秋》之責。自去臘已伸於投劾，蒙聖恩未忍於加誅。屬以憂慮積於中，嵐瘴薄於外，倏貽危疾，大費醫治。自知愚分之滿盈，願乞餘骸之休致，屢擾淵聽，上犯

霆威。正此忍命須臾，俟命允可，敢期天地之造，俯念犬馬之蹤，收召遽頒，隕越曷稱！載念二十年之去國，三四閫之捍邊，若得一望日月之光，而遂丘樊之請，豈非至願！其如五旬卧病，四體不仁，修塗歸役，猶未能保其生，向關觀光，豈敢復作此想！兼臣自備戍薇之役，殊無横草之功，得寬譴苛，已爲天幸，倏頒命召，恐駭衆聞。顧當此病廢之餘，惟投之閒散則稱，用伸危臆，上扣洪私。伏望聖慈收回新命，檢照累牘，俾守本官致仕，使臣儻扶殘息，歸返首丘，實拜隆天厚地始終生全之造。

〔貼黄〕臣自四月初三日抱病，整及五旬，茲蒙聖恩除代，已拜天地保全之造。第以臣之疾雖無增減，奄奄微息，正恐莫保朝夕，見輿櫬自隨，未知所終。靳帥趙秘撰見在隆興，自彼至桂林約非一月程不可，深慮其起發遲緩，秋防在即，邊閫不可久曠。臣自病在告，即以制漕府三司職事劄僉廳取稟參謀豐提刑僉押區處，文割錢穀〔一〕，首尾已攢結了畢，一一分曉，並無綰繫。伏望聖慈令臣不候新帥到司，先以三司之職交付參謀豐提刑時暫管幹，以俟新帥之至；仍乞催新帥前來之任，庶臣早得趁此夏漲，挈病骨碎累，登舟東下。隆恩罔極，誓圖結草以報。伏乞睿照。

《可齋續藁後》卷四。

〔一〕文割：似當作「交割」。

起離靜江奏

臣衰病孤踪，戍嶺無補，跨三年於此，僅能措辦桂林之城壁，可以永爲保固計，論罪山積，臣所自知。仰蒙聖造保全，除代予還，不幸連月抱病，分謂溘先必矣，今幸尚存餘息，獲俟代者之至。趙經略已批報定約八月初八日入廣西本府界，臣元準發下制置大使司印，近七月十五日結局，已封寄庫官，所有三司交割錢物並有增無虧，如漕司軍券科降則已具逐月出豁賬册，並皆繳申矣。臣見取八月初四日啓行往興安就舟，因迎謁新帥，既見而後去。自此沿湘出湖，泛江而下，僥倖獲釋重寄，遂歸首丘，皆乾坤更生之賜也。廣西今歲雨暘時若，一稔倍於常年，四境貼息；邕、宜間邊報節次已從僉聽具申朝廷，仰托威靈，幸亦寧静。但以臣愚料，南丹一路賊既窺伺，將來恐或由此以犯宜陽，今冬却須未至有警。然臣亦已語僉舍，不可不過爲之防，發兵增戍宜川，及以錢糧助其修葺關隘，目前須可少寬天地也。臣以離桂有日，所合奏聞，伏乞睿照。

〔貼黄〕臣前者屢乞收回召命，令守本官致仕，久未準回降。緣臣委的卧病未痊，見輿櫬自隨，修塗猶未可保，伏望聖慈早賜從欲施行。《可齋續藁後》卷四。

歸里謝宣諭奏

臣今月初一日甫達里舍，即準十月二十五日聖旨宣諭，仰蒙聖慈念臣分閫嶺表，適會孔艱，煩言屢及，姑爾施行，且蒙聖訓諒臣忠忱，已加全護，令臣安心歸里，以迓平和。臣拜手恭誦，感戴聖造保全之賜，至於涕隕。伏念臣自壬寅歲蒙陛下擢之守淮，庚戌守荆州，甲寅解圍劍隘，始終蒙被煩使，一身自頂至踵，淪浹恩渥，深願竭犬馬驅馳之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戊午再入嶺右，臣自知精力衰憊，必不稱鞭策。中間又值年運屯蹇，災咎是虞，亦嘗控告天聽，乞賜汰去。果而連歲值虜大入，以南方素無備之地，當此虜二十年斡腹之謀，誤國誤民，固所深懼，猶幸初年戊午冬黽勉支吾，虜不能深入，至己未韃蠻擁衆侵軼，遂致迫我内地，雖嘗調兵追襲於湖南之境，連獲勝捷，然不能遏之藩籬之外，此臣之罪也，煩言屢及，誅竄奚逃！仰蒙聖慈僅從薄罰，倘非上恩寬貸，則臣齏粉矣。惟是臣因積憂熏炙，一病已亡閲月，謂必死煙瘴，又蒙聖恩曲加保護，除代俾歸。自秋八月起離靜江，水陸數千里，僥倖扶持殘息，獲達首丘，君父此恩，與天同大，銘肌刻骨，已未知所報。茲準聖諭之及，蒙始終全護，一至於此，自顧螻蟻微軀，未泯一日，皆大造之賜，一飲一啄，知戴恩私。臣雖未即殞，而四體不能舉動，恐已成廢人。自今得藉覆燾，稍安田里，從事醫藥，或能少延旦夕，皆君父再生之恩，生得爲幸民，死不爲異鄉之鬼，誓當銜環結草，以圖報稱。《可齋續藁後》卷四。

又謝宣賜金器

臣今月二十二日承閣長鄭師望恭傳聖旨宣諭，以臣解任言旋，賜臣器幣，以示眷懷。天光所臨，對越咫尺，臣聞命驚喜過望，措躬無地。伏念臣戍嶺罔功，分甘譴責，不善調攝，抱疾而歸，病卧蝸廬，生意如髮。每念煙嵐之脱免，獲投里舍之寬閒，是皆仰賴陛下天生而地成，海涵而春育，不忍加之誅斥，而終賜保全。臣刻骨銜恩，矢心圖報。止以沈疴久困，恐將朝露之溘先；寒谷苟安，豈復春風之敢望！詎圖聖造，猶軫孤踪，憐其廢棄之餘，寵以蕃庶之錫。精鏐重幣，式貽隆恩；上茗奇芬，特頒異品。此宜以示諸侯有功之勸，今乃以畀一介無用之人，可謂聖德之包荒不遺，其如愚分之踰涯莫稱！臣謹九頓百拜，如數祗領，於以對揚明天子之休命。遥望闕庭，臣無任。《可齋續藁後》卷四。

全宋文卷七八二八

李曾伯 一八

回宣諭令調兵援廣與徐經略商確奏 丁巳

臣一介衰庸，屢試罔效，甫還家食，遽拜恩除，屬方領事之新，未知圖報之所。近準密劄，備奉聖謨，俾臣整兵三千，以備廣戍。臣二十三日已即恭稟回奏，正此選將士、點器甲、辦券犒，以俟桂閫進止之報。今者二十六日，伏承閣長麥欽恭傳聖旨，諭臣以湖、廣脣齒相依，國事不可忽，令臣調遣慣戰之兵，分屯邕、宜之間，以扼諸蠻之路。臣仰見陛下慮周萬里，備謹重門，銷患於未形，勉臣以共濟。臣才綿力薄，恩重命輕，伏讀訓辭，爲之悚惕。竊惟戎夷斡腹之事，乃是宗國切身之憂，以邕、宜而觀，視沅、靖尤緊。臣去嶺八載，來潭甫旬，近事以隔越，未能深知，妄議而揣摩，又所不敢，但有欽承密旨，整辦戍兵，俟報經司，謂進則進。儻視鄰之急弗恤，則誤國之罪敢逃！戒飭洊加，遵奉惟謹。第調兵而往在本司，分兵而前在經閫，所準睿旨，建屯之地，統兵之人，以歲迭更，

令臣貽書與臣敏子圖議。臣二十七日已即親作一劄，恭録聖訓，自急遞以往，與臣敏子逐一商確。謹録檢粘連于前，上徹宸覽，纔得敏子回報，即續具奏。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繳徐經略親書奏

臣近於閏月二十六日恭準宣諭，令臣與廣西經略徐敏子商確兵屯事件，臣二十七日即具手書，恭録聖旨，自急遞達敏子〔一〕。二十八日已嘗親具回奏外，今於五月十七日承經司發回元遞，收敏子答臣親劄，所合繳聞淵聽，伏乞睿覽。臣竊詳敏子書及得經司公文，雖以朝廷調遣戍兵爲重，猶以經司糧券不及爲憂。但欲本司整兵五千屯近地爲後繼，駐兵之地則欲立堡東泉市，以扼三路之會。且謂已條畫十議，奏徹九重。臣竊惟此時煙瘴正炎，風聲未緊，秋冬已去，蹊徑當防，先事而圖，正在今日。本司節次所準調兵指揮，皆已恭奉。臣比又續報敏子上項兵將來調用，或分撥起發，或一併遣前，兵數多寡，師期遲速，須當預以明示。第司存器甲頗闕，已申請於樞庭，將員不多，當選擇總統。臣之謀之敏子，未有其人，不可不早爲之備，容臣別具聞奏。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一〕急：原作「意」，據文意及前篇所述改。

乞宣借總管錢萬等奏

臣近者洊奉聖旨，令於潭州飛虎、武勝軍内整辦六千人以備西廣之戍。臣仰體宸慮日夕關心，雖已遵稟睿謨，奏聞淵聽外，臣竊惟湖湘舊在内地，雖有屯駐，非比荆、淮、蜀三邊之兵。飛虎猶素練，武勝乃新集，今者調之戍廣，且以自潭而桂，凡一千餘里，自桂而邕，邕而永平、横山，又何啻千餘里。道路資糧之費，師徒器甲之需，司存力所可及者當勉圖，力所不及者則控告。但是兵雖預辦，將不可不預擇。目前管飛虎者曰吴彰，官僅路鈐。樞劄兼權總管。二人者儻使之將本軍千百人以往，固可備使，然以六千人爲率，且作兩次起發，三千人一部使，不可無一總統。今欲求三千人之將於荆、淮所部，亦且難其選，況内地乎！蓋材藝不足以壓衆則弗服，戰陣未嘗經歷而遽往則難恃，名位相埒而不相下則難合，責其多辦，必素撫循，固不可急而後求之也。臣雖嘗徧更諸閫，舊部將校不爲無才，然在楚徒思於趙人，而楚才豈肯爲晉用？臣近者是以放閒散中〔一〕，乞命徐安民添差總管，於此得其來，庶可相與商確，協助軍務，已蒙朝廷特從其請。臣猶慮緩急而奉遣調之命，倉卒恐有乏使之憂。修途赴援，必須得經慣之人；異路借才，敢以申權宜之請。臣竊見閤門宣贊舍人、淮西總管錢萬，前年以荆檄提淮軍援蜀道，晝夜兼程而進，不避險阻，不憚苦辛，以赴王事之急。其諸項援兵有先發旬月而逗留在道者，賴其賈率，始魚貫而上。而且善於撫馭，

兩年在蜀，屢立戰功，士卒無東意。臣數年荆、蜀，觀下流應援諸將，萬爲首稱，往亦嘗申之朝廷矣。萬近已還合肥，既爲淮將，臣不敢僭辟以闕擬。乞公朝特與宣借，帶淮職來湖南，以備總兵戍廣。仍俾量帶所部二三百人以偕，庶可藉經戰之淮兵，倡勇敢於湘卒。所謂一人善射，百夫决拾，非但將得其人，以之作三軍之氣，亦一機也。向後冬防竣事，南夏無虞，命萬歸淮，不妨元職。儻蒙聖慈俯從臣請，下有司宣借，豈勝國事之幸！

〔貼黄〕臣竊見長沙見屯萬人，揆之諸閫近比，恐合置一都統。臣近觀諸將中，善於教練戰士者曰劉整，臣援之於小校中，去歲乃臣勉其留蜀。以北人爲西將，常慮其不相下。儻蜀中可輟其出，欲望將來處以此俟。使湘兵得其教練，三兩年皆可爲精卒。伏乞睿照〔二〕。《可齋續藁後》卷五。

〔一〕放：似當作「於」。

〔二〕睿照：原無，據清初鈔本補。

回宣諭手奏

臣六月二十三日承閣長關德亨恭傳十三日申時聖旨，宣諭「錢萬闕皆從所乞，劉整見留蜀中，恐

不可輟，他豈無人？可具聞奏。湖廣唇齒相依，切宜與印應飛同心協濟，不遺餘力」。臣謹恭奉，欲回奏間，二十四日又承閣長麥欽恭傳十四日未初聖旨，宣諭臣「所乞闕充計議，面諭廟堂，謂其人慘甚，用之害事，可別選奏辟」。臣恭誦聖訓，感極愚衷，仰見陛下恢天地之量以容人，揭日月之明而燭物，求士如勿及，不以人而廢言，銷患於未形，俾先事而叶慮。而況朝奏暮報，應之者如響；春生秋殺，付之於無心。顧臣何者，而蒙君父丁寧申諭，委曲開曉，一至於此！臣未知將何以報聖德。臣所準睿旨，錢萬已從所乞，秋防戍嶺，庶藉以行；劉整難於輟移，令別選擇。臣謹當遵奉，嗣具敷陳，苟非其才，未敢輕進。乃若湖廣唇齒之相接，正貴藩閫脉絡之交通。應飛有志事功，親被簡擢，欽承戒飭之訓，敢忘協濟之忠！今聞應飛遵陸而來，壓境不遠，比蒙朝廷附至省劄，已遣官屬賫迎前塗。俟其見間，倘及南事，臣雖當再衰三竭之後，初無千慮一得之愚，國事攸關，臣衷敢忽！自當面與商確，整軍旅，備戍役，期於僇力共奬，以奉明詔。乃若□□□者，從臣荆蜀，同涉崎嶇，復襄援劍，頗能裨助，用是僭干天聽，俾備驅馳。朱家爲季布之言，明知其過；無知以陳平爲薦，蓋取其才。仰蒙聖度即賜以俞音，式昭明時蔑有於棄士，繼知廟論未貫宿愆〔一〕，遂使微臣負此大戾，幾誤於采聞。然望陛下於此等人終賜之收拾，今謹遵別辟之旨，熟擇其人，容續具陳奏。《可齋續藁後》卷五、

〔一〕貫：似當作「貰」。

繳印經略來劄手奏

臣輒有危衷，上干聖聽。臣猥以庸老，再玷蕃宣，仰賴威靈，粗供職業。但自九月之末，即聞西邊羅氏播州之警，十月以來，又聞南邊特磨安南之傳，累得荆、廣公文關報，事勢若迫。臣所部湖湘正當兩鄰之衝，素無一事之備，兵力復撤，人心共危。臣職雖思憂，不皇寧處，謀弗越境，安敢僭陳！今月二十二日得廣西經略印應飛書，其詞曰：「應飛自得特磨之報、安南之報，此心如熏。蓋念此賊積年工夫，破大理，入善闡，降羅鬼，此皆蠻之强大者，皆已入掌握中，纔入省地，奚往不可！區區宗社之憂，更出於所部之外。今精兵良將盡在兩淮，若自上旨輟二萬人，命兩大將前來，轉殘局爲勝勢，當在此舉。」其言頗自急切，俾令密啓。臣載念曩在荆州，因繳蜀報，雖危急之幸解，而怨尤之是招，本不敢再犯此戒。深惟東南心腹之繫，左右脣齒之聯，隱弗以聞，患恐浸亟。謹節其詞在前，伏乞睿覽，宣示輔臣，共圖廟謨，速遣邊援，以救封疆之急，宗社生民，豈勝幸甚！

〔貼黄〕臣今月二十二日亦得四川茶馬李遇龍十月二日書，言播州已半月無報，慮賊徑趨黄平，則事勢緊急。臣竊惟沅、靖一路，若蜀兵議其後，荆兵托於裏，猶可以緩其入。乃若邕、廣一路，蹊徑雜通，備具素虚，臣正切憂之。方具奏聞，又得印應飛十八日書，若果如言，則事勢尤迫矣。應飛令臣奏聞，謹以其真本繳連在前，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同洪漕乞修潭州城奏

臣等輒有奏聞，上干睿聽。臣等猥蒙選擇，來任漕牧，適值荆廣兩鄰，蠻境騷動，東南心腹之所係，左右唇齒之相關，所憂固不止爲一道計。然職思其責，所部湖南九郡，密接廣西、湖北地分，蹊徑不一，道里非遠，官民狃於中州之習，前後不爲外圍之防。近雖遵朝命以遣戍卒，團保伍，下武岡，以辦羅餉，踏寨隘，其實全倚鄰以爲固，詎可復恃幸而不憂！最是長沙地大物衆，雖會府之雄，城圮池堙，無保障之賴，兵力比已多摘，武備元無素儲。前注甚孤，後著孰繼！臣等深惟國慮，且爲民憂，既無劄脚以爲保聚之規，莫知下手以圖備禦之畫。旬月於此，寢食不安，相與罄竭愚忠，博訪僉議，皆謂保湘之計，它郡未暇論，惟有浚築長沙城池之策，無事亦可爲國立藩屏，有鄰急則可與民護室家。事雖未必至此，然江湖之間，得此一城中立，首尾聯絡，縱有緩急，亦可使賊有後顧，不敢長驅。前者惜未圖之閑暇，今豈容不殫忠切以告！但潭城周圍踰二十五里，城當加之幫築，池當浚之闊深。臨渴掘井，力有所不能；捧土塞川，或者必以議。兼是興大工役，必集大衆，捐大費，若以枵虚之力，倉卒之際，安能以空言辦！切照諸邊修築城壁，須得曾經歷將帥任責措置，計料工程，調遣江上或諸邊大軍留戍入役，然後起集州縣民夫助之，合軍民而用，非數萬人、數月工不可。至於錢糧給餉、樓櫓器具，皆合興創，其事體重大，其費用浩穰，儻匪出朝廷之力，則決非州郡可任。用敢不

避觸突，列具奏陳。伏望睿照深入宸筭，宣示輔臣，更加審議。或以臣等管見有關大計，朝廷不惜勞費，以保封疆，則乞先調都統制一員，提領重兵前來屯戍，乘一日之寬，防兩面之急，就令任責，相度計料措置，續具條畫以聞。《可齋續藁後》卷五。

回宣諭兼節制奏

臣近以臣應飛屢書告急，囑臣密啓宸聰，乞遣兵援，輒犯天威以聞。今月十三日戌時，承十一月五日巳時臣子聰恭傳聖旨宣諭：「廣右戍兵，除黃州、鎮江、湖南外，近又調廣東一千人、沿江正副司一千五百人，已通七千餘人。」且蒙聖訓：「以此三軍分布，儘足禦敵，而團結民丁又不預焉。已諭外廷催促已調未到之軍，兼程而進，可報應飛勉之，卿亦宜助其不及。」臣仰見陛下聖謨經遠，英斷若神，俯念封疆之防，亟頒帥旅之命，臣不勝敬嘆。臣所收應飛近報，似若稍緩前聞。今得王師魚貫以將臨，是使敵謀狙伺之知畏。嶺人聞此，庶幾恃以無恐。臣恭遵聖旨，即當以宣諭指揮緘示應飛，俾知勉力，以副委寄。乃若湘兵、湘財，近準朝廷支調，力所可助，豈敢弗共！臣又準宣諭，令臣以湖南民兵誘之官爵，結以恩信，七甲峒丁，舊曾團結，邕、宜兩州最緊，於民兵上用工。臣尤見陛下並明兩曜，燭洞四表。但湖湘民丁如七甲等多在溪峒，緩急使保鄉井則可，調之越境，所不敢輕，動須資糧，尤更費力。臣亦見今團結，諭之整辦，以備不測。如嶺外邕、宜民兵，却亦未知近來

事體，可無措置。應飛今蒙聖諭，必能加意，惟是臣恭準指揮，俾兼節制，雖聖眷以此示倚毗之重，顧臣愚豈堪任應接之責！大凡己有餘力，則可及鄰，倘弗自支，安能他助！隆名徒假，實事何裨！正恐彼此相諉，適誤國事，臣已具公奏，乞賜收回省劄，伏望聖慈特賜俞允。《可齋續藁後》卷五。

回宣諭令勉諭吕鎮撫及七甲兵等事奏

臣近以辭兼節制陳瀆睿聰，此月八日領十一月二十五日遞，恭奉詔書不允。臣躊躇連日，兢惕微衷〔一〕，懼綿謫之弗勝，將倚毗之上負。正修再牘，祈賜俞音，屬值風雪，初十日方再領二十七日遞，恭奉二十六日聖旨宣諭，伏讀聖訓，兼制之命切不可辭。臣退念犬馬遠臣，頂踵國恩，天隆地厚，力雖知其不逮，命弗敢以重違。見擇十三日癸巳祗受，續具奏謝外，所準聖諭：一、劉整復回重慶，固科迫於北寇，未免喚回；馬思明已入播州，此則又得舊將，必能叶力。一、湖南七甲義兵係在郴境，名爲七甲，不滿五千，見於陳韡任内唐亮所編《經理小録》，連粘册頁在前。名曰峒丁，多省民也。嵩之嘗調黄州赴援，止是六百餘人，頗費賞賚。頃者自被旨團結，已節次下州縣催促，應飛近欲調之戍桂，此却頗難。蓋民下皆非紀律之諳，不容駐戍之遠，本境非有調用，未敢起集。乃若招徠感發之訓，恭遵指授，旦夕少加示犒，方不虚行。一、廣右文人所言〔二〕，敵欲假道，事雖在於疑信，理當示於羈縻。陛下詔奬賜賚，聖謨處置，已足以服遠人之心，昭皇明之見。其主陳日照始末，臣向年守

桂，與之交鄰日淺，僅聞其略，不能深知。所奉聞奏，臣前者節制建司，已嘗略具條畫，未準回降，乞賜施行。但有科撥軍費，未敢以請，取自朝廷區處。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一〕兢：原作「競」，據文意改。

〔二〕文：似當作「之」

回宣諭趣行令雄飛於緊要處置司奏

臣自十一月起離潭州，已一再具奏，繼此日在行役，不敢稽緩。今來十八日已過衡山嶺，正月初七日戊時纔遞，承苑使劉穆之恭傳聖旨宣諭，趣臣啓行，切勿遲回，有妨備禦，臣敢不恭奉惟謹。臣雖病後羸弱，自當一面催趣前邁。所準聖旨，雄飛合於要緊處置司，以臣愚見，廣西邊面邕、宜爲緊，雄飛所職既在融、宜、欽三郡，則於宜置司可以控扼。但宜州新守汪雷發到官未久，未審合不令雄飛併兼鎮撫邕管，就知邕州，替回雲拱，更取聖裁。又準聖旨「應飛廉勤有才幹，正欲使之佐卿」。臣仰見聖明委任責成之意，臣惟知同心協力，共濟國事，謹當以聖意諭應飛，安心職業，以圖報效外，伏乞睿照。

〔貼黃〕臣今日至衡州三十里頭，欲遣遞問，得經略印應飛正月十三日書報，所遣廖揚孫往安南

一面趲趣，三日後起發，欲令臣繳聞。今謹以來書一段并牒安南檢用此繳進，所申安南之事，尚未見虛實的端，併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回宣諭令勇於戒途奏

臣今月初八日以廣西報到安南事件，未知虛實，頃刻不能自安，嘗具奏聞，擇日起發。今乘已於十一日起離潭州〔一〕，十二日道間收正月十一日京遞，承知閤臣子聰宣諭聖旨，令臣勇於戒途，以寬宵旰，且蒙戒諭，提撕奬拔至於今日，若貽避事之譏，公論謂何！臣伏讀聖訓，爲之戰灼危懼，措身無所。伏念臣本以孤寒一介，誤蒙陛下簡擢至此，恩隆天地，義重君臣，東西奔走惟謹，前後豈敢違悞！今者嶺外之役奉命兼制臣，既以祗承，權令移司，臣亦已恭禀。臣之所以未敢祗受制閫者，正以二廣事力，自來不曾專置大閫。廣西素爲瘠薄，近數年來，連政疲於備邊；廣東雖號優裕，一二年來，有司取之竭。先臣所謂「欲備南詔，當寬湖廣」，今若又創一大閫，恐重爲民困，此臣所以趦趄不敢也。陛下諭臣以崇文、劉闢之事，臣無能爲役，敢望古人！實是臣之才不及崇文，敵之患有甚劉闢。臣之此去，惟以刻苦爲心，簡儉爲政，以朝夕申儆備禦爲急務，只用節制司行事，與臣應飛協力幹當，期於上寬天顧。臣世受國恩，身徇王事，乃分之宜，誓圖糜捐以報。所準聖旨，事力不逮，許臣條具黄炳、李宗城所申安南以被韃犯事宜，應飛已申聞朝廷，必先於此報，然不敢不以繳申密院。

據應飛書辭，以爲委難遽信；果無此事則幸，倘如所報，却不可忽。臣以其繳到録白安南陳、阮兩公牒并王載所供，及黄炳、李宗城等申狀，逐一參考，見得十二月初七日韃攻破富令州，據阮牒亦言其迫。下渭龍州，侵入定安。初六、初七兩日，其國陳國主、王太師、撫軍三項兵共約十四五萬人。王載等親見陳僞太師以十一日領兵而出，載等以當日離彼國而歸；今黄炳、李宗城報却言初十日陳僞太師兵向敵，十一晚見其敗歸。以出兵日子考之，似若少差。且王載十一日方回，却不言其敗，此爲可疑。意者安南之下海雖未可盡信，而韃之犯其境恐或以迫，似未可盡諉之難信也。廣西邕、欽與文爲鄰，自左江而往纔十二程，脣亡齒寒，委是可慮。臣奉命兼制，且令移司，此固非臣子辭避之日，但使臣特此空拳，建此虚名而入，素無司存官吏，無兵將，無財賦，深恐不足以當勍寇，適所以輕國威。然臣既聞此事，未問虚實，豈敢從容坐視！今亦不暇俟候辭免回降，只用節制廣南，自當爲陛下驅馳而入。臣雖自立春賤軀爲患，湘人共知，今只得輿疾就道，以此月十七日起離潭州。候到静江，當與應飛同心協謀，措置備禦。惟恐力所不逮，所有制置使新命决不敢祗受，却望從臣忠實之請，速賜收回。此外更望陛下密諭大臣，更思長策。伏候睿旨。《可齋續藁後》卷五。

〔一〕乘：似當作「來」。

回宣諭除劉雄飛三郡鎮撫奏

今月二十五日遞到，承苑使劉竣恭傳聖旨宣諭，降下省劄一道，具收領聞奏，并準省劄：「十二月十二日奉聖旨：劉雄飛依舊帶御器械，除廣南西路融、宜、欽三郡鎮撫使，日下起發。仍令制置大使司指定置司去處聞奏，劄送廣南制置大使司。」臣所準宣諭，除已恭領，仰惟陛下惠顧南邦，選任淮將，付以三州之疆場，俾爲一面之隄防。妙運宸謨，猶咨愚畫，仰見不自神聖，下采菲葑，臣何足以稱塞！臣與雄飛自拔之守壽，今十五年，若嶺外得此一將，實可倚仗。但所被省劄，則臣雖準移司之命，已上控辭之章，豈敢妄謙！及此謹先陳於收領，難公具於奏聞，容報應飛，俾體聖意，俟其商確報到，別當具奏。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繳印經略書遣官往安南奏　戊午

臣昨準十一月二十六日聖旨宣諭，令臣選擇三山仕於湖廣者，遣之往安南覘探近事。臣於十二月十一日即貽書經略印應飛，恭稟睿謨，選擇遣使。今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得印應飛二十四日書，已選到兼幕廖揚孫，乃南劍人，可以遣行。臣已於今月二日回報應飛，俾令將以書幣遣之入交，囑之多方密

覘其實歸報。所合將應飛親書及録臣所答應飛書詞繳奏於前，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繳印經略書安南奏

臣初三日方具奏，以印應飛書繳聞，今遣廖揚孫入交覘探，今月初七日得應飛正旦書及公文報到黄，臣今具奏陳下項：

睿旨擇士往扣，此須就廣右遣之則近，容臣即便貽書應飛商確區處。若隨朝廷賜賚而往，則爲有名，間尋常邕、欽峒丁商賈與之往來，却自無間，併當囑應飛陸續加意覘探矣。又文德入播，近傳已離播州，往會寧關，地屬葛閩，却聞韃兵則已退出烏鎖。所準聖旨，令臣作書勉其策駿，切不可擾蠻人等訓戒，臣敬當遵體，即遣專介一一備示文德，勉其恭奉，以圖報效。但自長沙至靖州凡千里，自靖至黄平亦近千里，又黄平至播州爲程六日，自播至會寧關未詳里數，書問須用遣不能速達，俟有回報，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黄〕臣今日得廣西經略司申特磨道農士貴報，八月間韃攻華沙寨，被蠻兵殺死萬餘騎；思明州黄炳等報，九月間韃攻某阿國，退戰韃賊，殺死萬餘。經司慮其恐涉虚妄，未敢遽憑申朝廷，已令契勘地里遠近及所報虚實，所令密聞。臣同日又得印應飛書，謹剪奏於前。應飛書中頗以蹤跡爲疑，臣竊見應飛孜孜體國，留心職事，況正興城濠工役，决未可輕易更動。人材難得，乞留

聖意。併祈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潭州趲剩米撥充修城并廣西軍券食奏

一、臣據廣西經略印應飛申，乞運湖南、廣東米以充廣西之餉，臣日者條具，已嘗奏申，須得朝廷於某項米内科撥及支運費，方可從湖南津發，未準回降。竊見朝廷近調江淮諸軍入嶺，深慮廣東取運泝流稽緩。今以國事所在，本任内於潭州文承之外，有前件趲積令項米，内除撥椿修城外，尚有二萬石見椿永豐、廣積兩倉，謹撥助廣西經略司，令自支運費，委官前來潭州雇舟取載，以充戍廣官軍券食支遣。除已移文廣西經略司外，伏乞睿照。

一、臣猥以無庸，奉命守湘，僅八閱月，去冬屬因鄰警，嘗與漕臣以城築之議進。正懼或者以張皇貽誚，繼準省劄，不圖適契廟謨，許令措置。臣方此講畫，而茲以創司移治，不克效力，深惟潭爲江湖一大藩府，地廣物衆，實東南根本，而城陋池塞，久玩弗修。昔紹興間，宰臣周益公守此邦，嘗議補砌，朝廷亦既降度牒充工費，不及爲而去。朱晦庵繼之，嘗計度裁築，又不及爲而去。熹於甲寅便殿奏陳，猶乞雜募軍民興築，以爲一方永久不虞之備。至其移書王藺，猶曰「長沙版築，不容中輟」。方是時，天下亦可謂無事矣，而先賢於國家閒暇，綢繆未雨，且拳拳如此，而況今日爲唇齒慮，爲心腹防，其可已乎！臣建此議而不能施此工，負潭人矣。今據都廳攢結交承錢米財賦，除任内經常

支遣起發綱解撥隸義米，其見管數自比元交割幸無虧，其向後來發綱運并郡計支遣，則見有兩倉椿管米一十三萬八十餘石，受納秋苗未盡米八萬餘石，正耗在外。可備支用。臣本任内受納過當年秋苗米斛二十餘萬石，並照前後倉例，所收斛耗，共起發過總所玖綱，及截留諸軍支遣并郡用、官兵、官吏等支用，隨收隨支，關防滲漏，以支爲盤，不敢顆粒妄用。今據都廳紐算，於正數外，趲積到令項米，今於内撥三萬五千石，餘見後項。見於永豐、廣積倉別厥椿管，專備將來修城支遣之助。伏乞下有司照應，如將來科降修城錢米，俾助支用，得以訖成工役，潭人幸甚！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至衡州奏東安縣塞丁事

臣今月十九日未時已至衡州，得廣西經略司報到思明州申狀，亦言安南國被韃事，然亦未見虛實端的。得印應飛書，見遣廖揚孫將行。臣本今早即起離衡陽，適據永州申，今月十五日以後，本州東安縣爲管下牛鼻寨下聚衆焚蕩劫掠，未免留此一日，區處調兵，及委官措置招捕。並已具申樞密院外，臣果日即便起離衡州。謹録奏聞，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全宋文卷七八二九

李曾伯 一九

備廣西經司報安南事奏

臣二十日留衡陽，嘗具奏聞。二十一日即起發前邁，當日得廣西經略司十八日申，繳到邕州所備思明州黃炳等三狀真本，報稱安南殺退韃賊，且謂安南國有木匣將到。臣以其所報未見分曉，連日未敢申聞。今來二十三日，臣已至永州祁陽縣四十里頭，又得廣西經略印應飛書，及録到安南國僞尚書等公牒，及所遣議事官李一揆所供，竊詳韃之犯交，謂已迫其城下，交主果曾登舟避寇，尋雖收合餘兵，夜劫攻賊，其公牒不言韃兵之敗，乃言交兵之潰，則其事勢可見。所憂春猶未退，秋恐再來，在彼國猶以爲虞，吾境其可尚忽！委是藩籬皆撤，脣齒可慮，應飛書中有不敢懲創張皇數語，果如所報，豈可諱言！昔先朝孫沔奏儂寇事，梁適曰「無張皇」，沔曰「實備不足而貌道鎮静，危亡之道也」，此真至論。今日之事，雖蒙陛下遣臣之入，以臣衰庸無狀，恐未可以此便寬聖慮。欲望聖慈宣

諭外廷，命儒臣檢照國史熙寧、皇祐間遣狄青、孫沔等平儂，郭逵、趙卨等平交，當時所用兵財幾何，揆今備患，尤不可不大作措畫，庶幾廟謨先定，南鄙無虞，不勝宗社生靈之幸！應飛所申安南牒等真本已申密院，臣更不再以録本繳聞。應飛親書粘連繳奏。謹録奏聞，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至永州奏安南及東安事

臣近至衡州，嘗再具奏。今月二十六日已至永州，所傳韃人犯交事，別未見續報，但聞溪峒中有傳説安南近日之事，亦因陳氏篡國，其李氏之後有在異域，引寇而入，然亦未見端的。自此至静江，地里已近，經司發到人從銀兩，臣以其事力單薄，豈宜有此煩費，並已發回，併令應於從物，不許置一物一件外，臣到此適值東安管下寨丁作過，郡中人心亦覺不安，臣在衡州先所遣官、所調兵亦是前一日方到永州，本欲少留數日，了辦此事，屢準朝命迫促，不敢淹延。亦緣蜂蠆有毒，不敢輕視，須令先以榜諭，會合兵力，未容急速，如寨丁尚未率服，方可收捕。今未免留此半日，逐一與之區處備辦應接先後之宜，面囑守貳及所調官屬將士，明示賞罰，措置招捕，度必可安定。已詳具狀，申樞密院外，臣於今日午後一面起離永州，前去前途，續具奏聞。謹録奏聞，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戊午回宣諭不必候再辭回降啓行奏

臣正月二十七日在永州，又再具奏。今於二月二日已入静江府界，正欲奏聞間，承正月十六日苑使劉竣恭傳聖旨，宣諭臣可不必候再辭回降，令便啓行。臣在潭州，正以國事關係，天語丁寧，不候初辭回降，正月十一日已力疾啓行，嘗陸續具奏，切計徹聞聖聽，爲日已久。但廣中創建制閫，無此費用，虚立官稱，徒損國體。臣於前奏已控愚衷，今日得鎮撫吕文德書，亦爲臣憂之。竊謂朝廷不過令臣任責邊事，今已入廣，只用節制，自當與應飛協力共濟，正不假是。此乃欲爲朝廷愛惜事力，非止爲臣計也。文德書中且及大理之事，其慮頗遠，敢密以真本繳奏。臣出於小忠，又犯越職之戒，更望陛下詳入睿筭，毋徇輕議。臣僭越萬死，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至静江回宣諭奏

臣奉命入嶺，今月初六日已至静江府。正欲具奏，遞至，恭領正月二十一日閣長鄧允中恭傳聖旨宣諭：「近觀安南所報，果爾，則宜有以扶掖之，相與夾擊可也。」臣仰惟陛下以兼愛夷夏爲心，救災恤鄰，義存唇齒。但安南一事，雖節次據經司備到探報，竟是未見賊勢輕重、賊犯深淺的確定説，

若使兵在其境，盤薄未去，彼國能以兵應，我有餘力，尚可商略區處。然自邕至交，十有二程，欽之陸路又不止是。兵家非知彼知己不可。今月初七日，據邕守雲拱又備到緝探人錢興等録到安南國僞太師備録被兵事宜片紙，其言十二月二十四日遣將領兵，截其歸路，賊兵已遠，追之勿及。此報已繳真本申樞密院。見得韃兵雖犯彼國，十二月末已自退遁，所當憂者未在目前，在向後耳。臣向來守桂，十年前嘗與其國通問，應飛雖已遣廖揚孫往，臣之此來，恐亦不可不與相聞一次。見商議委官前去，將以幣帛至其國都，覘其虚實，續當奏聞。臣又準宣諭：「向者以宜州爲要緊，劉雄飛本欲使之兼守宜州，今安南既有此報，則欽州又爲要地，俾雄飛兼守欽州如何？所當早定，可區處奏聞。」臣竊惟南邊緊要，邕重於欽。雖有安南之事，海路至交，聞水程十日，交能乘海，韃所不能也。陸路三日至邕，乃自邕往交，若邕固則欽亦有恃。臣近奏擬，謂雄飛可以代拱者此也。今聖筭欲使守欽，是亦重地，更取自聖裁。但臣得欽守丁瑶書，謂本州無城、無兵、無財。昔雄飛守壽，乃臣帥淮之時，乙巳被圍，城中兵共萬八千人，糧可支兩歲，朝廷及制司又支錢以助備禦，雄飛斯能成却敵之功。今雄飛若止以身往，猶慮赤手搏蛟，未易集事，却望朝廷更資助之，使可展布。臣又準宣諭：「制閫之命切不必辭，蓋名正言順則事可成。」臣蒙陛下訓敕再三，豈敢拒違！但臣之所慮，正在制閫之建，有名無實，到此一日，支犒兩路諸軍，便自束手，借助兩司，安敢冒領！兼南邊溪洞素來知有經略，不必又創一司。今以湖南兼制，事體自順，事力可省。竊望聖慈軫念，察臣累陳非矯，免賜再命，臣誓當捐效，以報隆委。謹録奏聞，伏乞睿照。

〔貼黄繳呂安撫書〕臣到此之初，自合手具親奏。自春初一病，又以奔走方定，手弱，作字不能端楷，用代奏聞，臣不勝競懼。臣去冬十二月初準十一月二十六日聖旨宣諭，令臣以聖意諭文德，隨即備録諭旨，遣專人齎示文德。今月初七日方得其回書，所合以真本繳奏，併乞睿照。

《可齋續藁後》卷五。

辭免新除恩命并開陳五條奏

臣今月十九日恭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三日恭奉御筆，除臣依舊資政殿大學士、廣南制置大使、兼知静江府。臣辭闕未報，兼郡有除，聞之措躬無地。伏念臣衰庸無取，業已至此，豈敢控辭？即合祗承管幹。却緣目前利害關繫，不止一端，若不亟具奏申朝廷，區處明白，一時勉焉承順，向後殄民誤國，咎將誰歸！只得不避萬死，開陳五條，取自朝廷處分。倘蒙從臣之請，則臣敢不勉竭駑鈍，以圖報效！若以臣言未當，朝論不賜體恤，則望朝廷别命閫臣，寧將臣重賜罷黜，拱聽施行。須至奏聞者。

一、静江城池工役，朝廷劄下，謂已了及一半，臣到此首扣應飛，則據云工役十分約了三分。臣於今月初九日率官屬閱視，大概其城不過六里，地桂之居民多在城外，拆毁已多。城中止一千七十家，亦拆毁二百餘家矣。去冬一時以諜報出於荒急，改七星之築而爲大城。自去年十月十六日下

手，見役民丁一萬餘，官軍在外。所挑濠河，石則難鑿，沙則易泄，自南及西僅辦，自西及北則方此用工。東面雖邊江，多灘磧。所築羊馬墻已了者闊狹不齊，未了尚多。所幫城身則四面並未見有增高者，不過間以新土貼闊舊城，或慮久必損動濠岸，幾與城相望，且樓櫓、防城器具並未措辦。此是工役大略。此城既創於應飛規畫，只合其一手了辦。若應飛改除他去，四面罅漏，委之後人，却須計已用之費，程未了之役。向後合用工費錢糧多少，猶可申朝廷科撥，接續措置，此自當委官計約，別狀供申；緊要是此城之可保不可保，則以臣親歷荆、淮，却不敢詭隨。臣向守淮東，朝廷欲移泰州，令臣相度，臣謂文吏於此非長，耕當問奴，不敢輕率，乞差都統制王安相視，遂得了修浚之事。今亦乞朝廷差委曾經荆、淮守禦都統制一員，前來相度此城周備之後，有無堪以禦患，就令任責，了此工役，庶幾勞民動衆，不至虚費。不然，臣決不敢輕易，以貽後來誤國之罪。伏候睿旨。

一、經略印應飛開闔以來，憂勞體國，此自不可泯，今蒙陞之漕副，兼知邕州，出於公朝精選，臣不當妄議。但采之僉論，應飛之守桂，去邊尚數百里，一聞去秋鄰警，惴然若不能以終日，駭狀百出，衆聽難掩，臣不欲具述。今往守邕，緊當風寒，萬一秋聲一發，又如在桂之時，把握不堅，臨事失措，緩急委責於人，徒致相累。兼邕筦此時只當選用武帥，臣近已奏聞。今應飛自經帥而支郡，亦覺怏怏，見於言色。當來臣望朝廷只留應飛於桂，臣却自當與之推忱，以濟其不及。今事體不同，臣實不敢依違。欲望朝廷更賜處分，邕筦止乞選用武帥，應飛若不留桂，別處

以内地美官，庶無用違其才之嘆。伏候睿旨。

一、竊見廣西經略司自董槐以來，使兼漕計，蓋謂經司無甚財計，全仰漕司所入，通融支遣，亦猶荆、蜀制總之相通也。然臣嘗謂兵財各有攸司，制臣管兵，計臣管餉，此是祖宗舊規。今朝廷以經、漕兩司各分其任，委是合宜，但經司自此却無漕計可以貼助。略扣應飛，謂今經司及郡庫見皆赤立，此雖供經司，亦恐闕乏〔一〕，況敢創建制閫？在臣委是無所擘畫。伏望朝廷斟酌科降，應副司存支遣。所有諸處駐戍軍馬券食，却素是漕司任責，非臣敢預。伏候睿省。

一、廣西見駐戍諸軍散在桂、邕、宜、融諸郡，朝廷近調見共不滿萬人。若以荆、淮規模，未足守一郡。今以守一道，所謂備禦事件，近應飛所申，謂皆施行略盡。以臣來此體訪，所在空虛。今蒙朝廷委臣此來，臣但知以真實從事。若使明知其不可爲而勉以應承，懲創張皇而貌爲鎮静，臣所不敢。竊見近者朝廷令於横山、永平兩處各置堡隘，皆在去邕數程之外。前者徐敏子力言其難，應飛嘗與臣謀，臣答以可以置堠望，不可以立戍隘。見兵分守五郡，猶慮不敷，安能更有餘力添兩隘？兼恐蕞爾墻堡，介在溪蠻，徒立此的，以爲敵餌，緩急决難抗敵，一有疏失，堅者亦瑕。昔晉欲以三萬人城邴，陶侃所不敢爲，庾亮城之則敗。侃意蓋欲空荒其接壤之地，不爲無見。今臣不得不先稟朝廷。若只量留兵以爲候望，臣敢不遵守？若欲增置重屯，臣不敢任責。乞取自公朝處分。伏候睿旨。

一、制閫創司，仰見朝廷特加委任之意，臣非敢有違。蓋以有此名必有此實，臣前已具奏，若欲建

制閫，隨帳非得萬兵，庫帑非有千萬緡，何所運掉！今來臣身已至廣，爲節制、爲制置、爲經略，名雖異，任則同，擁此虛名而實用不能稱，徒損事體。兼二廣自祖宗以來各置經略，溪蠻、蜑丁知有此官，今一旦罷經略，建制置，恐觀聽未易孚信。此范仲淹之在西邊，所以只欲稱舊官也。臣愚欲望睿慈收回制置大使新命，止令臣仍充廣西經略，建司静江。所有廣東相去迢遠，亦難兼領，乞併令免兼。伏候睿旨。

右謹具奏如前，伏望睿慈俯矜愚悃，恕其觸突之罪，詳其利害之實，宣示大臣，亟賜處分，使臣可以效職，敢不盡瘁！其或力有不逮，續當控告，糜捐報國，謹不敢辭。所有兼郡省劄恩命，已寄留静江府軍資庫，未敢祗受，拱俟朝廷指揮。臣干冒天威，無任戰灼竭蹐竢罪之至！《可齋續藁後》卷五。

〔一〕恐：原作「敢」，據清初鈔本改。

回宣諭勉印帥往邕奏

臣今月十五日承苑使劉蕢恭傳正月三十日午時聖旨宣諭：「印應飛已處以邕，宜勉其行。」臣即委幹官兩人賫持旨諭示應飛，勉之起發，亦恐廟謨堅定之不可易也。十六日應飛來訪，其意頗憚此

行，以爲既作經略，今爲列郡，何以令將士。臣答以少卿報廟堂書，既勇往，豈可退縮！進退殊無定據，臣逆知其守桂且懼，何堪守邕！大概畏瘴畏敵之心先入於中，强之使往，臨事失措，必益甚於此。臣十一日之奏，所以不暇畏避，爲陛下告也。應飛今日方牒到府印，勢暫委郡倅，以俟臣辭免回降，即當祗受。所有邕州守臣，欲乞睿斷，早賜區處。臣又準宣諭，版築工役但干備禦，令臣一力任責。臣業已入嶺，豈敢坐視！但静江城池委信非人，規畫失當，僉謂勞民費財，不足固圉。若蒙朝廷差一兵師相度，方可措置，不然祗誤百姓。臣前已具奏，速乞施行。最是民丁四月修浚，日役萬民，困竭已甚，城成有益於國，怨固不恤，今乃如此！廣中自去秋不雨，田疇失耕，粒價已三倍於昔，此時若不權令歸事農業，向後軍民闕食，尤爲利害。臣只得今早權令民夫住役，詳已具申樞密院，併合奏知。臣又準宣諭，邕、宜、融、欽合用兵數，容臣續具條奏。併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回宣諭關閣長二月六日兩次聖旨奏

臣今月二十一日承閣長關德亨二月六日午時并當日申時兩次聖旨宣諭，謹具奏如後：

一、恭準聖旨宣諭，田應寅所陳可行，以大理敵狡穴併力驅之，名義甚正，降下應寅書，令臣條具進呈。臣締觀奏劄，恭誦宸謨，將使一大治而終身創，此誠兵家擣虚批亢之良策。但詳應寅之議，欲得制蜀、思、播共出兵三萬，雖曰欲各取某路而入，其實同取烏蒙一道而南，是乃唐韋皐

遣崔佐時出南詔之路。有此兵力，有此糧餉，又有此三萬人之大將，方可用其說，然勝負猶未可踰度。此荆、蜀事也，陛下必已與荆、蜀二閫圖回審度，臣不敢妄議。其中一項，欲別遣兵一萬戍廣西，陽爲守備，陰圖夾擊，若荆、蜀進兵，亦令間道相應，此則廣右地分，陛下所以俯加諮訪，俾令條進者必以此。臣雖文吏，不能親履行陣，癸卯在淮，嘗遣文德出河南，周岊擣膠西，各不過三千人，辛亥復襄，屢遣偏師如温和、馬榮、閻忠輩各不過千百人，攻撓賊壘，直至商號〔一〕、嵩裕等處，屢能挫其姦謀，先發以制其入，皆勝而未嘗衄。彼韃虎狼也，誠難與之當正正之陣，乘其罅隙，出其不料，彼以冬入，我以暑攻，此策固亦足起人意。但廣右之路，自邕至大理，謝濟昔徑凡六十程，道里既非素諳，蠻徭且多間隔，只作萬人兩月糧餉，合計一萬五千石，兵卒既不可以自齎，夫運則未免於倍給。椎蘇後爨，即士有饑色，必有此兵，有此糧，有此將帥，有此夫役，屯之境上，乃可俟報而進。若欲責廣中事力，則未易辦此也。而況嶺蜀皆與大理接境，地之相去，奚啻六千里，謝濟自邕往六十程，韓鈇行自蜀往四十程，且以此計約上項里數。師期相應，要亦難準，此又不可不審議者。更乞陛下深入聖筭，臣邊吏，惟知恭奉以聽指縱。臣恭讀聖訓，再竭愚思，竊惟越數千里以攻人，兵法所戒，用寡猶可，用衆恐難。臣憤邊患之憑陵，慮斡腹之侵食，乙卯春在蜀，常有此心，曾命俞大忠往語其父興，密選精兵三千人，多給資糧，令自擇器甲，許以重賞，命一驍將董之，取沈黎，出大渡，俾之取便擇間徑擣苴咩。俞興父子已從臣意，願爲效力，亦既密作區處矣。繼因蜀士略聞此説，譁然有辭，以經營分表見議。時臣與蜀

相蜀闔共事，亦中畏遂輟，今皆可覆也。倘爲此舉，自沈黎而往，比之荆、渝、思、播出師，道路固邇，比之南邊則尤捷。然此亦正如博奕，豈敢謂必勝而擲，兵一出境，便當置成敗於度外。成則如馬降之於木機能，否則如李陵之於匈奴；成則固可以遠振國威，否則亦不至大損元氣。當時亦只慮此，將才爲難耳，機會一失，徒言何及！茲因聖問俯逮，併敢僭布，或可尚備采擇。伏乞睿照。

一、恭準聖旨宣諭：「安南被兵，只得助之，以結其心。」臣近已具奏。比者邕州備錢興所言得之僞太師者，謂敵兵去冬雖犯其境，當月即已退師。邕南雖與相去僅十餘程，近皆未有續報。春水已生，天氣漸燠，事必稍寬，所謂以力助之，必待其請乃可，不然，適召疑爾。又準宣諭：「制司財計，且於廣東通濟應融。」仰見陛下矜恤其闕乏，臣謹當恭奉。但嶺表雖有東西之分，其實相去水陸甚遠，所謂財計，除朝廷總所綱解之外，竊恐無贏餘可撥。若令加賦於民，則臣所不敢，容續體訪聞奏。又準宣諭：「如尚欠兵力添戍，斟酌奏聞，更當那撥。」臣尤見陛下軫念其單虛。目今諸州駐戍實共管九千八百五十人，靜江府四千三十八人，邕州三千六百七十人，宜州一千四百五十人，融州二百七十二人，欽州三百二十人。分布諸邊，固自不足。但臣屢會漕州取索糧數，猶未知糧儲之多寡，則兵數增益未敢遽議。抑慮春深，瘴鄉氣候漸生，撥之諸邊，此時只得減戍。未知所處，併容續次討論以聞，伏乞睿照。右謹録奏聞，謹奏。

〔貼黄〕臣守湘八月，中間衡州耒陽縣管下鄭學從、李文濬等以爭錫坑互相讎殺，準省劄行下區

處，已招諭到鄭學從、學全、李文濬、鄧三二等四名，見送潭州獄究對結絶。又道過永州，適值東安縣寨丁燒毀縣治，劫掠六百餘家，招諭弗從，調兵收捕，今已擒獲賊首鄧義華、蔣宣等九名，見今永州解赴安撫司根究處斷，其餘脅從罔治，並令復業。一行立功將士，續具申推賞，已各具申樞密院外，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一〕號：似當作「號」。

回奏計約糧餉

臣近準正月三十日聖旨宣諭，令具邕、宜、融、欽合用兵數，又準二月六日聖旨宣諭：「如尚欠兵力添戍，斟酌奏聞，更當那撥。」仰見陛下惠顧南鄙之切。臣前支米三千七百五十石，乃不容不預計者。此止是以糧計兵，若漕司券錢，則又在不計算之數。欲望睿慈且與椿辦荆、淮精兵五千人，候秋防日發遣入廣。若欲更增添萬兵，則當下漕司先與增辦萬人糧食，庶免乏興。所有兵糧計約大略，已開具在前，謹具奏聞，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回奏宣諭呂鎮撫事

臣三月初二日承閣長鄧允中二月十七日已時恭傳聖旨宣諭，以繳進文德書言大理事，令臣因書勉其留意黃平諸處關隘等。且準聖訓，念其一行有勞，及保全之。臣仰見陛下虛心采聽，惠念將臣，使文德聞此恩言，豈不感激思奮，捐軀報效！臣今既入廣，雖與文德聲迹相遠，自當貽書恭傳聖訓矣。又準聖諭，勉應飛之速行，遣鄧進以爲助。臣前月十五日五事之奏，已吐露悃愊，正俟處分。使應飛可與協力，豈敢弗共！委慮緩急疏悞，不容共事。恭惟陛下明並日月，自可博訪，臣爲公，非爲私也。鄧進亦只是禦侮之才〔一〕，不可使爲將，不可使爲守，却非劉雄飛之比。聞雄飛正月二十五日已離建康之龍灣，切恐徘徊，別圖改易，欲乞聖斷促令之任。所準令臣日下拜新命，臣約十一日奏，更旬日必領回降，豈敢久淹君命？又準聖旨：「安南受兵，不可不助。」臣前已屢奏，彼國既已息兵，未易輕議。臣此兩日間，連得邕州雲拱兩狀，申到虞大友、黎明等往彼國回歸供析事宜，所傳敵報既可慮，而狡情亦可疑，不容盡諉之難信。臣已摘出，徼申密院及詳見小貼。以臣愚見，彼國九月嘗陳表奏，陛下降詔賜賚，足示羈縻。今恐不可自失信義，只當速遣，因以覘其虛寔。至若邕、欽、宜三處作急措置，敢不敬遵聖訓！但三城邕上粗備，欽無城，宜新城徙築，舊城未葺，皆不足恃。如戍兵非不欲多請，而漕計則告乏支，時方向災，只當減戍。倘欲增益，須俟秋期，非預辦錢糧不可。臣於

前遞已具計約兵糧大略陳奏。臣與文德書惻然之語，乃自及犬馬之衰，懼無以報稱，非爲文德設也。恭誦訓勉，敢不服膺！謹録奏聞，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一〕才：原脱，據清初鈔本補。

回宣諭印漕免入邕等事奏

三月十一日遞到恭準二月二十四日聖旨宣諭，印應飛免入邕笕，已降鎮撫劉雄飛兼守之命，而臣兼漕臣。仰見陛下量包天地，明並日月，好謀能聽，昭示至公，爲官擇人，不憚改命。臣三援聖訓，不勝感激敬嘆！伏念臣於印應飛素無嫌隙，若當時正留在桂，何敢有言？既俾往邕，寔恐悞事。臣亦不敢多述，姑舉其概。去秋南邊本無它警，而謂寇之相去止五六程，皇惑朝廷，摇動鄰境。如泣涕以對僚屬，縋行李之下城，遣家屬之出境，諭士民之避兵，幾欲調兵登城守禦，倉卒挑石伐木，築堡七星。自知其不可，於是改浚濠河，大拆民舍，日役夫丁萬餘，勞費四五月，嗟怨滿路，而修浚規畫且不足恃。舉措如此，可再往守邊！此臣之所以不得已而告之陛下也。然其在任僅七月，已進閣四秩而去，朝廷已不負之矣。今聞或者指爲無罪，必是貽怒於臣。伏望昭回天鑑，保全孤遠。至於兼漕，則臣既易其去，豈敢受其職！近已具奏辭免矣。臣又準聖訓：臣拱除動，恐雄飛遲滯，拱不復爲後人

計，有何人可暫攝？臣尤服陛下宸慮之周。但臣聞雄飛正月二十五日已離建康，今近五旬，度到此亦不遠。幸而應飛近起發未久，未曾到任。若又差一官往攝，則州郡又是一番酬應，倍多耗費。臣已致書於拱，囑其留心職事，一日必葺，去如始至，以俟新政。臣見欲委官一員往邕點視，庶不敢廢弛，亦當一面差人沿路趣雄飛之戍矣。邕州既除雄飛，已自得人，但欽見闕守，宜守汪雷發病，融守朱煥將替，融新守聞已差人，未知其於邊事諳否。此三郡却望宣諭廟堂，早擇守將。或許容臣踏逐聞奏，此不可緩，取自聖旨。謹録奏聞，伏乞睿照。

〔貼黄〕臣切見廣中糧餉至急，全望一稔，而田里自去秋不雨，田未耕墾，日切隱憂。臣所以放還丁夫，且令從事農種。連日以來，雨澤應禱，却已霑霈。所合奏知，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五。

安南求援奏

臣切見今日南邊之事，備韃固急，而應交尤不可視爲緩。蓋敵之南侵，右特磨，左安南，乃必由之路，特磨猶間有險，安南則多平夷，今兩地戎馬皆闖其境矣。特磨耗蕩之餘，遺民各入險自保，猶未見有它證；安南則去冬雖被兵，寇退則返，猶有餘燼。其與邕南邊面寔爲唇齒，彼之籬落不撤，我之門户尚安，春夏猶可無虞，秋冬寧免有警！倘彼弗支，則此波及矣。臣故曰備韃固急。所謂應交尤

不可緩，則交人傷弓警木，已覺孤危，執檄束手，正思避就。近觀邕州繳到其國三牒，中求兵援，臣已繳申朝廷。又據節次邊諜，近傳韃介間到交境，或諭修路，或索執俘。以此切料，交情似乎漸爲韃誘，其所報分路、所請乞師，正以觀吾之所答，離附之機，寔在於此。臣竊伏思念，交非韃敵也，再至不走則降。邇者連準密旨宣諭，或令夾擊，或令助之。仰惟聖主兼愛之仁，式副小夷求哀之請，救災恤遠，此固邊臣所當遵體。但臣之所慮，軍旅越境而出，此非細故，資糧扉屨，猶所未問，而王師一動，方外共覘，兵少不足以示威，兵多又苦於無力，多則貽疑異，少則啓玩侮，應之未必能彌敵患，不應則恐遽失交心，此不容不預爲之慮者。目今廣右駐戍，通管不滿萬人，秋冬邕屯多不過四五千人爾。萬一韃寇再入交境，廟謨遣助，鄰請索兵，於是時也，將以兵若干人往？大凡家有餘力，則可及鄰，內或自虛，豈堪事外！此臣朝夕在念，未知所處。不於此需暇之時，先圖惟其定説，臨期倉卒，何以酬酢！將應與不應俱罪矣。比繳彼國三牒，伏想廟堂必有處置。臣昨以答檢附邕州回報，是亦姑爲寬展，恐其必再有求於我。其許之？將却之？或遷延待之？《春秋》之義，人臣無外交，寔不敢輕易。臣領事方新，莫此爲重，用陳密奏，上稟宸聰。伏望聖慈或諭大臣處分，或命近臣詳議，授之成算，俾臣得以遵守，庶免疏悞，不勝軍國之幸！干冒天威，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伏候敕旨。

《可齋續藁後》卷五。

全宋文卷七八三〇

李曾伯 二〇

條具廣南備禦事宜奏

三月二十二日，準三月六日樞密院劄子：「勘會廣南制置大使已到靜江，所有備禦事件必已有規畫，尚未據申到。春防是時，委不宜緩。」三月六日奉聖旨，令臣日下條具備禦事件，疾速奏申。照對臣孤遠粗材，誤蒙公朝不棄，再命戍嶺。入嶺雖已踰月，建閫則未及旬。當此身任憂危，目睹事會，春防雖過，旰慮未寬，臣豈不欲圖陳管見，稟聽廟謨！實緣嶺表創生備禦，欲爲而氣力不及，微臣疲於奔走，至此而智慮已窮，采之僉言，未得長策，致勤督趣之旨，不勝戰懼之至。謹瀝愚衷，恭具條奏如後：

一、備邊無如城守。今南邊四郡，邕城粗具，欽城毀，宜舊城難恃，新城徒築，融雖城未堅，且無濠。十數年來，虛議論則多，實規模未立，猶恃煙瘴，未逼風寒。今事勢既視前日不同，惟有汲汲措置修竣，乃爲上策。臣已選委官屬四人，令鄭恭往邕州，鄭益謙往宜州，趙龕夫往融州，章

閔往欽州，各令點視城池、器械、兵戍、糧食，及與守臣商確備禦事宜，相與區處。但邊城須得諳練之守，則措畫方合宜；廣郡素無優裕之力，非鑿空可辦事。欲望朝廷，遴選邊守，其虛次者速差，將上者加審，邊州或以修後科請，乞賜應副，得此四郡粗成籬落，庶謹隄防。所有靜江城池，則工役之浩費尚多，病弊之當整不少，前已令兩司官屬公共點視已未了去處，并計約申上。今專俟都統鄭進到司，委令相度措置，續具供申。伏乞睿照。

一、言南邊備禦者必曰永平、橫山，以其正在左江、右江也。左江鄰交阯，右江接特磨，虜若南侵，必由之路。議者欲屯兵置隘，似起人意。至勤廟謨爲之督趣，閫畫勉而膺承，見諸文移，姑曰圖備。近據雲拱諸將之所相度，今復據林開先之所點視，其兩隘之不足恃，亦可睹矣。臣已具愚見，載之公申。劉尚去吳漢營纔二十里，光武猶憂之；今兩隘去邕皆數百里，皆十日程，又介諸蠻之中，曾謂以千餘人處一小寨，而氣力可以自保乎？聲勢可以相應乎？近準密劄，則朝廷亦既鑑此矣。臣今專俟劉雄飛之到，欲更與商確。要是守則任之者寔難，不守則議之者必衆，寇不入則已，寇入未必不委咎。臣再三思繹，昔十年前嘗有條奏，乞於兩江重提舉之權，擇武臣之材且廉者處之鈐路，假之事力，許之任滿與郡，俾令經理修復，聯絡省蠻，措置保障。今其策尚可行也，苟得其人，却使之擇險立堡，自爲家基，臨急添屯，使有駐足，亦不失先朝元置提舉之意。伏乞朝廷更賜裁酌施行。

一、添屯先用計餉。竊見嶺民計口而耕，苦無餘積，而且嶺米易腐，不容久儲。非比江浙之地，有

錢便可得米，可以舳艫相銜，甬道不絶也。臣十年前帥此時，米價每升多不過十錢。今静江米升三十八足矣，邕州米升五十足矣。民食既窘，軍餉愈艱。臣近會到漕計，以見屯約見餉，静江見米止可支戍兵至五月，邕州見米止可支戍兵至九月。此外在道及指擬之米亦自有數，若欲增調於兵戍，必須預辦於糧食。昔狄青之戍廣，不過平寇，朝廷猶下湖南全、永諸州應辦糧食；近臣欲以已撥潭州二萬碩米與全、永上供米對撥，請之總所，亦嘗申之朝廷，未報也。如省劄所撥湖南憲漕司五萬碩，亦未見起發，失此春水，取運轉艱。萬一屬歲無秋，束手何措？戍兵奚所仰食？此尤爲之凛凛者。欲望朝廷軫念，下總所從對撥之令，下憲漕催起發之綱，庶幾不致乏興，免悞國事。所有向去秋成，併望朝廷許於湖南近郡依時價量行和糴，以濟闕乏，是亦猶以淮總而糴浙米之比也。伏乞睿照。

一、邊頭遣戍不如移屯。蓋遣戍則家糧生券，一兵有兩兵之費，越戍拆洗，往來有道路之勞，移屯則不過一番支費，可以永戍，向來淮、襄皆行之。伏睹近降旨揮，令本司措置造寨屋五千間，以備遣戍。竊計廟謨必將移戍軍馬一項，以重南鄙。本司見議踏逐寨基，計約工費申上。緣桂林斗大一壘，僅逾六里，城中既無隙地可以起造，城外非有險隘難以建立。或者以爲柳州之東泉市去桂二百餘里，實在邕、宜、融三州路口，前帥徐敏子嘗有奏陳，謂可以建戍隘，可以開耕屯，廣人多有是其説者。倘於備邊力本以有益，豈可以人廢言而弗行！以臣所見，則惟恐去水遠而糧運難通，無城堡而營寨難建。欲委文武官各一員同往相助，若或彼中果是利便，續容具申。如其不

可，則只得於靜江近城踏逐。亦緣民丁數月勞役之餘，方此得雨問耕，未欲遽興此役，以重煩擾。伏乞少賜寬假，一面措畫。伏乞睿照。

一、除戎器以備不虞。今日急務，廣右習於承平之久，甲朽鐵鈍，備具素疏。邇年以來，雖科請於朝廷，製造於連政，以一路帥閫，見管幾不能及荆、淮一州之所有。今略點檢軍器庫實數，甲僅二千，弓弩僅各六、七百張，箭止四萬，弩箭止六萬，鎗刀之類亦寡，猶恐有不堪用者。撥之荆、淮制司庫管，曾不能及十之一二。於火攻之具，則荆、淮之鐵火砲動十數萬隻，臣在荆州一月製造一、二千隻，如撥付襄、郢皆一、二萬。今静江見在鐵火砲大小止有八十五隻而已，如火箭則止有九十五隻，火鎗則止有一百五筒。據此不足爲千百人一番出軍之用，而閫府欲椿備城壁，撥付列郡，以此應敵，豈不寒心！且聞邕、欽、宜、融四郡亦全欠軍器，近據知宜州汪雷發所申，乞下淮江旋借工匠製造，已嘗備申于朝，則可見矣。一府猶不能足備，四郡其何以遍給！若非朝廷軫念，於殿步司、於鄰梱有管軍器去處多數科撥，發下本司應副備禦，目下自欲製造，便有工匠、有物料，亦恐日力不及，未能應用，緩急以徒手當大敵，委是可慮。伏乞睿旨施行。

一、欽州守臣丁寶近以海舟請，蓋與交爲鄰，虞韃再寇海道，不容無備也。臣得之體訪，交人頗長於舟楫，往時烏流鱗輩倚交爲勢，出没鯨波，常爲並海患。今所慮又非止一盜比，不但欽當備，雷、廉接壤，風帆迅速可至，其可忽哉！臣於去冬十二月祇受節制之命，條具申上，即曾以乞差廣東、福建兵船千人戍欽爲請，一向未準回降。近因丁寶經從於此，臣委官再問欽之事宜，又以

此爲言，用敢復述前請。欲乞朝廷檢照臣十二月内條畫所申，特賜從申差撥，候秋防戍廣東。今雖臣職所隸，非得朝旨，不敢輕調。伏乞睿照。

一、廣西諸州頗多荒田，往往茅葦相望，不事耕墾，非但民習於惰，亦由州縣失於勸誘，急於催科。或謂春或闢一畝之荒，秋則增一畝之賦，此田里之民所以甘於淺種而薄收也。至於在邊如邕、欽等處，則聞昔者膏腴，今皆蕪廢。此又邊民之苦於兵盜，而力所不及。近亦多有建耕屯之請者，切惟耕戰强國之本，此寔急務，豈可委之棄地，不加申畫？所有沿邊荒田，昨徑司參議官謝圖南陳劄申請〔一〕，見委官相度。今春耕縱不及事，猶可爲後計。所有内郡荒田，欲望朝廷頒降黄榜，下本司揭曉諭民，從事開墾。如能施工用力，許以官司全免收三年秋夏二稅，其後兩年再與減租稅之半，則廣民必有欣然而應者。今却須下漕臣覺察，州縣守令能勸諭墾闢多者賞之。其功效雖不見於目前，必見於異日。所謂金城積穀則羌人不敢動矣。伏候睿旨。

一、朝廷合二廣創闔，正以廣西事力不及，藉廣東以助之也。兵財調度，近雖準通融之旨，在官者既有常額，在民者不容復加，臣豈敢妄取！但以荆、淮合闔事體言之，京、湖合則湖北帥司賦財制司得以取撥，兩淮合則淮西帥司財賦得以取撥，通用此例也。今廣東自有經司，廣西豈敢援此施之廣東哉！然有此名，不可全無其寔，哀多益寡，亦平施之謙也。今廣東臺闔皆一時才望，當此南鄙艱難之秋，倘念同舟，其可杞魯肥瘠之不相恤！今静江驟創制闔，軍兵支犒，官屬請給，方來其何以支？若非通融補助，無麵餼飪，委難展布。欲望朝廷劄下廣東經略司、轉運司、提舉

司，各於逐司公使錢内每月量行撥助，捐有餘補不足，庶亦不失朝廷合闔之意，伏候睿旨。右條具在前，其有思慮未盡，陸續以請。謹録奏聞，伏候敕旨。《可齋續藁後》卷五。

〔一〕徑：似當作「經」。

再條具備禦事宜奏

照對臣近準聖旨宣諭指揮，令臣條具備禦事宜，臣已於前月二十三日嘗具奏申外，今再加思慮，又有合措置事件，所合條奏如後：

一、沿邊諸溪峒，舊來經司元無支犒體例，去秋印應飛到任，自特磨、南丹羈縻諸溪峒皆與犒勞一次，共用銀一千六十二兩，錦段疋帛三百五十餘疋。雖爲日未久，既立此例，諸峒便不能無望。況今朝廷創建制閫，豈容藐然！雖是事力不足，只得比前例寧略加厚，亦與支撥銀錦疋緞犒勞一次。俟即犒之後，臣却當遍加撫諭，糾合諸峒，措置兩江，俾於永平、横山一帶分任地方建立寨柵，作連珠寨。秋防各以峒丁强壯把守，却令兩堡官兵頭目總而率之，以正軍聯絡，使如鹿之掎角。其他寨隘所隸，亦諭修令整，庶幾可以張耀，以壯邊隘。見今講行，伏乞睿照。

一、横山買馬，自連年朝廷指揮住買，諸蠻不無觖望。近前帥申請，言路建明，皆欲再行措置。但

敵在大理，至則醢去邊不遠，不得弗防。却是徐敏子之議，謂朝廷只當守位買馬之約，經司與邕州却當用通融之術，用活法以處。遇到則買也。當年買馬在三月，今已過時。然訪聞諸蠻，亦間有馬疋到横山者，邊將商旅私自貿易，略無禁止。切謂買馬路通，非但可以稍慰蠻人之心，亦可因以覘敵在蠻中之動息。今欲於横山禁私易，有馬到則從官買，以鹽、錦、銀博易，並不用招買官及文榜之類，亦不用朝廷買馬銀兩，自從本司同邕州爲之。見候劉雄飛到，商確可否，具公狀申。伏乞睿照。

一、自昔守邊，以耕屯爲急務，頗聞廣右邕、欽等管下多有荒田可以措置。近者經司以謝圖南之請，亦曾申本司行下相度。緣邕、欽皆未有正守，雖有規畫，未能奉行。見此講究，以候兩郡守臣商確。又柳州東泉市控扼邕、宜、融三郡路口，多謂彼中可以屯軍，荒田可以耕闢。臣猶以其不通水運，且無城堡爲慮。今體訪得柳州形勢，大江回環，且水深可恃，瘴輕可居。或謂用工措置，稍易爲力，可以屯軍作寨，春夏使耕管下之荒田，秋冬俾赴沿邊之戍守。北之東泉相去止六十里，有州城可依，頗爲便利。臣旦夕委官往彼相度，或果可經理，續次具申。伏乞睿照。

一、廣右邕、宜諸州連政以來，止是經司安邊諸軍數百人分屯，即未有江淮軍兵屯戍，亦未嘗留兵度夏。今屯邕州者三千餘人，屯宜州者一千二百餘人，融、欽所屯却自不多見。今静江見屯江淮、湖南新戍亦計三千九十一人，春深皆合斟酌抽戍。緣本司連準朝廷有添屯之命，未敢區處。近據邕州諸戍將以軍人病瘴，申乞歸司養鋭。兼廣右糧餉艱得，若夏月食過，則秋冬恐闕食。今

來切見湖南、廣東兩項戍兵相去差近，見令各歸司券食。其江淮諸軍却相去遥遠，暑月恐疲於往來，鋭，亦不敢盡虚邊戍，已具公申。所有朝廷近再撥所支糧食備足，秋冬之間更得萬兵，庶壯聲勢。伏一、屯兵先當計餉，臣於二月二十八日已嘗具奏，計聖覽。臣之所奏，且以一萬五千人爲約。今朝廷再合廟謨。但一萬五千人以荆、淮守一郡猶不足，今後多數調軍，近日廟謨行下，已自備盡。但所撥廣政經略任内所撥，今猶未運到。今若以此爲實糧，有義米九萬六千八百餘石，係寶祐二年、三年、四年、水脚。欲望聖斷特與改科，所有和糴則乞許於湖南碩，亦並未運發。乘此春夏水泛，若失措置，後將聞，伏候勑旨。《可齋續藁後》卷五。

拆洗，候今秋八月初赴戍所，亦可省四箇月之只得且與留戍；其在邕戍兵却當抽減來静江養京湖兵五千，欲併候秋防取撥。向後若得朝廷乞睿照。

約漕司見兵糧數目以聞。惟恐郵遞稽誤，未徹調京湖五千，湊成一萬五千人，不謂愚見已上廣西用守一路，豈能足用！多數辦糧，以備向西義米五萬碩，慮恐有其數而無其實。向來三則誤指揮矣。切見湖南潭州則去年十二月却見五年分米。衡、永、全之間亦須有之，所欠者近郡通融措置。又朝廷近撥湖南憲漕司米五萬無及。已各具公狀，伏乞睿旨施行。右謹録奏

回宣諭奏

臣四月十四日收遞，承苑使劉穆之三月二十七日聖旨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皇帝陛下慮周三邊，明見萬里，密運廟算，洞中事機，臣不勝敬嘆！臣所準聖諭，邕筦劉雄飛旦夕可到，臣拱離任，暫攝須得其人。此則雄飛今月初四日已到靜江府，緣其隨行家累及將士人口頗衆，尚邇在途。臣雖趣其先次之官，猶欲少俟偕往。然已令借篆交割，不容其遲留也。如臣拱則元未離任，已令俟雄飛到任方許啓行，不欲又差攝官，徒爲煩擾，近亦嘗奏申矣。臣所準宣諭：「欽州闕守，此爲急務，宜守已得其人否？鄧進畀以欽州如何？」此則欽雖重，去交境惟海道則通；（陸路仍自邕往。）宜在南邊，取龍蕃出蠻境尤近。（至桂尤近於邕。）兩郡守將，皆須得人。宜守汪雷發久病未瘳，亟須命代；欽守見令靜江府釣往攝，亦須別差。如鄧進戰將，爲兵帥則優，爲郡守則短。今進初五日已至靜江，臣見令其相度城壁，措置修浚。若秋冬有警，輟令出邊，自可隨地應接，使株守一障，未當其才。所有欽、宜郡守，欲望朝廷早賜除授。臣亦嘗以京湖見閑一二將材，曾稟丞相以備采擇矣。乃若臣雄飛與臣進皆以淮將遠入瘴鄉，俱不能無少私悃。臣不敢遽觸天聽，兩日前通丞相書，嘗略稟及，必以奏聞。臣所準聖諭：「橫山、永平諸寨及早擺布周密。」此則臣既任此責，豈敢不衡諸慮！秋防不遠，日力易流，備具皆所素虛，亟圖猶恐弗及，自當仰體聖訓，朝夕講畫，以期固圉。大概南邊溪徭錯處，蹊徑雜出，所備不止一處。如橫山、永平兩

隘，若欲如前議屯重兵，則實所難行。今見與雄飛商確，當遍諭諸峒，分地作寨，首尾相貫，使如連珠。兩堡却屯官軍，爲之糾合，此爲利便。雄飛亦深以爲然，纔俟到官，即便區處。其他諸關隘之在谿洞者，亦各委官點檢，當併令申儆矣。臣所準聖諭，敵人誘安南之奸計，不可不防。且蒙以安南之所移文，彭高之所供事理，指授聖策，俾之應酬，臣敢不恭禀！臣靖思敵在大理亦已五年，深謀窺伺，熟我蹊路，諸蠻弗競，多已附降，兵使所通，非止安南一途。以近日宜州鄭里探報而言，則南丹當防一路也；以邕州李材等探報而言，則特磨當防一路也。今之規模，亦不可因安南之求援而只備安南一處，敵攻其南，使備其北，此臣夫所以爲知兵。今本司數月以來，頗爲安南與邕州數相移文，倍費酬應，要皆遣去小校，輕脱易言，致多引慝，恐啓疑玩。此來未問備邊之事，先恐失應文之宜，臣亦正以爲慮。所措弓砲工匠，從之不可，却恐生心，忱如聖諭。邕州近已如本司所授遣報，倘其再或有請，當如睿旨報之。但遣兵應援一節，事大體重，邕雖輕與之語，臣則未敢以此爲言，蓋一許則不可失信矣。茲事委關利害，臣於三月十八日嘗專具一奏，乞朝廷詳議處分，預定成説，俾之遵行。今恭誦聖旨，恐其受敵囑而悞我援，此又神聖遠慮，非愚臣所能及也，伏乞早賜裁處〔一〕。乃若彭高所供，所謂婦女無所取，其志不在小，賊之狡於誘結，忱恐安南漸墮其計。臣近得邕州臣拱書，安南却已再遣使人陳邦彦等以俘獲李小哥解來經司，昨所遣廖揚孫者亦與同歸。此月初八日，一行人已到邕州，但未見申到事宜。臣已令解其俘於本司，留其使於本郡，旦夕揚孫回司，小哥解至，必得事情，續容具奏。臣所準聖諭，令臣以開閫云初，與之通好，就遣善覘情僞者前往。此則臣久欲遣發，亦嘗奏聞。正緣臣以朝廷先有璽書錫賚

降付彼國，留本司未遣，臣自二月二十六日申朝廷取區處，不謂郵遞稽悞，今月十四日方準省劄行下，許令遣發。臣見此選委權路鈐楊慶成將命以往，只在數日間啓行。臣亦以領事之初，送以幣帛百匹，遵彝例也。仍作公文兩項，當令慶成先致君賜，閱兩日達以閤儀，且俾其自邕而往，由欽而回，以歷水陸之兩道。慶成蜀人，乙卯臣在蜀雲頂，與制司不相安，臣遣諭之，頗能辦事，此人必能覘其情僞。然往來須三月，其歸已秋矣。臣所與公牘兩檢，謹具録奏聞。臣所準聖諭「欲增兵若干，可速具奏」，此則屯兵先當計餉，臣近已一再見之奏請，廣兵非不欲多戍，廣糧實艱於供億。近準密劄，又蒙下京湖整辦五千人，令候本司取撥，臣以正當夏月，未敢輕調，乞候秋防，即令遣發。此外，若蒙朝廷撥湖南近米以助嶺糧，更摘江淮精兵五千人以益嶺戍，如此則駐戍兵近二萬，稍壯聲勢。但臣竊惟食既有限，兵須必精，所調之地倘以文具應官，老弱充數，則雖多祇以冗食。荆、淮之軍臣不敢徑指，如鎮江之拱衛、雄江，金陵之制效，此等軍分得全軍調至方爲得用。此外淮閫騎兵頗多，得數百騎來往邊面，此出望外，不敢請也，因聖問敢以奏。臣比以遠戍，去天一角，僭申便宜之請，正懼上觸霆威，天高聽卑，朝奏夕可，臣感銜聖恩，豈勝激烈！臣所準聖問所部兩賜〔二〕，仰見聖心不泄邇而忘遠。廣右自去年七月至今年正月不雨，田萊皆不墾闢，粒價踴貴，盜賊頗作。臣二月初三日入静江界，即得雷雨，自此至三月初，中間凡得雷雨者三，然未沾足。臣於三月初八日設醮祈求，初十日隨得三日之霖，連綿近浹，已大霑霈。然廣地沙瘠易燥，半月不雨，又復苦乾，秧未盡插。近十二日不免再加祈禱，連日即已得雨。繼此全望天佑，霢霂以時，則一稔可以救嶺民之命，所恃聖德昭格，無遠弗届，庶克有秋。他存陸續奏

聞，伏乞睿照。

〔貼黃〕臣近得邊人所傳，或謂陳日照已授其子，然恐未的實。楊慶成者係武翼郎，借以大夫繫銜，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六。

〔一〕早：原作「卑」，據文意改。

〔二〕兩賜：據後文所述，似當作「雨暘」。

回奏宣諭

臣四月十五日方具回奏，以復前月二十七日聖諭。十六日遞至，恭準三月二十九日宣諭聖旨，臣熏沐拜手，誦訓辭之勉厲，服謨斷之英明，雖在萬里，而天威對越，其如咫尺，臣豈勝激烈之至！所準聖諭，前帥今既已去，臣豈復敢言！兼漕俾令勿辭，臣自當祗命，實緣廣右非比昔時，軍戍既已調度倍增，漕計亦自支吾費力，郡綱拖欠，鹽本那移，饋運道遠而孔艱，券錢日計而不足，此須專任，庶免乏興。況臣既去其前官，乃居其元職，偃然弗顧，議者謂何！比已再具控辭，切祈俞允。欽、宜、融三郡守將恭蒙聖諭，俱俾擇人，此於邊防實爲急務。今欽州已蒙朝廷除張全爲守，臣今日便當遣專介往江陵授以省劄，送以路費，趣其此來。亦已移文荆闔，乞於朝廷所調整辦五千人內，先摘一千人，付之統率

以南，庶可藉此軍聲，壯其戍役。宜州汪雷發似聞其疾已不可爲，亟欲攝官，亦難其選。廣西總管彭宋傑者亦是淮將，昨曾權此郡數月，宜人頗與相安，昨日委令仍往，時暫權管，却容察其職業勤怠，續作區處奏聞。鄭進戰將，膽勇而頗文。委曲仰見聖主知人之明，臣前日已嘗奏聞，欲乞委具存其戎職，留桂修浚，俟秋冬看邊報緊慢，却令隨地應接。融州見係朱煥爲守，其人却頗諳於備禦，正以授代不遠，新守將來，今恭奉聖諭，容臣更加審擇。惟恐捨近求遠，未能使至。若未得其人，臣欲且留朱煥任責，畢此冬防，新守縱來，令緩赴上，亦續當區處聞奏。又準聖旨：「范用可以備用。」臣帥淮之日，熟識其人，在諸將中似亦未甚推許。若蒙聖慈處以廣中總管等職，亦自可隨才任使。安南通韃之事，仰惟皇明遠覽，無所遁情。其回婦之還，誠有可疑，其千兵之供，恐亦不妄。使其以重兵至，必不略犯交境，遽引去也。彼兵越數千里以攻人，兵法所戒。但是蠻非韃敵，慮其不降則走，不能抗爾。所準關防固結之訓，臣敢不恭稟！臣前奏遣楊慶成奉詔函錫賚以往，二十一日即行，臣亦令送之禮物矣。弓箭之遺，聖慮可謂深遠。此雖不與，彼豈患無！其使人見再至邕州，未必不復以弓砲匠爲請。臣却當一如聖訓，擇良弓百張、箭二千隻舉以與之，庶塞其意。若其不再以爲請，則不與也。臣又恭準聖諭，外廷恐臣有增兵之請，已蒙索之淮閫，許以數千，授之精甲，約以春防後遣調。此若非陛下惠念嶺表之兵戍素虛，淮閫之恭順體國〔一〕，未易得此。臣前已陳奏，若通得二萬兵駐戍，益以騎旅，足北邊面。臣見催漕司趲運糧餉，惟恐邊儲之有限，更容討論虛實，續具擺布要害，嗣當申請。乃若靜江軍遞，向年程限止十二三日，近年皆是半月，若無雨水阻滯，則十四日可到。近者二月間遞角稽悞，蓋因兩司新舊之交，其

入軍遞者，中輒差入省遞，必有委折，不欲深詰，今已不復有此矣。所準申嚴之訓，臣已申密院牒江、潭兩閫，併以開閫體例支犒沿途鋪兵一次〔一〕，就令告戒矣。静江丁夫劭農後一日，臣即放散，令其息工役，事耕種。向後農事之暇，城池之工未了，却未免再藉其力，當斟酌而用，不敢使之重困，今亦未敢也。併合奏知，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六。

〔一〕〔二〕體：原作「休」，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七八三一

李曾伯 二一

回奏宣諭安南事〔一〕

臣十八日午方具奏遣遞，是晚承閣長關德亨四月三日恭奉聖旨宣諭安南之事，許從遣人之往。臣十九日收邕州臣拱十一日遞，報到安南所解李小哥，十三日已遣唐世明、廖揚孫等發來本司。先繳到安南所與邕州公牒，果以去秋表奏未報爲問，仍欲借弓匠。其辭謂有應之名，無應之實，責望於我者甚至。又繳到李小哥供，其言去冬韃犯之詳，與大理賊情所向，似亦有來歷。臣已將真本一宗繳申密院。今楊慶成既奉詔函錫賚已往，來日遂行，此已足以復其前奏矣。弓匠之借，其言雖曰細事，昔韋皐招南詔以破吐蕃，蠻訴以無甲弩，皐使匠往教，其後蠻中甲弩皆精利，此不可不鑑。借之誠恐不可，今當一如近日聖旨，以良弓百、美箭二千遺之，姑以塞其意。所準聖諭：「韃雖不操舟，恐安南羽翼之。」仰見聖慮深遠，非臣愚所及。臣去年十一月、今年三月兩次條具，乞自朝廷遣調福建、廣

東兵船一千人來戍欽州，亦正爲海道之防，伏乞睿旨早賜施行。然此只是備欽州濱海一路，若以安南交，以十數騎前向，交兵雖多，望風而潰，沿至邕，則溪峒蹊徑不一也。閱李小哥所供，謂韃去冬犯路諸蠻未敢接戰。且云注意於南，已爲除道之計。狡謀回測，秋冬恐必再闖交境。此須交真向我而不附韃，則藉之犄角，猶可隄防。臣頃者竊料交情漸爲韃誘，離附之機所在，三月十八日因嘗密奏，乞預定遣援之議，未準回降。今臣伏讀聖訓：「安南之心惟當固結，有警則亟遣應援。但須灼見安南之肺腑，果無貳志，則遣援無妨。」臣仰惟陛下神謨天運，既矜恤小邦之難，而智燭物表，又深防遠人之姦，臣正爾欽嘆聖明之見，真如日月所照，容光洞察。今有可憂者，臣拱繳到黎必昌、孔方殷、洪天賦兩書，皆是以漢人在安南者，其言二月十六日交遣物於賊，還其二俘，其措辭已自無狀。三月初四日，又送還西尼多羝，侑以金帛。既有七月當令會合之約，又有僞臣初十親詣圖謀之言。臣得此熟加審慮，雖未敢盡信，然亦豈容盡忽！因攷其二月內與邕州牒，有「本國已差人往兀量所，陽爲乞贖所擄，陰伺彼動止」之語，彼蓋亦慮其迹之莫揜，爲之辭也。以此參合三人者之語，誠恐有之。臣觀今安南之勢，既求援於本朝，又遣禮於彼國，是殆猶春秋之鄭，介晉、楚之間，待於二境，背附惟時是視，不足恃矣。然目前介使往來，姑不逆詐，外示羈縻之義，中爲姦宄之防，其策恐只得出此。援之固當審計，外之亦未可也。然以小哥之供如後三人者之言如此，吾國自治之策其可以尋常視哉！竊惟今冬諸邊之重必在南，而南方之重必又交爲急，賊之屢準聖旨，許增戍兵，且令擺布要害，後遞續當奏聞。乘虛窺罅，非一日於此。今此報則已逼矣。臣調兵於它閫，撥糧於鄰邦，如救頭然，以防腹

患，此靖邊保國之急務，別無它策，更望聖慈亟圖回之！臣拱繳到書，不敢拆動印縫，謹以其真本悉用繳進。餘俟唐世明等到司，審到事宜，又當具奏。所準聖諭令勉文德，聞其三月十三日已過黃平，去此甚遠，容以書達之。伏乞睿照。

〔貼黃〕臣竊見邊防浸急，而邊守尚乏人，臣晝夜憂之。雄飛必欲俟將士家口俱至方行，更須兩三日，其遠戍瘴地，只得委曲。張全知欽，雖已得人，臣遣介往取，須兩旬事。荆闔便援以兵，亦須踰月至此，欲乞朝廷劄荆闔催趣。如宜州汪雷發，則數日前競傳其故，亦見其以郡事牒次官，議亟委官往攝，猶是雖出劄而未與。今乃知雷發危而復安，又未欲輕遣。然此人此疾，恐終不可留之，適擔閣邊備。欲望朝廷指揮，將雷發別與差遣。臣再思權官終不專意，若朝廷命守未有其人，臣竊見孟拱之婿、王安國之子該，曾守施、守復，生長將門，習熟邊事，見今閑居，亦自可用，敢以其名聞。如蒙采擇，乞賜聖旨與差，徑劄下鄂州，趣令日下之任。仍劄荆闔，於已辦整兵內併以千人令其統率，就往宜州屯戍。併取聖裁。《可齋續藁後》卷六。

〔一〕此文與「貼黃」有嚴重錯簡，已據清初鈔本乙正，不一一注明。

奏錢糧事

臣二十日方具奏繳邕筦言交情事，二十二日伏準密劄，以臣近奏乞預定援交之議，令臣厚結其心，使之不爲韃誘，有警則遣兵應援。此事臣近日恭準聖謨密授，洞燭戎情，已盡之矣。交人去秋表奏之上，報以詔函賜賚，深切事機。却是因應飛之申請，續有密劄指揮，止留未遣，不能不起移於小國，致誘於遠夷。今只得且俟廖揚孫、唐世明之到，再加詳析。楊慶成之往，復覘情僞，秋冬備一項兵，於邕之境上隨時斟酌應之。此項兵非專得五千人間以騎兵不可。臣不敢見之公狀，告之外廷也。蓋臣孤遠在外，陳請極難，言之遽則謂張皇，言之徐則謂悠遠。如欽州之調舟師一事，臣自去年十二月條具申請，至今未報。廣西連政三任經略，俱以罪去，固皆不能無議，然亦豈不願盡其力？致此亦難言也。臣歷盡艱險，再來瘴鄉，賊在近蠻，事關宗國，臣非愚非昏，安敢不以爲慮？但力不足爾。若非陛下英斷，每賜主盟，臣疏樸寡助，亦豈能任此寄！茲去秋不遠，恭遵請兵擺布要害之旨，今遞專具。然併以錢糧畫爲三項申請於朝，度廟堂必爲敷奏，伏望聖慈特賜睿旨施行。去冬印應飛乞請兵三萬，益不思糧食有無可以供億。今臣所請猶恐兵雖增而食弗給，近方思得海運之策，已具別奏。日力迫矣，非朝廷度越常程規模，若以文移酬酢，恐誤國事。併望斷自宸衷，亟圖回之！干冒天威，臣罪當萬死。《可齋續藁後》卷六。

奏乞調兵船戍欽仍行海運之策

竊惟今日備廣之計在增兵，增兵在辦糧。朝廷撥本路義米、撥鄰路和糴，亦既上關廟算，不待申請。中間或以虛籍之難準，或以運道之孔艱，失此夏潦之時，凛然秋防之慮。因思事有至急，不可泥一途而遂窮；備弗厭詳，所當思多方以爲計。側聞往者朝論，亦嘗欲取廣東米餉麝西，以舟行日程久，灘瀨惡，費用廣，折閱多，爲之中止。今謹按《通鑑》唐咸通四年南蠻寇左右，逼邕州，以康承訓爲嶺南節度，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以宋成爲安南經略，發山東萬人鎮之。時諸道兵屯聚嶺南，以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湨渠、瀉水，費勞艱澀，諸軍乏食，陳蟠石上言請造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軍食以足。此知廣運之不易，非獨見於今日，而前代已然。泝湘而上，既有所不足，此不得不兼用海運之策，古人亦講之熟矣。觀其自福建運米至廣州，又自廣州運之以給安南、廣西之師，路之遥遠如此，猶且可辦，而況取米廣東，豈可憚難！往者言廣東運之難者，蓋但知泝江之阻，而未思泛海之便故爾。頃歲嘗聞瓊筦饑，仰廣東客糴以給，又如閩、浙之間，蓋亦嘗取米於廣，大抵皆海運。雖風濤時乎間作，然商舶涉者如常，既可以至閩、至浙、至瓊，則亦可以至欽明矣。本司近申朝廷，乞調福建、廣東兵船來戍欽州，度必蒙朝廷矜從，行下差撥。因此舟之戍，載之以米，是亦一便。妄意欲乞朝廷劄下廣東經略司，特與於廣東米内科撥若干石，俾令自海

運至欽州。如民船載不多，則益以民船。既至欽州，則陸路三日至邕，却可以自辦夫運。其海運無欠折，乞與照湖廣部運推賞。其民船水脚有費，乞令廣東轉運任責支給。庶幾嶺外添此一糧道，邊儲賴以稍實，官兵可以增戍，國事幸甚！臣除已委官專往廣東經略司一面商確外，所合奏聞。欲望聖慈付外廷裁處，如管見可采，即乞下廣東經略轉運司照應科撥運發施行。《可齋續藁後》卷六。

回宣諭奏

臣四月二十八日承閣長鄧剛中四月十四日恭奉聖旨宣諭，以臣二月間發過奏狀，除已徹聞外，猶有四奏未達，令臣根刷。臣自二月六日到静江，至三月三日凡共發八遞，並是一樣牌角發入軍舖。獨有十一日一遞乞改邕守者却幸無差迭，前後凡七遞，中途俱爲轉入省舖，致此稽悞。臣久已差人根刷，今度皆徹聖聽矣。臣去冬恭準聖旨令經司遣官入安南，遂諭印應飛於正月間令廖揚孫者往。今揚孫同其國所遣使人陳邦彦等以前月初八日回至邕州。揚孫先賫其國報經司牒，以前月二十七日回至静江府。其牒中別無它説，止是以去秋章表爲問，及答勞問之禮。臣得之揚孫，却云其國有告急之辭，具在章表，必是旦夕附唐世明同所解俘獲李小哥到司，或先發章表來，臣續當繳奏。今先據廖揚孫申到一行《日紀》，臣不敢私留，謹同安南國公牒真本併以繳申密院。以臣略觀其所紀，大概其國主日照知向本朝，僞臣廣度難測情僞。廣度專權，國人共嫉，日照退遜，不能制之。揚孫且謂其國亦自有

險，特以無備。揚孫留其國僅十二日，其所酬答頗亦合宜，止是所言兵數大誇。其中緊要一節，却是臨別得之福建士人在彼間者，以爲若韃寇再至，則望遣兵以援，如奔命來歸，則望開關以延。揚孫又謂得於其使人之言亦如此。却了載於《日記》。即是以覘其意向亦誠危急，彼若果以此請，邊頭向後援之固難，納之尤難，却之則又難。臣前已具奏，只得令辦一項勁兵，屯之境上，間以騎旅、舟師，以備應接。若糧多則多調，非但援彼，亦以備我。敢望陛下預賜處分秋防，早令赴戍，却容臣等隨機應之。凡此等委折，臣面與劉雄飛商議，已令知悉。雄飛留此兼旬，以一行將士家累鄭重，月末方到，在本司只是委曲津邊，今日之早，方離靜江前去矣。廣右連月未嘗無雨，田土久乾易涸，近時及旬日，農情又復焦槁，連日祈禱雖應，尚未十分霑足。所合併用具奏，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六。

回奏兩次宣諭

臣五月初六日承四月二十一日閣長關德亨恭奉聖旨宣諭，臣百拜莊誦。伏念蕞爾孤遠，邈在嶺表，去君門萬里，乃承四月二十二日苑使劉穆之恭奉聖旨宣諭，臣豈勝感戴！臣伏讀兩次聖諭，以連遞遲滯，關係非小，令契勘究治。此蓋因臣初至，應飛未行，新舊交加之所致。已追遞兵痛懲，且遍行告諭，此後決無是也。陔情酬應之難，比已屢奏。茲兩奉聖訓，俱俾厚結其心，臣敢不恭體！本司於前月二十一日

已遣楊慶成恭奉詔賚，併以閫儀致之。其使人陳邦彥等見尚留邕州，俟其行，臣亦當優勞錦幣。亦已諭劉雄飛，候到邕日，仍如臣拱例，與往來通好。臣拱近以書來，欲遣還其使臣，以其乞援、來奔二事比方奏申，未有其説以報，只得少俟。臣連日再三慮思，若欲往援，非兵不可，遏其來奔，亦非兵不可。調步騎於邕，調舟師於欽，若得水陸萬人，命一二經歷之將，雜以峒丁，相爲掎角，則此寇必不容輕犯。安南知我足恃，亦自不爲韃誣。不然，徒以言語相應，實難保交之不爲韃誘，韃之不爲南侵也，敢望陛下宣諭大臣早圖決之！臣又蒙聖諭，兵糧二事，臣前後申請，皆以調兵先當計餉爲説，實緣廣右糧既難得，運尤難通。臣昨撥潭米二萬助廣，今對撥取運，只是永州發米一石入桂，已當水脚六貫。會湖南漕憲司蒙科米五萬石入廣，至今未運發者亦以此。今只得湘通〔一〕、海運二策並行，向去廣糴湘糴多方措辦，其海運、湘糴二説皆曾具申矣。所領聖訓「兵豈倉卒能集」，尤佩宸念。淮兵以七月遣，荆兵以八月遣，皆在九月可到廣中。伏望睿旨以時遣發。臣於前月二十三日已具兵、糧、財三事，申明朝省矣。又準聖訓：「凡事更須先發制人，隨機察處。」神謨密授，愚慮願殫。所懼精力之衰，俱無備具之素，創生布置，恐負使令。乃若橫山、永平諸隘，俾求定説，亦嘗奏聞。近已與雄飛面議，才到邕日，首令結諸峒，於兩隘分任地分，措置運諸寨柵，秋冬調峒丁，以官軍糾集，相與共守。雄飛到彼，必能遵照措置。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黄〕臣發奏間，忽聞襄樊捷報，前月十七八間賊已敗遁，是皆陛下威德經遠，神武折衝，將士戮力報國，用能以取全勝，恭惟宗社慶！臣近聞師困未退，憂深恤緯，今爲之無任欣抃！惟是

帥臣高達自辛亥修復，及今八年，禦侮干城，屢騰奇績，敢望朝廷優加旌賞；將臣程大元亦臣拔自一校用之，聞亦在圍，必亦宣力；李和守樊，尤爲不易，併乞加奬。臣不當越境及此，以舊人舊地，僭躐以聞，無任戰灼之至！

〔又貼黄〕臣所領桂林城築一事，前人失之草帥。其所未竟。見於此向略加展拓，就桂嶺爲關外，因險崖中可立寨，未敢再起夫役，且以駐戍官兵爲之。慮欠事力，已具狀申密院。臣又委官同劉雄飛因其經過柳州，相度形勢，有無堪作堡塞，以爲屯耕。倘餘力能及，自桂而柳，庶可爲嶺外根本計。此却更須審訂，方敢奏申。併乞睿照。

《可齋續藁後》卷六。

〔一〕通：似當作「運」。

回奏宣諭

臣五月九日承閣長關德亨四月二十三日酉時恭奉聖旨宣諭：「有兵不可無糧，預備五千兵，以待秋防入廣，決不容踰期，已諭廟堂。」臣仰見皇帝陛下天顧在南，日勤聖慮，備兵足食，先事預防，此在廟堂必能仰體睿謨，加惠邊鄙，臣與嶺人知所感戴！但廣右兵力之單弱，糧餉之空匱，積年不曾

措置，旬月便欲辦集，委是難事。目今計算静江及邕、宜、融、欽共五郡屯兵去處，見管糧餉通不滿四萬石，又有虚數。臣朝夕督促漕司，區處運發，而後手乏見在之米，且運道非指期可到。雖蒙朝廷科撥湖南米斛應副，自湘泝灘，寸步而上，舟楫即艱得，雇費且不資。自静江而運往邕、宜諸邊，則又轉艱。糧餉無所預儲，兵到何以仰給！此臣日爲之憂而廢寢食者也。湘運、海運二策，只得並用。更望聖慈宣諭廟堂，督促鄰路運發應副，庶免臨期欠闕。臣又準宣諭：「安南之心，切須厚結」，與夫「感應之必至，仁暴之不同」。此又仰見陛下以天地爲心，至仁所被，無遠弗格。臣敢不恭體德意，以布宣於安南之臣主。所遣楊慶成奉詔賫以往，申到此月初八日起離邕州，亦已申戒邕、欽邊守時與通好，往來如夷，其使人在邕，則加優禮以待。但連日得臣拱申，其使人到邕已一月，其國已遣人促歸，欲取回報。臣思之，表章附遞上進方旬浹，若候朝廷回降，又自此報之邕州，則尚費月日。秋防不遠，彼國數日俟信，急則生心，不容稽留其使臣。見欲下本州先具公文遣還其國，本司併支銀兩，厚以餞之。却諭以朝廷有命，續即遣報。恐拱將行，雄飛將至，已併諭之矣。但其遣援、來奔二説，臣前已屢陳，應之却之，非嚴兵以待不可，早乞處分。臣拱書併繳其使片紙粘連在前，伏乞睿覽。廣右日來却幸雨澤霑霈，晚禾已插種，但米價尚爾踴貴，今又不幸旱而憂潦，併合奏知。《可齋續藁後》

回奏宣諭

臣五月十六日承五月二日閤長鄧克中恭傳聖旨更宜厚結安南之心，臣昨以屢奏。其使人到邕已十四日，彼方告急，不容久稽。近已移公牒報其國，併爲邕州擬答，支銀兩以勞其來使之還，發弓箭以復其借匠之請，已詳申密院。臣又準聖諭，欽、宜闕守，令薦進以放命。且以臣嘗具京湖二閑將白之前宰，令告新揆。臣仰體宸念，曲徇愚請。切照欽州已蒙朝廷除張全爲守，此即臣所稟前宰之一也。廟堂遵奉，或有疏曠，預切危懼。尚望陛下始終主盟，保全末路，免誤隆委，不勝銜戴之至！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六。

乞敷奏申狀

照對本司五月二日據知邕州雲拱繳到安南使人劉子，以二策告急，上策則乞預調軍馬進屯嚴口，次策則恐戰守不利，來奔欽州。某竊揣安南國主所遣使人來貢章表〔一〕，往往專爲此二策。嚴口乃彼邊界，預調我師之往，此則不諳地勢險要。欽州乃我封境，許從彼國之請，此則恐非邊民所安。某未免集僉舍共議所處。續據聯銜申到，所陳詞理雖足以折其請，然未有以慰其心。若據以此説

報之，二策既皆弗售，慮啓他意。再三深思，彼國傷殘之餘，窘急已甚，再遣此使，背附係焉。彼之預請我師，共扼其險，其國惟富令州巖口有險，過此則皆平夷，直達吾境。使果出真情，委亦得策。其如我之餘力不及，亦恐彼之本心難知。此既不敢輕許者，乃若來奔之請，則其力倘不支，勢所必至。預期而許之，則恐有開關延盜之疑；臨期而却之，則恐有獸窮反噬之舉。或從或却，皆所難處。某今只得且下邕州，報之以備禀朝命，少俟回音。事關封疆安危，實非閫臣所敢專報區處，謹以邕州申到陳邦彦劄子同僉。宜守則見任人汪雷發者病尚未愈〔二〕，臣昨於四月二十日已具奏陳，輒以孟拱婿王該爲薦。此其一也，伏想已徹聖聽，今更當禀之新揆矣。臣又準聖問臣所謂雄飛、鄭進私悃，則雄飛以自淮來嶺，一行鄭重，謂前揆略無以少華其行，鄭進則無他，不過恐失池司之職，臣不敢隱弗以聞。横山、永平二隘，臣排日催雄飛措置，度雄飛此一兩日後方到邕州，職守所在，不患其不介意。大概廣右之患，皆窘於無事力耳。臣又準聖諭：「秋防湊二萬兵，在七月一日到戍，及外廷開具錢米，已準科撥。」仰見陛下軫慮南鄙，預爲足食足兵之計。臣亦準省劄開具科撥錢米數目發下。但計房所具，才一指撥便爲見數。而其間糧米，有運尚無脚費者，有糴米關到本錢者，水程艱阻，方可指擬作數。至於券錢，則漕司又日以匱乏告，未知所處。所準省劄，容臣逐一點對，合關催、合申請，續具申廟堂區處矣。謹録奏聞，伏乞睿照。

〔貼黄〕臣恭睹制麻，一新揆席，明良千載之會遇，中外臣子莫不舉笏以賀。第念臣衰老庸樸，孑立遐陬，居中素無依倚，恃惟君天宏覆。深慮職守之間，精力不逮，於廳擬議文狀一宗繳申朝

廷。伏望敷陳聖聽，詳入廟謨，早賜回降，以憑遵守。本司却當留其使於邕州，未敢輒遣，以俟行下。

〔小貼子〕某屢準密旨遣援，此救鄰所以保境，固所當急。然必得令調一項精勁軍馬，或應與否，皆有以待之。至於海道，則某屢申舟師之請，正亦過爲此備，併乞早賜區處施行。《可齋續藁後》卷六。

〔一〕表：原作「來」，據文意改。

〔二〕按上文爲申狀，自此句以下爲奏狀，文意亦不連貫，疑有錯簡。

繳安南國章表奏狀

照對臣昨據邕州繳到安南公牒，稱其國遣使人陳邦彦等賫到上進章表一匣，於四月初八日已到邕州。臣於四月二十一日，已將邕州所繳公牒具申樞密院外，今於五月初二日，據邕州發到唐世明，係元差往安南國者，賫到陳邦彦所進本國章表一函封全，并解到安南所獲之俘李小哥，已至静江府。臣見令其並於城外安泊，當續次引上審問事宜，供申朝廷。所有賫到章表，此去秋防不遠，其中恐有所陳，急切不容悠緩，臣謹附軍遞，恭以其章表一匣隨狀繳進，伏乞睿覽。《可齋續藁後》卷六。

回奏宣諭

臣五月二十一日承閣長鄧克中五月六日恭奉聖旨宣諭：「張全一千兵已行下，王該已放命知宜州，併令荆闖辦一千兵隨行。」臣仰見聖謨軫念邊障，欽、宜得此二守早至，須可倚仗。宜守汪雷發恰以病亟給假尋醫，臣已從其請，郡事暫令權倅照管，亦已專介齎道費趣王該之任矣。臣所準聖諭：「交人不必問其向背，但當嚴我隄防，無事則極其羈縻，或可使之不專附韃。萬一爲韃向道，則例以韃待之，殄殲其衆，則亦有名。」臣有以仰見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神謨淵深，備得遠人之情，先爲自治之計，附我則以恩結，背我則以威加，聖訓指授，至此盡矣。臣敢不恭奉，密藏於衷，隨機應之！添調戍兵及兵舡戍欽，臣已祇領密劄。并奉睿旨，令預定屯戍規摹。臣已攄數分布，別收奏申矣。但是戍軍錢糧，漕司日應缺乏，糧則雖科而水程取運不易，銀則見科而新舊窠名不一，深恐軍馬到來，錢糧不繼。所準聖旨「漕計決不可辭」，令臣目下祇拜，臣實是以精力不逮，難爲兼管。君命丁寧切至，豈敢違戾？只是黽勉。見擇此月二十七日祇受管幹，却當別具錢糧關係事件，續次控告。臣又準聖諭，宰臣欲臣之子臣杓早來，以通脉絡。伏念臣罔功報國，臣杓茲叨宸渥，晉承讌寺，聖恩隆厚，淪浹一家。重惟不克荷薪之子，何以蒙稱？惟有感戴！臣自當恭禀，亟遣供役。第緣臣衰年遠戍，別無内助，正欲籲天，以便私計。今乃忽準恩命，未知所措，容續具奏聞。《可齋續藁後》卷六。

全宋文卷七八三二

李曾伯 二二

回奏宣諭

臣五月二十五日，承閣長鄧克中五月一日恭奉聖旨，待交之道，近日諭旨，臣前奏已恭稟。昨日再得臣拱書，繳至探邊梁材四月三十日自安南回，所報彼國人情，大覺驚慌，且架屋以待韃，情僞叵測，今秋兵動必早，繳真本申密院矣。欽州舟師之調，廣州海運之策，俱蒙聖慈俯從愚請，臣不勝感激！廣米若至欽州，非但餉欽，亦可陸運三日以助邕餉。京湖兵已蒙行下遣調，必能如期起發。臣朝夕所懼錢糧不繼，糧運非不逐急措置，而地里隔遠，事力偏促，不能便得應手。若糧食稍備，兵力愈多固愈壯也。聖訓更欲增調，臣豈不仰體，實以見數無幾，已科未到皆未敢作數。未敢有請。妄意於已調兵二萬之外，欲乞朝廷更摘勁兵三五千人，且屯漳、衡、全、永間，揆義未就餉，券錢經總制兑支。臨期緊急趲赴廣戍路爲省，若欲趲戍沅、靖一邊亦便。此如棋局，置一着於緊要處也，併乞聖裁。臣

又準聖旨，大理諜報，適亦準密劄所傳荆閫備投拜人供蒙哥所言「止隔重山條江便是南家」之説。此虜固已窺伺日久，事勢至此已迫，本司勢用七月初便趲戍兵分屯邕、宜。聖訓戒以隨機攻守，法無遥制，仰叨明主委信之篤，所恨臣衰鈍，懼無稱塞，事機之來，不容預料，謹當勉諭守將，相與竭力盡瘁以報，伏乞睿照。今具廣西戍兵券錢下項：

一、胡經略、黄提舉任均新招安邊軍，飛虎軍共九百二十名，累政並作新安邊軍，申乞朝廷科降錢米，支給券食。今點對後項諸軍亦係撥併安邊軍，比之舊額多闕，除已撥新軍補舊額，令各司管餉，更不科請。内二百九十四名撥填鎮西、雄邊軍額，係制司管餉；三百二十二名撥填效用軍額，係静江府管餉；一百五十五名撥填摧鋒、雄邊軍額，係漕司管餉；一十五名係分撥填四軍闕額外，尚剩上項軍，責付漕司抱餉；一百三十四名撥填舊安邊軍缺額，係漕司截撥總所上供錢管餉。

以上軍兵券食，係各司自行管餉，更不申請科給。

一、徐經略、印經略臣任内，朝廷節次調到戍軍，截五月終共管七千三百六十七人，馬一百九十一匹，一月券錢添給馬草錢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二文省。自六月一日起至歲終計七箇月，計合用券錢一十六萬七千三百九十三貫八百八十四文省，内除簿尾五月終尚存湖南廣東錢四萬四千五百五十四貫五百九十七文省外，合科錢一十二萬二千八百三十九貫二百八十七文省。

一、朝廷將調淮江戍軍一千七十人，戰馬添給折草錢在外，一月券錢五萬一千貫文省，今自七月一

日爲始，至歲終計券錢三十萬六千貫文省。

以上兩項生券、人數已開具申朝省。以上二項共錢四十二萬八千八百三十九貫二百八十七文省，縮計錢三十三萬二百六貫二百五十一文足，紐滙十八界官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八百五十九貫三百八十文，見申朝廷科請。向後或有兵數增減，則券錢亦有增減，其新歲以後口券又不在此數。

右謹具在前。《可齋續藁後》卷六。

乞科降戍兵券錢奏

照對臣猥共嶺戍，浸迫秋防，正懼備禦不足，日近以來，仰蒙公朝調遣諸路軍馬前來屯戍，科撥湘、廣糧米前來應接，臣與嶺人已不勝感戴聖恩。但臣近稟宸謨，自受漕事，即契勘司存錢糧，數月糧運之未到固甚急，券錢之乏支尤當憂。略行會算，連政以來累年科請新舊戍兵券錢前後共不過十八界官會一百一十萬貫，銅錢十五萬貫省。蓋兵戍之屯尚有限，未嘗歲過萬人也。然其中有安邊新兵一項券食，衮同科降在內，此自有舊軍額閤可以補認。又且司存舊戍、新戍項目不一，申請徒繁，祇見紊瀆朝廷。今臣領事之初，不容不討論分曉。已除去新安邊軍九百餘人券錢，撥填舊軍闕額之不科請外〔一〕，其舊戍、新戍及將到之戍，本司今來只作一項生券科請。但今年廣右若如近調諸軍到戍齊

足，通新舊戍計該二萬四千三百餘人。見在之戍自六月始，將到之戍自七月始至於歲終，合該券錢四十二萬八千八百餘貫省，紐該十七界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餘貫。漕司當此匱乏，無可那兌。若非申朝廷科請，委是難以取辦。臣已詳具公狀，申聞朝廷外，謹開具大略，連粘在前。欲望聖慈軫念嶺外事力至此築底，諸軍遠戍，券錢一日不可闕支，特賜宣諭外廷，照兵數科撥，先期給降，以濟支遣，庶得爲秋冬之備，不致貽宵旰之憂。干冒天威，無任戰灼激切屏營之至！《可齋續藁後》卷六。

〔一〕請：原作「清」，據文意改。

回奏宣諭

臣六月五日承閣長關德亨恭奉聖旨宣諭，以安南情僞果未易測，臣所謂辦一項精兵屯於境上，間以騎旅舟師，以備應援，誤蒙聖慈下采愚畫。臣今月初七日準樞密院劄子，以交使有往援、來奔之請，恭奉廟謨行下。今欽州整舟師備應援，所以開諭小夷，昭示大誼者，可謂坦然明白。臣已隨劄邕州，恐其使回未遠，亟以備報，仍以密劄下欽州照應，本司亦更當備報彼國矣。欽州兵船今止蒙朝廷調到閩、廣兩項共一千人，臣當更於雷、化並海近州刷差官民海艘，約亦須可湊及千人，自七月後當併令往欽屯泊矣。但此止是備海道一路，若夫自交通邕，障路由永平之外，不止一途，亦須發兵一

項，所乏者騎旅。令劉雄飛於永平左江一帶，與峒丁連寨擺布防托，名援而實備，庶可張耀聲勢，使敵人不至飄忽而入。脱有警急，則隨機應之，事固未可以逆睹也。臣又準聖諭，戍兵當併，臣見管之兵湊二萬五千人，限在七月且到戍。臣非不知所感戴。但以兵一入境，即須錢糧，蒙屢仰見中朝軫念南鄙，矜其氣力之弱，憊心腹之虞，臣排日恭準密劄，伏睹指揮催趣諸路調遣，必如期而至，此有以揆惟以運道不能速爲憂，錢恐乏支，近嘗以券給所當科爲請，二者皆漕計關係，已懼備禦弗給。連日制司官吏以此項官軍纔到，即合支犒，凡一兵不問荆、淮遠近，到戍入界支三十貫，參司支五十貫，上邊支五十貫，是一兵到邊州，已該一百三十貫文，並十七界。又有頭目以管押千人爲率，入界、參司、上邊共該一萬五百貫，亦十七界。今以一萬七千軍計約，制司合要支犒錢二百三十九萬餘貫，又有酒肉喫用添給優恤等費不與焉。此荆、淮諸閫軍到支犒之所無，前人一時創爲此例，創於敏子，繼於應飛。徒以將士遠來炎瘴，每事徒厚，不暇爲後來可繼慮也。今連政相循爲例，前此戍兵尚寡，猶可支吾。今嶺制既方創司，戍兵適值增調，前此既不可以裁損，見管又無可以輟那。去年經司係於朝廷科到湖南見錢内支給此犒，今雖餘廣東見錢八萬餘貫在庫，近省劄撥充軍券，方此申審。雖有經司買馬錢十餘萬貫省，非奉指揮不敢支動。近蒙朝廷於買馬錢内科降銀二萬兩，令作備禦支用，今新戍軍到，只得以此銀兑錢支給。然銀二萬兩，每兩作十七界會八十貫，止共計錢一百六十萬貫。若照前項合支軍犒，僅能了三分之二，尚欠七十八萬九千餘貫。此外見管在戍之軍，將調上邊之費又不與焉。一秋邊事未動，新戍一到，用度已自束手，無可支吾。若告之外廷，則恐成煩瀆；不告之陛下，則無

所赴愬。此廣西不但難創制閫，只經閫亦不可爲矣。者外，更賜矜軫創司軍費浩瀚，多數科撥，極力扶持，實爲軍國之幸。臣一語或有上欺，甘俟譴斥！干冒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貼黄〕臣近以新戍之來，節次所陳者爲糧食計，爲券錢計，今又爲支犒計，其爲軍兵計，則又有不容已於言者。交人所傳，韃將以八月動，是我戍不可不以七月到嶺矣。廟謨亟於預防，閫臣所當遵奉。但南方炎瘴，委是可畏。今見戍之兵亦自多病，或謂七、八月間氣候正盛，邕、宜又甚焉，深恐將士不諳水土，不待宣備禦之力，而已多疾患之虞。今欲俟此軍到桂，且令少憩，先趲舊屯赴戍，陸續遣發。向後朝廷續有遣調，欲望檢照臣近所奏請，且令於湖南全、永間暫住，視時而動，庶幾精兵勁卒，不致虚爲霧潦所損。併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六。

回奏宣諭

臣六月十六日卯時收六月初一日酉時遞，準當日巳時閣長鄧克中傳奉聖旨，宣諭安南情狀，嚴兵以待，勉其自强，授以勝敵之方略，許其緩急之相援，諭之無棄土地，使之且與虜抗，隨時施宜，令臣勉旃，臣敢不恭奉，當一一以此諭之。近者密劄備奉聖旨行下，所以開曉彼國，昭布大誼，指示成算，蓋已盡之，臣已備録牒報，併令劉雄飛備報其使矣。近臣拱到司，扣以彼中近聞，謂敵以放還被

擄交人，又有韃使在其國，委是叵測，旦夕楊慶成歸，必得其情。最是邊郡守臣多未到，融州趙必逯奉命而來，稍似通曉，只得令赴；欽州雖除張全，荆閫牒報謂其見病；王該未見起發。數月於此，僅得劉雄飛到邕，方賴其措置，適收其書，遽有愛子之戚，且謂骨肉將士多苦於瘴，申乞離任，只得以書勉之。委是廣右年來事體不同，雖有智勇之才，不可著手。雄飛此來，本自怏怏，又適值此，愈無精光。臣今日聞此，又添一憂慮，欲乞陛下賜以聖旨宣諭勉留，徑以付之。拱新除環衛，方喜於赴闕，臣雖舊所未識，觀其才儘可用，遂以國事留其相與防冬。最是海道關係甚多，不可無一諳練兵帥，使之以活法調用。適已與商確，本司只得假之事權事力，且從臾其一行，拱已樂從，見具公申矣。所準聖旨「發兵、運糧無日不催，福建兵船已調」，臣仰感聖慮惠顧邊遠。但糧難催而程途拘限，不得便到，兵雖催而慮少精勁，且以錢糧乏、炎瘴盛，臣寢食爲之關心，此數日來，臣亦積憂成瘁，如病狀矣，只得盡心力以報國恩。所準聖旨郵遞遲緩，此則今所遣遞與前人規模則同，自桂至潭皆四日半，但自潭以往，不係本司遞兵，所難號召。今遵聖旨，更於自桂至潭添置六鋪，自當常切督趣，更乞朝廷劄下江、潭兩閫，併行戒諭，庶無稽滯。伏乞睿照。

〔貼黄〕臣適得報，知柳州趙汝邁亦已瘴故。柳於邕、宜、融比桂林皆近三百里，見今闕守，臣以新戍之來，恐邕、宜瘴盛，欲於柳州量屯三、二千人，俟稍凉趲上，不可無一曉暢守臣併令應接。新守凌雲雖未知何如人，居在吴門，未必更歷，今欲輟本司參議官陳夢炎往彼爲守，恐外廷以衡辟爲疑，不敢公申。如蒙出自聖旨與差，其已差下人别與州郡，庶可共濟。更取聖裁！《可

齋續藁後》卷六。

回宣諭兵糧奏

臣今月二十六日，承閣長鄧克中六月十一日聖旨宣諭，「兵糧二事，外廷日日舉催，無一見放下」，仰見陛下惠顧南土，軫念中宸，真是雖在嶺海，視之不啻畿甸，臣與廣民同一感戴！連日得報，京、湖所調六千人，湖南所調二千五百人，皆已陸續至近境，江、淮軍馬亦報起發，此固自來廣中無此重兵屯戍也。但臣始終錢糧闕乏爲慮，今軍馬將至，寢食爲憂，糧食雖蒙朝廷科撥，湘、廣米斛并新糴共二十八萬石，而運道遼遠，水程艱澀，雖有起發，未得便到。券錢則運司年來那兑一空，見今無鹽本，無糴本，據新戍、舊戍人數以月支一百省計算，他處生券皆是新會，廣中生券皆是見載〔一〕。自目下算至歲終，合該見錢三十餘萬貫省，不知所措，已節次申告朝廷矣。尚望聖慈宣諭外廷，早賜應副。天氣正熱，瘴癘方盛，見今靜江戍兵常有五七百人病患，大軍遠來，勢用少憩而後遣。最是邊郡宜、欽尚無正守，荆、淮閫見任者不可致，近以張全、王該皆在閑居，輒以名聞，蒙賜出命，今皆托疾不肯就道。此曹惟知擇利而往，如曹世雄不赴宜州，遂得漢陽，毋怪其然也。省劄行下，令委官往攝欽、宜，見此區處，續具奏聞。臣男杓又蒙聖旨俾令供職，豈敢有違？臣近已令其治舟木，在此數日間啓行。屬臣以公憂私禍，慮積成疾，臣杓亦偶以瘴癘，未容就道。臣杓未蒙除擢時，臣先曾具奏

付承受人宋侁與之乞祠，或待次差遣，不謂承受人宋侁既見除目，不與投進。今勢用再告君父，乞與改畀祠廟，當令其自具公狀申聞朝廷矣〔二〕。安南區處已一遵聖謨所授，容遣兵水陸爲備，隨機應之。但所遣楊慶成尚未見歸，未得續聞。若有動息，自當聞奏。臣所準聖諭，秦九韶者臣本與之素昧，今年正月初忽至長沙，持淮閫書相囑，令位置之。臣是時即諭以此行入廣，恐無可相處，即送之以禮。九韶乃欲索回淮閫之書，謂數千里挈家而來，不可徒還。臣重於違淮閫之意，却之而去，慮其以語言相謀，實未能深知其人也。未幾徑來廣中，適瓊筦闕守，應飛亦加從臾，遂令暫權，所以未敢奏申乞與爲真，亦疑之也。今恭奉聖旨，臣即已作書，且唤之回幕。目前擇守亦難其人，只得輟幕中之士，令參議官陳夢炎俾往權管，旦夕即便起發。俟九韶到此，臣當厚遣以遣其出廣。如夢炎儒雅而曉暢，必能保海濱之相安。今者冒炎瘴，步鯨波，亦是强其一往。却望聖慈特與早放真命，庶可使人。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六。

〔一〕載：似當作「錢」。

〔二〕當：似當作「嘗」。

回奏宣諭

臣六月二十八日遣遞具奏甫畢，隨領當月十三日遞，承苑使劉竣六月十二日午時恭奉聖旨宣諭：「安南向背俱所不問，惟有自備而已。」又準聖訓：「安南順則援之，背則誅之，却要精察其情狀。」臣連月以來，前後恭奉聖謨，密受所以開曉交情之向背，戒飭韃寇之防托，可謂丁寧之備至，其敢遵守之弗虔？臣近自臣拱到桂，屢與商略及此，正慮交倘與韃合，則深爲我患。與其坐而待寇，孰若先以制人？但必得其情，收之附黨則有名，否則彼以信義而望我所不可。臣於二十八日已即恭録今來聖旨，及五月二十日所準五月六日聖諭所謂「爲韃導則以韃待，殄殲有名」之訓，緘示鎮撫劉雄飛，使之密知睿意，戒之勿泄事機，且當揚聲援鄰，察其情僞，隨機應之矣。此意臣亦密叩臣拱，深以爲然。此若可爲，拱亦堪用。更俟雄飛回報，熟議以聞。臣伏準聖諭「二萬五千兵只欠一千，見行催發」，此非聖斷主盟，趣諸閫遣調，嶺外安得此！若使舉皆精鋭，足備調用。所慮此去冬防尚長，兵至一日有一日之券，糧既有限，錢復缺支，一或乏興，何所逃罪！此臣晝夜之所憂也。朝廷向後爲可繼之計，無如調兵屯湘，俟時入嶺，庶幾南州寬糧餉之窘，士卒省疾瘴之虞。又準聖訓：「虜騎北馬多斃，往往亦以炎方之非利。然大理、葛閩所産亦自不少耳。」又蒙聖訓，令臣自强，毋望風畏縮。臣遍歷四塞，屢更艱危，投老重來，當此空虚無備之責，但知盡力以報國，惟恐力有所不逮耳。所恃

陛下皇威遠暢，苟逭司敗，則臣之幸！瓊、欽、宜缺守，瓊已差陳夢炎往替秦九韶，欽則張全既病，目前只得權委拱以節制兵船，暫權郡組。拱雖力辭，臣已與之約，斷不敢以正任有妨，冬防後向闕供職，此後却須別擇正守。宜州則王該既托疾，若取材於遠，未易猝至，又恐辭避。總管彭宋傑亦是淮將，曾權宜州，未免委之再任。俟其到官後，若能加意措置邊防職事，續容具奏。臣又準聖旨以發遞遲緩，臣近已添置郵鋪。且聞湖南帥閫亦更置鋪分，一新之後，必須稍速。臣繼當一月驅磨一次，時刻違甚者重賞施行矣。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六。

回奏宣諭

臣七月初八日酉時，承閣長關德亨六月二十四日午時恭奉聖旨宣諭，臣祗誦訓辭，倍深感激。所準聖諭犒設戍兵，過猶不及，近日特科銀鹽，專以備緩急不測之用，臣敢不恭體！南中舊來戍兵，胡顙任内不過二百人，徐敏子任内不過一千八百人，印應飛去年添戍亦不過六千二百人。兵數既少，支犒可以從優，亦是前人恤其遠入瘴鄉之意，固足以取悦將士。今來戍兵既視比年增倍，旦夕陸續到來，水陸共以一萬八千餘人計，若欲盡照前數支犒，委是浩費。要之戍兵之來，地里有遠近，支犒當有厚薄，前人無所分別，一概支犒，似亦略欠區處。今臣已將江淮、京湖、湖南地里分作三項支犒，自江淮來者悉如舊例，京湖來者、湖南來者則各量與等第裁損，此在軍士亦自無説。只近日湖南二千

五百又到，已減省六萬一千餘貫矣。旦夕遣令出邊，前人亦是一概支給。今臣亦欲斟酌以遠近支犒，邕、欽作一項，並照前例，宜與融則亦與照遠近等第差減。當此用度窘乏之時，豈敢妄爲國費，不知撙節？但此項支犒，經、漕、郡三司皆無餘力，安能辦此？前者印應飛亦是於科到備禦錢内支散，今亦只得於朝廷近科銀内兑錢支給。每遇一番支散，自但以時出豁，隨即具申，不敢分文欺弊也。臣又準聖問：「經、漕、静江三司略無事力，可以通融乎？」臣竊照廣西財計所入，止仰鹽籮一項，凡所出納且有經常，何敢毫髮過取於民！經司不過有買馬錢一項，今係隸朝廷窠名。見添創制一司，官吏將士請給錢米未免仰給郡計。所謂郡計，一府所入苗額歲三萬石，止及潭州一縣。且催科常不及數，日用支吾，亦不過仰漕司撥到鹽籮，日賞日支，別無所入。所謂漕司，則歲用鹽本錢一十八萬貫省，可以措置本息共收三十四萬貫省，僅了歲支經常之數。往時無軍與添戍之費，經、漕兩司相爲通融，僅可支吾。今連政以來，那兑罄盡。見今無鹽本，無糴本，又添運米水脚一項，姑舉河南全、永州米一石到邕州，該水脚十七貫文。此又當年所無。兼臣近將新安邊軍一項九百二十人券已撥填經、漕、郡三司舊管軍額，更不申請科降，比之遞年各司又添此一項錢米，委是他無通融之地，臣不敢一語欺誑也。近申券錢乃是以軍人每名依例日支一百文省，算至年終，以二萬四千三百六十四人計，合該之數同新年正月以後尚未敢申請。今準聖諭，廟堂無可挨那，獨於臣殊覺加厚，兹盡出君父主盟之賜。以所蒙廟堂矜念如此，臣知有感戴！但軍券一項，委是一名不可欠少，一日不可缺支。嶺嶠遠在數千里外，大懼臨期乏興，控告不及，用是數月塵瀆。更望聖慈宣諭外廷如數應副，此非臣所敢分外申請

也。臣又準聖諭：「司存豈無可以生財之道？來年切須措置屯田。」臣既叨隆委，亦願深以尺寸自見。實緣臣於理財素短，況如廣右地瘠民貧，亦無可措置。所有屯田，則聞沿邊邕、欽間及柳州管下東泉一帶頗多荒田，倘募軍民耕墾，固可措置。近劉雄飛往邕，臣亦嘗囑其到彼相度經理。但民耕則嶺人於私田猶多惰，況責其公田而用力！軍耕則各州駐兵無幾，欲委之戍兵則難事。因田致穀，此固先務，然須圖其實數，不可徒付之空言。所恨臣老鈍日甚，精力不逮於昔，深恐無以上副委寄，謹當更與官屬商確，續具奏聞。《可齋續藁後》卷六。

回奏宣諭

臣今月有一二事正欲具奏，午時收初三日遞，承閣長關德亨付下恭奉聖旨宣諭文字二件，臣百拜恭誦，一忱激烈。所準聖諭「劉雄飛忠勇可嘉，其子恩澤許令改奏」，且及雄飛賞轉，放下告命，令臣諭雄飛開釋勉留。臣謹已恭禀，即示以宣諭真本及告命，入急遞付雄飛收受。仰惟陛下待遇邊將恩禮如此優渥，雄飛必知感激思奮，竭力報效，已令其自具謝奏。又準聖諭，以臣昨奏柳州闕守，乞除陳夢炎，仰蒙聖慈特賜矜從，頒下成命，臣已祗領訖。但近因恭奉聖旨喚回權瓊州秦九韶，臣以一時艱於擇代，已委夢炎往權瓊筦。既而正以前奏未報，尚令少留，却權委知南寧軍曾先暫管瓊州，替秦九韶回司。今來雖準放守柳之命，未敢以省劄付之。若是續蒙聖旨，以夢炎改守瓊州，則柳州容臣別

選擇奏聞。或恐朝廷別除瓊守，却令夢炎前去柳州之任，謹拱俟聖旨。宜、欽兩守臣近遵聖諭，已差臣拱、彭宋傑前去兼權去訖。臣拱已與之約，俟冬防畢日令自赴闕供職，向後別容選守聞奏；宋傑俟其到官，察其於職事勤怠，却作區處。又準聖旨，嚴之已置軍遞到中都七日，所有本司到潭州一千餘里，近已添鋪添人，亦已限定三日半可到。自此若無雨水之阻，決無濡滯之患。前兩日所準京遞只十二日，今日所準遞却仍十三日，此必雨阻之也。廣右連月以來，雨澤以時，晚禾一稔可望，併乞睿照。臣所謂有一二事欲具奏者，一則所準聖旨「交人不足恃，惟恃在我足以制人」，仰見聖謨先定，以自治爲上策，臣敢不恭禀！但交人情狀難測，前者準五月初六日、六月十二日兩次宣諭，俾令察其向背，萬一附韃，亦以韃待，則亦有名。臣近恭録聖謨，緘示雄飛，使知此意，察其情實，密爲規圖，雄飛連有親書回報，已知遵體。然臣亦再三戒其當精察，勿輕易，當密運，勿漏泄。續有報到事宜，嗣當奏聞。二則宜州接境南丹，莫異德、異俊兄弟久相讎殺，去年前帥雖委經幹郭公著往宜州開諭和釋，後復爭隙如故。當時異俊只欲得一省官而出，惜不與之。臣近方遣犒，倏聞異俊遂有殺兄之事。彼境密邇大理諸蠻，狡敵乘間而入，又恐異俊以畏罪生它志，異德諸子以挾仇致引匿，且其境世襲，未知所屬。臣十三日已具劄狀詳禀丞相，亦乞奏知。正以此爲憂，昨日宜州備異俊由，乃作其兄以服毒身故，乞本司差官彈壓。觀此則異俊猶知不敢背負，只得姑不逆詐，且給榜行下撫諭，令其帖息。此等姦雄干犯名誼，固所共嫉，然當此多事，敵人日睨于傍，利害間不容髮。異俊陰狡，既有氣力，且得衆心。臣竊以爲郭默殺州之舉，雖揆諸法以難容；韓信假齊之請，不得不權以應變。臣見委

屬官郭公著起發前去宜州，隨機措置，務要安輯。此乃關係境外一要害之事，目前只得如此，俟其稍定，却儘可別作區處。謹併用奏聞。劉雄飛回字二紙繳連在前，南丹事狀已具公牘申密院外，伏乞睿照！

〔貼黄〕臣準省劄，令臣將科撥銀春管，不許支作軍犒，臣已具公狀控告廟堂，乞賜奏聞。臣近拘到漏禁水銀三兩，頃見具狀於後，遞申朝省，却可令變錢助科撥支用。併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六。

全宋文卷七八三三

李曾伯　二三

條具邊事奏

臣幹方南服，日戴上恩，亦既數月於此。每惟地介蠻獠，且迫裔夷，事會孔殷，情僞叵測，酬應少失，利害所關。今有數事，皆合稟聽宸算，恭開具如後：

一、昨奉聖旨，令委官以詔賚賜安南國，繼差權鈐轄楊慶成恭奉以往，皆已奏聞。近慶成自安南回歸，前月二十四日至永平，申到事狀三件，臣於七月八日已隨繳申密院。今月二十四日慶成回至靜江，賫到安南國謝表一函，封印全，謹附遞申密院繳進以聞。據楊慶成所言，其國主面囑乞兵往援，所請人數不多。以臣愚見，欲令劉雄飛選勁兵一項屯之永平，於內差撥以應其請，因得以覘彼事勢，恭取聖旨。所有安南回報制司公文一件，併隨今遞繳申密院。其回答禮物金銀、錦

一、宜州接境南丹，讎殺之事已具於近奏，繼節次令宜州差人開諭莫異俊，撫循所部，務要安輯。及尋訪莫異德諸子，俾令存恤，毋使流落引匿，併物色南丹州印記所在。今據宜州申到，事已略定。已喚到莫異德子大發解到南丹州印記，其文曰「南丹州節使印」，銅鑄金塗，乃元豐年所給。臣以南丹州控扼諸蠻，不可闕守，已劄令莫異俊權管幹南丹州事，令撫循所部峒落，并任責措置諸隘防托。所有印記既解宜州，未欲便給，以報申取朝廷指揮，擬俟人心稍定，然後與之。臣亦已委兼本司幹官郭公著親征宜州〔一〕，與守倅從長商確區處，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一、邕州控扼諸蠻，左江永平、右江橫山實爲要地。自劉雄飛到郡，臣節節以私書、公文囑令措置寨柵防托。雄飛熟於戰禦，近申到利害，應酬頗有活法。但兩江諸峒習於往時南邊單弱，猶有負固强梗者。如近日李維藩之惡，不去之必致通敵爲患，此不容一切姑息。近臣拱未離邕時，有書與臣言上安州許忠義之患，云應飛亦欲去之。此書臣於五月二十五日嘗繳呈今丞相。比雄飛書來，又言其罪惡滔天，此爲江右之患者。又思明州黄炳通交已久，諸女皆嫁交國，左右多受交官。此却雖不致劫殺爲患，而陰謀尤爲難測，雄飛與臣書亦慮之，深爲左江之害者。此不特諸峒習見，未免倣傚，而此等姦宄，人面獸心，平時猶梗吾化，有急必爲賊用。雄飛取謀於臣，往往以敏子玉龍之事爲戒。然臣以爲天下有真實利害，不可以人言而廢。敏子之升忠義爲上安州，此則大失；其誅玉龍，未可盡以爲非。其失在於濫殺，不能殲止其魁，宥其脅從爾。此二事臣已報雄飛，且當撫循以示柔服，强其本以折之，若負固弗率，不容但已，吾力可去，只得思所以圖之

也。更合取自聖裁。

一、柳州已蒙除陳夢炎，宜州近已差彭宋傑權守，臣得王該書，却已許起發來赴宜州。臣竊照近辟人入廣，畏瘴畏敵，多是推托，臣所申張全以病，徐安民以親老，孟珙今亦托疾，皆不爲此來矣。該之就道，既知遵奉朝命，不可不善鄭以勸來者。兼宜州郡在荒僻，且匱乏赤立，該之往亦慮其未必能安。臣得權宜倅鍾愨書，頗言宋傑與宜州人情事體、邊防利害一一諳熟。兼柳州臣近條陳欲擇一守措置屯築，使該爲之，却優於夢炎。事當改爲，不容拘泥。今臣欲乞出自聖斷，將陳夢炎改知瓊州，王該改知柳州，彭宋傑知宜州，庶得三者各稱其職。取自聖旨。

一、臣近於舊戍中已遣調三千餘人上邊，新戍中一千人上邊，雷、廉兵民船一千人亦已起發上欽，廣東兵船聞已陸續前來，已有過衡、永者，凡遇遣調，皆隨申密院。湖南、廣東糧運見行催促，亦已陸續具申，止是向後券錢闕乏，已屢申請，併乞睿照。

右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貼黄〕臣今將所收劉雄飛片紙并前鍾愨書一段、鄭恭探到思明州事宜及剪王該書報届邇之期，粘連在前，併乞睿覽。《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征：似當作「往」。

奏節次調軍赴邕欽宜融捍禦

照對秋防在即，邊郡戍兵當增。本司所管朝廷官兵節次遣發。於七月初九日調河南衛友諒部四百五十九人、黃州曹文亮部一百四十六人隨權郡彭宋傑往宜州，七月十一日調廣東張施、建康倪宗亮、黃欽州，七月十二日調淮東部苗再成八百一人赴邕州張興祖三項共一千人隨權本司諮議官環衛雲拱往調建康俞昱部四百一十九人赴宜州，同日調黃州部凑元戍總管王安仁五百人聽候調用，七月二十一日調建康俞昱部四百一十九人赴宜州，凑本部曹文亮屯戍，七月二十一日調鎮江部李孝信五百二人赴融州，八月初六日調建康繆舉部五百一人、廣東蕭儀二百三十二人赴欽州，凑已調建康倪宗亮、廣東張施部屯戍外，有欽州近差黃州張興祖二百人係見戍邕州總管陳起部下，除已行下欽州發遣張興祖軍便道往邕州，就陳起一處屯戍，本司却差淮安部戴俊二百人於八月初六日赴欽州添戍。以上共差調過四千三百八十二人。截自八月初六日，其舊戍軍馬並已調發上邊，通元戍陳起、王安仁共五千六百八十二人。止有張文秀所部建康軍一百六十四人、鎮江等患兵二百餘人留靜江府。其今年所戍軍馬則有池司部都統鄭進下五百人、湖南部程俊等三項共二千五百人、京湖部都統朱廣用下五千七百五十八人、淮東部張文彬下二千人、李國安下二千人、京湖部李安下八百五十六人，皆已到靜江府。本司於七月二十四日已調朱廣用前部一千人赴邕州外，今再調朱廣用前部下

一千人，令王忠信部押，擇八月初七日起發前赴邕州，并於張文彬部下摘留五百人暫留静江，相助工役。以其諳熟石上窑役，令先帶所部一千五百人，擇今月初九日前赴宜州，仍令總統宜州出戍軍馬。又於朱廣用部下摘差所帶池司軍五百人撥付鄭進，湊作一千人，擇今月初十日起發前赴融州，仍令總統融州出戍軍馬。又調李安京湖部八百五十六人，擇八月十二日起發，前赴邕州。其安國所部淮軍二千人並欲令赴邕州，見擇日起發，緣本軍器甲未到，未容定日。餘當陸續斟酌遣調。今邕州湊足一萬人，欽州水陸共四千人，宜州三千人，融州二千人。所有新戍軍馬止有王達沿江部二千人未到，所有廣東兵船則七月初三日起發，福建兵船則七月十三日經過廣州前去，雷、廉、化州民船則皆在七月内起發。連日皆是北風，約度節次將至欽州。所準差調馬軍，則湖南見發劉居敬部押到馬五十匹，無鞍甲，於八月初五日已到静江府。見今歇泊五日，即發過邕州。其淮東馬軍二百人截日未到，續具供申。其支過上邊起發錢，已各具狀隨時具申密院外，伏乞睿照。

〔貼黄〕臣近得邕州報，溪洞路城州申虜修路至都泥江。按地圖，此江自大理自杞、羅殿而出，未知所修路至某處，已令體探。雄飛亦見欲遣兵往路城循逴。又今日得幹事人吴以忠自特磨申，蠻韃皆饑荒，欲出交趾、自杞等處討糧，已併具申密院，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奏已椿管銀兩

照對本司昨準朝廷科降銀二萬兩，於買馬錢內支撥，令作備禦支遣。續蒙朝廷調到軍馬，例有入界、參司、上邊三項支犒，前政任內係於朝廷備禦錢內支遣。其時人數不多，本司已自別無財賦加兌，今來以此所支前項軍犒，只得以科降銀變賣價錢支給，其銀每兩八十貫文，共計十七界官會六十萬貫。本司自七月初八日至八月初八日終共九狀，支過戍兵入界、參司、上邊錢共計十七界官會一百四十二萬四千八百五十貫文，並已節次具申朝廷去訖，同再開具連粘在前。所有元科銀價除支外，見存十七界會一十七萬五千一百五十貫文，準銀二千一百八十九兩，本司見今趲發諸邊出戍軍馬未盡，以上項餘錢猶自支散不敷。切緣本司節次準尚書省劄子指揮，令將上項銀認數椿管，非有急切不可泛支，本司官吏慮恐有違朝廷指揮，今只得認數椿管。緣本司創置，委是別無財賦可以措置，除已於元交割經司錢內取撥一萬兩，及近申三司迓新夫脚銀內撥二千六十一兩，并近申拘到漏禁水銀折計十七界會四十六萬貫文，約買銀五千七百五十兩，總計二萬兩，令項通見存官會約銀二千一百八十九兩，椿管犒賞庫，不敢再作軍餉支用。所有接續上邊軍犒，尚有迓新事例餘錢，當用此發遣，但向去或有軍馬到司，或調用上邊，其支犒未知所繼。臣但切憂懼之至，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回奏宣諭

臣今月十一日承苑使劉竣七月二十九日酉時恭準聖旨宣諭：「安南附敵即敵，豈容養虎！雄飛兩簡，忠壯可嘉，先發制人，殊爲得策。」令臣宣布聖意，勉其立大勳績，則賞非所靳。臣於十二日已親作書，恭録聖諭，密切封示雄飛，勉其深入籌度，精察事機，思所以上稱委付。又準聖旨：「大理之寇本自不多，率是諸蠻爲之羽翼。」臣近得溪洞路城州報，則謂敵人修路已至都泥江，雄飛已遣人體探，亦欲調兵往路城州循連。近又得幹事人吴以忠申，謂大理饑荒，蠻敵皆闕食，又謂去年敵來交趾，大理諸蠻即有逃者，見得諸蠻從之，出於迫脅，其心亦非願附。但聞强敵已出六盤，西南諸蠻蹊徑雜出，不容不過作隄備。本司所準朝廷調到新舊戍軍，見已陸續邊發〔一〕，自當申儆邊郡，極力備禦，乞寬睿念。南丹莫異俊之事，既令權管，已自帖息。近據幹官郭公著報到，正欲責以邊隘守把，若諸蠻推伏，申到人心既定，却當以印授之，不容久刓也。異德諸子親屬奔竄邕、宜管下，亦有在南丹，已責令各處存恤，毋俾流落矣。臣又準聖諭，「瓊筵付之夢炎，切須戒其廉潔，事關四郡，任至不輕」，仰見陛下矜念遠氓，戒飭吏治，且不以臣言爲僭，俯從所請，改頒成命。臣謹當恭體聖訓，申諭夢炎，俟到海邦，布宣德意，以寬廉爲政，無負簡拔。臣已亥、庚子間總賦西淮，夢炎已爲臣屬吏。今二十年，平時相勉以善，臣敢以身保。柳州已蒙朝廷除潘公湜，臣七月廿五日所奏，以屯築欲

用武，且勸來者，蓋未知朝廷已自擇守，今遵承惟謹。臣又準聖諭：「國用匱乏，諸閫類皆體國，自作通融。」臣仰惟朝廷經費浩繁，若使在外自有可以措畫，何敢上廑廟堂錢穀之問？實緣廣右地瘠民貧，非諸閫比，無榷酤，無營運，無佃漁、蘆場等利。今雖創爲制閫，其實只是經司。廣東且無財賦分毫裨助，漕計則以連年供億軍券，那兌罄盡，見無糴本、無鹽本、無水脚。前此則謂可通融以助經司，今乃反欲於經司兌借。如静江爲郡，則税賦不過如長沙一大縣，惟仰賣鹽以供日給。往時初無戍兵，胡穎任内不過調二百人，敏子止一千八百人，應飛去年添調四千來人，今新舊水陸戍兵通二萬六千餘人，制司犒賞已自乏支，漕司券錢尤更利害，少或弗繼，關係不輕。財非天雨鬼輸，若非朝廷科撥，實是無所控告。此臣屢瀆廟堂，不得已也。更望陛下曲加軫恤，宣諭外廷，以廣視廣，勿以它閫視廣，則國事幸甚！所準拘椿二萬兩之銀，則臣恐違朝命，已於經司交割銀、漏禁水銀、迓新夫脚銀凑還椿管矣。臣又準聖諭，臣男杓何以祠請，臣何功上報國家，有子亦玷朝列！聖恩天大，豈敢上違！實緣臣衰老，遠在瘴鄉，子女皆幼，惟杓稍自諳歷。臣近亦恭禀遣杓，使之祗役，而杓以臣老，不忍捨之而行，以此於今月初六日令其再申祠請，犬馬私情，實不敢有欺於君父之前。伏望聖慈特與改畀祠廟，臣父子一門實拜天地保全之恩！謹録奏聞，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邊：似當作「遣」。

回奏宣諭

臣八月十七日伏承閣長鄧克中恭傳初六日辰時聖旨宣諭：「莫氏兄弟之爭，姑惟安之，未爲失策。異德有子大發，豈不深仇異俊！萬一逃而引領敵兵，則宜州利害關係。且以去冬富令州之事爲鑑」。臣仰見陛下皇明洞燭，聖慮淵深，臣豈勝敬嘆！此實境外一要害之事，律以名義，異俊當誅。正以方防外虞，恐貽邊患，只得姑用安之之策。禽獸異類，猶不知有天倫，豈敢保其心哉！聖訓所及，此正臣朝夕所憂。蓋異俊既權授其職，已遂所欲，此在目前須可藉以暫息。而異德諸子懷不共之心，出無聊之計，溪徭密邇異境，誠所當防。臣一聞此事，即令幹官郭公著親往宜州，同守臣就近區處，戒以安異俊易，處異德諸子難。今體訪得異德家口眷屬凡五十九人，共有七子：曰大發、大盟二子則見在宜州，此已今存恤，保無它患矣；曰大剛、大寧，皆年幼，纔七八歲，見在南丹，此亦非所慮；其長子大榮及大秀、大逞，則異俊以爲異德存日，皆遣之過邕州、右江武隆州借兵，大發則以爲大榮、大秀在右江，大逞仍在南丹。臣已排日作書，令雄飛差人入溪洞物色，呼至邕州，令厚加撫恤，申來區處，尚未見報。今又行下邕、宜兩郡，皆令遣人多方搜訪，須是尋見著落。併遣書囑郭公著，亦令差人往南丹體訪，并諭異俊撫恤異德所存眷屬矣。又準聖旨收留大發，恐致異俊之疑，不收留之，勢必投韃，令臣斟酌兩者之間，亟爲之處，不可付之悠緩，臣謹當恭稟。但今所區處非獨一大

發，其諸子婿眷屬在外者必皆不敢復歸南丹。今亟當且從邕、宜收拾，不致渙散奔竄於外，却當思所以贍給，俾無流落。宜州彭宋傑及郭公著見申本司，乞於柳、象間撥荒田以贍大發兄弟。臣正此商確區處，務要穩當。臣謹恭遵指揮，照限一日先具回奏，其餘陸續奏聞，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回奏宣諭

臣今月二十日承苑使劉竣八月七日巳時恭傳聖旨宣諭，臣熏香端笏，伏讀數遍，仰見陛下明謨雄斷，洞中事機，遠慮深思，精察利害，臣愚惟有欽嘆神聖之莫及。臣所準聖訓「雄飛所陳安南事理及黄炳情狀，區處先後，委是機括相關」。以事勢觀，炳特一峒，陔乃一國，炳附陔之情固久露，陔附韃之跡猶未明。去炳固易於去陔，而諺謂打草驚蛇，恐犯此戒。不若且令雄飛姑容炳過，深察陔情，事果當爲，則擒賊擒王，炳特餘事。臣之所見當如此，恐雄飛又別有奇策，臣未敢語之。今日且恭録聖訓自「忠勇有謀」至「發之必中」一段全備，緘示雄飛，相與密籌。陛下「發要必中」聖語，此最深切，臣已囑雄飛當定規畫，不可泛戀〔一〕。臣所與雄飛書，恭録連粘在前，申囑聖覽。若上安州許忠義，臣固嘗祝雄飛〔二〕，如其果有罪惡，不去則爲患，當一面先圖之，不須拘畏人議。雄飛書來，以敏子覆轍爲言，必欲令先稟於朝廷。大抵此等征殺之事，一動之間，吉凶繫焉。必大不得已而用，

豈敢不謹審？非臣不肯擔負也。今準戒勅，豈勝悚懼！雄飛今此却必見可而進矣。瓊、柳命守，已遵聖旨。王該猶未見到，俟其至且勉之過宜。如其遲回，當仰遵睿旨，別具聞奏。團結民兵，已準諭旨及密劄指揮，敢不恭禀！邊郡元籍具在，即當檢舉行下，措置練集。惟恐州郡資費不及，已別具聞奏。臣又準聖諭，以莫異德之子大發兄弟當作撫存，臣比已回奏。異俊於異德諸子自是不共之讎，然異德七子，二人雖已在宜，而二幼及家屬猶有多在南丹，只得戒異俊撫恤，庶免害之。今所慮三子之在溪洞者未見著落，臣已排日下邕、宜尋訪，未報。若俱物色得之，不過留之邕、宜等郡，撥閑田以資給，令各州收拾照管。州郡無力，本司只得少捐費以贍養。此皆權以應變，亦未爲名義之正。今若延大發兄弟置之向裏，却恐起異俊之疑，有如聖慮者。臣以此事日俟雄飛、公著等報，尚未見申到，候續奏聞。《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戀：似當作「應」。

〔二〕祝：原作「徹」，據清初鈔本改。

回宣諭團結奏

照對八月二十日準宣諭聖旨：「舊有進廣右團結之策者，皆可舉行。前歲徐敏子亦曾舉此，共有

六萬餘人，可契勘。如敏子元無許多，可增廣團結，時時訓練，無事則耕，有事則使之臨邊守禦。此實急務，可便檢舉施行。趁此官兵會聚之時，俾之耳濡目染，慣見行陣，寔爲便順，不可緩也。即具遵奉聞奏。」并八月十九日準當年八月六日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指揮，選擇强壯措置，同爲上件事，劄本司疾速逐一條具聞奏。

一、寶祐五年内，前政經略徐敏子任内團結到邕、宜、融三州民屯峒丁共六萬六千三百二十六人，内邕州元團結到四萬二千七百八十五人，係經略徐敏子團結到内宣化、武緣兩縣民屯丁，計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五人。

照得前政經略印應飛寶祐五年九月内牒委忠訓郎、静江府兵馬鈐轄楊鏞，從政郎、邕州州學教授、權邕州通判虞雲翼，前往宣化、武緣兩縣，將團結到屯丁逐一覈實點檢，分剔老弱、强壯人數，就各處地分，置立教場，閱習事藝，緩急就守把本處地分關隘。後據鈐轄楊鏞等申，躬親同共前往宣化、武緣兩縣諸鄉，喚上屯寨，宣呼集屯兵，照元賬籍逐一點視外，但欲選修長壯健，則十無一二。鏞等初亦疑其匿壯，時復徑造屯内周行相視，則凡負暄而坐，與夫從外而歸者其侏儒之狀，抑又甚焉。既準指揮十人選伍，其勢只得短中求長。間有太甚去處，則十中僅選三四，要知皆未可謂之强壯也。嘗歷觀二縣風俗，樵蘇種穫，與夫負販趁墟，皆付之婦人，而爲丈夫者却反抱哺炊爨，坐守茅廬，蓋其氣力反婦女之不若。邕州浚濠之役，民丁之内婦女實居其半。今來鏞等所選名爲强壯者，異時呼集，聊備疑兵，相助官軍，張耀聲勢，或庶幾耳。若靠此輩以當戰禦，實不堪

倚仗。今實點宣化、武緣兩縣計二十四屯寨，元總團結到民兵共二萬二百一十四人，今就其中揀到强壯一萬二百一十一人，揀退老弱、逃亡、事故計一萬單三人外，其峒丁不曾續據分剔申上。

一、融州元團結到融水、懷遠兩縣安陽、樂善、通道三寨土丁、保丁、款丁、峒丁共一萬一百九十六人，係經略徐敏子任內團結到。

照得前政經略印應飛寶祐五年九月内牒委朝奉郎、融州通判劉清卿，從政郎、清遠軍節度推官歐陽夢皋，將團結到上丁、保丁人等逐一覈實照揀，分剔老弱、强壯人數。後據所委官劉清卿等申，融州元來團結大數計一萬一百九十六人，内一千一百六十七名係石村隘七款總轄楊光忠等款丁，屬静江府義寧縣所管，係是半生半熟傜人。清卿等竊照此項款丁舊來雖自願同入本州上江一帶諸款總結爲大款，緣其所居去本州隔藹，且其地險惡，本州之人素來不敢深入，緩急亦不能爲我用，更不敢以虚數具入賬册外，二千七百九十三人今係揀剔去逃亡、老弱、矮小人數，實揀到六千二百三十六人，各是壯健人數。内三千四百六十一人係融水、懷遠兩縣管一十九指揮壯健土丁，安陽、樂善寨壯健峒丁，可以抽調；二千七百七十五名，係通道寨壯健峒丁、六都壯健保丁、沿邊三十七款丁，錯居傜界，時被劫掠，所以自相結約爲款。止是隄備傜賊，各守地分，不可抽調。

一、宜州元團結到宜山、河池、天河、忻城、思恩五縣保伍民兵、義效、獞兵共一萬三千四百五人，係經略徐敏子團結到。

照得前政經略印應飛寶祐五年九月內牒委林郎、南寧軍宜倫縣令、權宜州通判鍾愜，成忠郎、東南承十二副將田從龍，將宜州團結到保伍獞兵人等逐一覈實點揀，分剔老弱强壯人數，未據申到。後據從政郎、邕州司理、權制置大使司僉廳鄭益諫申，往宜州取到鍾通判愜、田副將從龍點覈團結民丁的實數，置造總册，共計七千三百八十四人。照得宜州五縣管下地分闊遠，多是與蠻傜雜居，緩急喚集，則民丁慮在後有劫掠之患，責其守把當地關隘，猶恐不足倚仗，若指擬調遣，必難齊集，但可令逐處自衛而已。并據武德郎、知宜州軍州事汪雷發申：「所委官權通判鍾愜，於內量喚到民兵，當廳相視覈實，見得人物多是矮小脆弱，執色鎗刀弩箭器械不能精熟，委是不堪備禦。設若緩急調用，必致悞事，雷發決不敢保。但本州既準行下，只得照式分剔老弱强壯尋行點對，册內知郡汪雷發亦不繫書保明。本司已將解到民丁籍册劄發下宜州，別行精加覈實，逐册具官吏名銜保明供申。

右本司開具在前。照得前政經略徐敏子任內團結到邕、宜、融三州民丁共六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人，及經略印應飛任內委官分往三州點揀民丁强壯，除老弱外，三郡止共管二萬三千八百三十一人。臣到任後亦已分委官屬詣各州覈實，取到賬籍。今準聖旨指揮，令便檢舉團結，并準密劄指揮，於內選擇，委官措置訓練，旬教月給激賞等事，本司敢不恭禀！但廣右民丁素來脆弱，以先來所委官楊鏞并宜州知郡汪雷發所申，蓋自可見。今全在各郡守將究心團結，律以部伍，教之閱習，庶可仰稱廟謨施行之

意。本司除已檢舉兩政已行，邕州則備劄鎮撫知郡劉雄飛、新通判兼制機趙立，宜州則備劄權郡總管彭宋傑、權通判制僉鍾整〔一〕，融州則備劄知郡趙必逮、權通判謝公閬，仰各遵照指揮。時經略印應飛任内揀到强壯人數，日下措置教練。如遇邊防，即與差調，同官軍守把。並照密劄指揮施行，各具遵稟，開具人數賬狀，以憑繳申朝廷外，謹録奏聞，伏候睿旨！

〔貼黄〕照得前後言廣右備禦者必以民兵爲説，然皆言之，未嘗用之也。臣去冬在湖南，被命節制廣西，條具陳奏，亦嘗及廣右民兵一説。蓋以廣民皆瘠薄，纔一調集，民則廢生業，官用給資糧，非比京湖民兵以苗頭起差而民可辦，有總所口券而官可供，此前政經略所以嘗有錢糧之請。今來行下諸郡，責之守將奉行，孰敢弗虔？惟恐資費有所不及。大概人力猶或可教弱爲强，事力則不可强無而爲有，民非食則不飽，軍非財則不行。更望朝廷軫恤邊郡，使之可以措置，不勝幸甚！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權：原作「雄」，據清初鈔本改。

全宋文卷七八三四

李曾伯 二四

奏備邊及漕司券錢事

臣八月二十日連準聖旨宣諭，二十一日方具回奏，今有一二事，不避煩瀆聖聽，敢以奏聞。臣昨準七月二十九日宣諭，嘗恭録聖旨，緘示雄飛。今得雄飛八月十七日書，謹以真本粘連繳奏。其言陔事，謂韃人往來其國不絶，且謂察其異嚮，便當先發，亦以養虎爲慮。其言固爲忠勇，但臣已囑之，須是更加精密，預作規模，雄飛必能加意也。區處許忠義之事，物色莫異德之子，雄飛亦皆以具悉。所有莫異俊之南丹承襲，已據宜州繳到諸峒首領推伏狀。今日亦準省劄催促，委不容久闕守長。臣稽之先朝張栻奏議，彼境兄弟舊亦曾交相讎殺，亦是以諸峒首領推伏定論。今已恭奉便宜指揮行下，給印與之。其所襲係後唐官名，已與之斷當，若欲王朝爵命，當照恩、播取旨補授。詳已具申密院，必蒙奏聞。臣今月連得邕州十八日申，備思明州等處三狀，其兩報謂富令州傳韃兵以八月初十日起兵，

欲取特磨，窺横山，一報只是路城州前報，謂賊頗更欲調二千人往邕，湊作一萬人，宜、融更各發五百人。緣值此數日秋熱極熾，士卒多病，俟數日稍凉，即行邊頭。布置既定，静以待敵，乞寬睿念。所有運司諸軍券錢，一日不可闕少。近省劄備計簿房所擬，多指累政已科用之錢作今日所當支之數，委是司存無得那融應副。静江府九月上旬以後戍軍券錢即闕支散，深恐脱誤利害。臣近已令運司屬官將前政節次所準科降戍軍券錢置局打算，具作四册入今日遞申解朝廷。乞委二廣及鄰路監司驅磨，即見著落分曉。其錢並不係臣任内支過，其目前所闕戍軍券錢，今亦再具狀控告廟堂。伏望聖慈宣諭外廷，特賜應副，拯救急迫，不勝國事之幸！干冒威，臣罪當萬坐，跼蹐以俟。謹具奏聞，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奏劉鎮撫申乞與男瀾換文資事

右臣所據知邕州兼鎮撫劉雄飛申述事理，備録在前。臣照得昨於七月十六日準當月初三日閣長關德亨傳奉聖旨宣諭：「劉雄飛忠勇可嘉，見謂各將方此倚賴，而忽欲求歸，殊非宜聞。乃子不存，要亦定數，既未赴銓，許令改奏此道恩澤，以昭特恩。可以此意諭雄飛，開釋勉諭。」臣當即恭禀宣諭，真本封示雄飛。臣繼得其書，雄飛不勝感戴，已具奏稱謝訖。今據所陳，乞將其子湘迪功郎恩澤改奏

與第三子保義郎劉瀾換授文資，繳到家狀。臣再照先來宣諭指揮，許令改奏，係出君父特恩。臣前既嘗傳旨諭，今不容不與備奏。所有其子瀾雖授武階，實習儒業。今夏雄飛經從靜江，臣亦嘗見其諸子，瀾年尚幼，向學尤勤。若蒙換授文資，足示聖恩。伏望聖慈照已得宣諭指揮，從雄飛所請，特降聖旨，度越常格，將劉瀾換授文資，頒給告命，仍取索已授保義郎告命毀抹。雄飛必能宣力邊鄙，上報國家。今將雄飛繳到劉瀾脚色家狀繳連在前，謹録奏聞，伏候敕旨！《可齋續藁後》卷七。

繳奏劉鎮撫書及陂人公牒事

臣八月二十日嘗準八月初七日聖旨宣諭，臣於當日即恭録聖謨，缄示雄飛，并録臣所與雄飛書併徹睿聽。今月初二日得雄飛八月二十六日回劄，已知恭禀宸算，謹用繳奏。但臣知其預定規畫，若止是書中所言，似亦未盡。雄飛近以李德、黄奎兩報申到，臣以所言亦無甚的確，本不欲具申朝廷。今其書乃令奏聞，只得與之繳申密院。以臣細詳兩報，陂情固是其有可疑，陂力然亦未可輕視。此事果一發必中，後慮亦自尚多，設一著稍差，邊患將恐立見。雄飛雖忠勇可嘉，惟恐其籌慮有未周。自邕至陂十餘程，又有一江之隔，欲爲此謀，須是兵糧資費一一計度備具，知彼知己，庶無遺慮。縱是欲行詭道，亦須預有成規。臣正欲作書與雄飛，令更精密報來區處，今日雄飛繳到陂人一公牒與本司，乃以近日備省劄指揮關報，其辭頗以文移中語爲訝，且欲取回李小哥者，不敢不以真本繳申密院。臣

見思所以答之。以彼島夷，使非與敵患相關，何係輕重？司存正不足與之較口語，容續奏申。海上舟師之備，臣拱親往海面循視布置，却頗縝密，水路關防可以無慮，已具公狀備申。《可齋續藁後》卷七。

謝男除衡州奏

臣比以男杓忽叨宸渥，進擢讞丞，屬拘私計之未安，嘗瀝愚衷而控告，所祈從欲，姑俾奉祠。今月五日臣恭準省劄，乃蒙聖慈洊加簡拔，改丞外府，命守衡陽。一門感戴於生成，衆聽共爲之聳動！第臣伏讀指揮勘會之訓，實寓朝家序閔之情，臣顧何勞，榮及其嗣！且戍期之近縮，俾鄰境之相聞，此君父莫大之恩私，在臣男若爲而報稱！惟以臣年齡衰邁，臣杓材識蠢愚，聞命而深恐弗勝，引辭則未敢重瀆。恭令祇受，續具奏陳。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奏稱謝以聞。謹奏。《可齋續藁後》卷七。

奏邊面及南丹州事

臣所守南邊自近申路城州及思明州兩報外，連及橫山、永平等處防把外，本司更欲遣二千人戍邕，以足萬人，五百人戍宜，以足三千人。緣秋霖

連綿，數日後方遣發。京湖所調馬三百匹却已入廣界，少憩亦欲遣赴戍邕，所合奏知。南丹莫異俊殺害異德，前此不得不權令管幹，臣嘗奏聞，未爲名義之正，所以其州印雖已許給，猶且緩遣，并節次尋訪異德諸子，且令其家屬諭之使出。近乃聞異德長子大榮自蠻中領兵入南丹，始傳異俊竄去，臣又憂之。今據宜州繳到大榮與高峰寨公文，前月二十九日大榮已殺害異俊，此却出於子復父讎，乃經律之所亮，若俾之子襲父業，亦衆情之所安。蠻傜異類，情態不常，本司只得隨宜區處，務求帖息，難爲執一。臣已劄令管幹給榜示撫恤，其州印却亦少俟人心之定，然後與之。邕州備岑從鳳申蠻人以興復買馬爲請，且欲以馬政興廢爲向背，其辭語頗慢。臣謂却之不可，遽許亦難，已令邕州委曲報之，諭以前者蠻馬不出，所以住罷，今欲興復〔一〕，當稟朝廷，且與之遠期，庶可熟議。此事委有關係，實非閫臣之所敢專，所合申聽處分。其詳皆已備申朝廷，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今：原作「令」，據清初鈔本改。

回奏宣諭

臣今月十一日方具奏，十三日承苑使劉穆之九月一日酉時恭傳聖旨宣諭，以南丹異德諸子令臣加意物色等事，臣恭誦旨訓，仰惟聖慮周密。此事臣於前奏具已徹聞。蓋自異俊之變，臣即疑異德諸子

必不但已。聞大榮者乃婿於武隆州，異德前一年已遣之借兵於彼。今大榮既復讎襲業，異德諸子不必憂矣。臣之所慮，却在異俊之黨，或其子有尚存者。見令宜州詢訪，續作區處。臣又準聖諭，大理既旱荒，乘其不備，可以襲殺。今日之事，當尋敵不當待敵。近日金州之捷甚偉，令臣試與雄飛、鄭進等熟籌之。臣仰見陛下神謨天運，真得折衝制勝之策。昔人所謂坐而待伐，孰與伐之，正此意也。臣往守京湖，數年之間，以征事築，命温和破盧氏，程進持鎮平，閻忠進破商州，劉整、馬榮、孫威等攻破申、裕、嵩、汝諸處，無歲不以偏師出賊境，獲勝捷，立到功績，即予以厚犒，故將士皆用命，虜亦知憚，不得以易我，其每入輒敗去。蓋有良將可用，有勁兵可調，有錢糧可支，且所用多北人，於地里習熟，往來亦不過一、二千里間，故能成事，未嘗衄也。今南邊去大理凡六十程，中隔生、熟諸蠻，且調到諸處戍兵、戍將非素諳習，入到廣地已苦瘴癘，造之間探〔一〕，猶以乏食爲憂，猶爲諸蠻所阻，非比均、房與金鄰接。謂之遠役，實所甚難。繼，安能舉此！然臣近聞蠻韃饑荒之報，雖未敢盡信，若果如其説，亦是一機。已於九月一日劄雄飛，俾令密作商略，遣人入蠻，誘令攻韃，或欲得兵應接，斟酌量調，正合宸訓指授之意。今準聖旨，臣當恭録緘示雄飛，更與籌之。但雄飛適有初八日書到，謂探得韃在郎敏等處，是特磨路且見有馬在都泥對江。前者幹事人所探謂賊欲討糧，出特磨，與此報頗合。雄飛已調兵而往，臣已令增調防遏。所準聖旨，臣亦當併録示鄭進，及與朱廣用等商確矣。臣初一日所劄雄飛誘蠻攻韃事，已申密院外，今日所得雄飛書，謹用繳奏在前，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造：似當作「遣」。

奏爲邊事

臣近據邕州備路城州等報，謂賊向都泥江及侵郍敏等處，已具申密院。今十四日連得邕州初九日同日三狀，內兩狀備梁材及農士貴等報，猶謂七月初十日賊已到箇邏蠻，去特磨尚兩程。內一狀安德州黃周南申，謂八月二十八日賊犯郍喃、郍敏等處，係在特磨諸蠻，已將真本繳申密院。本司除已行下邕州，增調措置勦遏，欽、宜、融一體防托外，本司於今日再調戍兵二千人往邕州。雖是秋霖連綿未霽，只得遣發。他有動息，續具奏申。《可齋續藁後》卷七。

奏爲邊報

臣照對本司自八月以來，節次據探報人李德、吳以忠、梁材等報，并思明州黃炳、路城州黃琰報，敵騎欲取特磨、安南侵犯。又據邕州繳到安南國牒報，事宜略同，皆已備申樞密院外，近於十七日據知邕州鎮撫劉雄飛申，已調兵前去路城州循逴并橫山等處守把。又據申到九月十五日田州諸隘峒兵多已傳聞遷避，其雄飛於十五日親提官兵一千人前去橫山，措置擺布防遏。本司正以極邊守臣不當

輕出，已劄雄飛，如到橫山，擺布略定，留兵備禦，呅回本州措置防守，已行下訖。於今月二十二日正具申間，據暫權邕州李國安十七日狀申，備權總管陳起申，十三日提兵循逴至橫山、田州之上二十里頭，地名霸黎村，遇見敵寨，於是夜劫中殺獲勝捷，奪到軍器，已解邕州，繳到録本申狀。本司除已繳申密院外，臣竊照韃自癸丑破大理，睥睨南邊，已五年於兹，犯特磨、犯安南諸蠻，蹊徑彼已習熟。今來所據邕州陳起之報，雖是未見賊勢輕重，然哨已入境，却非去冬虚傳之比。臣除已劄邕州更切精加體探，嚴緊隄備，并專劄雄飛，令諸將率峒兵，於橫山等隘擇險勦遏，仍仰雄飛疾速回州防守，并劄融、欽、宜三郡一體隄防外〔一〕。

〔貼黄〕臣近又得邊頭密報，謂許忠義結約諸蠻，假作韃人侵犯；繼又聞讎報之傳，諸峒皆遷避，而忠義獨不遷避。今來寇入，恐其有以導之。緣未得雄飛劄狀，未見端的。續具奏申，併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按此處文意未盡，而「貼黄」文字頗與此相連，若非此下有脱漏，則是誤將正文作「貼黄」。姑存疑待考。

奏爲邊報

臣今月二十三日子時已嘗具狀，以橫山地分警報奏聞。今於二十四日二更得劉雄飛十八日申狀，

其言敵騎見在上安州奉議坊一帶屯泊，去横山不遠，見得自十三日我軍劫中之後，十四、十五兩日未有進退。據雄飛狀稱，十八日到乃村，得報前去横山擺布，俟見事勢，即當回州。臣已劄雄飛留兵横山剿遏，仍速回本州措置防遏。其公狀真本已繳申密院外，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黄〕臣發奏間，又得欽州臣拱九月十九日申，探得韃賊亦犯安南境，爲安南遣兵，獲到首級，亦已將真本繳申密院，併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回奏宣諭

臣九月二十六日承苑使劉竣九月十四日未時恭奉聖旨宣諭，劉雄飛之子瀾改授文資，此特恩也。向來之子只是初階，今視瀾武資進以修職，今臣以聖意諭雄飛知悉，且準付下修職郎告命一道。臣除以已祗領，臣恭惟皇帝陛下誕宣皇澤，加厚將臣，昔漢高不靳户封以慰趙子弟，厲世磨鈍，異代同符，爲雄飛者蒙此恩遇，感激思奮，其將何以報稱！臣已於當日恭録聖旨宣諭全文，并將省劄告命入遞發送雄飛收管，令自具回奏稱謝，候其報到，續次繳聞。所有邕州邊面動息，自近者二十三日、二十五日已兩具奏，連日未見雄飛申到續報緊慢，見得雄飛已到横山擺布防托。截日未得已回邕州之報，於二十六日却得暫權州事李安國二十一日狀申，承鎮撫司行下，令添調兵五百人過思明州，係在左江。於二十八日又得李安國二十三日狀申，以將士多病，來關藥餌，以此見得邕州近境未有動息。

臣已排日作公文、私書，勉勵雄飛措置勦遏，隨機進止，防敵姦計外，候有報到，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黄〕臣衰庸非前比，勉當劫閫〔一〕，日懼悚虞，其於漕計委是支吾不去，已別具奏申乞從朝廷別命漕臣，欲望聖慈特賜矜從施行。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劫」字疑誤。

回宣諭奏

臣九月二十八日遣遞後，是夜領京遞，承閣長關德亨九月十六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蜀中成都未復，頂山受圍，禁山又有後尋故智之意〔一〕，而馬湖江亦當關防，今年節次所調廣右兵不少，令臣於京湖所調兵内權那五千人添貼馬湖江捍禦，徑以公文報光祖、禩孫照應。又誦宸訓，本欲取之淮間，偶有東海内應之事，不可那撥。臣熏香拜手，莊誦再四，竊惟蜀事既當頭目之急，淮海復值肘腋之警，陛下以冬防在序，旰食關心，凡在臣子，其誰不思捐軀僇力，以圖寬顧！而況臣猥分方面，尤切寸心，恭體睿旨丁寧諄切如此，自當即於所部戍兵内抽那遣調。第以廣右今歲之戍雖多於常年，律以荆淮備邊之規，僅足以守一郡。近所準調到諸項軍馬已分布邕、欽、宜、融諸郡，嘗具申密院矣。若

使本路邊頭無警，凡一旅以上皆是朝廷之兵，那緩就急，自當東西奔命，豈敢違戾！實緣自八月末以來，節次邊報不一，謂敵分交趾、特磨、自把三路侵犯。自九月十三日以後，據邕州報，敵騎已到橫山之上田州、奉議、上安一帶，雄飛見調陳起、圖再成、高明等領兵向前剿遏。臣九月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八日已三次具奏，今於二十九日又得雄飛二十一日在橫山之下功饒州申到兩狀，并二十四日暫權邕州李安國申到一狀，見得現調軍馬在左右兩江分布勦遏，推日尚未得雄飛已回邕州之報。其真本申狀已附今遞，繳申密院。臣深慮賊之初至，先以頭哨探路，遲回未入，將持大勢，又慮溪峒蹊徑不一，賊與我軍相持在前，或以潛師繞出我後。臣已屢書戒雄飛惟謹。而況方備橫山一面之急，又有安南分道之虞，宜、融雖未有警報，而支路雜出，一冬來日甚長，備多力少，擺布不去。揆之事勢，此時只當增戍，未容抽摘。臣近者亦嘗準密劄指揮，令發回戍兵，已嘗具申，乞容少俟，更看事勢緊慢區處。今來所準聖旨，實是以前項牽制，未容遣調，如南邊向後賊若退遁，兵可輟那，即當恭奉施行。

〔貼黃〕臣恃陛下恩知，密布小忠。切謂蜀固當應援，更望以保守夔子門户爲急；淮海固欲尅復，更乞以照管射湖根本爲重。臣出位萬罪，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後：似當作「復」。

回宣諭奏

臣十月初一日晚連領兩遞，承九月十七日申時閣長鄧克中恭傳聖旨宣諭，臣方此熏香端笏，百拜恭誦，又承九月十八日酉時閣長關德亨恭傳聖旨宣諭，天威不違咫尺，皆是以安南之事，令臣同雄飛相與圖利。臣祇誦聖訓，增惕愚衷。仰惟陛下沉幾先物，制患未形，凡所可慮之敵情，俱已盡在於宸算，臣大懼衰鈍，弗稱驅馳。如雄飛之忠勇可嘉，戰禦素歷，奉旨訓之所授，以事功而自期，臣正願與之協同，安敢爲之沮撓！臣固亦深知交情之難保，釁患之當憂，乘其未周，掩所不備，實爲先發制人之策。乃者其書辭稍過，臣之答語幾於頻弱，正不欲徒較口語，使之覘見形跡。臣連月以來，屢書與雄飛，每得宣諭及此，必備録以示，皆是勉其加意，未嘗戒之勿攻。前後只是囑之當精察，當謹密。但因八月二十日恭奉諭旨有「發而必中」之戒，臣以關係利害，貽書問其豫定規模。繼得其書，亦嘗繳聞聖聽。臣於是具奏，有「一發必中，後慮尚多，一著或差，邊患立見」之説。正如十程之相去，一江之相隔，師出之名，濟渡之備，奔逸之防，如聖訓所及者皆不可不豫圖也。臣所謂不可輕視，非謂不敢向前，但以蜂蠆有毒，而況於國！兵家須是知彼知己，量敵慮勝，不容不爾。臣之所謂後慮尚多，固非止一事。一則嶺右見今邕、宜數郡近在千里，調兵於諸路，而瘴癘爲虞，運糧於近鄰，而餽餉孔艱，司存犒券闕乏，州郡守備空疏，猶且凛凛然如駕虚舟於風濤之上，使既得此地，何

力支吾！朝夕輸守，果堪倚賴！郭逵富良之轍，不可不鑑也。一則獸窮則搏，必致噬人。彼今雖謂間與韃通，猶未見真爲韃用，尚知未背中國。若此事一舉，須是一網而盡空其黨，彼無一人敢爲吾抗則可。設或彼急而出挾寇之計，則是我速其爲假道之圖。舉而不中，患必致此，茲人臣之所深慮者也。所謂陳有補，即陳可久，乃閩士之投狡者，臣拱、臣雄飛皆與之通信，亦只得招誘之。臣所準十八日旨諭，臣即當恭録全文，密示雄飛。伏讀聖訓：「當使雄飛預料安南善戰之兵的有多少，雄飛決勝之兵的有多少，入境之後糧取於何地，絶江之際船取於何所，日照之父子與夫僞太師等人須先物色其蹤跡，一鼓皆就擒，勿容其投韃。又須分兵捕其頭目之散處於外者，收拾無遺，以絶後患。」令臣與雄飛熟籌以聞。大哉聖謨，此數者節目真是制敵之要略，經遠之妙算，須是講明，事事皆備，乃克有濟。其或有一遺慮，即恐害成。此臣昨遺書雄飛預定規模，正亦此意。漢人之所謂騎步將謂誰，所謂兵度用幾何，其可不入思舉慮，冒然而舉哉！雄飛今得此宸諭，必加多算。但以臣愚慮，見計邕州戍兵雖止共萬人，有疾患者，有軟弱者，正此分布左右江，備禦韃寇，已調出幾半，雄飛尚留横山，猶未還邕，欲圖此舉，且須先料兵力。臣更當密與雄飛籌度，俟其回報，續具繳聞。所準「且當羈縻，勿露圭角」之訓，臣恭奉惟謹，亦當諭之雄飛矣〔一〕。《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當：似當作「嘗」。

奏爲邊報

臣所守南邊自前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以警報奏聞，連日事宜節次止申密院，未敢數瀆聖聽。今月初四日夜四鼓得雄飛二十六、二十七日兩公狀，言韃在奉議坊等處焚毀屋寨，及與我軍相射而退，其狀已繳申密院。臣於是夜併得雄飛二十六日親書，謹專用繳奏。據雄飛所言，今此全是得一出指授，將士首挫其鋒，虜哨以此未敢深入。今日臣得邕州通判趙立初一日書，本州別未有動息，亦未言雄飛已回邕州。臣已於欽州再那調軍馬一項發往邕州，助雄飛調用。兵力無多，只得如此那緩就急。倘遂憑藉宗社洪福，如雄飛所言，惟願將士就裏殺退，則不勝封疆之幸！臣之所慮，賊已斡透邊腹，易生姦謀。只橫山一路，入邕、入賓亦可入宜，支徑雜出，皆可通入內地。又且分路安南之報，傳聞多異，左江一面尤費關防。來日尚長，事會難測，兵戍既分布之不足，城池無堅深之可恃。臣以事關安危，憂廢寢食，惟有罄心竭力，隨宜酬應。深知朝廷止此備禦淮、蜀〔一〕，本不敢以增戍請，而幕府之士、郡邑之民皆以敵既侵犯，不同去年，合辭有請。臣已具狀申控密院，欲望聖慈付外廷速賜斟酌施行。

〔貼黃〕臣於今日午時欲發奏間，連得雄飛二十八日遞，本部已退在功饒州，申到公狀二件，賊騎已漸透過橫山。雄飛欲以二十九日點視諸隘畢，回州備禦。據此兩報，參以硬忒勒所供，見得

賊勢不輕，姦謀叵測。臣已行下，令加意備禦外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止：似當作「正」。

奏爲邊報

臣今月初六日具奏後，兩日未據雄飛申到事宜。今初八日卯時得淮東諮議李安國初三日申，初二日夜雄飛已回邕州。其小貼子言已面與雄飛商量，添兵守禦武緣那馬寨。又得權賓州呂振龍初四日申狀，亦稱據探事人報，賊馬大勢取間道出武緣。若果如所報，則此路不經由邕州城下，徑可至賓州；若不至賓州，亦徑可取十路至柳州。一通柳江，則四散支路尤多，去静江已不遠。中間通湖南、通廣東，蹊徑不一，委是事體緊急，不容不慮。除已劄權柳州趙希哲同都統鄭進措置占險防勦，又當摘兵前去添貼外，詳已繳申密院。所有静江府城壁，臣自六月十五日興工修築。以役繁力少，且值一秋多雨，雖竭力措置，新城猶未辦集，舊城且多瑕漏。見戍不過五千餘兵，城中備具百色欠闕，只得晝夜措置，與軍民共守。《可齋續藁後》卷七。

回宣諭奏

臣十月十一日承閣長鄧克中九月二十七日未時聖旨宣諭「大理今歲旱荒，幸而雄飛肯任事，天予不取，是自失機。虜出都泥江，非此大理之遠〔一〕，諸蠻怨韃，必望王師。俾令結約，以爲斬虜之舉」等事，臣伏讀聖謨所授，深切事情。雄飛前月十五日提師一出，聞其意正欲先去許忠義之梗化，且將命將出路城以勦遏。不虞未至横山而賊已犯田州城，由特磨以來，所經溪洞不一，如無人之境，而卒無一能禦之者。如許忠義輩素負固弗服，固相疑忌，而岑邈父子部落頗衆，亦不能爲我出力。此則恐是連年因往買馬，有失蠻心而然。近邕州備蠻，人之情可知矣。臣近繳申密院。今賊自前月十三日入寇田州，整整一月，雖未深入，亦未退去。前此所傳旱荒，止是本司探邊人吴以忠一報所云，而近觀硬忒勒所供，賊中元有米有肉，難盡信也。雄飛議論間慨然任事，雖自可喜，而慮事亦恐頗欠精密。如忠義之事未舉而機已泄於外，臣每私憂之。近者虜入，却幸其一出稍早，指授諸將，首挫其鋒。昨日又以二十八、二十九日朱文海之捷來上，已具捷旗并公狀繳申密院，皆是仰賴國家威靈之力。今日之事，臣妄謂且當以保境退敵爲急，未敢以越境制人爲圖。捷雖再聞，賊猶未動，諸峒支徑之不一，一冬來日之尚長，壁壘弗堅，師旅多病，臣正此晝夜黽勉應接，積憂成疾，未知攸濟。所準聖諭「天下事有志竟成，當以氣勝」，仰見陛下勉勵之意。臣昔者以壯年歷諸閫，有城池，有兵將，

有器甲，有錢糧，賴陛下皇靈布宣，粗知激昂志氣，以嶺表氣力，而欲支萬里斡腹之寇，不待智者，皆爲寒心。獨惟受國厚恩，誓當以身報效。所準前項宣諭，臣以雄飛方爲備禦，未敢録以示之。若寇退稍定，續當備傳聖旨，相與籌度，別具聞奏。臣得雄飛初六日書，謹用繳奏在前，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此：似當作「比」。

全宋文卷七八三五

李曾伯　二五

奏爲邊報及安南饋送事

臣自十二日具奏後，連遞邊報，已申密院，未敢數瀆聖聰。今十八日據雄飛十三日申，賊哨十二日尚在功饒州兩岸，是在橫山裏兩鋪。賊馬盤薄溪洞，已自踰月，雄飛雖布置諸將防把要隘，然賊在籬落未去，正不容玩忽。臣已摘那欽州戍兵戴俊、張興祖兩項助邕城守，又摘鄭進於融，及張文彬於宜，併屯於柳，以上下應接，防遏透漏。上藉宗社鴻福，早得寇退，則爲幸甚！交趾自前者答其公文後，一向未與相聞。今日忽據欽州申，交人遣使人舟楫來領明堂宣賜書詔、禮物，亦有公牒來與本司，遺以器皿、犀帶，又有信儀遺邕、欽二守，詞温幣重，疇昔所無。臣覘其來情，必有所爲，其公文却不言其境近日有無韃兵動息。其國主以三詩相寄，頗欲解釋前言之疑。臣爲國守藩，不當外交。今且令止信札於欽州，欲先以公文復其使，報以辭受當稟朝廷，方敢復命。臣區區管見，恐只得受其

所饋，視儀報之，仍以詩答其意。蓋幾微之際不容少露圭角也，合更取自聖旨。其真本已繳申密院，其禮物合無解赴朝廷，待取指揮行下。

〔貼黃〕臣再照：安南尋常來領明堂宣賜，即未嘗相饋送，今忽施此禮，正以爲疑。臣此月十七日却據雷州解到海賊陳應龍一名，乃瓊州人，曾陷占城數年，親見占城與安南今春亦曾交兵，冬又將戰。臣親自引問，其説與所供同。此出於一賊之口，雖未可信，若果有此交，誠有不自安者矣。謹以雷州申狀真本繳申密院，臣已備録密令邕、欽二守更加體探外，併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回宣諭奏

臣十月二十日承苑使劉穆之十月八日巳時聖旨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陛下聖慮深遠，一飯不忘鉅鹿，下臣無任敬嘆！臣所準初八日聖訓許忠義之恐爲韃及導韃，目今雖未見分曉，然繼傳忠義巢穴亦爲韃所焚蕩。雄飛一出，姑亦未聞韃至，布置既定，已自歸城。陳起等賞，容續具申上。臣所準初九日聖訓「賊去横山不遠，當大治之」。臣自聞寇入，已排日行下，激勵諸將，勉其極力勦殺，有功優賞。今得劉雄飛十四日書，其言却自頗壯，且云賊有畏縮之意，寇入已踰月，盤薄未進。以臣逆料，此敵自蠻中而出，無一嬰其鋒者。既至横山，連

爲官軍剿截，必未敢深入。臣已戒諸邊嚴於隄備，防其透漏，乞寬聖慮。若乃戍兵多病故，不獨邕州爲然，只得那緩就急，又從欽州摘調添貼邕戍矣。所準聖諭，安南獲級之事，臣前者所奏亦只據欽州臣拱繳到探海李士龍申，得於所聞如此，亦未端的。昨已劄邕、欽更切體探，未有續報。至於詭詐之防，敢不迎遵聖旨〔一〕，更加精察！彼國近所遣禮，十八日已申朝廷。今先以公文復其使，并以詩答，今遞已繳申密院。臣近遣介至海上，所聞占、交之釁，如臣貼黃所奏陳應龍之言亦有此傳。更容體訪的實，續具聞奏。謹將雄飛十四日真本劄子繳連在前。《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迎：似當作「仰」。

回宣諭奏

臣十月二十七日承閣長鄧克中十月十四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以橫山既有警報，戍兵果未容那，因大理旱荒，人疲馬倦，生兵不增，可乘此機一大治之，令臣與雄飛、鄭進、朱廣用、雲拱相與共圖。臣恭奉廟謨，謹當遵體。第以橫山以裏之寇，盤薄已四旬，餘雖未敢深入，亦未見遠遁。臣二十六日方得雄飛二十一日書，謂賊寨猶在奉議，哨騎或至鼠隘，此皆橫山左右也。其書已繳呈廟堂矣。雄飛調兵剿遏，雖屢捷告，臣猶慮此寇遠來，雖春尚賒，蠶食溪峒間，或窺它蹊，或俟大勢，狡焉正

未可忽。所賴兼旬霖潦，匪賊之利，以我師之斃於役者亦可知。或者天佑國家，使之不得逞志，早獲退遁，則爲幸甚！大理凶荒之説，近據獲到俘酋所言，則大不然。所準玉音令與雄飛等諸將共圖大治之策，臣自當布宣睿意，勉勵事功。臣見摘鄭進等兵二千餘人於柳，正欲爲雄飛應接，相共勦逐，亦以士卒苦於多病，未容輕用。今聞進亦告病矣。臣即容恭録聖訓，轉示雄飛等諸將，審觀事勢，商略區處，續具奏聞。惟是臣衰老，共二漕寄，支吾弗勝，近嘗具奏伸免兼之請，未蒙俞允，益重兢虞〔一〕。實緣廣右漕計創添戍軍，非比舊來，必得强敏妙年者爲之乃可。臣委是精力有所不逮，大懼誤國，今不免再具奏陳，仰干天聽。伏望聖慈憫其真切之悃，特賜從欲，改畀時髦，實拜天地保全之造！《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兢：原作「競」，據文意改。

再辭免漕寄

臣以近衰老，弗堪漕寄，奏乞免兼。今月二十七日伏準十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十月十二日三省同奉御筆不允者〔一〕。臣退揆寒遠疆吏，蒙被國恩，凡所使令，豈敢辭避！實緣臣邊任久歷，智慮已殫，年事浸高，心力不逮。向來雖嘗任荆淮總計，催驅付之僚屬，出納具有常程，不過將以廉勤，有所受

則有所給，且是時年方壯也。今則廣右漕司自來不曾餉軍及五、六千人以上，今歲水陸增戍兵二萬五千餘人，士卒深入瘴癘之鄉，所仰券食一日不可欠闕，而漕司連政以來，那移應辦，已自罄竭，仰之常賦則不容增加，請之科降則祇見煩紊。官吏皇皇相告，未免歸咎臣之老鈍，無所措置。臣竊惟理財之官，非精健妙年不可。兼亦天之賦才固自有限量，雖廉頗不能智於楚，劉晏亦不能終於唐。臣妄一庸人，爲陛下守淮、守荆、撫蜀，犬馬之力至此亦無所施矣。再入嶺外，有識共危。近日敵兵斡至邊隘，叵測狡謀，方以事關腹心，憂廢寢食，其於諸軍供億，委是神勦形瘵，不能支吾。況臣舊得瘴疾，今覺不時發動，閫寄且恐不克勝任，安能復兼漕寄！用是不避天威，再控危悃。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斷自睿衷，俯從免兼之請，別選能吏專任漕節，非特少寬愚臣之責，實爲國計之便！《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御：原作「仰」，據文意改。

回宣諭奏

臣十一月初一日承苑使劉穆之十月十七日寅時傳奉聖旨宣諭，欲具回奏間，初二日又承苑使劉竣十月十九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臣拜手恭誦，仰見聖謨遠慮邊鄙，所以丁寧勉厲者備至，臣敢不恭

奉！所準十七日聖訓「陂人當防，而羈縻駕御之道尤當加密」，此事明知其有可疑之跡，然目前寇方侵軼，於彼境之事吾力有所不逮，只得姑不逆詐。苟幸無事，待之如平時，固不敢微露圭角也。橫山之寇，雄飛雖一再得捷，自九月二十八、二十九日將士與賊交戰之後，一月之間，賊兵忽退倏進，分哨出没，我兵雖屢劫弗中，俱無勝負。昨日據雄飛申到二十七日狀中，止言十九日我軍與賊對射。然以臣覘賊大勢，似已越過橫山，漸入老鼠隘等處。此兵盤薄溪峒，今恰五旬，只在奉議、田州一帶札寨不動，必有大勢。又且蠶食諸峒，驅用羣蠻，當此冬月，姦計正不可忽。臣三十日得雄飛二十五日書，方繳呈廟堂，正此擬奏，又得其一書，最是今歲瘴癘甚於常歲，士卒病故者多，雖不住修合藥餌發下，無策可救，委費區處。邕州先已調兵一萬人以往，今詳雄飛書，以欠人調用，只得輟張文彬見屯東泉所部淮兵一千五百人，除病患外，今盡數前去邕州貼助調用。此軍先已令戍宜州，本留柳以應接。今宜州一路却留鄭進軍在柳爲備，已詳具公狀申密院訖。臣所準十九日聖訓，以雄飛一出，挺身任責可嘉，一行將士已行推賞，令速具姓名資歷聞奏。且準聖旨「虜雖退舍，姦計方深，必大治之，可絶後患」，令臣諉諸將以厚賞之，使奮厲勇往，痛掃餘類。或諸蠻及民兵向前出力，當一例行賞，仍以睿意諭雄飛。臣已遵奉，恭録宣諭全文，於當日緘示雄飛，令其恭奉矣。所有糾合省蠻壯丁爲用，臣已屢囑雄飛非一次，適亦據其申到榜檢，見差人分頭告諭，區處非不合宜，惟恐倉卒，未易號召，亦已繳申密院訖。惟是今歲虜兵分道而入，南中一面最爲空虚。兵力既單，重以瘴癘，兩江溪洞雖聯絡相望，不能抗此賊，適以資此賊。前此疑其輕哨，一再敗衂，或可速遁。今既相持未去，既過

鼠隘，地則平夷，惟恐向後不免一到邕州城下。全藉宗社洪福，得保疆場無虞，上寬旰憂，實賴天助。臣惟有夙夜盡瘁竭力，勉厲將士，以圖報效。雄飛二十八日書繳連在前，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回宣諭奏

臣今月初七日承閣長鄧克中恭傳十月二十四日未時聖旨宣諭，以賊欲犯武緣、那馬，及蠻人爲韃所誘，攻之必潰，虜若從小路，易於遏截，柳江尤當用力，令臣勉之，亦已令嚴之布置，相爲犄角。臣拜手恭誦，仰體陛下訓飭勉厲之意，敬當備録聖謨，以戒諸郡守將遵奉惟謹。但以韃寇侵犯橫山溪洞，相將兩月，盤薄未退，姦謀必深。臣近得雄飛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初二日兩書，併用繳奏。其言以爲賊寨尚在奉議，則在橫山之外；據其三十日公狀所申，諸將所報，謂賊寨有在功饒州及老鼠隘北，此則已在橫山之内。臣深慮此賊逐步趲入，迫近邕州。此月自初二日至初七日霖雨不止，賊兵固不利，而我師亦難進攻，且看數日後申到事體何若。第臣又以邕報、諸將所申參照，謂賊多帶老小，于彼又見治軍器，則恐其纏磨，未便退遁。溪洞家賊爲之引導，憂端不一。若使兵力壯盛，調之分路剿劫，彼亦不能久駐。今戍兵有限，又多病故，不容輕舉。雄飛今日劄中謂又遣調攻勦，聞其用溪洞人引領，遣兵乘夜而進，欲遶出賊後攻劫，此却是一策。所願仰憑宗社洪福，若更得痛與勦殺，使之

懲創而退，則封疆之幸！前老臣準九月十八日宣諭爲安南事，臣近以雄飛歸自横山，方緘示之。今得其報，且以羈縻爲意，却當奏聞，事定圖之，悉併條上，此時誠未暇及此也。臣昨準八月初七日宣諭，以王該如不欲過宜，令臣別擇一郡來上。今月初六日王該方到静江府，其意雖不力辭宜州之行，而臣以總管彭宋傑兩年權知宜州，頗於宜民相安，則今邊事未靖，不欲更易。兼柳州潘公泳未來，此是控扼邕、宜、融三路緊要之地，雖見令趙希哲暫權，終非武將之比。且傳聞公泳未必成來。欲望聖慈特與改差王該仍帶環衛舊職知柳州，彭宋傑知宜州，庶兩郡各得人任責。又有欽州亦未有正守，臣昨留新除環衛官臣拱以節制兵船兼權，其人委是更練南事，於武將中殊不易得。臣昨雖與約新春從其赴闕，今恐其去，未有以繼之。併望聖旨特與帶行環衛，正知欽州，庶得其專心措置邊事，更合取自聖裁！《可齋續藁後》卷七。

奏邊報并繳劉鎮撫書

臣今月初八日具奏後，十一日已再具邊報動息申密院，未敢數瀆聖聽。十二日據邕州申到初六日報，九月二十九日賊馬仍在功饒新墟一帶出没，皆横山左右也，亦已申密院訖。敵兵犯我溪洞，今恰兩月，一向雨多晴少，度彼兵亦自不利。但未見退遁，不敢玩忽。本司已節次劄鎮撫司，勉厲所調兵將取間道前進，出奇設伏，速與勦殺，早令此敵遠遁外，惟是自舉兵以來，人疑右江溪洞陰有附賊，

不爲我用。臣於十月十五日曾以利害貽書雄飛，令其選擇知地里人開諭岑邈、許忠義黨與，曉以禍福。恐其以透漏爲懼，則語以官司當盡釋勿問；恐其以住買馬爲説，則許以寬退申朝廷區處。諭以賊久據爾巢，亦豈爾利，使之邀擊韃賊，以立功自見，相與要約，毋負國家。此書臣於十六日嘗録呈丞相訖。雄飛得臣此書後，隨即出榜及遣人入溪洞等處開諭，十一月初三日繳到榜檢，臣亦嘗同本司鏤榜繳申朝廷。臣蓋恐溪洞中有附賊者，不容不勉以忠信，開其自新之路。今於此月十二日據邕州申及收雄飛親劄，順龍州許忠義者解到韃賊首級及衣甲軍器，且謂有擒到韃賊二人、韃馬一百餘匹，申邕州遣人取解。雄飛即與書填真命，給付元印，許補官賞，優行支犒。此固已得激厲之術，使其果出忠實，盡略前事，但論新功，足爲諸峒之勸。但臣以許忠義久不相順，忽爲此舉，雖若可喜，尚不能使人無疑。雄飛區處亦頗乘快。臣即已作書更令精審，書檢今遞已録呈丞相。所願宗社威靈，此事出於真實，別無虚詐，則真是鼓舞溪蠻一機括。但雄飛所乞朝廷行賞，却望宣諭外廷，少俟續報的實，候其取到所獲韃賊、韃馬，本司申上推行未晚。雄飛親書同此繳奏。又有近準宣諭，令諭雄飛諸將一大治之。今得其回書，亦已恭奉，併用繳奏，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回宣諭及繳劉雄飛兩書

臣十三日方具奏，十四日承閣長關德亨十一月一日午時恭奉宣諭，以近宰臣繳進臣書，獲徹睿

覽，團結洞丁最爲急務。買馬一事，寇退舉行。但要博易之時，關防可也。臣謹已恭稟。所有團結之事，已節次諭雄飛等留意糾合，爲官軍助。買馬之事，俟寇退續具奏聞。又準聖諭「境外之寇，切須鼓舞將士，早逐驅除」〔一〕，臣恭稟睿謨，深願速清封境，上寬宵旰。但以虜之姦謀叵測，我之兵力有限，邕州將士連月把截隘外，備殫勞力。昨日據雄飛捷旗申到，諸將於初五日又與賊戰於老鼠隘下，復獲勝捷，生擒到回韃二十餘輩，見存七人，并馬匹軍器等。將士盡忠用命，敵王所愾，臣方爲國事幸，適臣得幹事人申，乃謂初六日將士又與賊戰，賊已透入鼠隘，諸軍急登糧舟，多回邕城，止有胡世全、王安仁兩郡慕化防遏。據此所報，則是我師雖捷，不能遏賊之進。臣正爾爲之隱憂，今早邕州傳到初十日辰時火牌，則果報賊已過鼠隘，漸近邕境。臣近者固嘗奏聞聖聽，逆料此賊逐步趲進，必未免一到邕州城下，亦嘗稟廟堂正看此月初動息。蓋其閱數千里遠來，必有重兵，盤薄溪洞已兩月，險夷虛實皆已覘知，無緣咫尺邕州，不一窺伺而去。今恐出於此，已亟作書及移文雄飛，令審度事勢，措置城守，嚴緊隄備。臣所調張文彬軍往邕添助，已自旬日，適值連日大雨，聞尚阻留於柳州境內。已排遞趣令前進，俟見別有動息緊慢，續具奏聞。臣所得雄飛初九日兩書係申明捷報，一係恭奉宣諭，併用繳進。其捷旗已繳申密院訖。《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逐：似當作「遂」。

回兩次宣諭及繳劉鎮撫書

臣十一月十一日承閣長鄧克中十一月三日寅時恭傳聖旨宣諭，一日之頃，兩蒙玉音訓飭勉厲，臣拜手恭誦，撫躬震慄！深念臣以庸老之蹤，當空虛之寄，致貽封疆之警，上勤宵旰之憂，此在微臣何所逭矣！所準聖諭：「安南有饋，不言韃之動靜，豈真與之相通？」又戒以安南姑示羈縻，不得不防此事。以今年韃兵侵犯不出安南而出特磨，則安南之遺賂納款，此自可覘。然在目前只得用羈縻之策，謹關防之備。乃若覘交之釁，近臣拱書中片紙亦言之，已繳聞廟堂。此雖於中國無預，然亦足以分陂人之力。若其相爲蚌鷸未已，固我利也。臣又準聖諭：「橫山之寇，所宜作急驅之遠遁，勿使停囚長智。可以此意勉雄飛，賞功之典，斷不吝也。」又蒙戒以橫山境外早遂肅清，則諸將士之賞決非所靳。臣謹已恭奉，於今月十七日卯時恭録旨諭入急遞諭雄飛，俾之勉厲將士，措置戰禦，以副眷倚，寬憂顧。惟是雄飛兩月調兵遏截，將士極力於外，犯煙瘴，冒風雨，亦屢獲捷，非不欲速退此寇，其如賊馬勢重，我師力薄，相持許久，竟不能遏其進。除近具奏外，兩日間得雄飛初九日亥時、十日卯時兩書，以賊既過隘，度必來邕。又恐其從武緣而入，見措置待敵，作急嚴城守之備。臣已隨作書再三丁戒，勉其加意備禦，全城却敵，即是隽功。但邕州今年屯戍兵雖萬人，而病故者已多。近從欽州摘戴俊五百人以往，又從宜州摘張文彬一千餘人以

往，此措未到。慮其弱也。此外司存別無氣力，止有鄧進一千人在柳，備武緣透漏。靜江府止有朱廣用江上軍三千餘人、湖南兵二千餘人，亦有病患。本更欲摘調前往，而靜江城壁未辦工役，無日不雨，莫曉天意，又不容前出後空，略無以安人心。宜州則既移動張文彬軍，見存戍軍俞昱等一千二百餘人。彼中獞丁可用，却令揀擇强壯，本司與放一千人錢糧添助戰禦。此外雖欲展布，力不逮心，只得持以堅忍，勉焉應接之。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且乞上寬聖慮，仰惟皇天佑宋，必不使此虜得逞志於我也。雄飛兩書謹繳進在前。臣又得十一日申狀，言賊已到乃村，離邕州三日程，已繳申密院。俟有報到動息，陸續奏申，伏乞睿照。

〔貼黃〕臣今日午時具此奏，欲俟來日遣遞，續於今日申時再得雄飛十一日書，亦言賊已到乃村。雖以兵力病弱爲慮，而雄飛熟於備禦，處之却自不迫。但又同時得雄飛十一夜公狀，則謂探望人報賊已到武緣界。此雖未見賊情進之，然慮其哨定邕州，透入賓、宜。此報頗緊，已行下諸處體探及作隄備外，雄飛此書已繳呈廟堂，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回宣諭奏

臣今月二十一日承閣長鄧克中恭傳十一月初八日聖旨宣諭：「聞安南自有私年號，并大理年號，可疾速體訪以聞。」臣謹遵奉，檢照本司案牘，及行體訪，見得大理國淳祐元年謝濟到特磨道，繳到

其國當年十二月十二日奉使何智淵書，僞稱道隆八年以謝狀回經略董槐，稱道隆十一年；其安南國於淳祐牒，僞稱天應政平十二年；至淳祐九年臣任經略日，近凡有公文到司，並奉本朝正朔年號。但采訪得其國於寶祐五年自僞稱元豐七年，今夏楊慶成往彼國，見得陳日照退位，其子僞稱紹隆元年，慶成時有之，凡立幾號，此却無憑稽考。所有大理自癸丑年十二月已爲韃賊所破，伏乞睿照。

〔貼黄〕臣自十七日具奏，連日俱未得雄飛劄狀，止是十八日得邕州通判趙立十二日一書，言事勢緊急，已劄賓、欽州及鄭進、張文彬等多差人體探。所有武緣一路，却未見續報。候有動息，續具奏聞。《可齋續藁後》卷七。

奏邊報及乞兵

臣二十一日方具回奏，是夜三鼓得雄飛十四日公狀，報賊馬十三日已哨到本州之東門，雄飛調兵出城，與賊相射。尋常邕遞到司只須四日，今以賊犯道路多梗，狼虎噬人，舖兵艱於傳送，七日方達，又得賓州吕振龍十六日戌時公狀，其言賊勢緊急中間所報十三日之事與雄飛所報雖有差迭，其所言崑崙關外哨馬已到，此則賊既在邕，勢必及賓。自十五日以後，未有邕州續報。臣却續又得邕倅

趙立十四日書，其辭頗急迫。本司今年調兵萬人在邕，苦於瘴癘，立以爲可用之兵僅千餘人。臣自今月初二日調張文彬一軍入邕，連值風雨，至十五日方離柳州，此時約方至賓州。已令其同吕振龍商確，控扼關隘，仍取便道入邕。今見事勢緊急，恐文彬所部單弱，只得於柳州鄭進所部千人内再摘五百人，併付文彬調用，却從静江又那撥五百人付鄭進把守。臣深慮邕筦受圍，素備單弱，兵力衆寡不敵，他無可恃。而静江去邕千里，非惟應接艱阻，而根本之地亦甚虚枵，城壁修浚未圖，只得隨宜措置防招外〔一〕，但以見管戍兵無幾，分布不敷，撥之三邊守禦規模，真可寒心。前者已嘗申乞師之請，雖繼蒙朝廷調京湖千人、沿江副司千人赴援，未見起發。狡虜數年圖謀，連月盤薄，志不在小。若非得大勢軍馬一項，兼程前來策應，本司雖欲進援退守，無可運掉，緩急惟有以忠報效，無補國事。所有邕、賓二狀已繳申密院，情出急迫，用是專伸控告。伏望聖慈宣諭外廷，軫救南土，亟賜處分施行！《可齋續藁後》卷七。

〔一〕招：似當作「拓」。

奏邊報乞催調兵

臣自得邕州十四日報，已具奏申外，此後十日不聞音信，且傳哨入賓境。中間又因邕州所調守武

緣縣官兵一項爲賊衝散，未免須洞。本司亟下諸處申嚴備禦，令張文彬相度而進，及遣膽勇將士賫蠟書陸續體探。封疆責重，正此憂皇，今二十五日辰時得邕州劉雄飛十九日申狀，乃報賊自十三日哨至城下之後，未再哨。又得通判趙立一狀，亦言動息雖未見虛實，連日似若少緩。然狡謀盤薄既久，進退飄忽，未易測度，正當益加之備。臣除已督促張文彬軍兼程以前，優支軍費銀兩，令趲入邕城添貼戰守，不許逗留誤事外，仍令鄭進所部專一任責，來賓江岸應接守把。候有諸處申到動息，續具奏聞。其雄飛、趙立兩狀已繳申密院。

〔貼黃〕臣照得廣右地分闊遠，兵力單弱，近邕、賓告急，內郡支徑如麻，又靜江城壁未辦，實是憂責，關係利害，不同諸閫，是以近有請兵之奏。欲望睿慈宣諭外廷，檢照已申，催促所調軍兵前來添貼戰禦。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七。

奏邊報繳劉鎮撫書

臣今月二十五日方具奏，二十六日連得雄飛十九、二十日兩次公狀，內二十日所申稱探得十八日賊自武緣回頭，已繳申密院。臣亦得雄飛十九日親劄，所言與公狀同，謹具繳奏。惟是此寇自九月十三日侵犯田州，盤薄右江溪洞，與我師轉戰，相持兩月。自初六日過鼠隘，十二日透武緣，十三日哨邕州，事勢急迫，姦謀正自不淺。今雖據申武緣渡河回頭，未見端的。兼近據邕州解到生擒回韃七人

到司，臣逐一引問，具言敵勢頗衆，前遞已將各人所供繳申密院。深恐此賊去來飄忽，以退爲進，益當加備。臣已貼書及劄報雄飛，勉厲所調將士乘此併力追剿，務要境内早得清肅，毋得玩視外，候有續報，別具奏聞。《可齋續藁後》卷七。

全宋文卷七八三六

李曾伯　二六

回宣諭奏

臣十一月三十日承閣長關德亨十一月十七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以橫山鼠隘之寇未退，相持日久，令臣與雄飛密籌驅之遠遁。是皆臣守邊不武，上勤顧憂。伏讀訓詞，祇增懷懼。寇一日未去，臣一日憂責。所願督勵邊將，遠與驅逐。連月於此，凡所酬應，蓋已陸續見之奏申。實緣賊虜勢重，我師力薄，雄飛始出甚銳，布置諸將在隘，非不欲扼之於險，捷雖屢告，寇竟不免一入。若使其有重兵可調，更不爲瘴癘所侵，固可仰遵聖諭，一大治之也。此賊前者既過橫山，雄飛豈容不歸保城壁？繼透鼠隘，雄飛又只得亟辦備禦。乃犯武緣，則支徑四出，內地皆震，邕州諸隘之兵，致有哨隔不能入城，而奔潰向裏者，雄飛亦照管不及矣。以旬日前事勢委是急迫，本司雖是督促張文彬前進，及令鄧進、王該於來賓、柳州上下應接防遏，猶幸天佑宗社，將士連月戰禦，此虜雖哨近邕城而不致攻圍，

雖侵入武緣而未致透漏。除前日已具申外，臣二十八日夜再得雄飛二十一、二十二日公狀，見得賊自武緣回頭，取田路而去，却未知賊退遠近端的。雄飛已摘兵戍，令李安國總統，前去剿逐。所願上憑國威，大挫虜鋒，俾之稍知懲創，則爲幸甚！所準聖諭：「知欠兵力，黄州一千人在湖南，可取調用。」臣乃者益兵之奏，正以敵久盤薄，而静江兵力不及，若得朝廷調至精鋭三數千人，則可以間道攻劫，使賊速退。今此項黄州兵，臣前已報湖南催發。近得嚴之書，念五日已離長沙，更十日須至此，到即當遣用矣。今所準聖諭，令以睿意勉雄飛。臣謹當恭録旨諭全文，封示雄飛，令其勉立隻功，上副隆委。嗣有動息，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黄〕臣照得桂去邕千里，調用責任固在閫臣，隨機應接全在邊守，一進一止，動關安危。此番雄飛應酬良亦不易，目前虜雖稍却，事未可知，幸而果退，憂正未艾。蓋蹊徑雜出，無險可恃，士卒苦瘴，無法可瘳，纔有急急到城，望風而避，又何以處此！如近日南内地邕州調出之兵，有奔潰者取小路，不旬日透入湖南内地，元不經由桂府。若使此賊絶踵而入，則利害可勝言哉！狡謀斡腹踰二十年，今越數千里而來，相持連月，而必欲哨到邕之城下以覘我者，其意固有在。此去恐須别作規模待之，固非庸老疏謬之臣所能任也，惟陛下亟圖之。

〔又貼黄〕臣遣遞間，又得邕州二十三日公狀，謂賊於十九日向慕化回。已催所遣兵剿逐，其狀併繳申密院訖，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八。

回宣諭奏

臣今月初四日承閣長關德亨十一月二十二日寅時恭傳聖旨宣諭，以雄飛遣兵攻劫，所望驅之遠遁，仰見陛下惠顧南鄙，每食不忘，臣伏讀悚懼無地！寇久盤泊境内，疆吏責也。臣自九月以來，無日不督勵雄飛諸將，俾之併力戰禦。中間倏退忽進，莫測狡謀，哨邕城、犯武緣，勢亦迫甚。自得雄飛報，賊自十八日引却，未幾又傳遊騎復來。臣正疑其若非倒哨，即是别有姦計，設或纏磨，尚費剿逐。今日得雄飛三十日午時親書，見得賊馬已回奉議，諸將已分舟陸前進溪洞，會合追剿，數日後須見賊勢遠近端的，續具奏聞。若得諸軍追襲一剿，使之懲創，國之福也。惟是此寇已斡透洞隘，已習知蹊徑，猶幸我師連月迫之於險，未至深入。今縱即遠遁，愈當關防。猶恐駐在近蠻，時或遊哨，則嶺右自此多事，其憂未艾。臣前所奏「須自朝廷别作規模待之」，臣庸老不足勝任矣。欽、宜、柳三郡守臣適當警急，僭擬控陳，仰蒙天高聽卑，朝奏夕報。三州得此當才，分任憂責，臣無任感戴之至！雄飛書謹用繳進。其中言武緣戍將方文貴等一時爲賊衝散，内有不歸戍所，又不赴本司，奔竄内地，驚動人心，臣雖差官趕回一百餘人，猶有追之弗及者。已報湖南沿江追捕，及申密院，乞行下矣。國法、軍律，關係不輕，此風斷不可長。如有獲到，所當區處，押回戍所，庶可戒後。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八。

回兩次宣諭奏

臣今月初九日承閣長鄧克中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臣於初十日方具回奏間，又承閣長鄧克中十一月二十八日申時恭奉聖旨宣諭，臣拜手恭誦，謹悉聖訓丁寧之旨。許忠義韃酋韃馬之獻，既不可逆其詐，亦不可墮其姦，聖明之見已盡之矣。臣已恭録旨諭全文，即時封示雄飛。但此事前者寇尚在境，不能無疑。寇今既退，却自易處。彼以俘上雄飛，所行亦不失先封雍齒之誼。若當時給告，而姑俟制司書填，令其小定，續解俘獲，不必遣人往取，則施行爲當矣。今雄飛已發用，止之無及。所遣取馬聞止十餘人，旦夕須見分曉，續具奏聞。臣伏準聖諭，官兵與賊戰於隘下，雖能俘馘，不能遏其進。臣固嘗預於十一月初三日具奏，料此賊擁衆遠來，相持之久，恐其不免一到邕之城下。蓋彼兵爲謀，既斡透此路，正欲覘我夷險，（此當為後慮。）官兵雖力戰，雖克捷，終此衆寡不敵，弗能遏之。既迫近城，不容不亟保根本，胡世全、王安仁等尋亦歸城矣。武緣戍兵一部則爲所衝散，至於奔潰。要是邊頭戰守隨機而應，固難執一。張文彬不能勇於進，近月初已入邕矣。雄飛三捷之上，仰蒙聖念俯録將士之勞，將加賞功之典，始催之不及者許增，繼催其條具，終從其喝轉，聖恩優渥，無勞弗酬，以此示勸，其孰敢不用命以報國！但臣愚管見，有功固不可以弗論賞，賞亦必有以當功，吝固不可，濫亦不可也。今三項之捷，又有守城暴露之勞，臣謂且乞朝廷行下，取具職位、姓

名、等第，自本司逐一報明後，方與降旨，亦未爲晚。比年蜀相當國，推行苦竹之賞，兩次有轉十三、四官者，此何以爲繼！一時失於指揮之快，反覺名器之輕。臣爲閫臣，不當持此論。然爲國計也，乞留聖意！

〔貼黄〕臣昨日收雄飛初四日公狀，報賊馬盡已入陵州裏去，見催諸郡軍深入追剿，左江及武緣並無動息。其狀已繳申密院外，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八。

回宣諭奏

臣今月十一日承閣長關德亨十一月二十九日戌時傳奉聖旨宣諭，以虜從小路透隘，當來合關防，使其於小路相遇，豈不可以扼其吭，及聖諭宜、賓小路須有多方擺布事，仰見聖謨軫慮邊鄙，俾之周密，臣敢不恭體！但以臣前所更歷，切觀此寇憑陵中國以來，莫險於蜀之諸關。其次如金、房山險，又其次如光、黄諸關，非無險隘，而此賊旁尋蹊徑，如鼠穿穴，我師遏其前，彼或繞吾後，類不能遏其進。今廣右地勢初無十分峻險，近所守老鼠隘雖有林木險坂，而隘外左右皆有路徑，邕州所守調兵有限，彼以大勢漫山而來，故非一小路所可扼也。所謂賓、宜小路，尤更非止一途：透武緣，渡南來賓，即入柳、桂，一路也；由横州透貴、象，徑通湘、廣，一路也。實是地里平曠，雜出如麻，兵力不足以擺布。此固臣寢食之所憂，只得視勢所向，隨機而應之。今者不至深入，國之福也。所準聖旨

「既出平途，只得與之決戰」，此疆吏之責也。近自賊之哨邕，臣無日不貽書雄飛，勉其戰禦，但每以我兵苦瘴爲慮。猶幸賊因連月屢挫，今已退遁。見調李安國等軍糾合峒丁向前追逐，旦夕必有續報。載念狡虜積年謀斡邊腹，事勢不輕。乃者一番應接，幸無疏虞，皆藉陛下皇靈遠暢，臣得以苟逃曠責。聖訓俯加勉諭，第切感懼之至！惟是今冬之事將過，嗣歲之憂方深，地利彼已習知，天幸不可數恃，臣之庸老，技已殫盡，不亟圖回，恐大疏誤。臣見擬具奏，所有沿江副閫之兵，黄州黄青千人已將入境，旦夕至此。若邕州更欲添戍，便當遣前江州謝天祐千人。臣以近準密劄，欲留湖南托裏，已令其申審帥司區處。若更近調郴州七里義兵，臣亦關報帥司，且留其境。亦緣漕司糧食有限，券錢見闕，不容多費供億也。伏乞睿照。

〔貼黄〕臣蒙廟堂頒下三捷功賞省劄，仰見陛下軫恤將士，恩不踰時，臣同一感戴。見催其等第，未據本州申到，臣已詳禀丞相。《可齋續藁後》卷八。

奏邊防俘獲事

臣近自此月以來，雖據邕州申賊勢漸以退遁入陵州以裏，本司排日行下鎮撫司，催促所調兵將追剿，務要賊早出境。今月十四日據雄飛初九日狀并捷旗申，備據總統李安國狀申，胡世全等會合諸部人馬，於十二月初一日未時在陵州小村遇賊馬大寨，將士發勇剿殺，具有俘獲，以勝捷告，且謂剿除

遠遁，境界肅清。是皆仰賴宗社如天之福，陛下德威暢遠，謨算折衝，臣得以苟逃曠敗，實爲徼幸！除已備雄飛捷旗繳申密院外，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八。

回宣諭奏

臣十二月十七日承苑使劉穆之於二月初五日辰時恭奉聖旨宣諭，以賊已闖邕，當來不令容其過隘，臣十三日於前奏已嘗略及。大抵邊將禦侮非不欲力扼於前，虜兵勢重，則不能終遏其進。蓋衆寡弗相敵，蹊徑不一岐，此其所以難也。所謂關隘，但可姑憑險阻，相持月日，以需我備，以老彼師，使知稍有顧忌，不至突如遽入耳，臣不敢誑言也。所準聖諭，令那靜江精兵急往邕境極力以截。臣近者警急之際，亦屢欲盡遣戍兵以往。却緣邕州今年屯戍萬人，近又輟戍欽戴俊等部或宜張文彬部兩項往彼增戍，此皆是淮兵之精。所留靜江，乃是沿江部、湖南部共五千餘人，晝夜從事浚築，若以將士勞苦，甚於守禦。自桂去邕千里，中無限隔，馬路平坦。使當時此虜哨定邕城，突至内地，諸郡既無兵無壘，必皆望風奔竄。若更不略留兵於桂，孤注一擲，前出後空，關係更是不淺。桂若一搖，江湖四面皆聳矣。此臣所以不敢不斟酌應接，非敢留以自衛也，亦非敢玩日養寇也。今幸仰憑國威，屢奏戎捷，虜已退遁，境告肅清，前項委折自不必再瀆聖聽。然利害所在，不敢以已事爲幸，政當以方來爲憂。要是廣右一邊連接心腹，視三邊之地最爲重。以今年戍兵論，比遞年固已多；以近日事勢觀，

恐後日尤當益。奕枰著子，布置須是在先；掘井救渴，倉卒決是不及。近蒙朝廷調諸項兵赴援，如影響之應，如火星之速，非不知所感戴。然皆道路遥遠，止是黄青千人今日纔到静江，其餘既已粗定，慮口券不足以給，已報湖南留之托裏。臣前者亦嘗有奏，備戍於嶺，惟當多屯於湘，既可免瘴，又可省餉，既可備邕、宜，又可備靖、沅。此後圖備斡腹，不同往時矣。敢望朝廷深入廟算，别作規模待之。臣庸老弗克勝任，近已控告君父矣，伏乞睿慈曲從愚請。臣又準聖諭「吕振龍望風而懼，是可罪也，事定只得易之」，臣謹當恭禀。臣前者以新守劉士龍未到，以振龍乃應飛使之權郡，已及一年，見諸申畫，其言措置保守，似若慷慨事功者，遂以控告廟堂，乞與爲真。如士龍改除，與填見闕，士龍赴則令替任滿，蒙公朝從之。不謂振龍纔聞警報，遽違前言，奔竄入山，三日而出，十七日至，二十日還。固應不可使任此州矣。臣本便欲徹聞，緣又有象州守臣奚必勝者尤甚。象比賓去邕又自隔遠，不知何所聞見，泛舟越境逃避，空城去之，象之闕守者凡十八日，十一月十九日去，十二月初六日還。此又罪浮於振龍矣。臣連日正以此事皆難掩覆，有不容避仇怨者。適賓州新守劉士龍兩日前亦到静江，現催赴省劄以就銓審。臣見此區處，容續奏申，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八。

奏賓象州守臣事

照對近者賊犯邕筦，雖是十一月十一日犯武緣，十三日哨邕城，賴戍邕將士協力剿遏，賊隨即退

遁，元未嘗深入也。賓州去邕四程，象州又去賓五程，不謂賓州知郡吕振龍於十一月十七日聞警即入山，至二十日還州，象州知郡奚必勝於十一月十九日徑登舟越境而去，直至十二月初六日方還本州。切照兩州雖皆無城無兵，然去賊尚遠，爲郡守者正當明謹探望，措置險阻，糾合官民兵以守，必不得已遷避，使寇至猶可諒也。豈應略無所見，輒離官次，望風而遁！今雖寇去而返，豈容存留！振龍者雖臣近申公朝乞與爲真，不敢爲之掩覆，所合併具奏聞，乞自朝廷指揮。

〔貼黄〕照得横州亦緊與邕爲鄰，相去四程，城壁亦不可恃。守臣劉清卿文吏也，乃能屹立弗動，引放水設隘以守。有潰卒過之，不敢侵近而去，一郡賴以安堵。揆之賓、象，殊可嘉尚。欲望朝廷特與量減磨勘，以示奬勸。併取睿旨。《可齋續藁後》卷八。

回奏十二月十一日宣諭

臣今月二十四日承閣長鄧克中十二月十一日卯時恭傳聖旨宣諭「知虜騎已退，但狡謀有不可測，所宜預備。與其禦之於境内，何如却之於隘外？宜亟於隘口早下工夫，斷不可容其再越隘」等事，臣恭準廟謨，敢不遵奉！近者十二月十三日、十二月十七日兩蒙旨諭及此，臣於回奏中亦嘗略以利害陳之聖聽矣。大抵守邊之臣，皆欲據隘以守，止緣賊勢重，蹊徑難戍，兵備多力寡，往往能援敵，不能止敵。必欲使兵力可以分布，無間隙可以肆窺，則非得多調精鋭不可也。目前憑藉宗社洪福，雖幸寇

退，此寇既通線路，愈當隄防。聖訓丁寧諄切如此，臣自當恭録全文，諭雄飛及欽、宜、融守將，令各於所部諸隘預作措置，以備不虞。臣又準聖旨，再調沿江副司二千人、三峒七甲二千人入廣。緣臣以虜退，不敢多耗邊糧，已報湖南存留，或遇緊急，却往取調。又準密院再調兵四千人在長沙，仰見朝廷軫慮心腹，處置周密。此項屯兵於湘，實可以爲邕宜、沅靖兩路之備，其愈於臨急遣援遠矣。將士功賞，已降旨揮者悉已開報〔一〕，續次奉申者乞賜施行〔二〕。臣又準聖諭「安南不可不防，亦須隱然有以結其心」，臣恭奉惟謹。近據雄飛報到，虜退之後，安南遣其臣段士佳者至邕探敵動息，雄飛已具累捷徑自報之。數日前又據邕州繳到安南木匣，移文本司，欲取回李小哥，并乞發一俘獲以問。此蓋其欲覘我禦敵之實。臣謂李小哥者元許遣還，今不遣則失信，遣之則其人久留於此，恐泄事情，只得且與存留。其所乞俘獲無甚關係，却不容拒絶其請。見欲於邕州未解俘囚内遣其一以往。此亦體聖訓「隱然結心」之意，然亦未敢專擅，見已申取朝廷旨揮矣。所有彼國先以餽至，奏獲聖旨受而報之。今專辦禮物，發下欽州，遣人送往，併已具公狀申密院。此鄰好不容於拂請，邊防自不敢弗密也。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八。

〔一〕開：似當作「關」。

〔二〕奉：似當作「奏」。

回宣諭奏

臣十二月二十七日承閣長鄧克中恭傳十二月十四日申時聖旨宣諭：「賊騎雖已回途，當防再哨。如橫山、老鼠諸隘，合重新葺理。」臣昨日得劉雄飛二十二日書報，據橫山提舉黃燦等申，賊馬已分兩路，一由歸仁隘，一由峨州隘而出。此皆特磨路也，雄飛已差人出特磨道體探，臣亦以專差吴以忠等間道深入體探矣。賊雖去，誠不敢一日忽也。所有諸隘，臣已屢報雄飛恭稟宸謨，亟作葺理，亦報欽、宜、融三郡各爲措置矣。又準聖諭「諸隘衝潰之軍，不由桂府小路透入湖南，此等支徑尤當措置控扼」，臣仰見聖慮申嚴備禦，務欲周密。但廣西與湖南接境，客旅私小路非止一途，若處處控扼，實難周遍。兼自邕、宜極邊小路透入廣西地里，已自旁蹊雜出，防托不盡，若欲又備向裏一層支徑，委無此氣力。妄謂備外之責當在廣，托裏之事則在湘。大抵外不可以應内，而内可以應外也。又準聖諭：「賓州、柳州城池皆當修浚，可委官計料所費，當與科支。」臣近準密劄，恭奉聖旨，令委官相度諸郡，措置城築寨隘，臣已具奏申。但廣西除静江，極邊凡四郡，次邊凡六郡，非城固不可以備敵，非兵則又不可以扞城。今欲議一城之築，工費未暇計，須當預計一城合用之兵，與糧餉守具皆合經意。今廣右兵力有限，如今歲之事，止是邕有萬兵，僅了戰守，桂五千餘人，欽、宜、融城皆未備，兵亦不及，賊不至幸耳。今欲添議城築，只得審所先後，次第以舉。以臣管見，柳不可以不亟

築，賓且當以措置關隘爲事，兩役不能並興也。臣已劄柳州王該，令速計料修築工費，俟其申到，當與一面科請。仍從本司且那融椿管應副興役，續容奏申。臣伏準聖旨：「招土人爲軍，結蠻人爲援，謝濟計已到靜江，可以此事責之否乎？」臣仰見聖訓及此，可謂詳盡。廣中屯僅有安邊一軍，不及二千人。往時胡穎嘗乞招四千爲額，今若蒙朝廷檢照穎之元請，且令更招得上項軍二千人，或更增人數，並只招廣西土著，分安邊作左右兩軍，庶可令分任措置城壁，亦免二千人戍軍生養之費，且無不諳煙瘴之患。此項取自聖旨，如或可行，乞付外廷施行。所有結蠻人爲援，此尤於廣西邊面關係。議者正謂連年失諸蠻之心，懼其爲敵用不爲我用。今此一番寇入，諸洞不能不爲敵害，亦有能出力拒敵，以所獲人馬來解者。正當乘此結約，以羈縻之。臣頃以謝濟爲請，蓋欲委以此事，俟其到此，便當商確行之。凡此皆職分所在，聖諭所謂一日之暇，當做一日工夫，此古人必葬之誼，臣不敢不勉。臣又準聖諭：「呂振龍望風退避，豈可仗乎！可別薦人。」臣近已具奏，第賓守新任，朝廷先差到劉士龍見在靜江，亦已爲之申審矣，伏乞睿照。

〔貼黃〕臣伏準聖旨：「朕素眷卿，適時多艱，正賴協濟，奏尾所及，切須忘言。」臣一介疏遠，旁無寸援，蒙陛下拔擢，恩隆天地，九殞不足以報。當此宵旰軫慮之日，豈敢不仰體訓諭！實緣臣衰老日甚，向者十年之前嘗病瘴，於此春首被命，即慮不克勝任，已自致疾。黽勉重來，僥倖滿歲，事任雖號制閫，事力只是一州。近因調度之間，便覺支吾不去。已事雖幸，後慮正殷。臣智力既非强壯之時，年運又臨災厄之歲，不時疾作，所苦頭疼，身計非所憂，國事將上誤。臣又

有真實之悃。臣新年六十有二，臣之怙恃皆止於斯，犬馬餘齡，爲之凜凜，此臣所以哀告陛下也。臣近者已具公奏，必蒙矜憐。以臣管見，桂林只須建經略，仍以湖南閫臣兼制之。巖之威略，任此餘裕。如向士璧、朱禩孫、王登，精力俱强，皆臣舊僚屬，並在西邊，不過各相分責。於内儘可輟其一，付以桂任，則必可以上寬南顧。臣得賴天恩保全歸里，苟或過此災年，未致霣墮，尚有報國之日也。伏乞睿念。《可齋續藁後》卷八。

回宣諭奏

臣正月初二日承苑使劉穆之恭傳十二月十八日寅時聖旨宣諭：「覽奏賊已退遁，此正天假我以自治之歲月。如興復橫山、鼠隘諸關，如修浚賓、柳、宜州城池，如團約蠻丁，如招刺軍士，皆當日下作急圖之。」臣拜手莊誦，仰見陛下遠慮南鄙，深軫睿衷，雖天顔之暫寬，而日戒之益至，臣職分所在，敢不恪恭！如興復橫山、鼠隘諸關，臣已屢趣雄飛遣戍守把，亟作措置；如修浚賓、柳、宜州城池，臣竊謂賓、柳兩郡恐難並役，且當先柳浚築，及葺理賓隘。二十八日方具回奏，如宜州則城欲略展，濠未浚深，前者守臣嘗申科請。今當更委官同彭宋傑相度，續具奏聞；如結約蠻丁，則臣近奏欲俟謝濟之到，專委結集；如招刺軍士，則近臣奏乞檢照胡穎之請，許令招募。切計皆上徹聖聽。臣又準聖諭：「簡在朕衷，惟卿是賴。昨頒諭旨，切須體承。」臣益佩聖恩未忍捐棄，豈不感戴！第臣犬馬之悃，舊

臘十五日已具公奏，二十八日又嘗以貼黃陳情。臣正以衰老災厄，弗克勝任。所謂別作規模者，正望陛下改命英髦，大爲方略，增廣封疆之力，消弭腹心之虞。若止因仍已然，切恐終誤乃事，乞留聖意。方文貴等違犯紀律，臣已收拾其部下衝散之兵二百八十七人。皆因主將不才，累及士卒，差人追捕文貴，至今未獲。仰蒙聖旨下江閫密戒，若得將來押還戍所，庶可懲一而使千萬人懼，邊鄙乃幸！〔貼黃〕臣寶祐六年分拘催到廣西買馬錢，今遞已具申尚書省。除指揮科支外，見在不多。乃者恭準宣諭，許復馬政。今專俟謝濟之到，令與雄飛商確區處。併合奏聞，伏乞睿照。〔又貼黃〕臣遣遞間，得邕州通判趙立十二月二十五日書，言寇退後欲得撫恤溪洞，消弭盜賊。臣已作榜文行下，具申密院。其中言頃者寇入，哨迫邕城，凶徒凡兩有聞睹。此雖若茫昧，然賊兵擁衆來寇，連月盤薄，卒以敗退，此固將士之力，實神明之佑也。是皆陛下聖德格天，皇威制遠，八公草木，皆爲王師，有以占宗社綿長之福。末言許忠義之事，前亦得之所聞，未敢深信，已行下契勘。李洪者至今未有歸信，此事須待雄飛申到，方可憑據。邕之左、右兩江，左則李維藩，右則許忠義，皆積年兇惡之爲邊梗者。頃既去維藩，今若忠義果如趙立所報，是又造物假手於韃。然其末後果能盡節，則一是足以掩百非，却須與之旌賞，以勸諸峒。候見的實，別具奏申，伏乞睿照。《可齋續藁後》卷八。